

定軒存稿目錄

詩一 擬古雜體

古離別

李都尉陵

擬攜手上河梁

班婕妤

新製齊統扇

魏文帝芙蓉池作

陳思王

擬贈丁儀王粲詩

劉文學楨

感遇

王侍中粲

懷德

定軒存稿

詩一 目錄

稽中散康

言志

阮步兵籍

詠懷

張司空華

離情

潘黃門岳

擬河陽縣作

陸平原機

羈宦

左記室思

詠史

張黃門協

苦雨

劉太尉琨

擬贈盧諶詩

盧郎中諶

感交

郭弘農璞

遊仙

張廷尉綽

雜述

許徵君詢

自序

殷東陽仲文

興贖

謝僕射混

遊覽

陶徵君潛

田居

謝臨川靈運

遊山

顏特進延之

侍宴

謝法曹惠連

擬西陵遇風獻康樂

五首

定軒存稿

詩一 目錄

謝光祿莊

郊遊

王徵君微

養疾

被徵不應隱瀟湘之間

袁太尉淑

擬陳思王樂府白馬篇

鮑叅軍昭

戎行

休上人怨別

擬左太冲詠史

八首

詠史

先秦兩漢間得十二人

魯連先生

如姬

信陵君無忌

高漸離

燕太子丹

留侯良

朱虛侯章

東方曼倩

嚴君平

梁伯鸞

黃叔度

定軒存稿

管幼安

昭君詞

昭君怨十解徐文長逸稿有昭君怨十首用今

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為韻余亦韻作十解

一解 用青塚事見杜律亦有云未然者

二解 昭君極蒙胡寵王介甫詩云漢恩自淺

胡自深

三解 琵琶始于烏孫公主世誤以為繇昭君

四解 世謂延壽誤王嬙故云

詩一月錄

三

五解 俗傳昭君入胡不受辱故用繫臂事

六解 用石季倫父子見陵辱語

七解 昭君嫁胡生二子有女王莽攝政時曾

入侍太皇太后黃姚用莽尊太后為新

室文母后為皇黃室主事

八解 用寧胡公主號作解

九解 說者謂漢重失信于胡故從昭君之請

遣行

十解 昭君自請行故篇終壯之

定軒存稿

詩一月錄

四

定軒存稿

詩一擬古雜體

古離別

三歲爲君婦未嘗下高堂一朝遠送別佇泣官道傷
君行官柳青君歸官柳黃與君別經年相思莫相忘
行過無定河莫飲無定水天涯遊子心飲之恐爾爾
應思閨中人容光易摧毀

李都尉陵

擬攜手上河梁

蕭蕭南翔鴻瀾瀾北流水南鴻去不返北流逝亦駛

定軒存稿

詩一

去任只斯須心顏愴以泚髮髮忽焉變白日幾餘晷
相期故人情魂夢時密邇

班婕妤

新製齊紈扇

齊紈合權扇水雪並皎素下有連理枝上有雙飛羽
殷懃良工意宛轉動迴顧持攜在君手動靜不改度
但恐逢妻其笥中棄如土

魏文帝芙蓉池作

卜夜集芳苑張幕臨華池璧月流素空銀河指西陲
微風起青萍宿鳥鳴危枝荷香散綺席芙蓉拂輕帷

高歌過流雲清商舞潛壙良朋啓玄鑰四座心

赤水象罔珠藐姑冰雪姿飛仙在曲讌西弁允若茲

陳思王

擬贈丁儀王粲詩

王師入京邑天宇俄廓清九廟肅鐘簾十陵剪棘荆
皇路日就坦相君靡自盈吐哺則公旦闢門羅雋英
鬢髮縹珪組深岩貫弓旌嗟予同心侶夙昔諧嚶鳴
胡爲慕孤介堅欲解世櫻延陵匪通誼干木庸近情
願迴墨子車且過朝歌城

劉文學楨

感遇

定軒存稿

詩一

嶧山孤生桐端直自性秉暘暉東西移挺立無曲影
廟爲清廟材椒音激水井小儒弄染翰承恩點華省
固陋不自文丹藻時一炳曳踵玉墀近昂首銀漢耿
何以答知遇中夜發深省

王侍中粲

懷德

關中構喪亂浮渭向洛城京雒復殘破孑身遁蠻荆
虎兕傷在野秋社悲獨行河山邈非故魂魄時自驚
乘桴浮海若登樓眺神京日斷秦川樹心搖伊闕旌
哀哀孤飛鳥詎有擇木情幸逢弘濟宰折節開延英

翩翩佳公子欬唾分瓊瑛魚藻醉明德鹿茸賡和鳴
鄙人守貞則嘉惠懷篤誠所期慎厥修福履永不傾

稿中散康

言志

抗志希往哲放意移物情貴我祖老氏逍遙慕莊生
神龍潛深淵鯢桓任縱橫抱我徑寸珠虛明澹無營
含弘大人德藏垢遠怨憎性故不傷物善亦毋近名
墮體類昏默保身乃哲明服食學輕舉絕交謝浮榮
譬彼海上鵝腐鼠嚇豈驚御風絕雲氣奄忽周太清
茹芝叟可侶採薇歌我賡優游養壽命微尚夙所盟

定軒存稿

詩一

三

阮步兵籍

詠懷

靈蛟奮解渤鮒魚泳滄溟洪纖順厥賦意適聊自欣
四字何寥泐此生任浮沉神物自變化霖雨方浸淫
孤嫠泣環堵誰與披幽襟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皎虛檐清輝晃流蘇佳人守空幃孤枕欵珊瑚
苔痕繡瑤堦蘭膏燼玉厨寒螢語庭砌哀鴻唳天衢
裁將合懽錦綵以明月珠貽我同心侶白首慎勿渝

潘黃門岳

擬河陽縣作

弱冠藉浮譽謬入承明廬鄙表澹榮進亟反東山居
一麾再出宰河陽拜除書吏拙俗亦淳網濶日偏餘
休衙坐清晝登城豁拘墟洪河接宛雒平野過青徐
闌闌錯如繡山川望中舒交衢擊華轂環堵紆輕裾
繁花媚遠谷游鱗躍清渠畏壘詎可方庚桑媿非余
竊祿倖無討敢薄升斗糈

陸平原機

羈宦

伊昔被寵命結駟遊帝京碧海縱鱗泳華星託螢明
玄圃侍曲讌卷阿矢噤鳴追隨切約履聲欵承瑤英

定軒存稿

詩一

四

左記室思

詠史

商岩茹芝叟漢闕辟毅公弋慕良所畏鴻冥甘與同
輓輅棄繻生口辨志亦雄納約圍轉間通顯指顧中
文園巴蜀喻博望河源窮程李奮宮尉衛霍司元戎
金石曳英詞鐘鼎鐫豐功開閣羅英賢彈冠慶登崇

乃有耻曲學白首諸生終

張黃門協 苦雨

蒼峴注落照青鸞冠初旭鳩娘泣屋頭商羊舞堤曲
高甃瀉飛泉橫塘漲新綠暮炊火俱斷晨鐘響不續
捉塵增寂寥撫弦苦繁促索居懷嚶鳴獨宿嘆蛸蝓
何以舒鬱陶尊中有醴醪

劉太尉琨 擬贈盧諶詩

攬捨掩帝座胡塵暗中土羣龍失其穴一龍奮江滸
鄙人感殊眷師中誓共武猗猶藉爪士帷幄急肺腑

定軒存稿

詩一

五

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戎伍版築猶隱賢飯牛且興輔
豺虎方縱橫皇路尚秦莽空懷精衛填曷就女媧補
蹇蹇皆王臣沓沓豈貞矩願我同心友盡瘁翼爾王
草昧共亨屯涉川務幹蠱在苒吾將老尺寸愧無樹

盧郎中諶 感文

驥駉天衢驥驚蹇下澤擯皇路當傾危馳驚急雄雉
謬蒙存舊恩猥與時賢起樛木旣繫託和璞復題訊
委心報知己滅頂豈足吝陳義夙所欽怯夫亦圖振
魯連聊城矢一發燕將办子房博浪椎一擊秦皇震

奈無箸前籌空有豆間餽衝颺承弱質零落抱憂疾

有懷南郭茶息機委吾順尊攘有君侯崇明樹鴻駿

郭弘農璞 遊仙

雲英下仙掌瓊液瀉神竅玉女時擎來金炁共斟酌
真心讀玄笈絕粒餌靈藥六龍爲我馭三山在吾幕
具茨疇可問襄城駕寧却瑩然冰雪姿藐姑共綽約

張廷尉綽 雜述

恭皇緼鴻灝塊圮嬪佚美蒸困匪自成噓籥有至理
胡茲寥一函粵維吹萬始浸假真竅鑿倏忽混池死

定軒存稿

詩一

六

蓋亦建鼓求返此弱喪子虛室恍生白神明自來止
浮沉看野馬相羊友澤豕小年希大年非指可喻指
觀庖解養生論斷逗玄指關字絕柴柵涉世遠塵滓
漆園真吾師放誕自可喜

許徵君詢 自序

爰居駭鼓鐘玄豹隱霜霧方昧外身存況喻存存故
我堅入道力一往破沉痾羈鞅脫然解長夜發大寤
岩處恣蕭放服食習冲翥掩扉伴孤雲採藥認歸路
雕胡貯石廩丹芝切芳圃去去遂我適得喪詎所顧

邈矣出關叟玄牝啓衆悟萬慮悉屏却塵纓豈能替

殷東陽仲文 興曠

勝域絕名哲蕭晨矚虛洞四字何澹漠吾懷亦清醒
落木下丹水澗雲出銅頂思越萬物祖目夾八極冥
衆芳嘆萎歇孤柏羨勁挺人損我不受天放更誰等
惑溺久已遣求仁詎猶迫

謝僕射混 遊覽

大塊真勞生俛仰日縈感內庭鮮懽遠郊豁幽覽
寓目極寥廓開襟愜澄澹崑阿秀菊萸江渚揭葭葦

定軒存稿

詩一

會嘆景搖落任觀運流坎代謝亦何常章光總歸關
西介倏忽屆義駕詎能覽達人遺浮榮自視又何傲

陶徵君潛 田居

日出趨東臯手自理苗莠作倦息壠上箕踞進濁酒
日夕荷襪襖浩歌逐歸耦暮雲冥遠山宿鳥赴高柳
稚子懽迎門牽裾問勞否答云是何勞藉以瞻入口
老農無奢願桑麻願繁阜作息安吾常帝力亦何有

謝臨川靈運 遊山

曳躡辭軒輝放情懋敷澤寤言懷天遊邈今卽廣宅

東巖吾克表入境別有闢幽澗入石門奇峰似羅壁

琮鈿送清音蔥蔚掩呼磧雲開千嶺青月出一溪碧
歸休迷嘉適乘閒恣探蹟絕巔捫藤蘿仄徑搗杖策
湖光盪心胸嵐翠染衣襞赤石招我登海嶠假帆適
爰尋富春臺且陟華崗脊麻姑壇猶存洪崖肩可拍
縱非王子喬豈乏緱山鳥一往矚無盡百離豈復索
太虛本遽廬吾生祇郵客達者貴適意胡爲苦役役
顏特進延之 侍宴

定軒存稿

詩一

皇輿啓光宅玄錄肇嘉祐圖書隸西清球琳爛玄圃
液池疏天潢華林闢宸宇流虹冒飛棟曙星宿虛戶
巖翠荒松杉隲芳被蘅在遠壑媚潛虬平林振鮮羽
聖情暢茂育微卉荷涵煦巽風扇廣漠解羽澤朽枯
龍馬呈瑞圖騶虞表仁武休語誦姬孔裸服襲冠組
象物鑄神鼎斷鱉奠天柱中和協金石羽于儷韶武
慶澤延弁冕恩紀浹宮府賡歌媿卷阿里奏則工瞽
謝法曹惠連 擬西陵遇風獻康樂

倦鳥安故林疲馬戀舊棧轄脂軫載懸道阻跡仍刻
獻歲戒徂吉仲春奏別酸成裝甫踰闔揮手涕已漣

其二

臨發勞骨肉遠送野躊躇清商奏荒館離席張蕪墟
涼月照飛竊繁露沾輕裾遊子意難別傾壘飲其餘

其三

悠悠卽遠道搖搖抗前旌粉越修焉遠川原繚如榮
越山深且險越水駛以清心目隨所變魂魄時自驚

其四

狂飈振虛壑驚濤浴孤根礮雷動地軸陰雲暗天門
郊垞絕輶車野水逃舫輪飛鳶下湍瀨哀孤皞萊樊

定軒存稿

詩一

九

其五

維舟遵枉渚停榜問前路積雨峽水鬪道阻不可躋
進退允維谷至止同據藜欲奮無翰羽何以慰惋悽

謝光祿莊

郊遊

攝衣望墟落理楫遊江沱四竄淨浮靄一泓斂微波
淺渚下白鳥遠峰洗清螺禾穢稠菑畝蘿薜寒巖阿
時菊競含秀霜葉紛辭柯蕭瑟見澹素靜默忘悵叱
削跡就石戶却芬息雲窩素書旨道味靈泉飲天和
柔志不自克弱喪傷如何

王徵君微養疾 被徵不應隱瀟湘之間

瀟湘渺無際碧天涵虛明雁鷺宿宿坻渚蒹葭被軒楹
歸帆映夕照疎燈亂晨星燃竹炊雕胡拂石偃桃笙
節食却微青餌藥還元嬰安期難可遇綺叟聊與盟
白雲招我往寧復酬夙醒

袁太尉叔

擬陳思王樂府白馬篇

長安遊俠兒白馬黃金羈高冠切雲端長劔何陸離
家本居三河結駟馳九達資雄陽翟賈座擁邯鄲姬
捐棄如土苴插血報所知泣和燕市筑憤發博浪椎

定軒存稿

詩一

十

精誠貫白日強力扼虎罷烽火連甘泉關河動鼓鼙
明王方晏食義士甘死綏奮身當呼韓逐北踰燕支
手提名王頭飲血吮其髓生當封通侯沒當銘鼎彝
期無負初盟膏原庸敢辭兒女媿阿態壯志耻不爲
鮑叅軍昭 戎行

曲士局丘隴壯夫冒風塵匪懷恩私渥所感氣誼深
首冬火朝覲衰颯相侵尋殺氣暗邊徼陣雲橫山陰
行沿黃河流目極太行岑羽旌燦朝采刁斗清宵音
令布壁壘變劍倚撓槍沈敵驚鷺鳥伏師肅班馬瘖

遊處狎跼注書翰紳踈絳行坎順所適無須嘆商參

休上人怨別

楚客思無賴涉秋逾黯然金飈起天末槁葉墮我前
素帷延華月淨琴響流泉白雪懷郢人青雲憶飛仙
壺觴對不舉函書寄無便願假凌風翼千里一瞬旋

擬左太冲詠史八首

腐儒喜目論填臆多魂碣登樓擬七哀出關續五噫
世態駭日幻皇路虞未夷流涕長太息恒抱賈傅悲
憑高聲斯揚卑棲鳴誰奇僖父強解事覆瓿吾何辭

定軒存稿

詩一

十一

其二

蘭生叢棘中護蘭勿留棘棘剪蘭徑寬棘叢蘭芳熄
熄長有至理譬彼日中昃盛名造物忌高位衆目側
勇退鑒殆辱廣受見何特

其三

吾慕龔邠識乞身遂首丘吾哀梅逢志市隱乘海桴
芋賦狙自喜棟焚燕忘憂草玄且美新投閣曾弗羞
汲汲遂一往免厥罹百憂信無懷土情迥絕榮祿謀

其四

炎炎要人門攘攘幕間客朝修牢石權暮干五鹿澤

橫金馳通衢鳴騶出廣陌權能傾王侯寵寧敞軒席
君蘭小有材京房謬通易嗜進立賈禍盡言亦逢螫
何如貢公賢明經守介石

其五

賈高恐楚毒慷慨白王心縱非貞士操斯義亦可欽
繫秉耿耿志然諾素不侵笑彼媵阿子世與浮且沉
視此絕吮夫何但昏與黔

其六

息夫告姦吏谷子斥宮掖孔光秘溫樹劉歆典墳籍
之子豈不才浮譽亦云噴要津立足躋幸門手如炙
叢神暫相借轉睫失所藉鵠雛飲醴泉豈為腐鼠嚇

其七

天風起閭闔四表清氣氤氳汜昇瑞日海甸瞻祥昕
狐張昧滅影隼擊鳴亡羣衣冠遠塗炭黔首離焦焚
偶語密網解止輦昌言聞願賡明良歌頌此堯舜君

其八

漢興蹈秦俗朝士多奴顏乃有綺園叟連袂棲商山

定軒存稿

詩一

十一

遊與麋鹿羣息與禽鳥還茹芝卧崑經濯纓枕滄溪
迺此嫚馬王與立羞冥頑鴻鵠遠縉弋舉翰層霄間
好爵我自糜脩然離塵寰

詠史 先秦兩漢間得十二人

魯連先生

箕穎不再作珪組迷膏肓縱橫圖辨口妾婦騎侯王
先生丹穴姿萬古雲霄翔俯視儀秦流鷄鶩爭稻粱
平原乃皮相猥以千金嘗何怪掉頭去不屑同賈商

如姬

定軒存稿

詩一

十一

入淵探驪頰登巖批虎頰碎首立可俟壯夫尚嚙嚼
下陳婉變人九死色無怯報德甘捐軀慷慨並荆聶
有心夷門監乃知女中俠

信陵君無忌

賁介喜得士戶屢恒駢闐徒好葉公龍疇識海上鷄
信陵愛敬客氣誼同筦塤豈無珠履賓命駕迎監門
平原一毛遂囊處猶自昏肉食者誠鄙胡可同日論

高漸離

壯士感意氣庸在杯酒間放歌泣燕市豈效兒女顏

白衣送易水長恨去不還殘軀幸一中投足虎豹關
士為知己死遑恤酬志艱

燕太子丹

馬角那必生烏頭未須白處堂良所痛委肉亦何益
柯盟倘能尋函谷尚可塞孤憤矢欲雪成敗詎所逆
虹貫白日昏血汗秦庭赤祖龍魄為奪七首豈空擲

留侯良

義人德一飯壯夫報睚眦大澤蛇未分中原鹿猶歧
破家結死士徂繫褫克厲恚秦旣殲悉楚楚復殪

定軒存稿

詩一

十四

丈夫願已酬纓組詎所繫辟穀友赤松深畏鮮窺際
朱虛侯章

赤帝方啓祚牝雞司晨鳴人彘天柔王委裘擁虛名
宛威總禁旅帶礪違成盟朱虛憤失職畊田歌不平
亾酒狗師命非種鋤逆萌炎鼎自茲重宗子真維城

東方曼倩

伯陽晦柱下莊周隱漆園孔聖驚猶龍齊諧志搏鯢
吾羨東方生陸沉金馬門塵垢軒冕貴睥睨王侯尊
潔身乃穢迹委蛇道自存蠖蟪伏汗瀆鴛鴦夾丘樊

俗儒昧達節茲義難與論

嚴君平

迹虛近實名絕莽詎解繫巖崕有壻壘通人正多蔽
古來誰大隱君平隱著筮譬彼意息鳥飛棲在庭際
世不厭君平君平豈厭世

梁伯鸞

冉冉^山山柯託根何幽清介介採薇叟秉志何堅貞
伯鸞耻因熱性亦憎浮榮遊辭京邑華居遠軒墀宏
生偕荆布妻死附俠烈塋允矣德不孤無愧高士名

定軒存稿

詩一

十五

黃叔度

潛龍利勿用碩果美不食身隱焉用文道尊世成則
懷貞民伎求遵晦妙語默緬彼厨顧流持議尚孤刻
始知徵君賢倬然抱遠識

管幼安

幼安豈揮金視金本如玉乃有捉而擲是真士而賈
攫位猶攫金量何異釜鼓海內皆若流何所致吾武
度遼依公孫避世心獨苦

昭君詞

先皇負雄略馭戎屈羣策貌彼烏孫王貴王且遠擲

我本良家子下陳謬克籍陋質久捐棄貫魚阻當夕

單于請賜婚後庭按圖擇賤妾命不猶委為道傍壁

揮涕辭至尊迴盼黯華澤前驅出玉關行行向沙磧

紫臺日以遠幽憤日以積女子垢穢軀無妨汗狸獍

堂堂中華主乃乏繫戎索曲逆解白登奉信進詭畫

媾胡開厲階至今辱巾幗

昭君怨十解

徐文長逸稿有昭君怨十首用今日漢宮人

定軒存稿

詩一

六

明朝胡地妾為韻余亦韻作十解

一解 用青塚事見杜律亦有云未然者

白登圍解挫雄心奉信謀成怨耦尋多少黃沙埋漢

玉獨儂青塚到於今

二解 昭君極蒙胡寵王介甫詩云漢恩自

淺胡自深

阿嬌靜掩長門日入宮為惹蛾眉嫉如儂夜夜醉屠

蘇幾曾獨聽吹笳策

三解

琵琶始于烏孫公主世誤以為繇昭

君

良家子入呼韓館莫恨胡言不通漢烏孫王出江都
王猶聽琵琶撥愁惋

四解 世謂延壽誤王嬙故云

傾城妖麗出深宮絕世丹青沒虜中須信王嬙誤延
壽滿腔愁怨寫難工

五解 俗傳昭君入胡不受辱故用繫臂事

蛾眉婉轉不勝顰雁柱淒清枉訴因繫臂謾勞論漢
事赤繩原自屬胡人

定軒存稿 詩一 七

六解 用石季倫父子見陵辱語

夜光投暗勝投明墜溷飛花不用驚誰似龍萊承異
寵仍然磨粟尚稱貞

七解 昭君嫁胡生二子有女王莽攝政時

曾入侍太皇太后黃姚用莽尊太后
為新室文母后為皇黃室主事

曾聞遣女侍黃姚更說生兒善射鵬怪得文姬斷恩
愛胡笳哀怨訴終朝

八解 用寧胡公主號作解

終生五餌繫單于豈是寧胡為滅胡醉殺吳王說西
子不如儂只戀權娛

九解 說者謂漢重失信于胡故從昭君之

請遣行

一朝鄉國輕捐棄豈是辭君全信義綠衣猶恐咏齊
姜白頭知不吟吳地

十解 昭君自請行故篇終壯之

李陵降胡終是怯濃請和戎志猶俠身為絕塞名王
妃何如下陳貫魚妾

定軒存稿 詩一 六

定軒存稿目錄

詩二 以下二東草

岱稱海內秩宗予東巡瞻禮之時傳青龍神災

以資談柄余曾作紀略明其事深嘆邪說之

生心何罔極耶復賦此以識感云 共得十首

瞻岱咏懷 并引

孝潔先生弱冠夢遊岱宗屬具行宮於闔左穆

然手額之久要不怠夢中言爰殫八口所節

束食地經始若猶不給則撤居材粥稔產繼

定軒存稿

詩二目錄

之費可數十千緡歷四暑乃就每清夜神燈

熒熒列隊指祠下洋洋格斯莫可射也觀者

靡不艷異云比不肖于役忝州肅瞻岱下陳

醴束帛默禱 聖祚萬年嗒焉若喪戚戚焉

孝潔先生之不可作也夫今之視昔孰者非

夢因拭泣濡毫率財短什用識伊莪之感時

萬曆庚申五月也 共得十首

予瞻禮岱宗弔秦時五大夫處若有若無不勝

今昔之感既攀磴上天門循黃華一望蒼虬

蔚然環拱又未可百億數彼美大夫又何多

也語稱松柏之有心也無春無寒五運與之

一詎世數哉人心與天地長存亦若是則已

矣作七言記之

岱之巔有試心石高並仙橋懸厓萬仞勢若浮

空翼翼欲飛舞者俗傳質心人履之則無動

否者机撼不知所處故名試心云戲占二絕

次韻尹職方雲門小集時遼左急兵不勝漆室

之慨云 己未十月

定軒存稿

詩二目錄

夜坐長句 庚申

嶧山吟 辛丑

和劉座師崇壽祠歌

漢柏 庚申六月

唐槐

大夫松

無字碑

吳觀峰

日觀峰

月觀峰

黃華洞

暴經石 二首

庚申仲商斗柄建酉日月會於壽星鄒爾瞻先

生式屆七袞顏況所云勁氣全如秋色勁生

辰常帶月華生漫賦効頌無論工拙矣

靈巖 次王中丞韻

聞儲講志喜 以下西江草
丙辰

廬山雜作用前韻 共六首

定軒存稿

詩二目錄

三

潯江夜雨

鄭方水太史招飲羽泉

大浸書懷

白燕二首

白鹿洞

周泰字權部曹積雪恤部送別湖亭

湖口曉發

菊月榴花

臘月繁花

同鄧臺長泛南江登從姑山和韻四首

江楓

聞雁

懷西溪別業

九日獨坐

初秋御風

除日逢春

莫春

楊柳詞

定軒存稿

詩二目錄

四

入秋才半月耳而日月遞食憮然有作

懷同郡諸丈和韻却寄

同劉見初集野狐泉 以下河東草
巳酉

冷泉和韻六首

盤陀驛用壁間韻

欽綸樓南瞰條山千里寓目穆然停雲之思焉

柏香亭畔有槐翼然搖落當秋黃華滿地不異

毫陽葉桂之暎帶也口占寄懷

同楊寒質侍御華池小集

聽松寓言

讀孟姜女集

途次書懷

五老峰 丙辰

天池喜雨 丁巳

學會和韻 壬戌

秋夜 己巳

奴逆披猖不勝主憂臣辱之痛濡涕寫此兼憶

在藉諸公 己巳

定軒存稿

送臘迎春詩 用少陵秋興首律韻

詩二目錄

五

定軒存稿

詩二 以下二束草

岱稱海內秩宗予東巡瞻禮之時傳青龍神災

以資談柄余曾作紀略明其事深嘆邪陂之

生心何罔極耶復賦此以識感云

下界足沈漾一往如頽川邈邈予懷矣言涉泰山顛

其二

夕照發新霏朝雲換故從誰為新故者山意自無窮

其三

定軒存稿

高則不可攀深兮眇何旣矯哉振衣人御風絕雲氣

其四

雲氣故盤薄雙懸日夜明百稽禱蒼后永持皇路平

其五

皇路亦澹蕩世趨乃町畦願借天母針一撥衆生迷

其六

衆生情冥冥修禊自昭昭豈不如林放而云福可徼

其七

富貴浮雲裏神明方寸間若能空五蘊跬步便天關

其八

天關自可通地獄誰為構聊此棟狂愚因之廣相協

其九

相協在厥居惟天所敘秩哀此出出氓同根煎太疾

其十

欲佛又欲仙紛紛矯舉闖短息如可續火宅也青蓮

瞻岱咏懷 并引

孝潔先生弱冠夢遊岱宗屬具行宮於閭左穆

然手額之父要不忘夢中言爰殫八口所節束

定軒存稿

詩二

食地經始若猶不給則撤居材粥稔產繼之費

可數十千緡歷四暑乃就每清夜神燈熒熒列

隊指祠下洋洋格斯莫可射也觀者靡不艷異

云比不肖于役忝州肅瞻岱下陳醴東帛默禱

聖祚萬年嗒焉若喪戚戚焉孝潔先生之不

可作也夫今之視昔孰者非夢因拭泣濡毫率

財短什用識伊莪之感時萬曆庚申五日也 十首

有美菴溪東恂恂曾閔風好生自至性持此天帝通

其二

蒼靈何有赫昧昧如告之拮据踐宵夢亦臨亦保茲

其三

性地澹於水誰為為福始厥德薦惟馨猗歟吾先子

其四

周巡表羣望玄感乃在斯報君亦報劉肅展東皇祠

其五

十載懷堂構經時輒偃僂而今真灸對可以夢中遊

其六

先志在與朝鯁鯁抱忠骨精氣化為雲遮莫成官闕

定軒存稿

詩二

其七

當年急同巷祠禱慰學稼繫予誠弗孚空說雨天下

其八

孝潔稱鄉國精誠恣秩宗平生不語怪庭訓只依庸

其九

豈弟神所勞依庸衆不驚清宵嘿自課久矣受初盟

其十

子輿亦有言親長天下平泰山小天下自細 以 遐征

子瞻禮岱宗吊秦時五大夫處若有若無不勝

今昔之感既攀磴上天門循黃華一望蒼虬蔚
然環拱又未可百億數彼美大夫又何多也語
稱松柏之有心也無春無寒五運與之一詎世
數哉人心與天地長存亦若是則已矣作七言
記之

繇喬代謝急於奔勁氣亭亭終古存誰道秦松不可
識千巖盡屬大夫孫

森森列戟向天門矯若龍蟠更虎蹲大節不隨元會
轉永扶青帝定乾坤

定軒存稿

詩二

四

披盡凡根抱一真秦王無道強稱臣只今偃蓋磨天
柱不向人間問屈伸

山南山北翠交懸秀出枝枝碧漢穿一夜吟風驚萬
壑千秋濯月冷嬋娟

緣知美疾是陽春弄就繁華捺雨噴不信試採冰雪
意裁成偉幹鬪嶙峋

岱之巔有試心石高並仙橋懸厓萬仞勢若浮
空翼翼欲飛舞者俗傳質心人履之則無動否

者机撼不知所處故名試心云戲占二絕

何年雷雨下星精萬仞孤懸壓五丁為說試心還自
試幾當搖嶽幾擔驚

一卷非石非非石點綴乾坤亦幻形自撤疑城空世
界翛然動定對蒼靈

次韻尹職方雲門小集時遼左急兵不勝漆室
之慨云 已未十月

巨靈鞭石拱神州杳藹雲門最上游半壁刺天開日
月千峰列掌數春秋泉分玉液雙雙出錦墮楓林處
處稠擬解龍環寄釐祝可能銷却 至尊憂

定軒存稿

詩二

五

由來賜履表齊州忽漫觀風一紀游浪跡廿年空自
老冰心一片已先秋盪胸海色兼天遠插漢峰頭接
几稠欲吊葵丘何處是兵車此日不勝憂

青山疊疊枕名州絕巘中虛與物游茶雨欲浮龍井
月天風吹破石城秋祗餘匹練吳門望無復釣天微
角稠千古德鄰堪自倚盱衡漫說杞人憂

十年持斧遍南州空羨居鄉馬少游搖岳獨憐東岱
色授衣忽餞碧梧秋所嗟滄海烽烟隔偶托高山興
味稠携手相將大雲頂一樽世外且忘憂

夜坐長句 庚申

黑雲如頽山偏阻佳月行邀雷復倩電忽作裂石聲
滂注怪翻海傾寫駭懸鑛甫釋雲漢噬彌增懷裏情
窮陰相激盪兼旬奪陽明天道自不借庶徵共誰評
少焉兩意徂颯爽透簷檻攬衣仰明河曳履循短檠
蟾光破碎見蛙吹歷亂鳴却顧庭間花垂垂侶絡瓔
婉婉美柔姿的皜媚微睛於惟眾卉中鬱有嘉木榮
高蔭燦夜色可方幽人貞委蛇觀物化亦以觀我生
驟雨不終夕綠樹滋峻嶒崇城巖鼓角殘月帶長庚

定軒存稿

詩二

六

蕭穆氣如秋儵然忘宿醒肺腑發新機言尋苦口盟
好茗比良友所珍界上善道遠莫致之覓覓不盈罍
呼童視茶鐺掬此乳雨烹枕藉軒未足百喚不一嘗
倦骨恬少涼天若息乃黠人境故雙寂我懷亦孤清
朗誦淵明詩冷冷沁一泓徘徊空廊下感慨百念并
遙夜邈若海媿茲一葉萍鄉心付蝶夢歸計問流鶯
對牀夜何其分舸歲已盈逝波既東邁白日還西征
所嗟皇運艱泄泄終難更時危無遜避臣誼有屏營
不惜瘁微軀疇戡瀝血誠啓函撫長劔中宵浩氣橫

須臾學雷吼直恐天柱驚載藏載十襲留待平不平

嶧山吟 辛丑

嶧山之石何崔巍疑從天際紛飛來垂垂綴珠擬別
宿歷歷壘碧摩三台靈根結處嶙峋見紫氣蒸來雲
霞絢抉開道脈萬古長盤亘宮牆千仞轉天生賢聖
地毓瑛隨是神工画不成試看翠磴丹崖上蔚起孤
桐待鳳鳴

和劉座師崇壽祠歌

仙源何處葢林茂驚看積翠中天秀樓居金神蓮花

定軒存稿

詩二

七

供天上文昌象緯奏帶角鉤心接大荒凭闌一眺空
宇宙焚魚學士碧山歸朝衣解却換斑衣且貪旭日
春如海不迥遙天夢遶聞鑪烟一縷凌高閣縹緲仙
音雲漠漠况乃清光萬里澄仰見明河橫碧落金莖
玉露漢宮秋青鳥銜書自十洲攜得蟠桃為母壽三
千甲子玉衡收洞天福地世希有山自蒼蒼水自流
翻思太乙青藜杖曾侍玉皇香殿上卽今扶掖奉瀆
輿拜禮諸天迓穹貺燁燁紫泥鸞語下翩翩丹穴鳳
毛尋共斲堂北萱枝苑還羨庭前玉樹森

漢柏 庚申六月

詰曲當秋晚蕭疎韻野絃阿誰留漢道得似柏心堅

唐槐

植德高三槐千秋亦未孩李唐昨日耳餘蔭在巖隈

大夫松

五松已萬孫偃蓋恢無痕抱此歲寒心策策共天門

無字碑

行生總於穆淵嘿即雷霆想味無字碑可以砭說鈴

吳觀峰

定軒存稿

諸翫屏不行是稱明且遠詎謂吳門馬乃騁吊說暖

日觀峰

扶桑眇何許弄此赤玉丸蚤來炫天柱一洗萬頃湍

月觀峰

長空挂玉繩冷然出機杼惟應峰頭石夜夜檢來去

黃華洞

半壁削黃華非洞非非壑而有秘密藏爰啓洪濛鑰

暴經石

雨花鑄片石貝葉鬪崩雷惚惚披香霧還驚鸞馭回

其二

入耳水為墳忘機木作駕遺文隨溜盡太上本無言

庚申仲商斗柄建酉日月會於壽星鄒爾瞻先

生式届七袞顏况所云勁氣全如秋色勁生辰

常帶月華生漫賦効嘖無論工拙矣

桂魄哉生岳降祥年年閭闔薦清涼共遊虛白乾坤

朗自識真丹日月長一疏人綱留正氣千秋臣節仰

孤芳平生擬割三仁席贏得貞姿百煉剛

琳瑯諫草竦宸聰折檻高懸補袞忠此日聲名齊北

定軒存稿

斗繇來衾影對蒼穹仙芝採就籠雲搗丹竈炊成補

石功南極光芒通御氣蒲輪會見出朝東

願學偏追鄒魯家行生是處發心花窮探孔壁還三

絕默契羲爻陋五車洞口碧蘿和露湛曲梁秋水遶

裾譚真儒立命尋常事坐看桑田換海涯

朝元山下瀦文江秋浦風生韻玉淙霞外駐顏憑月

杵花邊琢句引雲幢天留黃髮扶宸極人許元忠殿

帝邦瑞色早占霄漢炯長庚伴月夜雙雙

當年訪洛倩蘭舟肅肅松飈介晤遊譚塵尚餘飛玉

屑扶筇已覺隔玄洲一瓢水冷名原重五柳烟賒逕
自幽今古德隣誰尚友濂溪周子吉陽鄒

蓬壺杳藹入雲韶國老浮槎過絳霄沉瀝澗衣停化

兩天風生腋動水綃分來五老清芬滿望去三江劔

烈遙謾効華封酬白雪青原快閣意中超

靈巖 次王中丞韻

拔地凌霄濃淡分一灣清冷狎鷗羣泉聲沸雪聽成

靜松影排嵐攬作紛地涌金蓮法定水天開玉案朗

公雲坐來已解非非想彈指浮名輸與君

定軒存稿

詩二

十

地僻山幽勝每偏經開白虎不知年洞門深鎖蒼苔

色山背孤懸倒壑泉鐵作袈裟非冶鑄金爲世界識

人天法輪不礙官兼隱始信壺丘別有僊

薜衣朝剪萬峯霞斲石烹雲且試茶眼界色空觀定

慧緣根昭滅付袈裟山窺明隙天殊小徑接黃華路

半斜鳥跡人踪未易到一林翠竹儘抽芽

螺髻烟鬟山逕深惟餘白鶴下空陰閑僧麻米陳清

供方丈蓬茅避熱侵座傍高臺舒短噫枕憑流水聽

鳴琴何人共躡虛無象爲了青松白石心

聞儲講志喜 以下西江草
丙辰

傳聞東觀煥重華聖作難期匪所嗟飛鳥當年鶯集

木垂鴻此日喜宣麻雲開寶笥經千卷月霽金臺樹

萬家應有夔龍扈青躡玉堦秋曉破烟霞

廬山雜作用前韻

廬山高處鬱菁華峭磴難攀今古嗟禿柏晚來撐白

月閒僧夢破熟黃麻當襟面面芙蓉壁入望層層雲

水家謾說銅峰堪彷彿憮然人地歎兼葭

其二

定軒存稿

詩二

十

松門晝扃寂無華花落花開不解嗟寒去山中知甲

子坐來戶外長蓬麻雲封石壁苔銜宇路入金坪竹

遠家聽罷法華當丙夜希微月色浸池葭

其三

名山精舍敞高華不入紅塵挂咄嗟野鳥隔林酬梵

磬山童穴澗灌胡麻藤侵佛座蘿爲帶竹引龍潭水

過家日暮氤氳逸遠岫猶餘曠照到青葭

其四

五老峰前對月華升沉今古亦堪嗟百年臺館空丹

怪幾處滄溟遍綠麻奄忽浮雲看世路伊誰煉石禮
天家却憐獨鶴橫秋迥不逐輕鷗傍水葭

其五

金風一夜掃秋華撼蕭蕭處處嗟祇為流亾心欲
嘔不因衰病髡如麻匡廬嶺色千重碧罨回鄉心五
畝家徒倚空庭數搔首又看白露映蒼葭

其六

鏤冰銷木亦空華巧婦停炊祇自嗟愁說青苗脂欲
盡驚看白骨莽於麻頻年响沫留遺孑一夕狂波去

定軒存稿

詩二

十二

萬家極目空江堪灑淚歸鴻何處覓殘葭

潯江夜雨

雨歇江干秋氣澄寥寥宇宙此西巡從來激濁歸三
察遮莫知非到五旬頃刻陰晴還幾換六時靜定見
常新人言避世廬山好為問廬山得幾人

鄭方水太史招飲羽泉

靈山化液作龍藏天一初分霖雨占祇樹乍來池上
鳳金波半湧鏡中蟾淹留那惜深深飲寡和難裁昔
昔鹽一日論心千載意欲教傾蓋載車兼

白燕二首

翩翩素羽遠織埃託壘瓊樓定幾回柳絮着泥頻啄
去梨花帶露每銜來舞將石亂霓裳曲化作釵橫玉
鏡臺共道麻衣真似雪梁園賦缺笑鄒枚

其二

不染烏衣巷裏埃為矜素質每低回投懷本自霜前
去覓壘還疑雪後來衛女不勞中野泣漢宮空有避
風臺誰將霍小釵頭樣琢就翩翩玉兩枚

白鹿洞

定軒存稿

詩二

十三

道院深深鎖翠華晦明日月復何嗟古木蕭疎疑插
漢遺碑剝落尚扶麻經傳白鹿懷前詒文吐青藜屬
大家江國只今資誦法石池松渚滿芹葭

周泰宇樞部曹積雪恤部送別湖亭

平溪孤嶼曲闌干樽俎相攜鏡裏看雲樹望邊山色
近龍淵合處旅情寬波搖錦幔廻青雀曲奏陽春變
白團不道風前又離別片颿東下思漫漫

湖口曉發

淡煙衰柳石門東晨發單車五馬同霞駐秋林楓弄

色香浮雪浪麥含風鳴鳴短笛來牛背點點寒鴉亂
渚中霜跡板橋橫野寺初暎欲上蕊珠宮

菊月榴花

湖南氣候別荆南五月榴花九月看翻怪東籬競炎
豔不將晚節待霜寒

臘月繁花

行車細細惜香塵是處紅黃映綠茵江上繇來花事
蚤嶺梅未許擅先春

同鄧臺長泛南江登從姑山和韻四首

定軒存稿

詩二

十四

江水碧於葉參差江上楓同人泛輕棹隔岸堵村翁
雨後泉聲沸樽前樹色蒙相將振衣處遙指翠微中

其二

公餘白日靜登泛有餘清況乃蘭社侶及此景物明
彈冠懷異日着屐踐初盟鄭重題詩句堪齊李杜名

其三

澹蕩江之滸蔚爾起雙螺追扳稱勝遊客與趁時和
吹肉發清籟梯壁緣長蘿淹冉此佳辰未須駒隙過

其四

成蹊盡桃李誰者當歲寒憐君冰作骨繫我雪為餐
把臂入空林息慮蹲蒲團所羨松也柏策策出雲端

江楓

入望秋林迥蕭蕭幾樹風還丹駐春色挺幹起醜翁
度月有餘照非烟未易蒙欲同松與菊掩映寒霜中

聞雁

一聲傳塞怨切切更清清羽陣排雲黑斜書趁月明
寒翔尋雀侶信宿狎鷗盟冷落前朝塔空留舊姓名

懷西溪別業

定軒存稿

詩二

十五

清溪如鏡裏嵐影落青螺樹杪布飄遠樓頭松吹和
五聽驅歲月三徑屬藤蘿漠漠東籬掩求羊誰共過

九日獨坐

令節當秋晚晨風薄幙寒雁隨青嶂遠人阻白衣食
兼桂香初滿茱萸月未團踰跼感物候旅思邈無端

初秋御風

商飈散林薄滯熱豁然疏竹態亦俯仰鳥聲特迂徐
快哉君子德雄矣大王噓我欲破籬籠憑虛息吾廬

除日逢春

烟光初上柳條新草色遙遙望未勻消息互乘原物
理喜於除日愜逢春

迎春辭臘意何涯湓浦依稀梅柳遮寄語東風須漫
轉恐經吹送舊琵琶

一日乘除足世情南樓歌讌北樓笙嶢嶸歲色年年
似怪底秋霜春鬢生

蕭森蘭署坐層冰倏忽陽春走百城共道占雲宜大
有會將持此報昇平

莫春

定軒存稿

詩二

六

柏籟小亭通霞光入檻中泉飛昨夜雨鶯轉陌頭風
庾嶺深深翠梁園片片紅驚看春事減惆悵大江東

楊柳詞

韶光辭彼岸猶自泛輕盈剩葉空啼露飛花已作萍
絲絲疑弄塵冉冉憶流鶯搖落章臺晚誰堪折贈行

入秋才半月耳而日月遞食儼然有作

萬古此跳丸孰尸虧與成諸居禪銀漢曉夜旋長庚
須臾澹不芒共指天視盲惶懼走耆夫伐鼓聲轟轟

亦抱漆室憂而煩杞人縈莫何皆仰之依舊清光橫

野馬故網縲太虛無絃纓譬彼罔與兩終難奪離明
在昔當大猷欽若先幾衡豈曰效管窺惟時嚴王正

撫辰協五紀亮工恢八紘繇來見休咎因之助怔忡
叔季徂生間上下恬宿醒白晝如鴻濛極意就側傾

嬉嬉方處堂憲憲忘伏城伊誰修月手可與浴日盟
感茲書有食越旬而兩更下界足晦暝何當問上清

一破世宙黽慨欲借青萍天道復不遐霍然借昇平
黃虞如可作咍鑿願為氓逍遙學吟弄還托浮槎行

懷同郡諸丈和韻却寄

定軒存稿

詩二

七

榆社推同調乘閒恣討巡勝遊非一地紫氣輒經旬
朝局碁中換時情眼底新相看車笠契我輩若而人

其二

與君稱獨契而我忽于巡黯淡川途色驅馳甲乙旬
停雲懷阮謝披籍歎秦新國本憂方大何修毗一人

其三

鉛刀還再試銜命祇逡巡宿夜懷靡及風塵忽浹旬
占星翼軫近連茹譽髦新徙倚南樓月悠然見美人

其四

迢遞南北路一歲再周巡暑雨過中伏星虛逼上旬
王言洵不宿文運快維新我亦忘勞止因風慰故人

同劉見初集野孤泉 以下河東草
已酉

尋閒得幽勝不數辟疆園密樹弄新翠柔蘿占圯垣
池空紛倒影泉出解吹填觸目鳶魚意行生總不言

其二

萍水憐同調探奇托興偏翻疑五柳宅移傍七山原
坐久乃無暑心清即是禪相將濯纓處一鑑淨明天

冷泉和韻六首

定軒存稿

詩二

六

迂折綿山道秋風攬轡過峯頭攢怪石樹杪泝長河
雲淨柴門迥天高落木多疎鐘催夕暉遮莫上藤蘿

其二

八月猶未雨三農望已過那能翻地軸空說倒天河
村落人烟少流移澤量多有圖思鄭俠乞露灑焦蘿

其三

一行持繡斧禹甸幾回過肯使狐憑社從教虎渡河
為時心獨苦托物興偏多落落誰同調猶堪問薜蘿

其四

逐逐紅塵者諸君忙裏過誰言戀升斗吾意慨江河
白水兼葭冷青天颺颺多浮雲變今古巖石自垂蘿

其五

北固聞鷺轉西汾數雁過吳門懸匹練支石隔銀河
六月裁書斷三江入夢多愁懷寄飛羽隨月到松蘿

其六

平生一片氣李郭未須過劍合千星象萍分悵大河
臣難寧我獨客思更誰多極目南天迥將無念苧蘿

盤陀驛用壁間韻

定軒存稿

詩二

九

盤溪山更盤寒雨霽還寒曲徑迷征蓋懸厓欲罽冠
抗時寧我拙行路祇誰難獨有盤溪叟漁樵分已安

其二

誰言秋路暑六月已霜寒決決清溪水猶堪澡鍊冠
塵輕初雨過山隘引車難一片憂時意終宵枕未安

欽綸樓南瞰條山千里寓目穆然停雲之思焉

中條秀色共誰食潦倒公餘一倚欄極目行雲天際
遠那堪烟雨正漫漫

栢香亭畔有槐翼然搖落當秋黃華滿地不異

毫陽萊桂之暎帶也口占寄懷

高槐蔚起庇空廊迎得金風遍地黃却憶故園叢桂
滿秋來是處散天香

同楊寒質侍御華池小集

白雲猶自傍長安千載明堂失漢官休說鼎鍾吾輩
在怪來碁局古今看落霞忽度杯中影宿雨還生衣
帶寒南北浮蹤堪自見與君共話足彈冠

聽松寓言

誰將岱嶺大夫松移向臨城別院東過去青牛翠蓋

定軒存稿

詩二

二十

色攜來白雀片雲空飛濤濺耳聞天籟高韻照人驚
長虹垂垂那數兩槐陰颯颯時吹三徑風幾看雲物
還翻覆獨飽霜華無遜縮生憎軟媚受人憐不比鮮
芳隨候簇流移載道活計感弘濟無謀鄙食肉嗟哉
世路如頽波對此清芬堪辟穀子房未遂赤松遊莫
以故園支喬木

讀孟姜女集

暴秦錯認防胡識一築窮荒四海暗范家三日娶婦
新片檄傳呼萬里闖白晝俄飛塞外竟紅顏猶感夢

中稜朝來劫望難尋裁就寒衣愁不禁君衣長

記莫真支德衝寒寧窄和竹葉含情縷縷青菱花落
澗嶙嶙晶悲涼關月有時望悽斷巫雲何處行雙手
拍來分岸蹟一泓湧出寫幽貞可憐萬杵長城怨博
得蛾眉幾哭聲九淵填鬱地靈開灑血濡枯辨草荻
走鹿未須驚怨鴉途窮不信有山迴隻釵紫氣堪橫
斗半袖清風送落梅函谷衡陽千載恨行人只說淚
泉隈

途次書懷

定軒存稿

詩二

五

緇塵不染寸心丹行路悠悠未足難但說羊稜山岳
動已將簪紒羽毛看批鱗不避當時忌強項何妨世
眼攢自識 主恩酬不盡五湖鄙許叟長干

五老峯

上方傀儡未全銷五老標峯恁地峩忽被白雲收拾
去先天景界較如何

天池喜雨

江村幾月變塵墟此日霏霏滬鷺車不為登山堪着
屐將因甘澍起枯魚

學會和韻

逝者如斯無晦明年五月海潮生都將消息還天

地贏得虛舟載月行

綠樹青山印水明不從寂滅學無生天淵飛躍來今

古涉趣須教細細行

蒙茸披盡眼初明出谷嚶嚶喚友生大道甚夷還甚

邇空空豈礙鄙夫行

謾言利善自分明總向鷄鳴一念生蕩蕩邦畿胡所

止還從著察顯周行

定軒存稿

詩二

五三

賢愚喙喙各爭明大塊無情勞衆生誰向虛齋一回

坐爲叅坎止與流行

秋夜

白髮俄驚換素秋青樽耐可洗閒愁三山重見娟娟

月二水還同泛泛鷗鼓吹不勞催積靄支機何處問

仙遊故山叢桂招子隱好賦潛夫勿滯留

蕭疎老桂不知秋歷盡風霜那解愁社日每看催去

燕清溪忽憶狎閒鷗誰當泛月分靈藥我欲浮槎直

寤遊回首菟裘堪自老石城何事更淹留

奴逆披猖不勝王憂臣辱之痛濡涕寫此兼憶

在藉諸公

金城萬里鞏千秋久狎隆平不解愁見說門庭堪戲

馬忍教溟海徙鷺鷗可憐白面膏原野却怪羶裘據

上遊南國老臣空有淚出師拜表尚中留

其二

已涉嚴冬背素秋忽聞烽火起邊愁人情頓覺風驚

鶴幕府如同鴈集鷗鷺鼠偏工穴裏鬪梟鯨故作釜

中遊只今 聖武高千古不放驕奴片甲留

定軒存稿

詩二

五三

其三

邊城六月已先秋羽檄俄傳四海愁慨慷書生難下

虎虛庸驃騎類眠鷗臨戎莫決澶淵策縛叛差強雲

夢遊獨倚 至尊謀且斷伊誰得似漢侯留

其四

頻年熯溢苦無秋況值軍興驛騷愁肉食鮮謀空振

鷺垂天戢羽遜飛鷗北山有檄方招隱東海無波可

筏遊但使夷吾專內政周餘猶有子遺留

送臘迎春詩

用少陵秋興首律韻

坐聽天鷄唱上林紅爐獸爇燭龍森詩催寅谷將開
曙酒醅玄冥未盡陰稚子唳喧爭爆竹佳人燕妮疊
同心韶華一瞬分新故須惜晨鍾逼暮砧

此夜黃柑入禁林朝來翠柏戶森森莫辭高燭留殘
臘好待疎鐘散曉陰老去偏榮時邁感春來彌抱歲
寒心田家鷄黍隨荒落未羨侯鯖薦玉砧

化工消息見東林凍解南枝意象森莫訝縷金填繡
戶會看簫鼓向凌陰幾莖雪色婆娑鬢數點梅花天
地心已覺陽和還宇宙不愁窮巷冷宵砧

定軒存稿

詩二

五四

占風望氣縱如林矢激波顏要挺森頭却義鞭停弁
晷折將若木拂濛陰桃孤子夜轟雷手奠莢中天捧
日心莫道哀齡無壯志書年有史管如砧

定軒存稿目錄

詩三 以下遲雲閣舊草

勉學

忘適齋銘

返亳溪舊第

謁先慈攢宮

愛日堂咏

妙高臺曉望

南郭行春

定軒存稿

泛溪

對月

江舟晚泊

登焦山

寄勉家弟

懷家司農

雜咏

女郎度水

題臺長方公還青亭

詩三目錄

題南昌魏先生傳

陳翁七十雙壽

題黃石烟霞

方少司徒九十

汪諫議尊人保定公

尹別駕尊人七袞

贈饒宜人

沈諫議尊人孝廉公

輓路叅伯漢畦公四章

定軒存稿

雙烈歌

濠梁即事

新嘉驛咏松

蚤發

晚行

東阿道中

平原曉行

渡黃河

過澹臺墓

詩三目錄

關山謁漢侯廟

新嘉驛次韻

苦雨

北地以麥為秋三冬雪澤猶六月雲霓也祈祓

久之與望怒如適除日及春初霽霏六出綿

綿四封雖云後時終然滿志尋復開霽可免

伏愆賦此志喜

遇風

登彭城

定軒存稿

蘭陵別諸弟

南歸道中

渡口

渡金山

歸里

詩三目錄

三

定軒存稿

詩三

勉學 以下遲雲閣舊草

人生本有涯況乘塵駛決出王無天游騁智道彌裂
懷安實敗名敏求豈凌節到來碧梧月飛去紅爐雪
儵然希孔樂卓爾企顏悅意味只一般討尋匪兩訣
誰為辨堅白不磨亦不涅誰為探玄珠不起亦不滅
百骸遞為臣真主無銷竭放鶴觀魚猶岐陌舞劍說
鈴總眇益昔賢分陰所共惜宵逐空華等泡汝須知

定軒存稿

詩三

歲月不恒處五十無聞徒悲御寄語吾儕無蹙蹙

念適齋銘

六鑿時來作戰魔四非未殲莫投戈欲尋弄月吟風
處須向簞瓢陋巷過

陋巷偏宜君子居一瓢冷冷現清虛已叅憤樂相忘
意坐向心齋眾不如

忘憂忘食總歸忘欲覓心齋便洗洋齋處即從忘處
得不教野馬逐亾羊

金波徹夜湧溪西看到天根梧樹氏野馬任隨游氣

轉木雞還抱白雲樓

返毫溪舊第

蕭疎古樹數楹居遊子言旋曠歲餘久耐惟存舊松
菊乍歸猶侶托遽廬時清翻覺臣艱迫宦拙偏於生
事疎隣叟相過問勞苦坐淹卮酒食無魚

謁先慈墳官

寒帷西發趁斜暉輾憶當年望倚扉梅影不堪當戶
亂松聲疑是曳瑤歸千秋顯懿慚微薄兩載忝嘗悵
曠違絮酒在尊和淚酌永言烏哺倍沾衣

定軒存稿

詩三

愛日堂咏

太丘勁栢歲寒知戰老冰霜節自奇詰曲靈根依母
石婆娑碧落領孫枝夢迴彩筆爐中荻裁就輪袍機
上絲北海籌添三壽酒南牀籠晉五花詞烏情弗弗
臨風切雀髮絲絲愛日遲隨世策名原不薄難將萊
綵換鷄鶩

妙高臺曉望

虛閣憑凌思欲躡下看旭日彩雲邊襟分曙色來千
岫壁立中流障百川香氣繞從蜃氣合劍光高並寶

光懸探幽指點遲僧話雀舌烹來第一泉

南郭行春

為惜春光莫相攜此地尋一尊開曉閣千樹送青陰
世念閒中冷交情澹處深溪山終日在能得幾知音

泛溪

溪光來不竭一葉趁初晴浪細搖雲碧風微入吹清
尊開仙洞近客泛漢槎平獨在風塵後還將問濯纓

其二

輕舟迴素練載飲載憑舫鼓世魚拋白窺筵鳥踏青

定軒存稿

詩三

嘯歌天地在澤畔野人聽興到不知罷從教曙復暝

對月

長空淨於練一鏡了無雲懸樹分清影窺池濯彩紋
鳥棲驚欲曙螢墮失餘燼千載乘槎事人間幾得聞

江舟晚泊

晚舶依江渚幽期間水濱月將波色霽風擺岸沙勻
落雁自相喚眠鷗總不嗔於時羣動息此境共誰論

登焦山

半江落颿影舉袂風生波杳藹失蕭寺蒙茸着阿陀

扶筇峭壁下洗耳松篁多我欲老烟霞時尋二仲過

寄勉家弟

日復一日成蹉跎廿載年華等逝波聞道閉關將入
定牕前艸色近如何

不朽生涯萬卷書然黎丙夜漫躊躇寧看世事如焦

鹿且惜光陰侶隙駒

曾記當年自曰予丹厓威鳳渥洼驢而今已覺頭顱

大猶向書生學蠹魚

共道翩然三鳳儀榆枋一決尚差池相期舉翰九天

定軒存稿

詩三

際莫受籬籠燕雀嗤

懷家司農

不堪對月倚銀牀為別相如愁思長蝴蝶夢回何處
是小樓深鎖竹枝香

朱簾靜處柳絲長手檢圖書坐夕陽二立近應三避

舍不須閉閣辨岐黃

健翻翻躑雀不如息機方外故于于調元終屬鹽梅

手駐色寧論芝朮書

叔度汪汪千頃波閒情一片水雲窩銅官昨夜浮真

氣佇聽鋒車握塵過

雜咏

山厨燒竹不成羹
笑向西園摘晚菁
世味漫嘗嘗
獸爭如此味
另般清

尋芳踏徧隴頭梅
幾樹含香幾樹開
折向西郊倚欄
者暗香浮逐晚風來

柳烟漠漠鎖邨西
片石行吟萬境齊
欲識丈人容
處茅茨不翦數椽低

蚤歷風霜髻已斑
溪鷗也解笑人頑
歸休繇我誰禁
定軒存稿 詩三 五

我可待移文下北山

女郎度冰

天將萬頃波合成
一片玉伊人奔電來
非舟亦非壘

其二

一枝濃滃露遠傍
玉壺開瞬息浮槎過
疑從月窟來

其三

水殿水輪動風來
珠翠香還驚廣寒
子輾破碧琳瑯

其四

玉骨映冰清輕嘗一鑑
濱寧忘履薄戒暫欲遠
囂塵

題臺長方公還青亭

欲訊縱陽里還青勝地偏
遠山晴戶落平野鬱林浴
樹擁千章古堂虛萬籟傳
虬鱗陰翳日琅玉曉籠烟
嬌轉啼花鳥吟悲叫月蟬
地衣穿砌偃水帶受風旋
留客茶鐺沸題詩桐葉便
接離從歆仄略約聽潺湲
生事苓笥外心期竹葉前
肯教雲鎖洞坐對月流天
共是餐霞侶俱成跨雀仙
是非閒夢鹿爾汝到忘筌
處士方干世中丞韋相年
幽懷齊峴首雅尚副平泉
水石風流韻衣冠素業賢
名家喬木在槐棘影綿延
定軒存稿 詩三 六

題南昌魏先生傳

翼宿分星麗龍光射斗離
承家付衣鉢推較重臯比
同調看青眼分行愧白眉
三餘修槩夕二酉下帷時
秀擷東南勝才占甲乙期
丹霄爭拭目金馬待擢辭
北斗瞻名噪南州歎數奇
斲輪甘柄鑿伐輻尚漣漪
下榻春風滿循牆化雨滋
聲華動卿相道德允人師
共惜荆山璞欣看玉樹枝
鳳毛殊自振彤管有餘思
衆識真人象家傳有道碑
清芬誰可仰三復景行詩

陳翁七十雙壽

南國多真逸清朝有素臣時同渭濱叟機息漢陰人

宅占烟霞舊衣裁薜荔新韋門經世授龐氏隱誰論

齊證三千籍初開七十春笑看來彩服雙挽鹿車輪

慰祖孫枝秀還同大藥珍西池桃獻實南極酒分醇

紫氣仍高楚青山豈避秦稱觴多勝事為樂及芳辰

鳩下寧分杖鸞來好作綸所欣堂背草長共伴靈椿

題黃石煙霞

自取煙霞護石樓玉笙吹向穀山頭塔前芝草春常

住洞口桃花水亂流不改山河黃石逸堪邀鸞雀赤

定軒存稿

松遊一圖麟閣依雲岫幾換人間碧樹秋

方少司徒九十

早乞閒身解佩章天留人瑞表南方初筵欲接西池

酒台宿新聯南極光鳩杖乍頒天子賜鹿冠真稱地

仙裝欲知兒齒兼鬢髮曾乞瑤空灑碧漿

汪諫議尊人保定公

棘寺廻翔早課勞風流画省領祠曹並衡周士文章

盛對奮韋經父子高上谷寨帷推望郡北平逐虜過

層壕黃門篋有衝星氣猶是君侯舊佩刀

尹別駕尊人七表

名園惟日涉賀老鑑湖年瓊樹參差長金魚次第懸

花依綠玉杖風墮白雲篇蚤晚丹砂就尋芝句曲巔

贈饒宜人

廬山高處婺星稠萬石家聲孰與儔僊樂雜陳青玉

案瓊漿更泛紫霞甌花明豹血皇封啓鼎燹龍涎宮

錦浮此日南山多景福更誇忠孝振箕裘

沈諫議尊人孝廉公

丹陽猶覓孝廉船白日俄聞鵬賦傳雅有人倫歸水

定軒存稿

鑑併無竿尺博金錢芸編十載公車滿花縣三年帝

寵偏疏草中興推諫院伏蒲猶憶教忠年

輓路叅伯漢哇公四章

空山木落氣蕭森浩渺西江月影沉千載勲名存信

史一朝感慨失知心哀生巷哭公安日慟淡輿情峴

首陰從此荆溪少顏色愁聞華表響清音

壁隕潯陽紫色消碑存墮淚望來遙劔飛赤水蒐猶

烈師誓鳥江骨未銷琪樹枝高秋正茂紫薇堂靜夜

初寥不堪回首鄉關杳搖曳悲濤送暮潮

羸鳥曾誇謫上仙氣凌英俊獨爭先循良恩德名滿

誦威武聲蜚遠後傳麟閣未圖應有恨玉樓初就漫

來宜白楊搖落寒煙鎖絮酒遙將酒欲連

忽報星飛檝馬驚洪都重地隕長城霜寒高里烏啼

切月冷邯鄲雀夢清業樹生前留汗驥名垂身後屬

祥麟一腔經國憂時血未展遺銘淚已傾

雙烈歌

武都之岑高嶺屹雪山遙映翠如攢靈氣渾灑時抗

搏一門英淑千古難將開名世為龍鸞適鍾內德同

定軒存稿

詩二

九

蓀蘭母也聖善女靚端阿翁旃厦咏伐檀高春首宿

猶未餐相隨朝夕甘辛酸河陽花滿行當看輕舫適

穢金口灘茺苻嘯者橫摧殘曾無黃金餌鵠冠尤虞

白壁青蠅于卒卒欲飛無羽翰颺然連袂向急湍阿

翁却顧心如劍拊膺長號涕泗瀾茫茫何處雙琅玕

江月黯慘天風寒持攜三孤多一官典言勇退旋解

鞶帶幙寂寞永無權遺經手課當熊九文成異彩穴

故丹爭銜瑞圖獻玉鑿冰壺映澈咸聳觀取次為霖

薄海溥彌光貞烈峙岷碛

濠梁即事

以下北游舊草

勞勞濠上渡椎輓沸波流曰利將臺析趨風盡澤搜

緝錢供朽蠹饑殍望秦蠶漢網方多智觀魚亦解愁

新嘉驛咏松

汶陽道上月初弓幾樹虬枝小院通莫道個中攀折

易薛蘿無恙挂西風

靈根只合托山隈却向郵亭後苑栽一夜風來濤萬

斛若為客子浣塵埃

孤芳曾訂歲寒盟浴露迎風紫氣懽堪笑蕭疎江上

定軒存稿

詩三

十

葉秋來無處不啼紅

亭亭偃蓋倚雲開幾見寒暄去復來大造不凋千古

色知君能自受栽培

蚤發

彼雞未晨先唱于擁衣夜起戒單車行行不必憂多

露檢點青囊水不如

曙色依微辨道周衝寒倦骨不勝裘驅車斜趁人蹤

去是處霜楓照客愁

晚行

盡日寒衣向嘯嘯迢遙不奈又斜陽徑出盤嶼故曲
曲山分暝色還蒼蒼林間黯淡棲鳥影天際希微逗
兔光已覺風低塵氣薄何當露冷霜華翔擬將竹葉
從貂換怕是梅花散笛香景物關心髣髴老客愁入
夜路偏長幾家搗月來砧杵一雁衝寒下稻梁我亦
躊躇且止矣蓬堂燈火正相望

東阿道中

一騎翩僊歷九衢望中雲物盡東隅忽看春色浮征
蓋亦有和風到客襦好鳥如簧深自語天桃初醉倩
人扶綠知故國繁芳草何事王孫且遠途
海岱繇來最勝餘春風馬上倚躊躇誰言九合多遺
事回首三歸亦故墟綠樹連阡疑列羽青山疊翠送
行車已叅今古浮雲意暫逐塵紛那識予

平原曉行

輕輿迅發欲風生琴雀相將曉氣清林際含雲猶渾
漠曙光帶月漸分明幾家烟竈聞雞起夾道青鞭趣
馬行此去即看江水近可無萬頃濯長纓

渡黃河

黃河東注疾於颶一葉纔飛已十洲信宿漁人欺水
伯道遙居士狎浮鷗孤雲天上來陰氣片雨舟前入
暮愁客裏漸逢寒食近麥華蕭颯為誰秋

過澹臺墓

一水迷離洙泗通高山獨往復誰同只今正氣橫霄
漢墓草千秋動朔風
海天無盡嶧峰寒半畝雲封片石丹不向燕門懸駿
骨誰曾把作郭隗看

東山綵石倚崔嵬有客翩翩策馬來周道祇今猶自

定軒存稿

詩三

十二

邇可當曳履嚮澹臺

孤城落日草凄凄千古賢豪夢裏齊無限桑田滄海

恨月明猶自照樓西

關山謁漢侯廟

停軒共禮漢侯祠絕壁崇關却望遲一片噴虹紛馬
跡行人指點至今疑

當年單騎向吳關漢祚全收指顧間義勇未酬千古

恨散為風雨滿寒山

新嘉驛次韻

躑躅紅塵道春光眼底分舊溪偏入夢別館自停雲
地刺人煙雜松吟天籟聞獨醒宜不可把酒送斜曛

其二

夕陽明古道征袂着微寒望望無窮陌皇皇欲解鞍
風塵三載過霜鬢一青看緊是臨岐者相將歎路難

其三

馬上驅春色棲棲客自禁歸心芳艸夢別緒碧雲吟
髮短驚搖落時難感陸沉未須言避世及此欲抽簪

苦雨

定軒存稿

詩三

七

長途那不有似此復誰曾雨濺全低樹風降半餒鷹
春深猶橫冷夜色故欺燈更是凄清處泉聲枕上騰
北地以麥為秋三冬雪澤猶六月雲霓也祈祓

久之輿望怒如適除日及春初霏霏六出綿
綿四封雖云後時終然滿志尋復開霽可免
伏愆賦此志喜

赤風忤節候禹甸沸胡沙豐澤屯不施長至無勾芽
道路載怨咨臣庶相咄嗟夙興徒步禱漠漠天路遐
荏苒青陽珥羣抱增鬱悒引瞻西麓雲濛濛如蓋密

輕颺前為導憑虛布六出達曙更綿霄積織已滄株
比屋銀為鎖遙岑秀玉翠共規秋大有不謂春祁寒
希微曙色開初晰暎林干吹萬媚陽和瓊宇煜景觀
愆陽無伏陰轉旋倏忽看化醇妙不測玄工終不居
代天者為誰寅亮宜何如

遇風

鐵浪欲稽天驪龍泣不眠飛沙霍霽日走石下重巖
飀飀千邨怒于禹衆籟闐搏風如有翻九萬自翩翩

登彭城

定軒存稿

詩三

七

且解紅塵絆憑高寄目游片雲停午蔭千舴亂湍流
山淨天連碧春深鳥喚愁彭城千載事曾是夢中漚
蘭陵別諸弟

落木支離古道傍西風吹雁不成行何當客久歸來
日又趁飛帆度夕陽

月浸河梁夜色開驪歌徹且漫徘徊風師不解難離
別弗弗偏從榜後催

枝枝玉樹照霜寒一片金波湧木蘭最是臨岐腸絕
處幾羣歸雁落江干

我輩情深世所希
翩翩鼎立倍相依
無端又逐孤蓬去
淚落江楓幾樹緋

南歸道中

紅雲忽傍上林開
朵朵疑從宮錦裁
昨夜東風頻拂拭
天工着意績朱顛

春來御苑水浚浚
一片寒林烟雨間
聞道龍梅初弄玉
天香可到画溪灣

一從攜鶴渡江干
雲散江空鶴影寒
陽羨山頭今夜月
清光浩耀到長安

定軒存稿

詩三

五

何處梅花飛短笛
攬起客愁腸百折
空庭對月不成眠
欲寄隴頭無便翻

欲問三齊不可論
年年濟水綠千茵
古來不盡升沉態
剩有浮雲度別津

數盡垂楊路尚賒
驚看青眼又生華
客愁不向爐頭散
倚馬孤吟白日斜

冉冉歸途欲暮春
春風馬上授衣新
荆南零社如無恙
可架重陰待主人

即看春色駐千林
一片瓊花傍水明
有鳥嚶嚶啼向

我慙慙若為故人迎

渡口

渡頭幾處流漸亂
若咽若鳴悽欲斷
立馬躊躇不肯行
昨日平沙今日泓
世途翻覆只頃刻
揭厲淺深誰解識
護道同人利斷金
悠悠莫是行路心

渡金山

挂帆臨玉嶼
攬袂動金波
樹色連鄉思
鐘聲入橈歌
世難嗟道譽
江冷閱人多
賸有烟霞癖
前峯訪薜蘿

歸里

定軒存稿

詩三

六

溪山懸客夢
到日更清草
自侵袍綠雲
還擁蓋迎樽
開遙夜話
觴縷幾時情
共呀霜如鬢
風塵那不生

定軒存稿目錄

書一

上淮藩書

答王大蒙開府

又

東政府

復潘璫

與王大蒙開府

東沈五知司李

定軒存稿

東政府吳崇仁

答淮藩書

附淮藩來東

東鄒南臯

東韓叅嶺給諫

東李桂亭司農

東吳曙谷

東何崑柱宗伯

又

書目錄

答監司

答項聽所太守

又

與李仲達節推

與吳曙谷

答沈何山

答湯羲侶

答鄒南臯

答龍紫海侍御

定軒存稿

答祁夷度太守

與趙齊鶴吏部

與胡趨傲侍御

答鄧壺丘侍御

又

答羅匡湖給諫

答熊思城璽卿

答易白樓侍御

與劉是菴

書目錄

與何崑柱

答朱完素

與靳水令游泰來

又

答宋清宇水部

答孟連洙開府

答陳赤石年丈

與孫聞斯宗伯

與蔣岷瞻明府

定軒存稿

與吳安節銀臺

答吳澈如光祿

東家叅伯

答吳倩孝廉

又

答畢東郊侍御

答李孟白少司農

答會城士夫濟河

答王孫朱圖南

書目錄

三

與沈何山大叅

答郡邑謝薦

與李孟白大司農

定軒存稿

書目錄

四

定軒存稿

書一

上淮藩書

丙辰春

恭惟慶典榮膺世封初定正朝廷不易之恩殿下無疆之福也日來訛言轉騰至謂殿下幽逝世嗣絕食數日事類無妄語太不情此萬萬不足信者夫以君臣之義論聖天子方加恩嫡派而敢自凌蔑之是無君也以父子之恩論即豺虎且知煦育而忍自摧殘之是不父也無君不父有血氣者不為孰謂賢明如

定軒存稿

書一

殿下而為之耶此本院所謂萬萬不足信也乃無知軍氓洶洶不靖輒群數百輩訴于院前本院諭以朝廷法紀森嚴藩國體統隆重萬不許輕動第見眾所切齒者惟是三四奸宗兇較因而波疑殿下遂流謗不止耳本院為殿下計欲釋群疑第一無如加厚世儲一應資給較前從厚且使合府內外人知見則心迹自明即愚民無繇生謗也第二無如疎遠惡宗某某如闔郡軍民所指者不邇好惡嘉納忠告則彼不敢借名賈怨內外自安即愚民無繇生謗也第三則

嚴馭軍較某某如闔郡軍民所指八十人者不使窺

竊王權私行訪詐有犯必懲則內外自安即愚民無

繇生謗也本院頃見殿下卓有折節之風似乎虛懷

之美故吐心腹以奉告總之為朝廷為百姓尤為殿

下國祚萬年計也此書令門役摹寫即左右不與聞

惟殿下密覽而力行之亦無使左右聞也臨啓可勝

懇切

答王太蒙開府

丙辰夏

承教以本藩父子兄弟之間頗有開碍未可草草上

定軒存稿

書一

聞固老成長慮也不佞亦幾為躊躇竊謂即上聞不深言渠家事但略述近日舉動不協 祖制大拂輿情之最顯著者則本藩亦自無辭而中間隱隱點綴數語維持藩本則所防杜大矣惡宗許令自新不妨另日法治者伏惟裁示

又 丙辰夏

藩事略叙其實以防他日之漸復宛其詞以全今日之體即撥置僅一點出許其自新且異時便於補牘也小揭請政至日擊風聞似乎有間况翁臺片語足

當千言或不必若小疏之臚列也

東政府 丙辰夏

數十年來海內蹈稅璫虐焰幾不欲生自陳奉楊榮輩不戢自焚迄李道高宋相繼却走筦鑰悉歸有司惟時適當師相柄政回復元陽一洗薰腐卽未盡停撤都人士想望太平指日矣兩年來湖口地方亦稍稍寧靜飲調燮之賜而不知不謂潘璫忽又煽場轍邀該監差委員役之旨也一時張皇驛騷姑不具狀顧各處權使俱聽有司徵解而潘璫突吹冷灰各處

定軒存稿

書一

地方俱蒙寬政昭甦而湖口倏挑舊弄浸得浸熾亦效亦尤不獨江右抱噬臍之嗟從此海內啟剝膚之禍涓涓不竭流為江河豈以師相當國而忍見此百惟台注密揭露章必祈得請而後朝食收回後命仍歸有司於以杜漸消彙非直為江右實為天下為社稷也臨書可任懸切

復潘稅璫 丙辰冬

湖關稅事向奉明綸官有成委收有成例解有成額門下拱手受成焉至簡也至易也至安豫也要於國

課無虧地方無擾豈不上下咸賴矣哉經年來門下仰遵屢旨俯體輿情不復差委多事不佞輩深服門

下識見之定也適承移札議委清慎員役止查報數不與徵收門下非不苦心亦覺近理然查者干預之別名也需索之實事也鞭長不及腹門下豈能悉知之悉禁之勢必啓釁激變决裂而不可收拾門下不可不熟慮也頃據司申春季委廳官再三苦辭如赴湯火情事大可見矣且門下耳目長個中收納自有灼見無立查報新法以貽噬臍後悔豈不善始善終

定軒存稿

書一

四

哉不佞愛人以德佈此直賜惟少垂聽焉

與王太蒙開府 丁巳春

承貂之腹已果群鼠之欲無涯據實叩關有名有義猶然靜以鎮之者前奉持重之教耳稅之一事豈直為商民苦已哉鄙狼心終然不壓又不得執持重一說矣翁臺其謂之何賤病蒙方藥奉以調攝大勢但間鄙二豎子仍不相寬卽當向翁臺商去就耳莊訓委徵索羨幾成民變崇邑各官歷歷言之似不得貸其責也併聞

與沈五知司李

卒讀邸抄該璫掩飾情狀亦無復之矣補贖殊不容已但王言額數不足姑免究一節亦當詳列總撤逐一剖晰以見恪遵前旨原無縮額但苦濫觴每季委官逐一報成亦無遲緩若解監指索延捺批收則非地方官之罪也至於每年解部各項若干亦須分明當行該司徑解以杜影射皆吃緊處也若兩院會同差委欽奉前命見有成規官必擇人人無佻法特再一申飭之無煩九陛東顧耳堂堂文職從無聽差於

定軒存稿

書一

五

東政府吳崇仁

丙辰秋

從遙中誦大疏激切愷至 主上必戚然心動譏然報罷矣可勝雲霓以望僕不量輕微復有補贖緣稅廠就焚人怨天怒亂端已見修彌之策無如亟停湖稅冀藉鼎力感動宸聽耳不識有當否惟台慈教之

答淮藩書

戊午春

不佞于役三年地方利病頗効撤掎詎云稍有補罟亦不敢不竭此心力也即貴藩延掖積歲隱憂憶丙辰肆覲清光曾陳其概嗣後每承星翰亦道其詳不謂瀾略厝火積薪之防釀成焦頭爛額之變殿下勢處孤危逢人洩泗求救寶墨三申其嚴十日可得謂初出不知誤傳劫掠乎小疏遵奉令旨質諸見聞不激不隨無溢無盡所以為殿下拯燃眉拔禍根扶公道存厚道者至矣禮垣空署迄今停抄該部需候具覆司道正在行查不佞報竣倥偬不暇催請且妄意

定軒存稿

書一

六

聖明自有道揆廟堂自有法守一經奏白當俟勘詳不必數數煩瀆非優悠養亂也承諭豺至不仁憤亦有愛自是今日清平之言迥異曩時涕泣之道不佞轉以安危利災為殿下慮更以慎終惟始為殿下規惟少留意焉

附淮藩來東

屢叨厚德感且不朽茲猥常洪迎養一事先於舊十二月初三日具詞任長史准呈以致廿四之舉予初不知其繇誤傳劫掠之旨申詳諸臺嚴拘常洪翊斂

墩鎖將二宗責戒審鞠洪稱年幼被人愚弄而迎養一事皆有主使之者及審翊敏亦稱陷于不知且予母八旬蒙諭諄切不勝痛泣予亦追悔莫及矣雖蒙具疏 上聞幸今旨未下部仰仗台臺頒恩寬赦大賜矜原則天性之親以全而宗藩之誼以篤况冊寶送進驗收亦非追出其妾眷財物已經饒州府委鍾經歷王知事羅照磨典史等官保駕親詣男府盡行搬擡回宮毫物無移今各犯俱蒙審戒亦希垂仁詳察救甦蟻命仍乞施恩再勿催提推情矜宥則不

定軒存稿

書一

七

毅感生全之德而祖宗在天之靈亦銜結無涯矣肅此奉瀆伏惟臺炤無任懇切

與鄒南臯

巡方啓吏爲急以某寡昧不踴而矚四外難矣而共事者又多合洪殊苦之近稍於訟牒中質以聞見謬有糾彈不知協輿論否或以計期且迫此典可裁然水火痼瘵不能待也且需則虞漏強力爲之遂無所避就耳小揭塵覽惟教之

與韓叅嶺給諫

江省災德之餘民生未復民性難馴所賴有司昭蘇相協之惟曰門以內懲侵橫門以外止牽誣堂以上少批行堂以下決壅蔽總以無事之心處之思過半矣不謂庸惡有司轍反是也或乘其痿頓或乘其貪殘地方脊脊多事如坐湯火不能須臾忍者敢不亟爲糾彈廢鷹擊之義小揭奉覽惟教之

東李桂亭司農 丁巳夏

某蚍負既久開沴特深稽天之浸再歲再告自覺語言無味雖切何毘然納溝不止一夫胥溺且及萬衆

定軒存稿

書一

八

即欲不叩關不聞於台臺不可得也其危迫情狀略具小揭中敬以奉覽台臺民隱關心主持收折無俟申懇惟是留稅一節昨歲極蒙台注覆疏猶在御前萬乞慈念特賜補贖所謂捐一歲之長物解兩年之倒懸起溺救焚事半功倍荒政莫亟於此陰德莫大於此冒昧塵聒百惟原炤

東政府吳崇仁

不佞蚊負無狀天之不弔波於黔黎既嘆懷襄又歌雲漢流亡載道固監門所不能圖罄竹所不能載也

惠邀台仁痾瘵得以上達回枯拯罄其有異乎茲覆
勘被災分數皆在十分九分之間據實上聞百惟慈
注終始袒席之蓋石田無粟墟落無民有司決不能
以回餅充實課即欲不改折不緩徵不可得也至於
留稅一節 主上未必見聽另候台裁而院贖及事
例等銀暫留一年以為賑饑省耕之助此不過太倉
一粒而補救危急殊非小者在聖仁必無所靳惟望
台臺一主持而已端此附懷無任懇切

與何崑柱孫鑑湖 宗室名封

定軒存稿

書一

九

江省宗藉日增宗祿日困非獨水旱多通額編有限
亦報生報名之放濫也至於今動輒露肘每見脫巾
此地方方來大患不得已具牘上聞伏乞主持釐正
要於恪遵 祖制庶幾挽回波流宗法民瘼永賴矣

又

宗祿一疏蒙允題覆如天之德永被子遺來教限祿
以共甘苦原奉欽依聞周府見在遵行獨江省廢闈
致滋民困至於報名請封責成撫按類奏種種苦心
石畫所關宗社生靈匪淺鮮也不佞引領以覲年臺

之補牘矣

與監司 弭盜

海災之後枹鼓時聞必嚴行保甲立限親比巡捕員
役稍知儆惕而先聲亦足走盜矣冬春之交尤為吃
緊此中積捕同奸胥受賄捺案試一查之則盜案如
山累年未見一結局也惟門下留注

與項聽所太守

解稅之費不至浮淫曩時固執不許親往分收所節
愛更大耳揭報各數最為得體諸逮治既已大畏何

定軒存稿

書一

十

須片言又所謂操而能縱也

又

此間支吾敝習積有歲年門下洞然釐正庶簿書中
不作窟穴也

與李仲達節推

信州言返席始得溫乎郡治面湖負山仕且兼隱又
優則學時也初任刑名須閱舊招案如學地理者考
驗舊壠無足難也

與吳曙谷閣老

大命儼辱況之以溫言申之以重幣循省涯分曷以對揚不佞感而繼之以汗也物有齊量意實無窮業領其無窮者比昔人既聘還圭之義賢公子道氣德容可親可敬冗甚不能款留為耿耿耳因旋佈謝不畢含蘊

答沈何山 丁巳

西昌吉州等處時苦綠林不得不稍為申飭與保伍益加守望耳如門下仁義並行擒盜則懸用命不用命之格恤獄則布失入寧失出之條真心實政造福

定軒存稿

書一

十二

不淺也部催積穀文冊例在藩司申報此各省通行侶不必疏者即疏亦督撫為政耳不佞棲遲江上忽逾三年進退維谷頃見諸公徑行自遂者多矣尚未敢定計移駐也辱念謝謝

答湯義侶

門下聲實方起人地自宜生平幼學何事不乘時策豎而以恬尚為高非致身之義也義不得不披裘慰留承手尺安位行志為之色喜

答鄒南臯給諫 丁巳秋

國家用人論才賢不論資格自是 祖宗甚盛法意至今建議者尤艷稱之而無復見之施行者嫌於破格而便於蹈常也若賢不可蔽不佞久心懷之俟王太老商及圖一當以報太老新命固在邇也

答龍紫海侍御

教以明倫訓先敦睦尊卑長幼之序即蕩平正直之階不謂當近世而弁髦之即貴省風重禮教乃梟生橫民操戈稱亂往往見告不啻莠之害苗悠游養亂誰任其責承教敬聞命矣附復不盡

定軒存稿

書一

十三

答祁夷度太守 丙辰秋

士習日波憑陵無忌頃所聞又出常理之外良可駭嘆仁禮不可懷服咎繇之平亦所以弼教也

與趙儕鶴吏部 丙辰冬

往夏獲奉手札感慨波流匡提寡昧誼甚至也維時率附區區計已塵覽渴擬出都之日迂道造訪用慰若弗克見之私不謂倉皇銜命倍道趨程竟違始願悵惘何言時事逾非圖轉無計即富貴浮雲難進易退自是吾輩法律正恐世運與人才俱盡千百年來

元氣剗於今茲耳台臺一片赤忠薛蘿午夢詎能于
于自適耶不肖固陋之資於世寡合澤雉之性轉若
畜樊芳艸正肥欲覓王孫歸路翁臺何以教之拙與
冗會終鮮介紹因風附問起居更祈德誨之有啓於
蓬心也

與胡趨傲侍御

不肖習慵性拙宜長丘林乃執心不堅復涉酒酒之
宇忽漫江省時地百難無從縮地乞言聞過苑結莫
可開耳翁臺伊傳鑄品濂洛作人樂矣朋來天實有

定軒存稿

書一

十三

意於萬世一杖一屐翔千仞之上人世浮雲洵在
下風獨恨缺陷偏枯今茲為甚不得借襟帶霖雨稍
潤澤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長公神劔發硎寶光
燭斗豈能復埋塵埃惟蚤理北轅為祝辱翰教數年
濶怒恍若面談浣慰可知也

答鄧壺丘侍御

丁巳夏

客館蹉跎夏復涉夏自揣綿薄應尋種木生涯豈得
襍穢向時行作俛仰態耶秋風如不遠尊醴興味勃
然鄙邀庇弛担大小蘭山即安樂窩千駟萬鍾弗以

易矣此可為知己道耳碧梧翠竹想見音容題尺必
來慰茲契濶扇頭大作念昔撫今莊誦惟有浩嘆新
梓開菲辟惡敬謝教

又

第六六藩籠又將歲晚對此搖落重念心知乃缺然
手尺於左右豈盡省會煩還冗益其疎耶鄉藉藉是
君懼以雙魚隣於三至故未數數耳時事日異而月
不同腐心局外爭骨局中此復之漸也恭喜禪除賞
此數過時可翁兄即欲違世恐世不能違翁兄耳願
言珍膏以慰蒼生兩刻特佳足破牢倒所梓彙編附
覽中多亥豕惟博雅政之

定軒存稿

書一

十四

答羅匡湖侍御

與賢闈逸有志未逮安所効於秋毫明公謬為矜飾
愧矣頃探三疊泉得憇高齋最擅匡廬之勝更得望
令公子符采如見翁臺也遠宗七聖近集諸髦自是
千秋佳話作者之堂敬當附驥猥辱鴻製三肅稱謝
東西衣帶異時一簑一笠訪高踪於二閣須未央也
不畢下懷停雲脉脉

答熊思城壘鄉

初聞貴邑沿堤一帶頗苦汎濫方厯夙宵接大教更
悉其咨之狀古人一夫不獲抱愧納溝誰實負乘乃
謂饑溺不繇已耶請賑請折寧容緩諸即上恩未可
幾幸自不敢不竭此區區耳

答易白樓侍御

戊午春

不佞鄙無能為役以天之幸承乏貴里承造膝者再
蒸蒸蘭蕙之誼遡河漢無極也別來歲籥忽更龍門
咫尺莫繇造膝請益益用耿然辱使命特臨瑤函申

定軒存稿

書一

十五

錫風萍聚散獨深兩地之懷露楮迂迴何啻百朋之
重悚而泱汗感且銘心緬惟遵養多時引領即馭燕
雲光華鵝序豈得再耽蒞荔附此勸駕如某者亦欲
勉策駑鈍以報高深第病困支離須求三年之艾恐
不能遽涉大風耳辱念再頓稱謝

與劉是菴熊思城

請稅抵祿

宗祿一事將來為貴省大憂弟即五日京兆不能置
諸度外輒補牘上聞夫子遺不能加編湖稅方望停
撤兩者所不敢出諸口也獨贛稅每年解部原額不

過二萬有奇在廟廊蠲之為九牛一毛而貴省利賴

甚大計無便於此者不佞頻年陳乞多損上益下之
事迹似望蜀伏冀諸老就中從與所必獲命為荷

與何昆柱

德里風節即髻黛漸劇之林林秀出也循例題旌即
賜允覆特振孤風所毘世教大矣

答朱完素明府

汝南吳楚之間盜連數省不惟取貨且取人為禍甚
慘地方窩販者實羽翼之承教江河同一源流也即

定軒存稿

書一

十六

檄行所司捕治矣治轄弦陽紳衿故表表越恒俗願
言垂盼一寄不肖并州之念

與靳水令游泰來

門下清才逸韻冠冕時流說者謂宜妙簡木天儲舟
楫鹽梅之用乃上意淵默時不可需俯而棲枳棘理
煩運不已勞乎然古人以不得親民為恨我朝名碩
從縣令起家者未可更僕盤錯動恐大任實始基之
個中有執簡馭煩之法有以逸待勞之法蓋惟暇豫
乃能精詳惟簡要乃能暇豫惟事事在手頭頭是道

不假睥睨於神叢不叅二三於信令而後稱簡要此
精一敬簡之道即治天下當如是矣備在氣誼輒披
露其愚如此小刻數種附覽中有可採者諸惟節齋
以酬明盛東望不任悵悵

又

貴治閱銀臺翼虛者清風亮節初為常郡名司李歷
銓南北陟京卿人推山斗巍然鼎鉉之望焉乃年不
耐德遺孤藐諸朝夕無所恃幸門下為大父母惟時
護植之不佞為銀臺門下士一脈關情輒為喋喋閱

定軒存稿

書一

七

不知也諸未盡

答宋清宇水部

日者拜命之辱乃知不腆下里曾邀臨止神龍變幻
藏霖雨於淵涓先人坯土蚤被潤澤此百世之奇緣
自顧菲薄何修得此不肖所為驚喜欲狂也維時先
君子猶善視履得共翁臺啜食而今已矣不肖以庚
戌歸養明年當先君子大事又明年啓先太孺人襯
合藏焉即翁臺所鑒賞地也關可三尺兩岐中央有
細潤硃色土如斗大適遭羅文皆五色誰實貺此以

妥先霽則法眼為之券矣神仙宰相今識樵雲氏於
水部郎懷此素交與言往事不肖安能起先君子白
此一段奇話耶又不肖所為感而泣泣而幾絕者也
倏忽溟桑永言金石斯德斯感當與存沒共之因風
祇叙夙雅挂一漏萬所祈罄倒以俟晤言

答孟連洙開府

承示養生之道始於養氣息心要於盡性至命自是
聖賢立命宗旨彼旁門曲說咳口吐納彼家真道之
所不載矣翁臺馱觀其妙證合於虛惟見此心不見

定軒存稿

書一

七

一切忘物我忘形骸至忘寢食若猶緒餘也夫碌碌
塵鞅者無論即高譚理學自命身性不朽者以眎翁
臺不燕石之於和璧哉愧接教也晚半世虛生然尼
父證死生於朝夕非欺我耳個中入門要訣尚圖諦
請冀附慈航母曰夫夫凡俗不足與語道者而外之

陳赤石年文

丁巳夏

弟汨汨魔障中憊矣宜乎病病且綿綿也舉目九疑
無可抒吐擬走貴郡留數旬面商出處恃翁兄指南
耳時態具邸抄中人事氣數若相值焉者某丈侃侃

門是為晦暝日月今且乞歸以避元規之塵良可
嘆也志序述之至今以二豎作祟不能搦管翁兄或
能原我也

與孫聞斯宗伯 丁巳

弟入春以來驅馳章貢間緊案牘之勞形偃居諸之
密禪歲月自寬神情自促爭侶茂林修竹一日而具
千秋之適者哉每一念至未嘗不神越杖履也臘底
得奉手教一起歲寒論起居清勝却掃紆徐翁兄所
謂經歲不出真不出世事不聞真不聞忻然自快真
自快也即此而翁兄所以教弟者至矣出而不出聞
而不聞不能憐人而有以自憐亦猶行危遜之道也
片楮以當面談願言不盡

與蔣峴瞻明府 丁巳春

賤兄弟子侄十餘人同居共業雅守醇謹絕不與戶
外事幸托宇下惟老父母鑒其硜硜特就植之即鄙
族人間逸於宗法或奴子蔑少主不率教統希以威
為恩銜道愛實如天矣又舍親湯質齋生平於不佞
道義交不忍其貌孤為強宗魚肉伏祈台照

與吳安節銀臺

鴻羽西翔得接手教纍纍三數札皆肝膈道義之語
寧惟令孫佩為庭訓不佞亦銘為座右箴矣滔滔世
路原無定形官與人有兩得者亦有兩失者只要立
得脚定得固得也失亦得也承示今日之幾失者乃
其幾得者乎附復不盡

答吳徹如先生

江間涼瘠之區瀕仍水旱極意節省以冀少有蠲賑
不第疎濶交際硜硜之本性也蕭太史前曾循套通

定軒存稿

書一

十一

問頃始達喬梓生平感私此公且未出山以待時之
清也滔滔莫易自昔嘆之孤梗飄蓬何得比魯靈光
或者以焉能為有乎或一時一手未得一網盡乎今
日不知明日事彼豪氣三千丈者獨能逃氣數外耶
昔賢耻不與黨身誦而道存賢於仲也所恃齊得失
忘喜愠者以此先生吾黨福人徜徉山水間出而聽
松入而調息必得名壽之符是能逃氣數外者矣其
日來甚得澹泊寧一之理漸覺還童始衰而追方盛
庶能逃俗趣外乎先生識力綽然餘裕輒倩尺楮商

說如此

東家叅伯

丁巳春

遑駛飛匏繫去任天涯莫遂觀止至今念之猶自悵
恨吾叔久出乍歸錦堂樂事正與春光相掩映福履
不著可知榮任想在春初頃浙撫東至附致尊指李
尚未有便也季叔之變令人痛悼欲絕宗黨中失一
醇士良可哀也祠堂始基為子孫萬年永賴與陰地
風水大略相同傳聞議及河頭地方白虎斜飛明堂
歌隘地相最下此而輕舉必有不佳之應舉而復廢

定軒存稿

書一

五

可惜也人無百年身而作千年計上為宗枋下為子
孫能為上下千年者是即千年身也不肖恃吾叔為
千年身而亦不敢以百年身自處故不憚千里面證
如此獻節人事續紛惟節奢加食為祝

答吳倩孝廉

丁巳秋

世事翻覆皆人也而有天者存明於天之說而得失
齊喜慍化所謂付之天命則心閒也明於人之說而
處順不加處逆不損所謂人定則勝天也錢周諸君
子焉知非醉翁失馬乎以正取觀之不日榮於九遷

乎浮雲蔽日堪為世道嘆而不足為諸君子嘆也不
傷局守師說惟有行法俟命則行則藏聽之而已借
苦地以煉神煉形形神差王少頃得遂初衣徜徉山
水較有濟勝具但愧此生蹇澁於蚤浮沉於晚未得
讀十年書尚友今古為大歡耳吾甥年富力強真可
畏又可喜也百惟努力千秋為三不朽計臨書翹切

又

一行江上三易星霜松菊在懷賦歸未得萍踪直聽
之風泊也入夏蒸濕異常兀坐一室無可解脫腹胃

定軒存稿

書一

五

受病作痛月餘近乃稍平因念少壯時培養五分便
是十分近衰之年十分培養當不得五分也古今得
失之局身心通塞之原全在學問須限定課程時時
著意道德文章經濟皆從此出無視為第二義而珍
惜精神尤學問之主無曰年力方盛而屑越之暇日
正長而玩愒之後悔無及也氣逆之症非脾氣不旺
則多食生冷所致智者能調五臟和沉香耗真氣不
宜多服急則借以治其標耳客久裘敝乃蒙授衣然
蔽體之外又為長物以後無煩紆念德門重慶俯仰

足樂色養克諧立身行道以大顯揚吾聞諸夫子矣
即世俗所貴重寧踰此若富貴所自有不必問也身
世虛舟何入不得我能忘人人自忘我不第涉世之
法亦居易之方也情托肺腑語必真切惟鑒之

答畢東郊侍御 戊午春

廿載蘭情十年契濶莫雲春樹曷日置諸懷弟西江
之役實愧虻負邀寵得代即為息黥補劓之地鄙錦
堂小憇弟猶及望黃山白岳一奉顏色也伏惟澄清
大烈炳耀東海後來者實永被之弟雖不敏亦欲勉

定軒存稿

書一

三五

策鈍鴛對楊明德夫洋洋大國寤寐神遊鄙止生平
之觀足慰羨牆之見無乃夙疴日深渴擬三年求艾
政恐天窘其緣心欲前而力不副耳伴旋率勒稱復
臨風脉脉

答李孟白少司農 戊午春

弟謬悠無侶西江之役自訟疎拙况東海大國豈堪
負虻益未承命先飲水矣伏念滔滔片梗以老年翁
為歸依不至濩落斯亦生平之奇逢何敢自失之邇
時俞旨慎重或遲之秋冬尚可稍理藥畦護此病骨

為竭蹶地卽先秋而下必不能以奄息賦皇華審矣
且視緣分若何未敢預設耳辱念真至感感仕路齟
齟大小位著乏而益乏志一動氣又在將來揆宰爨
和矣弟最苦病齒坐困半生向得一良方寢寢就愈
謹錄呈裁總以溫散為主萬不可用寒劑也草草不
盡

答會城士夫濬河 丁巳春

伏承諸大夫大教河渠通塞之狀便宜堵濬之方不
啻指諸掌矣諸司規議必且與石畫相同俟文至當

定軒存稿

書一

三五

允行也此復

答朱圖南王孫 丁巳春

耳灌芬芳夙有秉仰咫尺未繇晤對則世網束之然
昔人誦讀而訂按分况同地同時身遵象賢之盛者
哉海昏邑乘義取簡核徵足獻文洋洋惇史之風乎
不佞鄙何得着穢佛頭且冗劇未能剖濯也重辱使
命感悚兼至敬藉來翔附申趙惘年年芳草以寄遐
思諸惟澄炤不盡

與沈何山大叅 乙卯冬

人才當惜一時入境出境適邇大計尤不得不惜者
即某郡或須待異時耳諸令洵賢不忍置度外屆期
有推移者亦與之為推移以仰副鈞陶盛念也

答郡邑謙薦 戊午夏

舉知公典必不任受德也惟益勵修途以答民望

與李孟白大司農 丙寅秋

不奉老年翁色笑七年往矣物態滄桑雲容翻覆恍
若隔世又恍若眼前事也湖海各天東西相望吾輩
猶得永德隣之契堅歲寒之盟詎云撐月長松庶幾

定軒存稿

書一

五

疾風勁艸願各珍重入世出世必有俱無涯者無謂
松喬有以異於人也

定軒存稿目錄

書二

與李燦崖總河

答許襄明詹簿

與劉萬董督撫

與孫淇澳宗伯

答曹薇垣開府

與李建白明府

答李建白明府

定軒存稿

書二目錄

答路靜可民部

與蔣澤巖罔卿

復爾新弟

答萬行遠孝廉

復徐翔徵文學

又

與吳倩問卿

與季直弟

又

答爾新弟

與許孝移乃叔

答李建白父母

與吳倩問卿

答毛禹門給諫

與蔣澤鼎

答曹倩克之

答任念峯年丈

答曾雙南

定軒存稿

示仲兒貞裕

又

與季直弟

答元長弟

答澗雲叔

與仲虞弟

答曹瑯珩

與曹瑯珩

又

書目錄

答鄒匪石問卿

東王覺斯太史

上當路書

與錢御冷宗伯

答汪蒼衡大叅

與湯聚五

與姚孟長太史

答陳芝臺太史

答鄭州守

定軒存稿

與趙儕鶴次公

與吳倩問卿

答陳茂實學博

答大鴻臚某公

與王寧大道

與饒黃山侍御

與曹薇垣關府

與韓涇垣巡江

與吳青門

書目錄

三

答蔣磐初

與鄭玄嶽

答陳益吾

答魏元白

與毛禹門

與文湛持年兄

與眉公宗兄

與張七澤年兄

定軒存稿

書二月錄

四

定軒存稿

書二

與李燦崖總河已巳三月

長安萍聚臭味莫逆一別幾七年起居濶越總之世
 路榛荆鱗羽桎梏即精氣時相映照然未敢以寒暄
 之牘增彼已之睥睨也比祖臺膺 召命節鎮濟上
 方焦勞行水之事而緇衣有懷不遺薄劣即以人事
 君古大臣風誼而某何人斯當此推轂耶病與冗會
 未能一佈下棕方切耿耿乃題函遠及溫然惠以德
 音銜戢何可言喻恭諗台臺歲寒松柏飽歷雪霜天
 之所以禎我 王國者甚盛而不佞迂戇忤奸先是
 鷹犬逆黨者謀坐以莛匿毛給諫之罪將發緹騎適
 變起鼎湖諸逆次第就治俾區區者不為玉碎竟類
 瓦全天之所以成吾輩者又何奇也孤根寸草處松
 栢之下敢云歲寒之盟曷殫春暉之報低徊今昔恍
 若隔世不知涕之何從耳茲因遠使略佈濶私諸惟
 澄炤小刻附呈台覽殊愧管窺伏祈郢正未既願言
 尚容嗣東

定軒存稿

書二

一

荅許襄明詹簿 巳巳四月

自甲子以來逆氛障天毒焰遍地人人在火宅中無復生理幸遇 神明御極濯世路以清涼吾輩猶得處光天安視息殊出望外每念生死險夷浮沉聚散景光如隔世也諦觀今日較之兩年前百倍清平然雲雨翻覆之後風俗未同人心未一尚叅剝復之交比之十年前尚大有徑庭焉吾輩惟有厚重緘默可保末路痛定當復思痛生于憂患子輿氏非欺我矣不佞六年間閉戶深山一身為贅百節俱捐即今偶

定軒存稿

書二

與劉萬董督撫 巳巳七月

緬惟數年間亂逆作祟天日為昏衣冠之禍慘於夷狄猛獸吾輩一片赤忠即可俟百世鬱鬱其誰語也恭遇 聖主龍興長夜忽旦此日猶得安視息味高深始望不及此乃翁臺方長城薊北不肖亦浪跡秦淮歲寒之交豈俟謀面風燴若隔何日談心念之不

勝刺促矣惟是去河北盜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盱衡世道憂方大耳滅奴既有成言督師若有定筭然事難逆料道在深嘗翁臺必且籌於豫而謹於微也便風幸諦示以慰鄙念適劉生北去附佈款款願言不盡主臣

與孫淇澳宗伯 巳巳七月

每從晉陵來者知年翁閉戶著書澹然自得無復世念豈不超塵界人萬萬哉夫出處隱見原作平等觀獨念他時可無出此時不可不一出恒主可無見

定軒存稿

書二

聖主不可不一見不出不見甘墮錮網中大可惜矣惟年翁勉一行以報明春酌久速以存孤貞不專為自了漢豈非世道之幸耶如弟拙鈍無似無所見長蚤賦歸來庶獲自保壽之固已審矣夫弟之宜去猶兄之宜就原非二道弟之迹未止弟之心無非止也因風希佈請教蒼松白月共炤心期片紙莫宜尚須嗣東

荅曹徵垣開府 庚午春

十年來奴賊啓疆遼陽日削共抱先憂比歲經督撫

鎮日講求此而竟有所忽召彼蠢奴嘗試深入寇門
剝床幾成噬不及臍之勢凡為王臣共降死辱殊不
能眠食也流聞奴氛屢挫輒喜諸縣失守輒懼而天
威不測有鳥未盡弓已藏之語又竊竊滋疑也想老
公祖有概於衷久矣各處赴援未蒙諭止無不竭蹶
而三吳無餉無兵無馬措置更難老公祖殫悉心計
志寢忘食振旅誓師一字一涕卽此精忠大力已堪
破虜吞奴豈俟著蔡邪然邊烽卽靖腹地多虞師旅
饑饉皆奸宄之借資咄咄冥頑滔滔皆是公然不以

定軒存稿

卷二

四

寇攘為諱而有司反諱窩諱盜若有所畏而不敢發
者則今天下之大患也三年蓄艾七年卽戎百年去
殺弭盜化盜仁義並行沉幾決幾智勇密運此又今
天下所共急也老公祖經綸巨手彌綸兩間斧定三
吳其緒餘耳置郵迄無的聞進止似難預度緩則督
委不獨遐方急則親援不必近地可經可權未可膠
于一轍也近有長安各門已開殘寇不滿數千之報
果爾則收拾易矣諸容嗣東不一

與李建白明府

己巳秋

宜民刁訟強半越訴南中煩苦案牘賊害善良不佞
具疏申飭諸臺官省訟十之七省老父母剖決又不
但十之九矣此不佞稍有造於桑梓者也近刁民某
等屢捏無情纏擾南臺不得售轉掄不佞疾惡素嚴
以詐冒為題詭計詭稟倘候批數字執照便為刁民
護身符誑縣誑臺此其一大機阱矣面審稟詞絕無
影響特發兵馬司釘解臺下祈老父母特究竒刁責
治枷號以創來者至荷至荷邇時奸民難固以非道
輒欺以其方如真天罡而反首良民為天罡真強盜

定軒存稿

書二

五

而反誣失主為杆盜原未拒捕而故誣愚弱為拒捕
門內門外虎多負嶠此皆可反證者也又聞約正副
多以豪猾充數所給衣巾恐又為虎之翼矣執一實
以御百虛老父母自有妙用恃愛附及不盡

答李明府建白

庚午春

伏承手教拳拳為地方建長策弭近憂極深企服謹
因明問略佈之澣墅權部近例俱聽撫按彈壓其權
稅多漏於宜之烏溪港撫按為部稅計為民害計為
國家隱憂大患計每年輪撥府佐查理明正三尺多

方戢寧每歲量增部稅若干兩而宜之添設官兵諸

費酌行取給焉免掣回協濟免加派地畝免縣庫設

處免置棍把持險隘免地虎招集亡命免借肩鄉宦

名色擺列號船無筭以為亂寇一大窟穴免白晝攫

搶黑夜劫奪禁示空懸怙終無忌養成不可撲滅之

勢蓋一舉而眾善備焉微獨弭患一方面而金陵浙直

實憑式之此保障東南一大關鍵也惟是諸不軌素

通衙門兼倚豪霸必且倡為謾語陽誘陰撓非當事

立破狡謀持以明決將同道傍之舍曷救噬臍之凶

定軒存稿

書二

六

惟老父母亟圖之矣近讀毛給諫集思條議切中窾會謹以附覽迫冗不盡

荅路靜可民部

庚午春

頃有 旨緊急軍情不許抄傳朝中光景不甚知嗣

有報當奉聞也亂賊蜂起有司擔當實難民為盜兵

尤便為盜設官設兵之議甚難總之得人則化盜不

得人則化於盜有地方之責者當因時商酌實實可

行無致一法立一弊生可耳吾宜山水效靈一時名

世接踵真足冠冕六龍卽時地艱辛愈足顯豪傑作

用耳便風附佈崖略不盡

與蔣澤舉岡卿

庚午春

戎馬生郊道路作梗莫繇寄字請益卽仲冬聞警隨

具公疏原在諸疏之前差役逗遛閱三月始達至今

不報艱阻甚於山川其若之何惟是一身一家真同

萍梗吾 君吾國等於地天安攘未期補救何術念

之內如裂寧第寢處不遑已也天厭逆奴決不令

久在覆載將不戰而禡其魄不勝朝夕手額矣機貴

深密洵不宜張布未審邇日捷音云何望之令人眼

定軒存稿

書二

七

穿也因風附問覲縷不盡臨楮增結

復琪華弟庶常

庚午春

聖明在上決無不可弭之虜患卽北鄙久斷道聽途

傳者不一然可衷之以理也承示某令足為循良冠

冕惟是當綜核之世又孔棘之時吳間無地不費學

畫無人不苦支撐百密未見成效一疎便開釁端真

難之難者卽吾邑父母束身勤政而丁此百難惟科

緝盜無一刻可暇神力為憊開誠布公惟吾弟左右

之為年友正以為桑梓也不佞衣帶為阻無從奮飛

雖切何補晤間希致意諸不盡

荅萬行遠孝廉

庚午夏

不佞多病之餘耽靜惡動石城深隱公至之外十九
鍵門自覺此身為幻身外又誰真耶即生平不敢菲
薄而疎戚俱平等觀真見生死利害成敗得喪確然
有數定於其間斷非巧者有餘拙者不足無以為也
以耆而仙如鶴頸之不可短以壯而逝如鳧頸之不
可長世文試看爾時變態誰能預設誰能前知必且
謂鄙言非謬也若老病之人不以世故經心是即祛

定軒存稿

書二

八

老去病之法尋常事不着念怪誕事不着念所謂泰
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者至乃真心千古不滅清議千
古不磨世丈夫盛之年世恩之後仔肩斯道當以四
海一身自任以一日千古自期又與老病者不可同
年而語也此復

復徐翔徵文學

巳巳秋

乍晤乍別真如隙駒一飲一啄亦是前定知範圍于
大命可看破乎浮雲然修身以俟曰立命居易以俟
曰求身曹娥孟姜千載爭烈至今存也况鬚眉者哉

反身立命確有得力處將歷萬劫而不化即金石為
脆豈浮雲堪擬耶掩鼻而過齋沐以事虔始令終蓋
可忽乎哉得手書因以庸語相證非知道者不與談
也

又 庚午春

年來已作尋常世界都人遂泄泄視之及夷虜交訐
忽傳叵測履危而始知危也舉世皆尋常人幾死於
安樂而無可避也可奈何天地雖逆旅昔賢一息不
少懈誠視以為重且遠耳而涉世則不可不遊於虛

定軒存稿

書二

九

虛生明而重者遠者乃得手耳鞋襪厚我下體附謝
脫粟貳斛奉致加餐

與吳倩問卿

庚午秋

語云過猶不及惟中庸不可能人日在五達道中偏
剝完好總不出過不及中四字升降相乘玄黃互起
又何惑焉行止之局在我行止之機非我但胷中常
辦一止字則無入不自得矣電光石火不足攫寧也
若壯年未用世時又當辦一行字不得半途而廢隙
駒轉眼尺璧非寶須知稍報君親無悠悠送日也願

門下與諸子共勗之

與季直弟

白署荒涼親友輒欲去我歲事乘除間只作枯禪兀坐靜安中萬形萬情俱滅直此幽意與元始俱無極而已春來得扈鼎丈來起我岑寂則寒枝朝旭也人便附此

又

恒言林下一人無有也必不辱不殆乃命為人外此盡人也無一矣頃與則兄慮不佞胷中有尚書在將

定軒存稿

書二

十

林下遂無人邪從來乞入有作佛作仙者卿相則否以乞人故自得卿相多伎求也吾不解卿相乞人誰軒誰輕而能解尚書總憲為有為無邪且賢能蔚起位置無多據位蔽賢不忠孰甚賢者能者以出報明時老者拙者以處報明時出處有二報一而已又安知處之異於出而出之有加於處邪相知留行者固將為厚不佞非敢為薄然老安少懷物各付物天地聖人同此無憾而已以不辱不殆厚我見林下有人尤厚之厚也乞免原無矯情得免而後行吾志也從

此身輕而真身見為仙為佛皆不可知來示遵養實獲我心非我氣類無此証合也萬壽膏簡到不佞胷中更有萬壽膏歸里當面授之不盡

荅琪華弟席常

天地一大蘧廬誰得分爾我芥盃塵豆又莊夢所不詹也來教謂之子素磴磴者向豈能一介不取今見其一介不予矣讀手扎甚為訝然南塢山居大桂環抱廿年前為所甚愛頗費興作忽予吳倩亦甚愛之忽又轉儲倩三易一彈指間物之有乘除遞為主者

定軒存稿

書二

七

耶卽磴磴者若有意又若無意矣有意者為人所操耶無意者又非人所操邪可操不可操之間可以觀化可以觀我生愚訓止此矣惜中人未可以語上也惟吾弟廣此意為訓足何同心又復

與許孝移乃叔

庚午春

憶十歲前曾從南街東舍一晤門下修然偉幹藹然淳德至今心企也興言玉友倍軫金昆不勝今昨在亡之感而人禽吳越之態更有概於尊孟猶子之間誰無天倫誰無懿好豈真澌滅殆盡抑亦有觸而興

大友白丈厚人也於朋友無不厚待手足子姓尤厚

之厚吾邑締交者至今思之無不歎惜焉此人合之

天倫莫解之懿好猶自爾爾况尊孟某老令侄某丈

五十年來蒙其顧盼受其卵翼磨頂放踵本自一體

而敦者乃忍在亡易念輒推刃其諸孤而破巢若梟

鏡耶不佞輩不信也或無以天理人情之至者觸之

乎友白所貽數椽數弓皆不佞輩贈助修復設令侄

不賢禍倚父高邁朝破其廬室夕捲其衣糧眈眈搏

噬無已不佞輩將虔潔請鬼神罪之如冥冥不靈必

定軒存稿

書二

主

將告之昭昭者以止其暴夫救焚拯溺急事也恤孤

敦故義舉也元后曰父母九經曰子民以義憤為仁

育亦公祖父母事任也不佞輩所迫於公是公非

者有如日若令侄輩自覓本心比隣之子且不忍入

井恩叔之子肯一味下石耶不遠之復前非盡蓋不

佞等益服其修慝之敏從善之輕矣希即轉致庶獲

相成硃曆四冊字扇二柄奉上乞分其半致之令兄

見日月之易邁而炎涼之轉睫也善與人同不善與

人異其亟圖之矣

答李建白父母 庚午冬

老父母保赤求誠追通殫力為上為下宵旰焦勞

都人士無不感之亮之所最苦尤在縉紳族姓不體

慈臺之心多偏鋒少淳德以致小民挺而走死刁民

乘之煽亂調停與禁止俱無策耳不佞殊為老父母

念之拙夫方商避人慈母又請避地如子遺孺慕何

幸需忍努力救民水火無使不腆鄙邑著不善名令

天下賢豪望而却走也臨文欲涕不知所裁

與吳脩問卿 辛未夏

定軒存稿

書二

主

聞賢情歸里甚慰末世功名有如桎梏不見忠誠憤

慨人以囹圄邊戍為固有乎而窮兇暴橫自號御

黨終然不漏天之簸弄末世何多方也夭壽不貳通

塞不二惟修身俟命為至寶近聞各紳奴子及子矜

捕官哨官狎害典人不一而足致使罷市相挾相持

些小翻成許大刁橫之狀互起不獨風會使然蓋亦

反其本矣總之吾宜近事不忍着耳着眸此輩如瘦

犬如火蛾如飲狂藥恐亂不及夕饑食渴飲尤有心

人挽回人心時也作何仁術密移作何仁言修弭徒

薪曲突城火池魚憂時君子不可不蚤為計耳特佈其愚冀與同心者商之他無足掛齒也北中近況何侶有便詳示以昭蓬心

答毛禹門給諫

咄咄世情滔滔世亂如風雨之不可知如江河之不可返要以畛域限之怡堂處之不侶胡越同舟左右手相救此今天下大患也而功令縛其肘擊斷濟其巖非常之原挫其氣志此又釀禍速患之根底也即仁人志士其若之何

定軒存稿

與蔣澤巽已巳夏

書二

十四

四月之杪連接手教不異促膝聆塵談也媚案已結葛藤可了了事君子各有職業不得費辭說而畧躬行且物態難測世事如棋雲雨陰晴何常之有現前政不足恃也老親翁榮晉月卿得脫苦路如涉海者已登彼岸御風而行修焉戾天冷然善也當必有善藏舟楫霖雨之用者不佞潦倒倦遊但得稚子候門松菊無恙微願不啻足矣不敢望千里之後塵也遠使閩月朔還宜先附報崖畧不盡

答曹倩克之 庚午春

持世一不密即百疎便授人以瑕不獨瑕已也世情甚於夷虜吳越即在同舟年來得少嘗此乎纂修陋徑也子姪輩皆欲之必不應人之所欲誰不如我多取不獨天所忌也即使大嘉囊不以曲徑道慧子今視倩猶子也何如前後二信俱到惟閉閣自勝勝人為祝

答任念峰年丈

同籍兄弟屈指寥寥如老年兄既壽而康諸年姪賢

定軒存稿

書二

十五

而且衆德門福澤海內絕希真一日而具千秋之樂也弟拙戇無倫幾饜虎狼之腹再生已踰望外小草更愧出山秋風尊鱸且晚賦歸來矣榆景自憐芝香入室相期珍書結侶松喬當不數雲中鷄犬也

答曾雙南

一水盈盈五雲在望愧無長房之術浣此荊州之懷乃薰風徐來甘雨滿注如續五絲於綵線而分九節於菖華也偏驚物候倍軫同人翁臺陳義甚盛拙劣何以當此感與作并謝不宜心諸惟原始

六九會題作文挨序傳看决不可不完或有他間旋改時文補之新題無時文者須屢作屢改會友中佳思佳語亟宜採擇每月彙成一冊以收取斯之益久之日異而月不同生熟消長可自按也即喧寂純雜不在境而在心前輩行立坐臥皆作文之地其心境如可想味又須置二簿填寫某日某題某人俱完循去環來以便弔查鑑別勤惰二三場及經濟書每月設程並行之不可偏廢

與季直弟 庚午冬

定軒存稿

書二

七

南中終日煩頓不能自繇若在里中行立坐臥俱得自繇且完祖先應完之事未為不大快也所以終日思歸寤寐不能已耳吾弟值非常耗損運作無益之勞殫不經之費若移此勞費于毫村便成一好安頓處矣山頂高千丈有水平地深尋尺無水皆不可知之事山體每多洞空石上有砂礫石下多窟縫自上而下不堅而瑕溝澮之盈涸可立待此等事理尚不明白而欲成大工晰地理難矣前所損財力如盜取去如鬼運去母因呆益呆作捨身巖也

荅元長弟 庚午夏

吾宗世有積德崛起一二科甲以開善慶吾輩尤須培養光大之過時里俗益澆當以我化俗無為俗所化一切調燮為王百分調燮尤虞損雅于和决不宜抱薪救火夫三自反一不較童而習之皓首可忘之耶吾弟試從當局轉作旁觀始信余言之不謬矣今天下民困時艱草澤之姦處處竊發小者為盜大者為寇如通州之事借豪宦為難端釀成不戢之禍其較著者每念此即縮足如循守口如瓶未為迂矣又

定軒存稿

書二

六

安可人人歛怨處處樹敵耶夫人之所欲誰不如我薄責人躬自厚洵遠怨之道不佞四十年老甲科曾以區區土田與戚族儕輩訟之於口者哉無論儕輩曾睥睨間黨一行胸臆以少事與細民爭勝者哉守虞人之拙安眾人之常即祖考墳墓祠宇幽明血脉所關亦以合洪祈保全弗悻然壯氣也年來申禁子姓申禁童僕惓惓於安生理作非為三致意焉稍犯必懲借與通邑共懲之過城市村鎮懸示通知無少回互即無干奸惡假冒妄作者亦稍稍戢矣此同里

共知其見者禽獸妄人何地茂有一朝之患正須以
終身之憂銷之吾弟無謂老紗帽渾是老頭巾也適
讀手札異乎吾所聞獨知難明公論可質義不能為
右袒者輒執庸常不易之理相商惟少垂聽焉北舟
蚤發不俟計借既遠紛囂亦便習靜為善之善獲我
心矣失偵失贖耿耿如何諸容另候

荅澗雲翁 庚午秋

不佞稟性迂愚凡事株守乃比閭族黨間疴癢相關
不肯妄自菲薄人人能知之惟是值難調之時處難

定軒存稿

書二

十九

事之地夢寐以敦睦為念施不望報并不求知天日
可鑒也二難仁弟素荷友恭偶開學於弱犬頗云有
加無已不佞謂此少年行意氣當以柔道化之諄諄
寄語唾面自乾豈真後生可畏亦以族誼當敦老成
人只合包荒徵發與藏蓄皆不可也秋來仲弟對床
備言弱犬此番墜恐殊出意表頗見是於通都二難
終當易念亦家門一幸也移病杜門音問遂杳琪華
弟特造白門甚慰若渴行時曾寄一書大約以世變
人情日波日下凡事務宜收歛鄉里更要調和出自

朴誠語多切直不謂上塵清覽且謬許以言言藥石
句句慈航也兩老頭巾庶幾素心共對矣居恒子弟
寤言遮風牌不可借新頭巾不可恃不作風何用避
更不須借也隨他新也要舊原不足恃也凡今之人
一無可恃所恃者天道一無可借可借者公論天道
不足畏公論不足恤孔氏所為末如之何矣來諭為
所借為所恃不肖不識所為因理前說以佐塵談不
識有當否推而言之百分動忍猶且弓影生疑一味
冥行畢竟眾怨難任人各具肺腸事各有本末人與

定軒存稿

書二

十九

事各有公是公非肺腸不可知也本末可亂乎一指
可障天也萬口可防乎借李代桃恃力培理將天道
可欺公論可抹乎語云生於憂患經一度長一智無
故之加固可以煉性有因之至亦生其悔心千魔萬
劫前生帶來入聖出狂多繇於此聖賢絕凌援捐尤
怨化險為夷率是道也惡趣糾纏宜解不宜結物情
決驟宜縱不宜操雨過山明水落石出又奚必建鼓
而求亡子耶向聞長者以不贊之身冒不測之險直
欲涕泣敢作笑談惟寄語家仲季吾輩即不宜出頭

以犯亂民之鋒亦當婉曲以拯同室之急須回請事
人細商之無遲無忽且此風不可長也仲弟饒有婆
心已不遺餘力矣人言喬梓日赴公庭料理前事飛
矢當事駕禍池魚不佞笑曰無是公何處着鬚眉必
無此理西江水何以資緩急徒費乃心或計無復之
為借為恃俱不可知然何至下水拖人反致有損無
益也公祖父母盈盈咫尺不佞經年從無一字問及
君家前事塵世界有此拙人否有此靜人否諸公見
在可質也混木雞於犖鳥豈曾參果殺人耶至弱夫

定軒存稿

書二

王

累瀕刀俎不作笑啼出門便是官衙未嘗一至郡縣
石公祖從不識商入謂爾時亦無此不材不鳴之孝
廉也學力原未到此磨琢適以相成亦足徵其拘而
多畏悶而無奇矣至云長安道上布散流言直入朝
紳之耳豈能不蹙而馳以此詰不佞夫堂堂市朝之
地萬指萬目難容掩耳盜鈴鄉黨自好之徒駭聽驚
心亦自探湯相戒凡有血氣必且望而却走矣又誰
敢攫前鋒而蹈後阱耶語云流言止于知者止謗莫
如自修皆確論也虎繫銅鈴能繫者能解此言雖俚

可以證道一切恃已為靈藥不得借人作前茅所謂
吾發之吾能收之也莫須有無以服人烏有先生何
處覓影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且凡事
有氣數斷非人所能為決不以此櫻寧轉使老景不
恬也積臆如縷筆墨難宣畧剖愚心以復明問惟長
者垂察焉

與仲虞弟

庚午秋

居鄉稍不寬裕稍不收束則歛怨築愁如張渚千人
之訐湖陽渚數百人之訐不在他家偏在吾族所當

定軒存稿

書二

王

三自反一不較以銷之者也風俗日非官府束手李
中公亦甚苦解救而况以下者乎近范太蒙以體面
話稍為同袍而池魚之禍甚于蝮虎通州之事可鑒
也當今之世只合閉閣謝愆豈宜開門揖盜元長輩
但馳域外之觀不效穴中之鬪即當開籠放鴿何至
厝火抱薪翻然施不測之恩自渙然息羣沸之怒矣
已實發縱誰為發縱已能消弭誰不消弭此事理之
甚明者正不必借人護已指西画東費無益之空談
釀不戢之實亂也此區區忠言老成人所當下採者

也夫其兄彎弓為禁涕泣外禦其侮豈作闕牆即不敢張胆以衡亂俗亟宜細心以理亂繩凡閱一體自不泄泄矣惟吾弟與有識親知圖之因族長敬恬告急特走急足相商無玩無忽

答曹琅玕奉常

庚午冬

蚤夜望鱗音不至方意次公病况如日所傳氣虛脾弱少俟攝調便可就療者不謂忽作長夜也令人摧悼如割及二三親知以計偕至談及流連床第之狀慘苦萬千皆素問所不書難經所未晰而目所傳迥

定軒存稿

書二

三

有異也痛念次公成人赤子穎質素心溫溫如玉為喬門元氣輿人所甚憐乃既促其年更慳厥嗣終受非常魔劫豈天道無親常予善人斯語非邪少年強幹從來未稱一日病溘焉朝露一似受毒於微密橫決于一朝者再三思之未解其故尤令人刺耳駭心不能置耳弱息莫報終天只欠一死二雛貌焉雌伏誰繼雄飛毀體滅性亦情之至道固應爾翁兄撫摩廿餘年值此殊變又西河不能方其悲喪子未足寫其慟矣弟鬱鬱此恨五內含啼即不能縮地相弔共

尚存歿之痾剝折無可名喻適奉信使瀝涕濡毫叙此感愴明知無益之痛故不能割奈何然萬物逆旅百代遇客惟翁兄強飯加珍益壯益堅為龜斯長計臨風敬慰台候并以為祈絮縷不盡尚容續柬所諭封停待後甚妥他未能僭聞也

與曹琅玕

庚午冬

台使還後親知復有所傳述化者存者共抱恨於幽明燭影之疑藉藉有口此翁兄家事知之真亦莫如翁兄弟越在白門不敢以耳為目且有翁兄在弟不

定軒存稿

書二

廿四

能問也當自有真是真非一聽之公論天道而已弱息未亡為亡者存祀惟以立後為重抱養必須嫡支否則第及於旁近者他姓及曖昧不明之屬偕之為禍慘尤甚於無嗣殷鑒不遠矣克之止有嫡長兄一人多男之慶猶托想像其親堂昆季不能詳似亦不一二數也將如屠太淑人吳貞姆少俟之乃有血抱不佞不勝為以一令郎祝爰居抑霜霰之後必有陽春更額祝喬門如安節先生之益大其後也弱息毀形滅性僅爾不愧節孝家風翁兄欲走白郡縣為之

表勵此以名節起見亦猶有譽必試之遺也然聞翁兄慟哭之餘德不能主英悍者大張操縱白骨未寒直欲凌鑠此孤孀而扼之吭也翁兄方且矜其名英悍者直欲剗其實翁兄方欲養其節英悍者直欲絕其賴冥頑巾幗無豺狼之仁未足奇也倫類鬚眉斷鵲鴿之尾乃太忍乎無怪然其泣豆聽斧吠聲疑者信者之籍籍也夫存孀以立後自矜紳以至田畯不易之義也翁兄宗誼甚敦方總總然為同堂者慮若敖之鬼庭訓匪懈忍泄泄然聽屬裏者作覆巢之卵

定軒存稿

書二

三

乎君家世業不薄兩爨已分恒產室廬宜早為訂定但須酌孤孀之食口而節束之無令不足亦無令有餘除穀供應之外存者不得侵費分毫一切受計於翁兄或長公攝其事每歲同老成親友查結貯息以待嗣者此翁兄家事翁兄長策翁兄世世之慶也長公正屬強年螽斯豈作話柄有人有土此又長公切已事而無後有後又次公得不朽於長公者也若曰五星十二宮消長有無皆不可知之數則天下何事為可知者哉為創為垂為可繼不曰成功則天也耶

遺孤兩女聞且學字花豆俱畢天下鬚眉多婦人婦人未必不鬚眉也况彼我半子血脉猶勝於他姓曖昧不明之屬萬萬者更不宜無心委之路旁有意置之刀俎也翁兄識力恩誼掩蔭恒等必蚤曙及此而弟情關一體且荷明問終不敢秘其愚未可為買賢者道也更所鑒其愚而秘之

曹琅玕 辛未春

人生有百年旦暮有旦暮千秋者至人作平等觀無以異也溱園氏壽殤天彭則甚言之矣不佞弟已未

定軒存稿

書二

三

值長犬之變茲庚午值次公之變為全為半皆世所才豈不慘心亦曰順命吾輩歷年既久閱世頗深司空見慣斷不芥芥胸次惟稍加意其後乃所以愛死者耳爾時對面九疑駢指吳越與三十年前迥異風會使然人力莫挽要以大身論昆蟲草木動關痛痒不能解也以小身論肝胆手足各自為用不相借也有時旁觀代當局為大身有時當局代旁觀為小身熱腸冷面如四時之行不害悖也處人骨肉微臆間固難言之而不憚言之亦足明超越之觀轉覺維持

之切也第日日在世中日日在世外於升沈得喪之
故不足當浮雲於五常百行之間必欲貫終古積念
如此偶為總角知己一披露之未可為餘子道翁兄
味此當展然大笑從此入世出世必有異乎人者不
獨哀苦煩難中一劑逍遙散也并以奉居起幸勿吐
之

答鄒匪石

年來覆雨翻雲赤浪漫天漁父色變同文之禍僉謂
且及拙劣然成仁就義造物不輕予人區區四大虛

定軒存稿

書二

毛

舟耶木雞耶惟有俟命不以櫻寧也乃者堯舜在宥
上固不敢班稷契下亦不得侶共驩巢父許由差可
竊比朝飲墜露夕采菊芳悠然忘老非必有三徑之
資也犬子輩不廢耕讀鮮世俗之習幾幾強延先緒
可為知己道者如此而已愛屋推烏種種高誼九頓
再謝

東王覺斯

捧來翰筭壓倒江花企慕無已十扇附請椽教惟惠
然無遐足荷高誼臨風又禱

言之繼以涕泣惟高明少垂譽焉

與錢御冷宗伯

辛未冬

不佞涼躡孤踪無望于世簡書偶及誰為為之即聖
明顛倒其機權以磨勵愚鈍而力小任大終虞覆餗
為同志羞惟老先生特為司南俾不隕于末路則不
朽之感也近日諸賢解網刻印銷印聖主原無成心
長君逢君羣公誰執其咎要於不激不隨庶乎無偏
無黨但又今日之鍼砭矣翹睇五雲可任瞻切

答汪蒼衡年兄

定軒存稿

書二

手

白日浮雲去來無主吾儕原無欣厭世態輒有滄桑
遠志小草何敢自擬要以松柏有心老年翁於弟直
相對於歲寒而已末世人情最難調劑家國天下皆
然承教含弘光大委蛇幹旋豁然有所移轉此至言
也足概齊治均平之理矣

與湯聚五世文

辛未

世緣俱屬倘來即可必原自不可必返其真我即不
可必自可必也不佞遊世倦矣老氏杜機莊生喪我
又何有於身外浮雲哉

原書缺第 28-29 面。

與姚孟長 己巳夏

首春接手教如侍玄風忽忽涉朱明矣懷人天上搔首如何不肖迂謏無侶頃者與聞計事碌碌因人知不勝罪賴聖明獨斷盡斬葛藤從此獲有清寧之宇矣大都政弛不得不救之以猛政嚴不得不救之以寬從古無偏於嚴偏於寬而可為政者翁臺氣備四時功叅造化必且助宣中和之理當世陰受其賜而不知者湛持兄且還朝相與尚友今古帝師王佐不以一節見奇異時紀社稷名臣渭陽不稱雙壁耶不肖藥餌餘生初衣在念日月之際幸有翁臺異日庶得安耕鑿而咏昇平也不盡

定軒存稿

書二

三

答陳芝臺 己巳秋

徂歲走吳門覲得奉顏色祇敘濶悰乃倥惚間偶成鴻燕頃辱賁江上又失偵晤以知暱之素懸饑渴之情豈陳氏聚星前徽難繼每覲體而相後也自念迂愚不堪重遠寤寐存乎首丘即先人杯土荒蕪未理餘生有幾堪此大曠念之五內如焚刻下即圖力請耳雲樹咫尺莫遂談心率勒代佈并謝使命之辱

答鄭州守

伏惟高才粹養不列清華勉受民社之寄烹伏雉以函牛何小於用大也然古人以不得親民為恨雍容粉署幹濟幾何而三事六卿必繇親民來者乃能悉天下大計如指諸掌門下無薄新鄭也聞此地雖衝民近朴糧易完畢竟中土為四方之望第近來時勢稍稍異矣拊循駕馭須另有一番苦心而城守宜嚴防察宜密勞來宜周總之得人和為要今上英特用人不循資格鼎鉉大業敬拭目為門下望因羽附復草草不盡

定軒存稿

書二

三

與趙儕鶴次公 己巳冬

不佞叨在通家蘭味莫逆即未獲望見眉宇乃心無時不馳想也尊大人千秋松栢不遺管蒯歲寒之誼豈幽明存去可間歇者乃峴首之淚常交延陵之劍未挂寤寐追慕鬱陶何言謹遣小兒取道貴室匍匐仙塋百頓以抒積歲之結不腆帛誄聊附蒸嘗伏祈涵鑒即日暮木且拱孫枝向榮光大箕裘無窮之聞有世兄在不勝呼天以祝

答大鴻臚某公 庚午夏

凡差如四時之序必不可爽近日京營一差以是月十五日報滿惟時屯差之搖動絕無影響也越三日而黃侍御有漕折查議之報又一日而部覆分別完欠有與黃侍御無涉之報兩報北咨俱未到京營之確確應差在先也屯差之搖搖無據正未可思疑耳孰先孰後見在未來已灼然如四時之序矣黃侍御方具部覆已明之揭觀望於將來不佞難置先時報滿之差沉閣於見在特剖其概以明時序之不得不

定軒存稿

書二

三五

因初非固執乎硜硜也若曰新舊通融此差姑註舊咨乃舊咨止有劉岐陽道長京營卽其報滿而請代者也豈一人而可龔占此差乎卽通融者亦無別繆巧矣幸原鑒之

與王寧太道

天下本無事恒人自擾之紛紛爲累非徒無益矣台丈義不受訾煉而益堅洵大節不可奪耶正恐當事攝於嚴命未遽題函耳五載深山不知世中事承教乃聞其畧浮雲蒼狗何當一瞬達者必不以介介也

與饒黃山侍御 辛未春

敝鄉風俗與十年前迥異盜賊之縱橫無日無夜而作奸窮兇之屬十九鑽入豪家一二窮子朝不謀夕官府寬大意多日引月長此大亂之端恐將來費收拾耳幸聽節照臨并州舊遊畏威慕德素所取信此東南底定一大機括也又壤地連湖帶沆爲金陵兩浙間道爾時烏溪港上好徒團聚船以千計人近萬數或冒宦家扁額或與宦族同盟挾商奪貨肆無忌憚天下有事卽黃巾赤眉之流亞也不知何法以銷

定軒存稿

書二

三五

弭之惟老公祖與石匏公祖留心密計地方幸甚與曹薇垣開府

邇年水旱頻仍盜賊充斥失主旣憚於燎原之勢捕役又餌於聚獻之羶有司束于功令懼以多盜受罰失事十九報聞十一明知真盜真賊轉作子虛烏有盜愈肆志民不聊生但有地方之責者何得泄泄若以互相覺察爲多事必交相掩飾而後爲同心乎竊聞一邑之內一村之中或水或陸強竊並行每日每夜不啻幾十起積月積歲又未易百千計也一境如

此境境可推明例每歲失事未獲若干起者坐以任俸此可執于盜息民安之世未可概于民困盜熾之時也法窮而不通有司反以申報盜情為罪府相蔽相蒙誨盜養亂此今日海內第一病痛國家第一可憂之事也除盜止亂莫若嚴諭有司失事必盡申報獲盜必親研審毋容勢豪受賍抗庇毋容積猾串保縱逃毋容捕役延詐平民毋容捕官賣放刺盜假以便宜不必拘以名數州縣官果係每歲申報獨多擒獲不少者定以幹譽旌異一切具文故套不掣其手

定軒存稿

書二

三

足庶盜之窟穴漸清盜之羽翼漸少閭井浸浸泰寧予遺稍稍甦息矣

與韓涇垣巡江

老公祖遵江而南放於吳淞虎冠斂翼鴻雁與歌王臣亦勞止矣惟是惡棍之橫行尤多狐駕愚民之恬盜豈盡鼠窮在在皆然隱憂方大戒董所當並行恩威不可缺一願老公祖與諸司共申訂之舍下落落數僕應門不給小過亦必重懲俗習流失不得不稍為坊堤耳

定軒存稿目錄

書三

復鄭方水宗伯

答樊鍾陽巡撫

答任文升屯院

與方玄根巡撫

與鄖陽巡撫

又

與王懷鞠侍御

定軒存稿

答曹薇垣總督

又

與朱完素僉憲

與熊吳江

與姜燕及少詹

答爾新弟

答錢御冷宗伯

與姚現聞太史

答朱上虞總河

書三目錄

答吳輿則學博

答蔣澤豐開府

答吳倩德臨

答元長弟

又

與其仁叔祖

答彥夫叔祖

答周仲馭儀部

答畢嵩臯

定軒存稿

答吳倩誠先

答龔禹鑄孝廉

答陳益吾奉常

答錢自昭督漕

復爾新弟

與孫淇澳年兄

答周仲馭儀部

與鄭玄嶽

與徐若谷少司空

書三百錄

二

答某丈

與錢御冷閣老

與路皓月侍御

答劉乾所別駕

與洪半石郡伯

與徐兵憲

答遲侍御

質諸幽明帖

定軒存稿

書三百錄

三

定軒存稿

書三

復鄭方水宗伯

壬申春

朝來西出冒寒有稽踵頰小孫黃口孺子蒙老先生點化凡胎便可入道頂之踵之曷其有極人生不學道則為浮氣為幻形為虛生轉且為夷狄為禽獸為鬼域近來習染良可駭心不佞衰劣無似及此心知未盡入山求道不容緩也惟老先生以大學問大涵養陶鑄堯舜軫心納溝朽拙將一篲一笠扶杖以觀子孫黎民之盛適服香蘇散支腕奉復未宜

定軒存稿

書三

答樊鍾陽巡撫

壬申春

自奴孽發難戎馬生郊關內外秉鉞諸公輒至親矢石冒鋒刃依稀一將之任而中州不與焉乃西界秦晉東連曹濮頃者震隣狎至譬之四肢百骸痛楚難忍方寸能自怡乎故時平則一方保障從容彈壓而有餘有警則千里折衝訓練詰戎如不及必使無隙可伺無瑕可攻賊其若此日韓范何二東前有逃兵茲有亂卒實無備以至此翁臺視事伊始胸有成竹

不佞拭目以觀安攘之盛也

答任文升屯院

辛未冬

邊腹之事日迫而日新下不能孚衆心上不能格主心此最病痛處也東南一片已非靖土尚堪收拾蚤計桑土如不及猶恐失之若屯事病在膏肓三年之艾所望留意大疏具悉鍼砭力而行之足療兵食之窮也

與方玄根寧錦撫臺

壬申春

定軒存稿

書三

惟是不佞所私憂者不獨在狡奴而在流寇不獨在寧錦而在薊門流寇吸盡秦晉膏血浸及中州二東兵亂為之張其翼三輔咽喉岌岌乎危矣奴乘破竹之勢必垂涎都會薊門一帶徑捷口多又其熟路也究竟必借途於此若寧錦等處翁臺黃鉞在焉又大帥遊必處任牧無恙可以臆決顧危在根本枝葉不能獨存所恃翁臺與三協諸老同心一體多筭密謀不徒畫地而守乃萬全長策耳

與鄖陽撫臺

辛未冬

奴虜適退暫解杞憂第操戎索者非真將軍未肯實
心謀國故所患不在奴反在禦奴者陰陽叵測藏於
九天不以制奴而以罔上此今日疆事之大憂也若
乃內遣四出更傷政體因循於未遂強爭於已成總
托空言咎將誰執恐他日滋蔓難圖耳滁陽信尚未
到相猜仍還子虛末世人情俱不堪着眼也因鴻附
佈不備

又

今天下亟需幹濟輒嘆才難乃吾郡之張席之莊寧

定軒存稿

書三

三

宇卓然清貞名碩維陽宋司理目無全牛曩解后間
知其嘔心饑溺綽有實政此時得一賢一才如鋼轍
潤西江令人懸解彼異者形骸也而同者君父也強
生吟滅何為哉懷鞠鹿友並在行間可憐盡瘁不知
何時平定再入玉門寤寐勞念若乃樓臺近水擇便
圖安而求人於情貌借曰克堪艱大悞人悞地不小
矣不佞為君為友一片熱腸何敢自菲來諭實獲我
心迫遽不盡

與王懷鞠侍御 辛未冬

承手札不出撫勦二義然西秦之撫杏山之勦竟成
覆轍勦與撫皆非耶兵家之事變幻百出虛而實實
而虛有潛於九天九地者未可舉一而廢百也二憾
百死何贖喪敗之恨不種於繡衣借曰同功必不其
然願門下與新鉞細心圖之社稷幸甚二東幸甚

答曹薇垣總督 辛未冬

奴賊遁歸暫釋宵旰洵足目前之喜顧夷性兇狡未
可恃以為安為封疆計久遠正宜及此愆慎在事諸
公協力以圖彼此犄角血脈貫通聲援互應視寇退

定軒存稿

書三

四

帝如寇至之日何患戎索之不操金甌之不固乎老
公祖奇謀碩畫非尋常可窺測者幸明示以解杞念

又 壬申春

巖場戒嚴九重宵旰惟是祖臺謀出萬全才堪八面
又本之義胆忠肝社稷最為倚毗者未得媚川澤而
輝山岳也年來邊事之壞繇腹不及鞭肘更多掣故
曰權欲一任欲專心莫若和形莫若就頃窺見廟議
分擔負防諉卸也重總率杜多岐也若大綱及細目
綏甸暨要荒合併於一手一籥將令方圓畫而東西

適必無幸矣承示長箋極盡婉曲彼終不能易此大都程事則所望者奢報功則所持者狹侶非鼓勵賢傑之權輿也敬佈末悰以復明問

與朱完素僉憲

粵西風尚敦雅貴履尤稱清醇至林巒巖壑之奇冠冕海內家仲曾一浪遊祇携湘竹數株怪石一片清風兩袖而已只今士民思慕牙頰芬然因是而覘翁臺襟韻沉泓更足自廣也附候并復呵凍不宣

與熊吳江

定軒存稿

書三

五

江樹燕雲有懷寤寐乃老父母烹鮮之政馴雉之風未嘗不在憶也聲實足冠時流說項非阿所好年來吏治日窳得一賢者不能不亟稱之為地方勸耳

與姜少詹

斗南冀北雲樹迷離其羽差池乃心左右頃當路訟舉之不先資賢者以補過不佞病其猶恒格也天下胥溺矣亟望名碩手授特什夢資都人士共祝焉願蚤脂車無濡畫錦

答琪華弟庶常

仕止久速天實定之人何力焉然衰遲人目擊滔滔心懷勇退又不繇天不繇人而繇己歷春涉夏决賦歸來或得祝吾弟北轅於江上耳

答錢御冷宗伯

壬申冬

不佞無似最叨老先生過誤之愛亦欲勉自砥礪以報明時無奈性愚不移動多履錯浸浸叢積如山深負恩知猶寬誅討頃獲矜放歸田從此息黥補劓乘成以遊四虛或不媿堯舜之民矣私念松姿不改足飽霜華遙知蘭味無窮每承日照出處共此葵心補

定軒存稿

書三

六

浴正須大手且數過時可正名世治平之期尊臺山時不移水流無競正人心而挽世變實厚藉焉寧惟是道誼知已舉手額祝已哉手教遠存真切宛至且感且愧附羽言謝不盡欲吐

與姚現聞太史

壬申冬

不佞報國有心救時無術四十年來開戾於世中者未易更僕也賴 神聖在宥略其巨過僅以微罪矜放歸田此大舜隱惡揚善之休風病夫枕石漱流之殊遇非有知我成我者倖不邀此矣夫陋巷之賢一

飄不改柳下之介三公不易吾儕所重在此不在彼
但使千秋而下猶知有至愚極類負國負恩如某者
不即誅夷尚從寬貸垂劣臣之炯戒彰 明主之深
仁不亦可厲世而磨鈍乎別來體輕神王孤舟一席
不減天上浮查無煩懸念因翔附布種種不盡

荅朱上虞總河 壬申冬

徂秋遠巡淮濟間引領五雲擬承玉塵老公祖方駐
泗上遂慳其緣然四十年金石之契寤寐神往因不
俟謀面也弟久處閑懶悞入春明日困塵空且時趣

定軒存稿

書三

七

局促無復疇昔休風殊非迂拙人所宜支離倦骨遂
為二豎所乘又纒入朝不敢稱病強理臬事簿書較
先日百倍鞅掌小吏無此煩苦也而病乃增劇且每
一啓事批覆十數回節節齟齬自省愚暗誰得似年
知同心同德為我救正者故念祖臺轉劇而事祖臺
轉疎實坐病困匪獨不暇不敢已也頃荷 神明在
宥特賜明農趣此一葉歸來稍吐十年積緒不又非
常快事乎掛帆以來便覺身輕神旺風疴若洗尚堪
對老公祖清談河滸也使命勤倦非筆舌可謝率爾

裁復臨楮主臣

荅吳興則學博 癸酉正月

不佞迂拙如昨終不能作織趨此道噫嚅邇來消息
更大乃鄙心如水聊試磨涅以見志人言拙者全以
道眼觀之巧者拙者皆不知所以全也散髮林間方
自喻適志而災生福過亦從亂離百姓飄搖于風雨
此關天下氣數奚止一邑一家已哉頗聞登孽詭圖
截糧黃流不絕如縷此日百萬軍旅何以慰其嗷嗷
江湖廊廟共此戴履杞憂未歇也吾兄冒富甲兵必

定軒存稿

書三

八

有以借前箸者毋謂首宿齋頭可置理亂不聞也遠
承惠教肺腑名言非有道知已曷及此謹再頓以謝

荅蔣澤磐開府 癸酉秋

時難日甚誰無長林豐草之思乃久而速速而久在
今日更不得自錄者漆園飛蝶濛濛縱鱗祇可達觀
未庸夢蔡也向每晤當路無不劇談三嘆臨岐亦有
披露稅鞅不知何從迴瀾直苦無計皆肺腑語也至
謂一超海若不異登瀛是耶非耶時難得也逝難反
也鄉魯不能行乎鄉管晏不能行於國運會至此若

之何其寒宗受禍最慘令人痛入心骨更迫震隣八口迄無生色化者病者相枕藉也蔓延通國寢及芑豐爨火幾於燒天則當事實養成之老弱溝壑流離滿前微生不辰及嶮岨身見之兄臺吉人幸未寓目也積澆原不可處頃且盡作虎豹轉相導揚決無底止回翔遠近間吾儕豈得懷土卜地卜隣最是急着兄臺毋為遠廬計也令子象賢德學交砥真吾小友卽衰病抱膝一室寤寐往焉手函遠及祇深抱佩拙韻書之扇頭共在德鄰奉旌感慰率復不盡主臣

定軒存稿

書三

九

荅吳倩德臨

癸酉正月

江枯川竭民橫吏媮行者居者俱處不安之勢客牘一帶千里春來室邇人遐中宵念之殊不能已已北新事最瑣人最黠修期聞之詳必有以備問察者大都害馬宜審處來商在明恕千弊萬實無太替實不可不察也几席之近謂明之遠旨哉言乎門下沉涵清執辦此固裕如者已聞輿頌載途矣可勝喜慰手翰遙臨具悉佳勝分甘特侈八口果然嗣後弗以口腹累安邑切祝世內事世外人不復問然寒宗為亂

風酷暑皆生平所未嘗餘喘幾何堪此摧爍異時倘得扶杖接晤為望外也枕簟多緣子墨楮生久已去我且君平避世世亦避君平斗室之內喜成空谷顧亂離中最軫骨肉或月一至尊親聞問而已北路戒嚴况畏多露無敢繭縷者惟老弟炳亮之

與其仁叔祖

癸酉五月

吾邑何辜上下播亂至於此宗社何辜一邑播亂處處効尤至於此令祀人無暇食也凡所以為宗社為鄉黨為宗族者不忍不盡其力持此心每夜告帝而

定軒存稿

書三

十

已近來八口逃處石門老者以驚悸病少者以驚悸死不死不病者又以饑餒聞形瘁神迫勉為目前糊其口大呼會計者僅得三十千欲煩從者竟長鬚髮百斛支夏之日餘一介能口之不備

荅彥夫叔祖

癸酉七月

半歲飄蓬適如頑石八口化者呻吟者時聞若不聞看到泡幻一切放下聊于無生中度此餘生而已向為宰官不憚觸邪扶正絕恥舍豺問狸乃世尊作平等觀試一冥證又竊然愧遽然覺也一去里中遂成

世外梁上君子恃有太丘返澆為樸散盜為良使王
彥方知更有餘化矣統惟長者發付深荷德愛此謝
并復拙詩一扇幸政之

荅周仲馭儀部 癸酉五月

鴻去容城每詢動定知清風到吳間得吹同心之韻
也當路日有齟齬時數總未可必一彼一此天乎人
耶莫之致而至矣遲之稼圃聖人所讓吾儕所恬而
橫政橫民百出有不能恬不得恬者則且奈何尋芝
句曲私心未歇但得十數椽可作蘧廬不啻萬間厦
定軒存稿 書三

矣處仁得智望之望之陶詩陸秦老眼生涼時炎可
掃如處蘇公雪堂矣又謝

荅謫居畢嵩阜 癸酉五月

西山無復爽氣東海堪寄遐蹤違侍以來眼底浮雲
夢中蕉鹿俱屬烏有快然自適身外更無求也做里
亂離之色不可寓目因棄若敝屣漫遊三江五湖間
但有綠樹青山即是吾廬二徑坡老云回觀爭奪之
塗日有榮枯之異坐嘯之樂弗以語人語自雋永患
意直忘之矣門下襟期寥廓色界太空與不佞有不

言之契白門宦跡倏往倏來何人不得庶幾用舍行藏
不繫匏瓜也承手尺附佈近况如此

荅吳倩誠先 癸酉七月

不佞性兼迂拙未免為鄉人年及崦嵫乃丁此同患
死生無變于已休戚雅共夫人盃水漫勞車薪莫救
已作燎原之勢肯居逝濯之能朝歌回墨子之車蕉
鹿破莊生之夢遠其途誅不至良其背止諸躬惟守
是說以餞日而已門下饒有先幾免此及溺語云天
地反覆可以伏藏洵吉人也動亦可靜靜功生焉善
定軒存稿 書三

身善世冀嗣後無易念附復并祝

荅龔禹鑄孝廉 癸酉冬

一方大亂延及萬方迫膚之勢憐于東夷西寇人心
搖搖莫必旦夕降震不止東南昨四府公揭抄傳海
內已得大概其起禍繇于一人養禍亦繇于一人寒
宗其餘波也一人之局易盡人人之局可開乎須以
萬物一體之心為同舟遇風之救天下一家不得分
胡越耳若一人之局一人自造之一人自受之天下
萬世自有斧鉞也老年丈以為然否

與錢御冷閣老 癸酉冬

恭惟老先生龍德正中鴻儀復奕喜夢諧於帝齋式
望慰夫蒼生惟是今天下求治愈密致治愈疎擇人
愈詳任人愈略理財愈急生財愈窘此無他見其一
忘其百而未究於輕重得失之衡也繇今之道功利
蔑聞誇詐始甚禮教信義更無復少見矣不能為齊
何能為魯一變至道三月化行微名世誰為搏挽者
即人心如面世路如波而忠誠可格豚魚敬信可行
蠻貊聿致治平之盛當在彈指間此野人所焚香以
祝柱杖以觀者也雙甄北發度在春初肅勒奉候齒
鼎凶遽不敢縷及

定軒存稿

書三

志

與路侍御皓月 癸酉夏

同署最薰蘭味兢兢自勉幸獲還我故吾庶幾可對
知舊踉蹌去國莫寄別懷每瞻紫氣宵明式仰使星
光被山中短屐方庇大裘適土寇乘釁披猖治兵不
辨玉石令東南有池殃隣震之懼益念孤忠大力屹
為八閩長城也諸君如駛倏聽秋聲斧繡既過矧依
日月因風略佈結懷不盡欲吐

答陳益吾奉常 癸酉夏

不佞家棘蓬高身同萍梗台東數至捧讀稍破鬱伊
心邇室返百爾濶積則不勝耿耿結也白門朱履嘉社
駢臻敬倩鴻翎奉問野人如處井底不復聞世內事
人傳章給諫下理惋惜久之此兄為念臺高足端人
也侶兩無倚着遽罹此南中清議其謂之何社燕後
作怡堂冥鴻正宜避色萬人如海三山可家竹杖芒
鞋勉及春和當聆諦教也

答錢督漕自昭 癸酉夏

書三

志

定軒存稿

傾蓋蘭情沁人肺腑白門棠蔭時企雲霞况當東南
猾亂之時彌切名世治平之望帝心簡在不俟崇朝
師言穆然豈容甚間耶春初曾有一東邇迴未達今
并塵覽見鄙念之無須臾忘耳

復爾新弟 甲戌春

居恒以書卷花鳥餞日不知老之將至不甚惜形神
而二監子使予知之為予惜之只此假四大煩仁弟
真切念甚媿予之不知惜也從壯年知惜便是久視
之道哀事小畢伏惟入林頤養附祝

與孫淇澳年兄 甲戌秋

四十年同郡同籍兄弟道合志同能幾屈指前此無
古稀者自老年翁始幾幾嗣響惟弟一人然蒲柳松
筠不可同年而語怍怍莫敢必也盈盈帶水誼當趨
堂進一觴懼以穢穢溷下執率勒不腆之詞奉粲侑
以芹水聊承平生之歡而已

答周仲馭儀部 甲戌春

杜門善息為老人所宜尤為老世所宜乃不佞門雖
杜息未善也至人息以踵深愧老氏耳然死生利害

定軒存稿

書三

六

無變於己蒙莊豈欺哉人乘時數者也時數非乘人
者也時數非一定者也人亦非一定者也何我何人
何甲何乙真浮雲蒼狗耳手教婉切感在肺腑附謝

東鄭玄嶽

頃春以尋地足力稍耗歸來冒雨遂為二豎所乘幸
居恒深自節嗇不即顛隕以負知愛惓惓入夏暑色
如焚白門故清涼二三知己如冰如玉尤不勝懸切
也世態如溪谷如暮雲只行法俟命君子所以無憂
懼也餘炎未平千萬調護居起晤蓋老併乞致意

與徐若谷少司空 癸酉夏

違侍忽閱三秋神違德隣令人懷思約結弟歸來幸
遂首丘偶丁民亂一身遂作萍梗但有綠樹青山即
是吾廬三徑無復櫻念者弟念翁臺救時大手猶自
藏舟誰啓厲階不能不為世道三嘆息耳然魯多君
子吟風弄月不乏洛社之歡蒼狗浮雲乘除起伏又
未足一瞬也鴻便敬問鼎茵五色鳳毛乘風高翥定
在旦晚容賀容賀潤緒如縷百未掛一統恃知炤臨
械悵然

定軒存稿

書三

七

答某丈 癸酉夏

久別渴仰衰病一切放下而夢中輒學蠹魚如寒生
然又栩栩蝴蝶夢中占夢覺神氣殊未清也吾衰益
甚不復見周公不免為鄉人不損山農本色逾知所
性分定不可誣也童生開名聞邇來最多最濫孤寒
抱奇者能無汨沒老拙所不忍聞擬作書府院嚴杜
干請才賢不蔽不開之開所開大矣德門小阮壓倒
元白定自出羣也山居今寂得借朱履一破蒼苔否
揮汗不盡

四善堂

陳芳洲先生文集序
大學士少保陳芳洲先生
沒百四十餘年其西世孫
以躍為建安博士稗公文
十卷刻於建安已博士稍

郭序

遷貴州思南郡丞來綰貴
陽符屬章序公集予生也
晚未及嚴事公頌章五世
再從伯王父武畧公實以
子妻公長老傳聞公事最
核公生而清惠稱神童鄉

試

廷試俱第一人南宮第二
文
章妙天下咳唾熙咲人爭
傳寫官侍從三十年拜相
五年元相八年

郭序

國家大詔令大典冊多出公

手黼黻

憲猷鼓吹休明具載集中奚
俟予言予惟

國家當正景之間運遘陽九
中涓始禍匈奴逞顏行

天子北狩幾為永嘉靖康之續

外務也比虜悔禍

裕陵反正南宮靜攝

東朝庚易墻闕也公於其時

內完都城外歸

乘輿不可謂非功而處

主上兄弟叔姪之間為新主故

郭序

三

主危為故主新主猜難之

難矣而天下後世終以不

強諫易儲求備即章亦不

能無疑比讀豫章通志蕭

尚約少師傳景泰時

上以黃琬奏示東閣蕭公曰無

易樹子伯者所禁况堂堂

天朝乎予大韙其言已讀尚約

集銘陳公墓則此三語出

陳公考當時公為无輔蕭

次之意公首發語蕭足之

耳以是知易儲一事非公

郭序

四

初心也比

景帝疾大漸公率文武上章請

復

裕陵太子不允明日再上而

裕陵復辟矣以後請立之疏合

於初發無易樹子之說亦

足以明其心之無二而無
奈奪門者之欲速其功令
公疏不果行則公負議於
天下誠不幸也即以罪公
與王于二公埒王于肆矣
公以元相成遼海下肆一

郭序

五

等不為不酷比曹石誅而
王于雪于謚肅愍且改忠
肅矣王謚毅愍矣而公止
諭祭復官竟不易名何冤同
而報異也或謂于沮南遷
却北虜有安社稷之功彼

居廟堂贊

天子不掣于之肘以竟其畫非
公耶功于之功不功用于
者之功何功同而報異也
天順五年公自遼海疏寃
上曰循歷事朝廷久曾効勤勞

郭序

六

為石亨輩誣害覽奏是非
明白特放回籍夫薰蕕不
同器蕭蘭不共砌曹石為
蕕為蕭則公為薰為蘭曹
石伏誅而公不謚何品異
而斥同也嗟乎不強諫易

儲則以為公罪用社稷臣
 安社稷又不以為公功曹
 石用事則以公為不賢曹
 石逆誅又不以公為賢易
 曰晉晝也明夷誅也晝者
 晝日三接賞也夷傷也誅
 者罰也誅所當誅不晝所
 應晝則其故莫之解矣將
 以王于在國逢難為可閔
 而公尚生還耶則人臣之
 謚豈必皆死難而何斬于
 公善乎王司寇元美之議

郭序

七

謚也曰陳芳洲功大罪輕
 禦虜之功亞于于易儲之
 罪下于王庶幾公論矣于
 王可謚公可獨遺耶郡丞
 將草疏乞公謚於
 朝予因序公文而論其世如
 此
 萬歷丁未七月七日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奉
 勅巡撫貴州提督軍務兼制湖
 廣四川等處地方奉

恩詔進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同里後學郭子章拜撰



序

九

芳洲文集序

陳君以躍於不佞豚兒伯延為博士師間過從端默而文有所譚吐皆先正格言知必有家學原委蓋私心嚮往之矣博士君亦不以子謏陋時有所論說於不佞因得其祖大學士公芳洲遺集凡若干卷自為引且徵余不佞一言以弁之余不佞自惟生晚

柯序

不獲目公之當日即公之宏抱碩畫邃蓄醇中莫能竊窺其萬一乃欲僭一言以自托於門墻此與以耳食何異雖然博士君豈欺我哉即不佞閱故牒亦嘗有感於革除之際謂其時棋局只闕一着宋人惟不識先着故二輿必不可復舟遂南渡令虎臣畧士扼腕而憤懣時事至空揮一淚即

號為大儒諄諄春秋復雉大義累數
千言亦竟塵紙上已耳以今草除視
建炎孰多蓋一著權局而宗社若太
山四維之說者侈譚肅愍是矣迺肅
愍之忠不過偉人偉人無能為肅愍
之策則其中有掣肘者在肅愍之策
行斯誰其尸之即起肅愍於九原當
必不偃然敢居公右也此足以論公

柯序

矣且其時亦大過矣哉南宮養晦武
臣萌奸易儲議起復辟釁開蓋趙韓
王所不能持之於母后狄梁公所不
能信之於其姊而公主持其中不惶
不沮竟定儲位以有

英廟之終

憲廟之始奪門之功卒於不錄而公之
磊落心事得自白於天日此非有大

過人之才疇能當此則公之功蓋未
易以淺近窺矣及考公生平所敷歷
則自讀中秘凡三十年而始執政又
十二年濟大過終公之世厯一任子
即任子不祿纔一再傳苗裔至無以
自存則公之不矜不伐不封此足以
槩矣夫自昔為

柯序

國家定大難豎大功而不食報往往而
是顧靡不伸於公許而獲報於其子
孫千萬禩而下如核公當日試舉建
亥矛盾諸臣相提而論且詰金櫃之
所以渝盟與邈虞淵之所以取日公
之功當侈公許無已時而以博士君
為之後業且繩武高不朽食報方未
艾矣矧今

上褒功錄節慰英魄於九泉來駿骨於

千里

詔靡歲不下直靳於草除也與哉乃閱
公所為文集若陳說上前則三代禮
樂六經精微之旨若代天言則典謨
訓誥之體若抒性靈則風雅之遺若
所酬答按事屬辭揚媿闡幽則元酒
之味太音之聲不佞匪曰知之第於
公之宏抱碩畫邃蓄醇中亦藉以咀

其一歲云

皆

萬歷甲午季春穀旦武夷居士柯挺以
拔父謹撰



陳少保遺草題辭

此西昌故相陳公芳洲所手書遺
草而其裔孝廉君以躍十載歲之
者也公年三十首舉上公車遂弁
鼎甲翱翔乎木天藜閣之中躡清
華躋崇廡以逮于宅揆秉成掌記
翩翩豈誠稱乏而隻字單辭鉛槧

張序

自揅今一披對之抽穎若鋒胤規
虞褚即其間點塗竄易而筆勢猶
存絕無傾仄此亦足覘公大都乎
夫鼎不盡鬻一鬻見鼎即心即學
柳河東程河南有味乎其言之由
表測衷公必為端亮亡疑嘗因是
概公生平蓋有幸不幸者焉已已

以前為幸其境適功顯而易知已
已以後為不幸其情危功深而難
闕夫事之飛艤險嶽有甚于正景
之時者乎公執杓而運萬象拱環
卒令日月蒙塵而載朗山河既蕩
而復寧雖曰干城有具而微仲則
甫孰與成洎夫保護

張序

二

南宮尤稱荼苦特其所不得辭者
庫置前星一事嗟嗟斯亦難言矣
無易樹子業已錚錚迺旨一言論
功竟後皇天后土寔照臨之而螯
中射工沉淪謫籍未幾險壬傾覆
遽荷生全剗

英廟既洞公之極寃矣同事諸臣悉

易芳名而公並還故秩即瞽宗序
列今猶缺焉安在其論定蓋棺乎
夫宣孟之忠一膺讒構幾踵若敖
而武居然以藐厥申之今孝廉君
兢兢手澤不翊球音嗣服昭矣且
有子秀而文繩祖允宗將于茲在
何言趙哉何言趙哉

張序

三

萬歷二十五年秋七月涇上張應
泰謹書



刻先公遺集小引乞言

先公歿今百餘年矣不肖以躍乃得編錄其遺集付梓嗚呼何過侯子至此極也慨自先公下世家運陵替後嗣淪喪不能述祖德於文章金石之托固為可憾至如

朝廷褒崇之典同事諸公之後以例請者尚未瀝血誠叫

閭闔仰丐

一視之恩用慰九地之瞑其恨尤大不肖以躍感悵至此輒哽咽不能下食矣竊念先公恭事

五朝壯老一節自永樂乙未擢

廷魁晉翰苑侍 講筵代 綸綍與三

楊學士更直 禁近垂三十年一德

同心協佐太平之治均沐 寵眷之

渥三楊公竟舉以自代正統甲子始

參閣務繼文貞公相也未幾而有已

已土木之變公居元相 國是秉成 首立

憲廟為東宮以定萬年之世統繼贊

景皇為監國以一天下之政柄力阻南

遷之議而九鼎不移躬迎 北狩之

鑿而 六龍光復此其大主持固赫

赫顯著已至其當中外危疑之際集

忠貞不二之謀銓樞重任方鎮大僚

悉簡老成戮力之士托肺腑而推轂

引言

之俾其各展猷為歸於定國則公翕

受之謨而人不知也

南宮養尊嫌間易生良工苦心善處其

間堅

景皇事兄之至情成

英廟復辟之大業兄符弟攝弟終兄復

同氣無數本支百代則公調護之密

而人不知也武臣希寵易 儲議興

公抗無易樹子之諍 上執以父傳

子之說 主意固不可回定策凜乎

難渝 天眷如初 元良終復此尤

公早見獨矢之忠而人不知也 賴子

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

而權不分今之歸禦虜功者僉曰肅

愍于公不知所謂大將能立功於外

者誰主之也昔岳武穆胡為不能行

其志晉宋之事令千古有遺憾咎將

誰歸哉先公殫心竭慮鑒古俟後不

恤一身之禍危不避一時之忌謗直

行其天日可表之衷而畜存濟變故

能功收萬全事邁古今如此願同事

于王諸公各以後裔陳情 國典備

隆獨寒祚凋落援乞無階先公之勲

勞顯晦固自有時

國家錄論之公久而益定為公之子

孫如不肖者則不能緩不孝不仁之

罪矣先公平日詩文甚多今所梓者

引言

三

收之散逸之後僅什一耳大都布帛

菽粟 國初渾噩之氣自存摠情止

理不事文彩以表見於後世而其行

已立朝亦如其文質直自任絕不市

恩沽譽為身後之計凡可為 國家

植基本為古今扶道脉為海宇沛福

澤毅然行之而名歸

主上功况已出人罕知焉當年大政紀

可考鏡已夫文者心之聲也功者心

之跡也讀先公之文覈先公之功而

可以論先公矣集既梓將乞言于

鴻鉅弁諸首簡故不忖其謏陋而直

述之惟

名公採焉幸甚先公陳姓諱循字德

遵號芳洲事蹟詳附錄卷

萬歷二十一年歲在癸巳冬月告元

孫陳以躍頓首拜書

引言

四

芳洲文集目錄

第一卷

奏對

廷試策一道

經筵講章 共九首

勤學箴

勸學箴 八

勤政說

第二卷

視草

芳洲文集 目錄

立東宮詔

代總國政詔

赦福建浙江貴州廣東反叛詔

撫安軍民詔

勅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勅諭少保高穀往南京祀典

勅諭各省恤刑

手勅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于謙

勅諭北平章院使

勅諭哈密忠順王二道

勅諭朝鮮國王二道

封朝鮮國王詔誥四道

襲贈衍聖公孔承慶誥

襲封衍聖公母誥

吏部尙書王直誥

告祖陵太皇太后文

告孝陵文

祭鐘山告文

皇天后土告文二

武英殿安奉先師孔子祝文

芳洲文集 目錄

祭朝宗順正河伯文

祭嶽瀆神告文

廷試策問三

御製觀天之器銘

御製勤政說

御製歷代君鑒序

御製五倫書序

御製勤政要典序

御製城隍廟碑

御製憫忠義阡碑

御製大典隆寺碑

御製東嶽廟碑

第三卷

序

金陵陳氏世德錄序

胡氏世友志序

栢臺春雨詩序

送南京禮部尙書王先生序

宋雙峯舒先生文集序

送太常寺少卿魏公仲房赴南京序

芳洲文集 目錄

三

送國子祭酒李公致事詩序

送陳先生知惠州府詩序

送陳先生罷官還泰和序

送蕭通判汝奇之任大理府序

送知州柯君啟暉還吉水序

止齋陳先生輓詩序

送刑部尙書魏公致政還南康序

顯慶堂序

送禮部主事龍叔祭南還序

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序

送陳公宜之任應天府丞詩序

文會詩序

送楊孟實還泰和序

尹原昌詩集序

送趙僉事序

贈夏主事公瑾序

贈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序

送梁主事挹之序

贈張通判之任太平府詩序

送訓導楊叔猷之任宣城縣儒學序

芳洲文集 目錄

四

送訓導王希稷任泰和序

送鄧同知時舉之任潼川州序

梁母陳安人輓詩序

練林親隴詩序

龍門別墅詩序

送邑太尹鐘君復職南還序

送周知縣仁本還內黃詩序

送郎中鄭君良載之任南京刑部序

送吏部員外郎李君用受致事還黃巖序

送蕭教諭赴長洲序

贈郎中曾士宏序

大師忠定襄公輓詩後序

平江恭襄侯輓詩序

送知縣張叔倫還廬陵序

送郭教諭公繩序

送按察副使蕭君仰善赴雲南序

第四卷

序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詩序

送左布政使張君赴山西序

芳洲文集 目錄

五

送劉誠之赴廣東按察僉事序

送知府夏君仲昭赴瑞州府序

送訓導胡夏明赴壽昌縣序

送知府李君克明之任蘇州府序

送歐陽副使之任四川按察司序

壽太孺人張母七十詩序

韓母張氏貞節詩序

送王希誠省親還泰和序

送劉給事中士拯序

送彭學孚還廬陵序

拙齋詩序

送魏驛丞序

孝感堂詩序

送獨孤時用還泰和詩序

送陳教授景著序

送胡知縣如騏任任丘序

送縣丞丘君仲野還泰和序

送王訓導中蘊之任荆門州序

送參議吳君亨晦之任淞江布政司序

送知府易君時中赴成都序

芳洲文集 目錄

六

贈大理左少卿程公文質序

送邵武府經歷梁叔蒙詩序

贈監察御史方君懋德序

劉氏考妣輓詩序

慶曾母趙氏壽七十序

贈孝子胡大年序

張氏半村居詩序

送楚英上人序

送鄒尙友還五雲詩序

送劉嘉會還廬陵詩序

贈李行人考績詩序

送封監察御史嚴仲恭還分宜序

壽劉君廣泰春秋六十詩序

救荒活民書補遺序

長樂曹氏家教序

送楊允嘉還建寧序

送劉副使士皆任廣東按察司序

送知府白瑩中還紹興詩序

第五卷

序

芳洲文集 目錄

石岡蕭氏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族譜序

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譜序

陽城林氏重修族譜序

西昌冠朝郭氏族譜序

桃源蕭氏族譜序

清溪陳氏族譜序

西昌城西羅氏族譜序

泰和羅氏族譜序

泰和寧溪蕭氏族譜序

七

雙溪鄭氏族譜序

南岡蕭氏族譜序

建昌新城朱氏族譜序

龔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泰和梅山曾氏族譜序

泰和東陽劉氏族譜序

南溪曾氏族譜序

冠朝翰溪蕭氏族譜序

泰和洲下羅氏族譜序

盱江江氏族譜序

芳洲文集 目錄

鳳岡郭氏族譜序

盱江程氏族譜序

泰和樂氏族譜序

泰和樟溪蕭氏族譜序

螺溪蕭氏族譜序

三岡劉氏族譜序

西昌袁氏家乘序

第六卷

記

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八

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周氏吉州路總管周公祠堂記

遊醉翁亭記

永感堂記

迎養堂記

孝友堂記

寓安堂記

溪山讀書處記

樵雲記

杏林書室記

芳洲文集 目錄

貞壽堂後記

吉水楊氏南園記

瑞芝堂記

龍江八景記

竹雪山房記

夢竹堂記

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靜寧寺記

永感堂記

恩榮堂記

九

桂林書室記

懷訓堂記

文學齋記

貞節堂記

省齋記

南園春意記

奉親堂記

高隴耕讀記

恩榮堂記 爲世襲博士朱

第七卷

芳洲文集 目錄

碑銘

呈明勅修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

昌伯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孫公神道碑銘

故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昌平侯追封穎國公諡武襄楊公神道碑

銘

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

王公暨配一品夫人彭氏神道碑銘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贈太子

十

太保禮部尙書諡文通王君神道碑銘

兵部尙書侯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神道碑銘

故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大師諡忠襄儀公神道碑銘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羅公神道碑銘

贈少保兼兵部尙書鄭公墓誌銘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贈翰林學士禮部

尙書馬公墓誌銘

芳洲文集

目錄

十一

陽朔縣知縣萬君墓誌銘

禮部主事龍君墓誌銘

樂君象明墓誌銘

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陳先生墓誌銘

戶部右侍郎焦公墓誌銘

禮部侍郎章用欽墓誌銘

太平府同知尹君墓誌銘

第八卷

銘

宋以臨甫墓碣銘

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寧國府推官尹君崇高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吉安守禦千戶王君時泰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尙書儲公墓誌銘

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墓誌銘

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誌銘

陳君從先墓誌銘

永豐上羅里陳處士墓誌銘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墓誌銘

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芳洲文集

目錄

十二

廣州府知府張君叔倫墓誌銘

封翰林編修劉君墓誌銘

第九卷

銘

太安人邢母孫氏墓誌銘

故李母胡恭人墓碣銘

太夫人金母周氏墓誌銘

贈武署將軍富峪衛副千戶郭公招魂合葬墓

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贈尙書王公合葬碑銘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墓誌銘

太夫人石母孟氏墓誌銘

林子華墓誌銘

故太淑人蕭母周氏墓碑銘

夫人楊母劉氏墓碑銘

弟永墓碣銘

故妻宜人曾氏墓誌銘

故繼室淑人郭氏墓誌銘

從子璩墓誌銘

女玉衡墓誌銘

芳洲文集 目錄

故女弟高母陳孺人墓碣銘

表

故吉安府知府李君孟承墓表

獨孤公墓表

樂君仲韞墓表

安人甘母蔣氏墓表

羅文振墓表

賴公子恭墓表

安人周母劉氏墓表

永豐縣知縣董君合葬表

三

第十卷

傳

羅處士傳

坦菴傳

太孺人朱母陳氏傳

雜著

說

楊昱字晦之說

引

宜興吳氏家藏名公翰墨引

芳洲文集 目錄

跋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書許繼可訓子詩後

跋淳化帖

跋虞恭公碑後

題羅氏天恩卷

書衍聖公孔彥縉家藏群賢翰墨

書東坡墨迹卷

書余母蕭安人墓銘後

跋王希稷舟中所藏倡和詩後

古

贊

神草贊 有序

楊東里先生像贊

翰林院學士沈先生贊 有序

李太尹像贊

南京禮部侍郎陳公廷器像贊

國子學錄楊弼像贊

國子祭酒陳公像贊

梁河知像贊

陳照磨公培像贊

芳洲文集 目錄

題尹御史崇高像贊

樂經歷象乾像贊

樂經歷配劉孺人贊

嫂孺人贊 并序

銘

題劉郎中孟鐸所藏銅雀硯銘

靜軒銘 并序

先祠鐘銘

箴

賓旭齋箴

哀辭

處士任公哀辭 有序

彭百鍊哀詞

誄文

太師蹇忠定公誄文 并序

少師楊文敏公誄文

哭王瓊州先生文

坦行蕭公誄文 并序

附錄一卷

芳洲文集 目錄

去

芳洲文集目錄

終

芳洲文集卷之一

奏對

廷試策一道

臣 循對

對 聞帝王之治非道德無以立其本非事功無

以著其效道德者事功之所繇成也人君本道德以

出治則事功之著超軼萬世而無以復加矣欽惟

皇帝陛下尊臨大寶統紹鴻基明照乎八表知周乎萬

務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道道已至矣而

望之猶若未見治已極矣而撫之猶若未臻乃進

芳洲文集 策

等於

廷策以治道且以夙夜孳孳以蓄至治為言 有以見

陛下之心即堯舜兢兢業業之心文王不遑暇食之意

也 雖愚昧敢不精自一心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 聞為治有本本立則末隨稽之於古

若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禹之克勤克儉湯

之克寬克仁文王之徽柔懿恭武王之丕單稱德二

帝三王道德之盛如此故其見於事功如契敷五教

而黎民有於變之風三考黜陟而庶績有成熙之效

后夔典樂教胥子而學校以興臯陶伊尹之見舉而

不仁以遠士師明刑而四方致風動之休蘇公式敬

而王國增長久之盛若是者何一而非道德之推乎

本道德以為事功故更萬世而無以復加焉三代而

下治之盛者莫漢唐宋若也漢文帝躬行元默示儉

朴為天下先延及景帝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

民醇厚幾致刑措唐太宗約己治人力於為善却封

德彘刑罰之言而納魏鄭公仁義之說念肉刑之久

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鉞灸之書而鞭背

之刑不敢用也是以當是之時致有斗米三錢外戶

不閉之效宋仁宗恭儉仁恕修己無為承太宗太祖

芳洲文集 策

治平之盛培養善類作興士氣當是時君子滿朝諱

然有三代之風後人詠歌之曰農桑不勸其寬征邊

將無功吏不能者真名言也此漢唐之教化有可尚

如此然於大綱目皆所未盡視唐虞三代之際黎

民於變而萬國咸寧者果可同日語耶考課之法自

三代以下莫精於漢唐宋也漢則刺史以六條察二

千石歲終舉其殿最其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疆

陵弱以眾暴寡其二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

侵漁百姓斂聚為奸其三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

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為百姓所疾其四選署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頌其五子弟怙勢請托所監其
 六蓬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若此
 者刺史皆得而察之唐則考功置郎中書員外郎以
 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而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
 最焉四善者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
 懈是也二十七最者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此近侍之
 最也銓衡人物擢用才良此選司之最也揚清激濁
 褒貶必當此考較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此禮
 官之最也音律克諧不失節奏此樂官之最也其次
 有較正之最有文史之最有宿衛之最有軍將之最

芳洲文集 策 三

以至於判事學官牧官鎮防之類皆有最考之於最
 而參之於善一最四善為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
 最二善為上下其無最而有二善者次之無最而有
 一善者又次之善最弗聞則又其次也至於愛憎任
 情處斷乖理或倍公向私職務廢闕或居官誦詐貪
 濁有狀則列之下三等焉九等之中中上以上每進
 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
 之法此勸懲之道也宋則有三科之辨以著其能否
 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為下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為中
 若治狀尤異斯為上矣夫漢唐宋課試之可稱者如

此然其法之行或任之非人或過密而難舉或未久
 而輒更則比之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成周六計
 黜群吏之治固不能無間然矣學校之教漢自高祖
 掃除秦苛文帝專務以德化民而稽古禮文之事尤
 多闕焉至於孝武乃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勸學
 興禮蓋有得於董生之言厥後光武明帝之際天下
 郡國皆立學校教官其實武帝啟之也唐太宗銳情
 經術大召名儒增廣學舍千二百間生徒至三千二
 百六十人雖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外國酋長亦
 皆遣子弟入學當是之時文治為之勃興宋太宗講
 學多聞崇儒重道延及慶厯之初遂詔天下皆立學
 元豐之際國學增至八十齋齋三十人三舍生總二
 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
 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誼九試中必
 參以此書於是人才彬彬輩出蓋自太宗始焉漢唐
 宋之學校可謂盛矣然唐虞三代之世上自王宮國
 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有小學以收其放心有大學
 以成其德業自洒掃應對以至於窮理正心之微自
 入孝出弟以至於平天下之大在上有躬行之實故
 在下有與行之美而比屋有可封之俗其教之之術

芳洲文集 策 四

如此則豈漢唐宋之可及耶若夫選舉之法則漢有四科四行之辟四科者在武帝時則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為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為一科明習法令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為一科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為三科四行者當光武建武六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一曰惇厚二曰質朴三曰謙遜四曰節儉唐太宗之時則有六科四事之選六科者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美四事者一日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詞論辨正三曰書取其字法道美四

芳洲文集 卷之策

五

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不特此也唐之科目又有俊士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科之類此歲舉之常數也其天子之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此又在夫六科四事之外也宋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而又有三經十科之制三經者開寶七年立科以取士詔詩書易三經學究為一科入官資敘如三禮三傳至天聖中舉人能講三經者皆得特奏名此三經之科也十科則自元祐元年司馬溫公議時政分薦舉為十科而山林頗牧巖穴伊傳卓僚

下賤可以羅網而無遺矣使行義純固皆如蕭嵩之薦韓休則可以為師表節操方正皆如李嶠之薦李邕則可以備獻納智勇兼人皆如謝安之薦謝元則可以備將帥公正聰明皆如匡衡之薦孔光則可以備監司經術精通皆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則可以備講讀學問該博皆如張說之薦張九齡則可以備顧問文章典麗皆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則可以備著述善聽獄訟皆如丙吉之薦于定國則盡公得實善治財賦皆如李祐之薦李異則公私俱便練習法令皆如袁盎之薦張釋之則能斷請讞自尙書至給舍而下

芳洲文集 策之

六

每歲於十科內舉三人誠如是則內自京師外及邊境徼至於獄訟米鹽何事不濟此漢唐宋之選舉可知也夫以漢之四科四行唐之六科四事美矣而不能無弊宋之三經十科善矣而行之未究其視舜之舉皋陶湯之舉伊尹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與其賢能者固相遠矣漢高帝約法三章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又命蕭何定律令除三吏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作律九章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囚法四曰捕法五曰雜法六曰具法七曰戶婚八曰擅興九曰廩庫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

八篇於是法禁為詳唐之初高祖首以一二條掃除

隋暴後乃定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

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

行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

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斷以律律之為書因情

之舊至高宗時律學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始詳

宋太祖建隆四年竇儀進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

卷詔頒行天下其後諸道又設提點刑獄又置審刑

禁於院中以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

論刑此漢唐宋之法律可知也然大率周於禁而畧

芳洲文集 策

七

夫仁義之施詳於法而忽乎忠厚之意其於臯陶刑

期無刑蘇公敬爾由獄之美不可及矣夫漢唐宋之

事功如此循其名固可以見其實究其迹亦可以推

其治然漢唐宋止於漢唐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徒

專意於事功以為政治之效而不知留心於道德以

為政治之本也即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昭

昭然白黑分矣大抵道德者政治之本所謂綱也明

教化嚴課試興學校慎選舉謹法律者政治之末所

謂目也一綱雖簡似易而實難察目雖多似難而實

易天下未有不立其本而未自隨亦未有不舉其綱

而目自張者也

陛下祗奉

太祖高皇帝鴻業臨御以來夙夜孳孳以圖至治惟取

法於唐虞三代舍漢唐宋而不為則

陛下於政治之道本立而綱舉矣其所以化成天下而

臻唐虞三代之盛也又何難哉

陛下誠以仁義而明教化則教化明而民俗無不厚是

即所謂躬行心得之餘者也以仁義而嚴課試則課

試嚴而吏治無不舉是即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者也以仁義而興學校則學校興而士

芳洲文集 策

八

風無不振是即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

皆可師法者也以仁義而慎選舉則選舉慎而人才

無不得是即所謂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者也以仁義

而謹法律則法律舉而刑獄無不平是即所謂好生

之德洽於民心者也雖然尤必以得人才為先務而

後治效著焉故必如堯舜之得禹皋夔稷契如湯之

得伊尹萊朱如文武之得周公召公泰顛闕天散宜

生南宮适之徒各任其職以奉行

陛下之德意則於是五者可不勞而成矣 臣觀

陛下於此固已知之明審之精行之久矣故法度修舉

而忠厚之意渾如也綱紀明備而仁義之澤謫如也
四三皇而六五帝誠在於此尙何漢唐宋之足論哉

臣 叨奉

大對千旨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芳洲文集

策

九

芳洲文集卷之一策

芳洲文集卷之一

奏對

經筵講章 共九首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可謂仁矣

臣 陳循撰

這是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樊遲問答的言語樊遲問
夫子如何是智者所行的事夫子答他說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如何是務民之義務是用力的
意思民解做人字通上下說義是人所當為的事如為
人君當用力無安天下為人臣當用力與朝廷整理事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一

務為人父當用力教訓子孫為人子當用力事奉父母
凡在已所當做的事都用力行為這便是務民之義如
何是敬鬼神而遠之鬼神是造化的蹤跡人所當敬的
道理至於作善得福作惡得禍是自然的道理非鬼神
所能移易人於道理不明不務為善專媚鬼神求福不
務去惡專媚鬼神免禍所以信鬼神中間有不信的又
不能敬這兩件都不是人若能敬鬼神不褻慢他也不
去媚他求福求免禍便是敬鬼神而遠之孔子的意思
說人但於道理所當為的事便為而不惑於鬼神禍福
之說便是智者的事樊遲又問孔子如何是仁者的用

心孔子說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如何是先難而後獲如學者講學修德不是易的事但當日就月將窮究聖賢言語身體而力行必至成德的地位不可先有計較工程的心又如人君治國平天下不是易的事但當以德爲政使仁義恩澤及於百姓不可先有期功效的心於凡所當爲的事但力行將去不要畏懼艱難這便是先難而後獲孔子說人能如此則道明德立功利之私無介於心這便是仁者的心臣嘗攷之智仁二者是人心所有的德孔子答樊遲如此亦就其才力所及而告之若推其極窮天地萬物之理也只是這智博施濟衆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二

也只是這仁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與孔子之不同者孔子是就學者工夫上說孟子是就人君治道上說然必有學者的工夫然後能明治道爲堯舜的事伏惟

皇上以孔孟之言爲心則天下不期於治而自治矣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這是論語第二篇爲頭一章記孔子所說有德的人君能感化天下人心的功效如何是爲政以德人君管着天下的百姓必有法度號令以匡正那不正的人這便是政人君正心修身明了自家心上道理無一毫私心

這便是德人君把這德行政事所立的法度皆出於大公至正不是權謀術數所發的號令皆本於仁愛忠厚不爲刻薄貪暴這等呵天下的人都歸於善都得遂其生近而一家九族的親無有不歸向的遠而一國京畿的百姓無有不歸向的又遠而天下四方萬國無一處不歸向的所以孔子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北辰是上天北極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說北極不動衆星四面都旋繞歸向他孔子把北辰比人君把衆星比百姓每歸向有德的君王便似衆星拱向北極一般誠以這箇德是人君感化人心的根本非聲音笑貌爲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的人君實有這德天下之人心自然感化這便是聖人的事業爲君的若不從德上用功或專以刑罰威制人或以權謀術數牢籠人天下的人雖不敢不服終不是心服惟以德爲政的則百姓皆誠心歸服這功效甚大臣謹考古之帝王唐堯克明俊德萬邦咸寧虞舜重華協帝無爲而治夏禹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商湯懋昭人德兆民允懷文王武王克堪用德天下率從這都是爲政以德的功效孔子這一言極盡爲君化民的道理伏惟

聖明以孔子之言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誠天下

蒼生無窮之福

易經講章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

這是孔子斷易乾卦之辭發明文王所繫元亨利貞的
意思是斷大哉是嘆辭乾元是說天道惟其大也故
曰大哉乾元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得天之生
意而後發生故曰資始天有四德曰元亨利貞萬物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四

生始乎元生而暢茂是元之亨由暢茂而結實是元之
利由結實而成就是元之貞一元之中天道備焉故曰
乃統天這是說天道之元萬物之生始於天天道流行
陽氣上升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由是萬物各遂其生各
成其形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這是說天道之亨終
是說貞始是說元聖人於天道始終見得明白於乾卦
六位隨時處中初九則潛而不出九五則飛而在天乘
此六陽以行天道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這是說聖人體天道之元亨變是化之漸化是
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天道變化無所不利

而萬物各得於有生之初保全於已生之後故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這是說天道之利貞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如天道之變化萬國咸寧猶萬物
之各正性命皆得保全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是
聖人體天道之利貞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
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以見聖人之道即天之道也
伏惟 聖明體乾之德法天之運仁育萬物同歸於泰
和之治而 國家享太平之福於萬萬年誠臣民之至
願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五

這是周易乾卦文言孔子釋九五爻辭所稱大人之道
聖人居天位備乎天德故謂之大人合是說昭合與之
為一的意思夫乾以始萬物坤以成萬物生成者天地
之大德也聖人參贊化育使天下萬物皆得遂其生故
能與天地合其德天下之至明者莫明於日月舉天下
萬物皆在照臨之中聖人心體光明洞燭幾微無所疑
惑故能與日月合其明春夏秋冬循環無窮寒暑往來
各以其時四時之序也聖人至誠之德上律天時法天

之健無有間斷故能與四時合其序順理則吉逆理則凶禍福之應由其所為鬼神為之吉凶也聖人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能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欽順天道凡道理之所當為者聲為之律身為之度意之所向默與道契足以傳之萬世故曰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奉行天道凡天理之所在如五典天之所敘從而惇之五禮天之所秩從而庸之不敢有毫髮僭差故曰後天而奉天時由是而聖人之道與天同運由是而天下之人無違乎聖人之道稽之鬼神龜筮協從允協聖人之志故曰天且弗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六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臣惟乾之九五所謂大人者是居尊位的聖人聖人之道至於天且弗違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儒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伏惟

聖明體乾之健以明聖學以全天德以隆帝王之道享天下國家萬萬年之福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書經講章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七

這是周書罔命篇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此一節是勸勉的言語太僕正是掌天子乘輿的官常在前後左右聰是耳無所不聞明是目無所不見齊是身之莊敬聖是心之通明穆王說我文王武王有這聰明齊聖四者之德當時為臣下的無小無大都懷忠貞良善的心以至給侍僕御之官也都是正直的人自朝至暮常在左右人君所行當於理則遵奉而行有不當於理的則扶持匡弼使歸於正這是稱美文王武王有大德所用的大小臣僚以及僕從的人都是正人因此上文王武王出入起居之間常加檢束嚴肅整齊無一時不存敬謹的心至於發號施令之時籌謀裁度詢博訪無一事不求至當因此上推之國家百姓每受其恩惠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又推之天下萬邦之廣承其仁化耕田鑿井以生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這是說文王武王因有正人君子奉承輔佐所以國家天下皆享太平之治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蓋謂文王有聖德尚賴群賢輔助如此況我之德不逮先王尤望左右前後輔助之也臣謹考之人君治天下小大之臣皆欲得人而左右僕從尤不可不得人何也蓋百官有司皆有常職進見有時僕從之臣無時不在左右進見有時則君臣之

分嚴恒知莊敬以臨之常在左右則上下之情熟苟非其人易至於褻狎莊敬之時少褻狎之時多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能成君德者鮮矣孔子刪書有取於穆王之言所以為萬世法程也伏惟

聖明景仰前經簡用外內忠良以輔盛德以隆治化用保 國家天下於萬萬年為 宗社生民之福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政事懋哉懋哉

這是尙書皋陶謨篇皋陶論典禮命討雖出於天正用於君君臣尤當同任其責如何是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字解做正字我字指人君說惇字解做厚字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八

大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都有箇常道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天理自然的倫敘故曰天敘有典五典雖是天敘為人君的當正其道立箇準則與天下人使他皆從惇厚而無偷薄之風這便是勅我五典五惇哉如何是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自我也是指人君說庸字解做常字大凡吉凶軍賓嘉之禮尊卑貴賤都有箇等級隆殺如尊者貴者等級當隆卑者賤者等級當殺這是天理自然的品秩故曰天秩有禮五禮雖是天秩為人君的當主其柄立箇分限與天下人使他遵守有常而無踰越之

患這便是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是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是寅畏恭是恭敬衷便是天所敘秩的典禮皋陶說典禮雖是人君正用之君臣之間又當相與畏懼恭敬誠一無間然後五典五禮可協和於天下如何是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章字解做顯字有德是有德行的人有罪是有罪惡的人皋陶又說凡有德行的人於道理上合當加以爵賞故曰天命有德德有多寡是以有五等的衣服以章顯他使賞各當其德而人知勸於善凡有罪惡的人於道理上合當施以刑罰故曰天討有罪罪有輕重是以有五等的刑罰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九

以懲戒他使刑各當其罪而人知遠於惡如何是政事懋哉懋哉懋字解做勉字皋陶又說五服雖是天命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賞富有德五刑雖是天討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刑富有罪這都是人君的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皆當勉力不可怠忽一有不勉則或至於賞及惡德刑及無辜所以說了懋哉又說懋哉以見不可不謹之意 謹按虞書帝舜慎徽五典而修五禮命官敷敷五教而典三禮其於典禮之事已無不舉朝諸侯而車服以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其於命討之政已無不修皋陶陳謨尤倦倦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為言誠以

典禮是化民之本政事是圖治之具不可一日無的舉
陶不以其君已聖而廢責難之恭帝舜不以其治已至
而忘警戒之意當時黎民敏德萬邦咸寧皆因其君臣
能盡化民圖治的道理伏惟 留意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這是尚書益稷篇帝舜與禹說大臣當以正道輔佐人
君的說話如何是予違汝弼予是帝舜自稱違是違背
道理汝是指禹說弼是左右匡救的意思帝舜的意思
說為人君的委任大臣為大臣的輔佐人君所行的事
務必要依着道理然後可以治天下保國家我為人君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十

所言所為違了道理呵你為大臣的便當勸諫我匡正
我必要依着道理行所以說予違汝弼如何是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面是在人君面前退是朝見退去帝舜意
思說為人臣的當秉正直的心輔佐人君行正道不可
阿諛諂媚以徇人君的私意朝廷的事是便說是贊
助人君行不是的便說不是勸諫人君休要行這等終
是為大臣的道理若當人君面前不問是與非都順從
了及至退去後却說行的不當這便不是為大臣的道
理所以說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如何是欽四鄰欽是敬
謹的意思四鄰是說大臣在人君左右前後最相親近

帝舜的意思又與禹說你當敬爾大臣的職分我有違
理處必用輔弼我不可面諛以為是背毀以為非所以
又說欽四鄰臣謹按帝舜是大德的聖人所行的事未
必有違背道理的大禹以聖人輔聖人又豈有面諛背
毀的事當時君臣猶以此相警戒何也人君處富貴崇
高之地易至於放縱人臣以敬畏奉承為心易至於順
從所以帝舜不謂無違而必資禹以弼之亦不敢謂禹
必不阿諛而忘儆戒此帝舜之聖所以益聖而有虞之
治所以底於雍熙伏惟

皇上體念帝舜之心用隆熙皞之治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十一

魏主訪群臣言事

這是通鑑綱目紀魏孝文帝求言修政的事魏主是後
魏孝文帝姓拓跋氏孝文帝時京師歲旱民饑既詔有司
發官廩賑之復訪群臣以安民之術於是秘書丞李彪
上言說今豪貴之家奢侈過度宜定第宅車服等制毋
使僭踰又言國家興衰係于太子宜準古制立師傅之
官訓導以成其德又言去歲田穀不登移民就食於豐
收之處既廢百姓生理又損國體何若預儲倉粟以給
饑民豈不勝於驅督老弱就食於千里之外今宜析郡
縣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則糴

粟以積於倉歲儉則私之二以糴於民積之有常散之
以時則數年中穀積人足雖有水旱不能為害又言宜
於江表七州人中取其門第有才能者升進於朝量授
職任以廣

朝廷均平之政以懷江漢歸向之情又言人之父子兄
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君上厚恩憂懼相連乃其常理
今或父兄被繫子弟無憐容子弟逃罪父兄無媿色骨
肉之恩豈當如此宜令父兄有犯子弟詣闕請罪子弟
有坐父兄陳詞引咎庶敦厲薄俗使人知恥孝文皆從
其言由是公私贍足雖時有水旱而民不至於困窮朱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薰於綱目書之以見李彪之言皆切於時事魏孝文能
聽納其言有補于政治其事皆可取也 臣惟古先帝王
致治安民必廣視聽達下情考之帝堯稽於有衆虞舜
好察邇言成湯從諫弗咈當時萬邦咸寧兆民允懷魏
孝文雖未聞帝王為治之大道此因天災以求安民之
術納臣下之言而勉修時政亦可謂盡心為治者矣伏
惟

皇上廣堯舜成湯之心以求言安民為務大開賢路勤
恤民情躋斯世於泰和雍熙之盛保一國家於泰山磐
石之安天下幸甚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這是通鑑綱目紀唐高祖定民田產賦役的事均田是
均給百姓每耕種的田地租是田地中所出的租米庸
是人丁上出的差役錢調是每戶納的課稅高祖因往
時田畝不均農民失業故於得天下之初即定田制每
民一丁給田一頃篤廢殘疾的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
之七皆令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於是富者不得
兼併貧者不至失所謂之均田又定授田之民每丁歲
輸粟二石是謂之租又每戶歲輸綾絹布各隨土地
所產計二匹絲三兩麻三斤是謂之調又每丁當差役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二十日如無差役則隨所產絹布之類每日計收三尺
是謂之庸自茲以外不得橫斂或國家有事多役民力
至十有五日則免其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或有水旱
蟲霜為災以十分為率損四以上則免其租損六分以
上則免其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其制有田則有租
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使民有常產而貧富適均賦
有定制而上不過取或遇災傷洊臻而又量加寬貸養
民之政至於精密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高祖立
法之善有恤民之心也 臣惟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
為人君者必有以制民之產而薄其稅斂輕其徭役庶

幾民得所養而後禮教可興故孟子論夏商周之治必由制井田行貢助徹之法而後興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人倫唐之均田租調法雖不足比隆三代之制然使民不失業賦役有定制法亦善矣其後貞觀永徽之間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亦後世所鮮見者宋儒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喪死無憾者惟唐之法庶幾誠為確論伏望 皇上體先王之心行養民之政以隆國家太平之治斯民幸甚

勤學箴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五

商湯周武得與堯舜並稱為二帝三王者豈有他哉蓋堯舜雖性之湯武善反其性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故也反之何如亦惟學而已矣太甲成王得為商周中興令主而就成湯六百年文王八百年之大業者豈有他哉亦惟遵成湯文武之謨服伊尹周公之訓之所致耳是以商湯周武太甲成王之所以聖所以賢者孰非本於學乎雖然聖賢之君固本於學然或朝作而暮輟始勤而終怠則學有未能成故必濟之以勤而後學可造其極而成其功非特學以勤而成功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苟非行健不息則萬物生

之功何由而成地之成物導之以溝澮沃之以川澤苟非不舍晝夜則萬物化化之妙何自而著聖賢之學亦猶是也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必加人一已百之功弗能弗明弗措可也思以求之敏以行之必致人十已千之力弗得弗篤弗措可也誠如是焉將見日就月將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端在是矣可不勉諸

勸學箴八

惟精惟一

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及其發也易於私而難於公公私相雜於方寸之間善惡並生於念慮之際義理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五

既為形氣所役聖賢將為庸劣之歸欲識上達下達之機當秉從善從惡之鑒何為造乎高明之路而不可違何為淪於汙下之途而不可入不可違者念茲而勿忘不可入者釋茲而勿顧由是易私而難公者無不公由是難明而易昧者無或昧義理不壞於形氣人心聽命於道心堯舜允執厥中庶幾乎其可矣

惟時惟幾

治定功成人皆以為安矣而不知其中有危者伏焉禮備樂和人皆以為理矣而不知其中有亂者隱焉且危若何而伏于安吾恃其安而頃刻謹畏之不存則將變

安而為危矣故必兢兢致謹無一時而不戒勅焉且亂若何而隱於理吾恃其理而毫髮幾微之不察則將變理而為亂矣故必業業致懼無一事而不戒勅焉帝舜以此作歌戒勅其臣非徒戒勅其臣其實因以自警孟子稱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豈有外於此哉

傲戒無虞

有虞之世黎民於變可謂之無虞矣使非如舜勅天之命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洪水之患必至於害民況望其有於變之美乎有商之時兆民彰信可謂之無虞矣使非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克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夫

敬哉有土

天至高也民至近也孰不以天為可畏民為可忽不知民心之所存即天理之所在天未嘗以耳聽目視以耳聽目視者民也孰不以天為可欺不知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天之所以顯其善威其惡者皆因乎民之視聽也天之視聽與凡顯善威惡皆因乎民則夫人君奉天

子民苟以民為可忽天為可欺而不知所以敬其可乎哉必視民如視天一好惡不可不出於至公一賞罰不可不求其至當必視天如視民一起居不可以毫髮自欺一出入不可有頃刻自逸

滿招損

人情莫不欲治而不知所以致亂者不能戒人情莫不欲安而不知所以致危者不能懲夫所當戒所當懲者無他在自滿而已矣人君自賢自聖嘉言不納忠言不聽則縱不自知狂不自覺而善日損於已所謂自用則小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譬之於川不可以有盈也一或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七

謙受益

自古受益之要莫有過於謙也天道益謙地道流謙人君能體天地之謙則天地貞觀日月貞明亙萬世而常然鬼神福謙人道好謙人君能用鬼神人道之謙則山川鬼神莫不寧鳥獸魚鼈之咸若越始終而惟一觀夫

尙賴匡救之言太甲致謙於伊尹也卒爲有商之令王尙明保予之語高宗致謙於傳說也卒爲中興之明主書稱惟狂克念作聖孟云好善優於天下此皆謙受益之徵也又如山在地中謙之至也一簣之少無弗容故能成泰華之高地中有澤下之至也滂滴之微無弗納故能成河海之大謙之受益其理如此書之座隅以勵謙光

德惟治

人君之治天下其要安在曰德而已君德具於一心之微教化被於四表之遠所謂執簡而御煩守約而施博者也曰敬曰仁曰誠本諸身有其德也天親民懷鬼神享之見於治者有其效也堯舜躋斯世於於變時雍萬邦咸寧之域者莫不本於允恭克讓溫恭允塞禹湯措斯民於府事修和彰信允懷之地者莫不本於克勤克儉克寬克仁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萬民爲之咸和武王有惇信明義之實天下爲之大治伊尹以德爲治爲太甲告而亦萬世人君所當鑒也

否德亂

自古人君致亂之道不在於他而惟在於德不修也誠以天下之大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力制人君之治天下

有德猶濟巨川之有舟楫濟大旱之有霖雨也濟巨川非舟楫則不能無覆溺之虞濟大旱非霖雨則不能免焦枯之患是故沉於貨色遊畷之類此害德之事也當知其爲啟亂之由而去之耽於宴樂縱恣之類此敗德之事也當知其爲啟亂之原而禁之誠能以逸豫淫虐爲戒則將化亂而爲治矣昔者太甲敗度敗禮既而改過遷善伊尹猶以是言告之爲人君者可不鑒哉

勤政說

天下有至易爲之事有至難成之功何也蓋非事功之有難易成之爲之者有勤逸耳衆人皆逸而已勤則易爲之事常在已而難成之功常在衆人皆勤而已逸則易爲之事常在衆人而難成之功常在已此皆理勢之必然常情之所共識也惟君子者不以衆人之逸致已之逸而能以已之勤率人之勤譬之於天運乎晝夜未嘗一息之或停也而日月星辰隨之以運行者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譬之於水流爲江河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而溪澗川澤因之以洋溢者亦未嘗有一息之止是故照臨下土其爲功也甚大人知日月星辰之所爲而執知其本乎天體之行健滋沃群品其爲用也無窮人知溪澗川澤之所至而孰知其本乎水流之不息君子勵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六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九

一已之勤率衆人之勤所以化理天下澤潤生民功用之著無窮且大是以無教逸欲有邦阜陶致警於其君不敢盤於遊畋文王垂法於其後古今天下國家之事未有不成于勤而廢於逸者也禹受舜命治水土人皆知其至難成之功也而濟之以克勤卒致平成之績無以加或爲長者折枝人皆知其爲至易之事也而語人曰不能其與不勤政者何以異勤則變難而爲易逸則棄易以爲難勤逸之機可不慎乎竊嘗觀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武王丹書之戒何其嚴無違曰耽樂乃非天攸若周公無逸之訓何其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堯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十

舜禹湯文武不獨有其名而能踐其實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禹稷臯夔伯益不獨務乎勤而實有其德人君代天理物人臣輔相天事其可一日而不勤哉何則兆民未安四夷未附兵革未息田疇多蕪所以泰之來之弭之闕之非勤無以成其功賢才在野佞臣立朝六氣不和五刑未措所以進之斥之讓之釐之非勤無以臻其效古昔聖人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施於事者莫非以勤爲心朝至日昃不遑暇食共和於民者莫不以勤爲事豈有他哉誠有以知事至微也惠迥則吉從逆則凶天下之事其勢有可憂者無窮所謂一日二日萬幾治

亂安危相爲倚伏是也惟見其可憂者易圖不見其可憂者難理可憂何如一夕少懈或以致千百年之患苟能致勤於事而無間則可憂者不足憂矣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下之民其勢有可畏者何限所謂如朽索之馭六馬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是也惟見其可畏者易治不見其可畏者難安可畏何如一人少逸或以貽千萬人之危苟能致勤於民而無忽則可畏者不足畏矣人君勤民以奉 天人臣勤事以奉君勤政之大莫過乎此保邦之要孰先於此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芳洲文集卷之一

芳洲文集卷之二

視草

臣陳循撰

立東宮詔

皇太后詔天下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

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

國家不意被留賊庭尙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

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為皇太子正位東

宮仍命鄜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君

而社稷為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使聞知

代總國政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 皇考宣宗章皇帝仲

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 大兄皇帝恐禍連 宗

社不得已親征勅 躬躬率百官居守不意 車駕被留

虜庭我 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

見深為皇太子命 躬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

廷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

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 上請早定大計 皇

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 理萬幾移命躬躬君臨天下

會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 大兄皇帝詔旨 宗廟之

禮不可久曠朕弟鄜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

顧痛憾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兪允莫獲

仰惟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

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遣使諸虜問安

上 大兄皇帝尊號曰太上皇帝徐圖迎復為政之道

必先正始其以明年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一切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

等有犯除謀反大逆首惡子孫謀殺祖父父母妻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強盜奸臣黨類不赦外

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為事犯罪發

遣各處立功及哨瞭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有

為事發充軍役原係真犯死罪者降二等用其餘雜

犯死罪徒流等項罪名降一等用就著原發充軍衛

所差操

一軍官指揮千百戶以下有為事被刑除謀逆外其餘

子孫弟姪依例承襲或有年遠子孫貧難失於告承

襲者但行原衛所有官族人等保勘明白不拘年限亦與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復原役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為事做工及運磚運灰運糧等項悉宥其罪官吏各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各布政司直隸鎮守巡撫巡按等官須以撫安軍民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地方為本時常嚴督所在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分巡或親巡歷如遇盜賊生發即便量調衛所有司軍兵民夫勦捕或止懲治首惡數人母令滋蔓務在民安盜息如或推避怠忽致誤事

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總兵鎮守等官及各邊衛所操守官軍頭目務要撫恤軍士勿令失所仍須常穿整備盔甲弓箭等項軍器該管頭目每二日率領一下教場操練御史按察司官所至必須提督量加懲勸仍戒所管官旗不許尅減糧賞私占軍餘耕種田土如有此等悉從舉奏處治若知而不舉者併治以罪

一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前凡一應倒死虧欠及被盜走失孳收騎操隨征等項馬駝驢驘種馬馬駒牛羊豬牛犢等畜一應贖罰追賠等物俱照六月二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十一日照例悉皆蠲免其景泰二年夏秋稅糧以十分為率並免三分以蘇民困

一各處逃移人戶拋荒地遺下稅糧無人辦納者悉令所司查勘蠲免比後有復業者仍免三年有被大水坍塌田地並許告官差人踏勘得實原額稅糧悉與除豁

一正統十四年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許令申達上司踏勘得實該徵糧草所司即與除豁人民有缺食者即便設法賑濟毋令失所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四

一國家賢才必資薦舉乃可得人今後方面及風憲官郡守御史悉依宣德年間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任用不限原任年月深淺但舉才德堪其任者如或狗私謬舉連坐舉主之罪

一天下有司官員有廉能幹濟善撫百姓者所在上司巡撫風憲等官以禮獎勵毋或凌辱老病鬪茸不能任事者起送赴部貪酷無恥害民者拿問解京

一各處舉到儒士及三考滿吏典俱照承樂年間儒士送翰林院吏典送吏部堂上官一體嚴加考試照例選用不必會官有不中者發回原籍為民當差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為事閑住減俸糧者並照舊

關支

一今後內外法司所問罪囚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其有一應條例並除不用

一文武官員旗軍人等隨征回還未出官報名朝見者悉宥其罪各還原職役管事差操如二十日以裏不出者全家發邊遠充軍四鄰不舉首者與同罪

一浙江福建銀課如果坑場所產採辦不及原額令民補賠逼其逃竄為盜今後並聽開辦御史從實酌量奏減不許扶同欺公

一按察司官巡按御史俱係朝廷耳目凡有刑獄冤枉悉與伸辨官吏貪污悉從糾舉不許推避致陷無辜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五

縱容有罪違者罪以風憲失職

一各府州縣學校生員食廩者已有定額增廣生員照承樂年間例不拘名數多寡但選官民子弟材質俊秀厚重者充不許濫收娼優隸卒賤品之人違者罪之風憲及提調學校有司提調官嚴加考課務俾成材

一民間今後除糧草及俱用物件軍需之外其餘不急之務悉暫停止以甦民力

一軍民之中果有懷才抱德藝能超卓者所司以禮舉

薦赴京量才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利有當與害有當除者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但經考滿無贓犯者許照洪熙宣德年間舊例請給誥勅以勵賢能

一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廚役人等年六十以上殘疾不堪供役者悉皆放免應僉補者照例僉補民間線寡孤獨篤廢殘疾及年七十以上無丁侍養之人有司加意存恤毋令失所

一在外承差知印今後俱選有才行者叅充其有丁憂起復及為事重歷者就於本處候缺補奏役滿赴部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六

一軍民詞訟有係告言謀逆重情許赴各鎮守及巡撫官處或徑赴京其餘戶婚田土等項悉照洪武年間

舊例自下而上陳告但係已事所司即與分理不許挾讐妄將他人重情牽告誣陷善良又有一等刁民平日脅制官府糧里是務本無可告到京臨期僱覓慣代人捏詞寫本狀之徒旋捏重情乘勢妄告以快私憤良善負屈莫伸今後但有誣告此等者連捏詞寫本狀之人並發邊遠充軍

一福建等處現被提問激變失機等官悉宥其罪並降

邊遠敘用

一 饋運糧儲并各處操練工部造作去處把總官員作頭人等總兵管事等官務選驍勇能幹公廉善撫恤軍匠者設立不許選用平日趨附奉承之人以致恃勢酷害軍匠舊濫設者並行革去違者罪之

一 在外軍民官員多有除授赴任或因公幹考滿等項到京回任通同親識帶領前往任所以取債負為名因而科斂軍旗糧里人等財物分收入已今後敢有仍蹈前非許被害之人赴御史風憲官處告理並拿問如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七

一 失班工匠自正統十四年秋季以前並免罰工止當正班管工官吏作頭不許私役及放閑辦納月錢違者罪之

一 內外門攤商稅課程先因鈔法增添其額今後只依洪武年間舊額收受不許過多

一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明白開具實跡轉達具奏以憑旌表軍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匹綿二斤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問

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社惟恭儉勤可以惠萬民尚賴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德

匡輔宏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赦福建浙江貴州廣東反叛詔

詔曰朕體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遠邇乃者福建浙江貴州廣東頑民反叛劫掠鄉村為盜不已究其所由皆因該管官司不能撫治所致朕今即位之初已嘗大赦天下尚慮謀反逆之人赦所不原無由自新官兵累歲誅殺不已故朕體上天好生之意茲特頒恩自詔書到日凡反逆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咸赦除之悉令復業如舊敢有仍前負固不靖大軍勦殺朕不貸私故茲詔示咸使知悉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八

撫安軍民詔

詔曰朕以涼德嗣承大統仰惟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大兄太上皇帝鑿與未復痛憾日深方詰兵數十萬欲以問罪於虜而虜以使來請迎復者屢皆詐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遺金帛以來虜必款送還京朝廷固疑其詐而於理難辭拒悉勉從之奈何其計愈行而誑愈篤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衆躬詣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為詞朕遣大臣出迓徧歷虜營不見大兄鑾輿所在遂焚書斬使揮六師搗之斬

獲其類無算虜衆大潰乘夜奔遁餘孽散伏於近郊者亦皆搜戮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尙慮四方遠近罔聞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特茲詔示其各復爾舊寧爾生永彰殺伐之功其樂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勅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仲尼褒貶之書足爲鑒戒不可尙矣朕旣夙夜留心于茲然惟善惡不備則或鑒戒不周顧自威烈王至于梁唐晉漢周之五代事芳洲文集 卷之二 九

書于朱文公通鑒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所紀

歎焉卿等共以二代史書參酌攸文公例編纂上接其爲一書以備觀覽應用編纂官屬其推能勤敏有文學者悉具官職姓名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欲肆命卿等爲之其尙精密毋忽故諭

勅諭少保高穀往南京祝典

勅諭南京國家創業垂統根本重地與鳳陽皆祖宗累世陵寢所在朕所以夙夜拳拳在念者也比聞二處去冬積雪連旬民皆艱食今春南京又被火災焚毀數

千餘家朕益爲之寢食弗寧茲以爾爲內閣保傅重臣勤慎專一特命齋捧香幣等物徑詣鳳陽南京祭告

祖陵 皇陵 孝陵及 鍾山之神其災異於既往祈福慶於方來爾須精白一心致朕孝思誠懇可也仍須撫視被災之家闕食之人凡有可以賑恤之者聽爾量宜爲之庶幾上慰 祖宗之靈下遂民庶之願爾其如勅奉行故諭

勅諭各省恤刑

皇帝勅諭三法司 朕惟刑者民命所關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此爲重故欽恤之訓載諸虞典式敬之言著芳洲文集 卷之二 十

於周書我國家 列聖相承九拳拳致謹於斯近聞內外法司罔體此意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視權豪勢要以爲重輕或畏患害艱危不加辨理甚者吹毛求疵刑及無辜是致良善冤抑姦宄自如傷陰陽之和召水旱之沴遠邇荐饑流亡失所輿言及此朕爲惻然茲特勅諭爾等體朕至懷恒存矜恤凡百大小刑獄務在悉心推究情輕而罪重者可矜罪輕而情重者難宥必使無辜不至於受冤有罪不得以倖免刑罪得中人心稱快然後副朕憫恤之意如或故違罪不爾宥爾等共承欽承朕命毋怠毋忽故諭

勅諭南京三法司 勅諭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

御史及各府州縣 勅諭江西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

御史及各府縣 勅諭福建 湖廣 廣東 廣西

山東 河南 山西 陝西 四川 雲南 貴州

順天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隸府州縣 南京順天

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隸府州縣 以上共十六道文俱同

手勅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

昨日聞卿偶嬰重疾朕為惕然念卿夙膺委任且夕不

可或無已勅近臣攜醫往視茲復頽賜卿白金五十兩

用資湯藥并賜羊酒白米卿其勉扶病體以副朕拳拳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之意

勅諭北平章院使

皇帝勅諭北平章院使孛來并大小頭目 朝廷自我

祖宗以來至于今日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福善禍淫

惟天是法是以四方萬國莫不仰戴恩威歸順之者

天必賜以安全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禍亂此又 天眷

我朝不待其用民力而良善自生凶惡自殄也往者

先逆天背道擾我中國殺害乃王僭號曾不幾時滅身

在 豈非背逆朝廷者 天必降以禍亂而兇惡

自殄乎今爾等能敬順 天道尊事 朝廷痛改也先

前非遣人以馬來貢雖曰暫時困窮終可以免危亡豈

非歸順朝廷者 天必賜以安全而良善自生乎今使

臣回已行厚加宴賞并以賞賜回賜爾等馬價綵幣裘

裏等物及所奏討物件一一付與領回給授至可收頌

所求米糧盤費騾馬弓甲一節盤費賞賜之物即是米

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

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我國家武庫兵器萬萬惟大軍

出征則給與況有 祖宗明訓尤戒不可與人豈可助

人讐殺失 上天好生之心故皆不與特諭爾等知之

爾等宜體天心一以敬順為務毋蹈前失庶幾永遠享

芳洲文集 卷之二

福故諭

勅諭哈密忠順王

皇帝勅諭哈密忠順王倒瓦荅失里法司奏爾先次差

來進貢使臣重受朝廷賞賜回至甘州地面有阿力札

不守法度強盜平人牟隻又用鞭棍亂打伴送舍人崔

義當有傍人總旗李慥向前勸說你每自有下程因何

生事搶奪平人牟隻又打伴送的人全不畏法不期阿

力札怪李慥勸他當將李慥打傷身死 朝廷

祖宗立法凡白晝搶奪人物財者罪當死今阿力札犯

了兩箇死罪律該斬首示眾今得爾奏乞可憐見將阿

力能與將去自行整治他與各處往來的使臣看樣朕念爾能敬順 朝廷遵守禮法特准所言即令所司將阿力札責付今次差來使臣哈只伯等領回付爾至日爾須依法整治以警其餘仍須戒約後來使臣不許仍前兇惡不守法度違者 朝廷自處以法必不輕恕特勅諭爾知之故諭

勅諭哈密忠順王

勅諭哈密忠順王倒瓦荅失里累次得迤北走回人報云云男婦先被達賊搶去有轉賣與爾哈密地方者有逃回爾地方潛住者有經過爾處被爾部下拘留不發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者前後約有三千餘人中間被爾部下陸續賣與撒馬兒罕地面回回引去約有一千餘人其餘尚有二千餘人如京衛百戶楊榮等俱在爾地方回回打兒罕等家住過 朕以爾自祖父以來世受 朝廷爵賞爾亦自稱爲 朝廷把後門則爾視我中國人民當如一身一家一般今爾既收被擄走回男婦三千餘人合當盡數送還庶幾表爾忠順之誠豈可縱令頭目轉賣他國以收微利致失爾之平昔信義有負 朝廷眷待厚恩勅至爾即將朕言語宣諭部落但有拘留人口見在各家不分遠年近日盡數送官差人送還 朝廷朕必照例

給與賞賜決不吝惜爾其體朕至懷如勅奉行故諭

勅諭朝鮮國王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世子李宏暉得奏父王珣以今年五月十四日薨逝朕深悼念茲遣內官金宥金典齋文往爾國中諭祭詔示爾國人封爾宏暉爲朝鮮國王繼爾父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上之誠永固藩邦庶遂承先之志欽哉故諭

勅諭朝鮮國王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宏暉叔李埭近得王奏稱其質本孱弱國用艱虞惟爾賢良宜遜乃位俾詢于國謂皆屬心茲特從其所遜遣內官尹鳳金興齋詔諭告國中并勅諭爾封爾爲朝鮮國王代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天之誠永固藩邦毋忝嗣王之讓其令宏暉仍以舊爵居爾須常加優待毋忽故諭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四

封朝鮮國王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主宰萬邦封建諸侯遠邇惟一此國家之大典 祖宗之成憲也況朝鮮國守禮之邦傳統其民可無君長故國王李珣襲先代之爵事 天事大始終一誠克敬克仁遠邇咸譽屬茲薨逝宜有繼主今子宏暉王之嫡長性資忠厚國

論攸歸今遣內官金宥金與齋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云 民夙夜惟寅盡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敢

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茲詔示咸體朕懷

封朝鮮國王誥

皇帝制曰國家奄有四海君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遠邇命德則寄以一方之任象賢則錫以累葉之承所以繫其衆心而俾臻於乂安也故朝鮮國王李珣端重謙溫聰明勤儉敬 天事上始終一誠贊父王既已有年致國人靡不信服恭承朝命斯須不違蓋其先王之賢子賢孫也胡享國之未幾遽告終之來聞應有繼繩以芳洲文集 卷之二 五 統其衆爾宏暉乃珣之嫡子既賢且長傳襲惟宜茲特封爾為朝鮮國王於戲惟敬可以事天惟仁可以撫眾惟保境可以安邦惟順正可以享福惟率乃祖父之行庶稱 朝廷獎賢之心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誥

皇帝制曰國家封建無間遠邇必立君長以主其國以撫其民此我 祖宗以來之制然也爾李珣乃朝鮮國王李宏暉之叔父志存忠良材具文武宏暉自顧其孱弱以國遜讓爾賢能不徒辭榮之可嘉抑且安邦之足尚肆從所請錫以闕居特封爾為朝鮮國王代掌國事

於戲惟敬可以事天惟仁可以撫民惟和可以睦親惟順可以享福服膺遜讓庶保初終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妃誥

皇帝制曰帝王錫爵而恩必及其伉儷者所以嘉內助之美也爾尹氏乃朝鮮國王李珣之妻夙相乃家稱為賢配夫既顯貴爾宜偕榮肆封為朝鮮國王妃爾尚益勤內助以率婦箴欽哉

襲贈衍聖公孔承慶誥

皇帝制曰國家於 先聖之嫡嗣世授以顯爵者所以申崇儒重道之典也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宏緒之父宜承先而啟後竟蚤世以遺榮既有子以襲封肆推恩而錫命可贈爾為資善大夫衍聖公尚克欽承承承乃裔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六

襲封衍聖公母誥

皇帝制曰子以先德而榮母以子恩而貴國家禮典百今所宜爾襲封衍聖公孔宏緒母王氏早孀儒宗篤生令子子承恩命爾宜與俱可封為太夫人尚懋慈訓之良俾承休光之大欽哉

吏部尚書王直誥

尚書政務之治忽所本吏部人材之進退所由簡賢能

行封爵考殿最稽勳庸必備衡鑑之精乃愜公清之論
雖職典各歸其屬而提揭在慎厥綱非得周材曷稱是
選咨爾資善大夫吏部尚書王直發身賢科歷官禁近
既備學問詞翰之美遂參經筵史局之榮方擢佐宗伯
之司爰進授天官之任顧其端方直諒清慎公平既克
舉於厥官宜益隆其恩典茲特進爾階為資政大夫錫
之誥命以為卿榮夫知人則哲能官人不獨有以見朕
之知而薦賢為國非為私且將有以需卿之忠尚率乃
僚以殫厥服欽哉

告祖陵太皇太后文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七

維景泰五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午朔某日 孝曾孫嗣
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高穀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于 祖陵太皇太后
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負荷弗勝致貽災
害雨暘寒燠過度愆期百穀少成群黎多窘顧惟所自
咎在眇躬宏濟艱難豈敢他訴仰祈 親造曲賜矜憐
俾雨順以風調致民康而物阜無任懇請之至謹告

告皇陵太皇太后文同前

告孝陵文

某年月日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
于 皇高祖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 皇帝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
順聖高皇后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負荷
弗勝致貽患害根本之地災異屢臻城郭人民咸懷驚
懼顧惟所自咎在眇躬宏濟艱虞豈敢他訴仰祈 親
造曲賜 矜原銷災害於未萌奠家邦於永久無任懇
請之至謹告

祭鍾山告文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六

景泰五年同前遣少保高穀專禱祀于 鍾山之神曰
恭承 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
政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
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水旱疾疫疊見此方饑饉流亡
間臻累歲究惟所自良有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
避而轉殃為福實神職當專夫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而
轉殃為福功孰與鈞特致懇祈幸 副懸望謹告

皇天后土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越二十四日戊
辰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 曰御名不德災及群黎禾稼在田連遭

淫雨仰惟 洪造憫念民艱大布陽光俾諸豐稔御名下情無任不勝虔禱之至謹 告

皇天后土祈雨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五月乙巳朔越二十九日癸酉嗣天子臣御名謹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曰臣御名祇奉 尊嚴統臨兆庶省躬不德實切戰兢茲者連旬缺雨農事惟艱致災之由罔敢辭避仰祈 洪造特 賜矜原大降甘霖普甦群品臣御名下情無在不勝虔禱之至謹告

武英殿安奉先師孔子祝文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九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初七日辛亥皇帝謹遣大監王誠以太牢之儀致祭于 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仰惟 至道夙夜在衷瞻慕之忱難忘頃刻特茲 肖像祇奉惟勤尙冀啟開優入聖域起居作息永底中和謹 告

祭朝宗順正河伯文

維景泰三年歲次壬申庚寅朔初三日壬辰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祇捧香帛以太牢致祭于

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曰茲者河伯泛溢

自濟寧州以南至於淮北民居農畝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瞻朕實傷切于懷夫朕爲民牧 神爲河伯皆帝所命今河水爲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致 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河循故道民以爲利而不以爲害然後各得其職仰無所負而俯無所媿專俟感通以慰懇切謹告

祭嶽瀆神告文

皇帝遣大臣告東嶽泰山之神河瀆之神濟瀆之神金龍口黃河之神曰 天降膏雨在風雲率其職地湯甘泉由嶽瀆効其靈天地之澤施秘風雲嶽瀆不得辭其責也今歲雨暘時順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獨泉流不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十

洩所以灌百川者歛焉道不由其道而水決於海泰山泗濟之源復秘南北漕運之渠日涸此雖軍民之患實關 天地之仁固朕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地均有矜惠生民之心神可獨無奉若天地之意務使河循故道分漑朔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望神既有以塞其責朕亦有以賴於神神其鑒格專俟感孚謹告

廷試策問 正統十年

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選任賢才以敷政化安中國而撫四夷其見諸載籍靡不足爲後世法也下

迨漢唐宋賢明之君亦皆銳意於斯而其人才治効有
 可以比隆於古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
 統一華夷德威所被罔不臣服 太宗文皇帝嗣登大
 寶致治保邦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咸隆繼述是以群
 賢彙進教化旁洽海內又寧夷狄賓服功德之盛昭合
 古昔而無間矣朕繼承鴻業仰惟 祖宗之彛憲是訓
 是行屢詔中外簡拔賢才亦既得人為用矣誠欲九德
 咸事野無遺賢舉措之法尚有可行者乎申勅諸司修
 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誠欲百工惟時庶績咸熙督
 勸之典尚有可舉者乎內而中國生齒之繁因其性而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教養之矣誠欲使皆阜厚化成同歸於至治尚何加乎
 外而蠻貊近悅遠來因其俗而懷撫之矣誠欲使皆講
 信修睦相安於永久尚何所施乎夫治道有本而推行
 有序不法諸古無以施於今泥於古而不通於今亦未
 足以為治諸生明於道藝必講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將
 親覽焉

廷試策問 景泰二年

制曰朕惟自古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
 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此數
 聖人者萬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著於

易堯舜禹湯文武之迹存乎書其所以為道為德為功
 者朕欲究其心術之精微其推以治教養天下所尚雖
 殊然不出乎耕桑貢賦學校禮樂征伐刑辟之外朕欲
 察其制作之會通夫無所酌於古將何以準於今朕承
 祖宗大位夙夜惓惓於心亦惟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
 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勵茲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情
 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
 賦使各膏肥其體而無或失所養盡蕩天下狼戾之頑
 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龕鄙之陋以由禮
 樂使各移易其俗而無或違於教盡作天下慵怯之兵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以奮征伐使各銷沮其兇盡化天下爭鬪之訟以遠刑
 辟使各崇尚其恥而無或外於治皆何施而可也施之
 有效民得治教養矣於古聖人之道德功有可以庶幾
 乎伏羲神農黃帝曰皇堯舜曰帝禹湯文武曰王其稱
 號之所以異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養有隆替
 而然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
 降而王乎茲欲措天下於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稱惟
 一而無降殺之別亦必有其道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而
 得之於己宜無不悉其說者矣既承有司賓興而來其
 具為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題

皇帝制曰朕以眇躬祗膺 天命纘承 祖宗鴻業臨
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虛心於宵旰
冀資弼於忠良固聖賢樂受盡言在堯舜惟急先務何
則天下之本莫有外於家國兵民朕欲聞其至計何先
切望何最君心之法莫有過於禮樂教化朕欲聞其損
益何宜隆替何繫制治貴於未亂其方術何良保邦貴
于未危其謀謨何遠以至為政之寬猛何尚備邊之籌
策何長人材之賢否何由刑賞之緩急何可與凡災祥
感召之機何速夷狄向背之故何在皆朕之欲聞者也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御製觀天之器銘

惟古聖人動息法天存心施治靡或不然天雖至高其
理不遠求而得之制器南面以玉為管以璿飾璣有虞
之制今渾天儀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五星緯天晝夜代
謝有順有逆有遲有速以器之精測而能知器有動靜
道分黃赤在人在天其實惟一南北東西或昂或低仰

觀俯察器象則齊蕩蕩巍巍高廣孰愈近而求之咸有
規矩以約知博以卑窺高智之所及不爽絲毫法古之
意作為簡儀古遠不異 天高可稽顧予敬天夙夜在
念揆諸制器昭然自見咨爾臣工體茲至懷敬致慎察
毋忽以乖

御製勤政說

朕嘗觀之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萬物賴之以生成者
豈有他哉亦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晝夜往來相承不
倦春生夏長秋成冬斂寒暑循環相續不已使數者有
一息之怠則萬物何由而生成人君為萬民之父母而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五

萬物賴之以安養者豈有他哉亦惟夜以思之晝以行
之日夕乾乾兢兢業業動靜食息以勤為所出入起居
以逸為戒使數者有一息之懈則萬民何由而安養夫
天地以勤豈特萬物賴之以生成將見日月貞明陰陽
順序三光全而不忒寒暑平而無乖天地益悠遠無窮
矣人君以勤豈特萬民賴之以安養將見國家隆盛
宗社莫安華夷仰戴於一人子孫繼承於萬世人君益
永久多福矣虞舜聖人也皐陶猶以無教逸欲陳謨言
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成王賢君也周
公猶以所其無逸為訓言當以無逸為處所常居於此

而勿遷也舜用臯陶之言以勤儉率諸侯是以享年百有十歲踐天子位亦五十年四方有風動之休萬邦有感寧之效舜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耳成王能用周公之言而又上承文王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不遑暇食勤政之教以勤居逸是以世傳三十六王享國八百餘年之久國則萬國咸寧民則萬民咸和周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也古今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勤而興未有不以逸而廢者也肆惟 宗祖誕膺 天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旰食宵衣惟恐一民不得其所夜以繼日惟恐一方不得其寧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五

所務者莫非安邦之宏謨所治者莫非養民之切務是以傳之子孫皆能以勤為本世世相承固有或息朕承大統夙夜惓惓以古聖勤勵不息為心惟以 祖宗宵衣旰食為法頃刻不敢有所安逸須臾不敢有所怠荒竭力盡心敷政蒞事乃述勤政之說朝夕揚之座隅進退語嘿視以自警匪徒視以自警且將垂示子孫是則是遵永承無斁

御製歷代君鑒序

朕惟理之寓於天地者至隱而難名道之由於聖賢者至顯而易見故天地者聖賢之準則而聖賢者帝王之

模範始而希聖賢終而參天地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古今之通道也堯舜人倫之至所以為法於帝王者固萬世無以加祖宗典章之備所以垂憲於子孫者亦萬世莫能外是以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則凡帝王一言一行有可師者不可以約而或廢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則凡祖宗一政一令無可議者不可以博而或遺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帝王之要務也朕自臨御經筵以來景仰堯舜以前下至三代聖神暨我 祖宗謨訓拳拳服膺而弗忘矣然又以為主善為師雖一善不可棄乃采漢唐以來諸君嘉言善行并編輯之揭曰善

芳洲文集 卷之二 美

可為法其前後凡言行有可以警省者則附於末揭曰惡可為戒通五十卷名為歷代君鑒固將朝夕觀覽以資勸懲而亦以垂鑒於來世且頒示廷臣使因是而加勉輔之方昔周成王咨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子內孟軻氏語景丑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觀者其尚有感發於斯哉

御製五倫書序

朕惟天之道非陰陽五行無以成萬化人之道非三綱五常無以首萬行綱常之道雖敘於天而正之使敘倫而益厚則在於君傳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

蓋人之性所謂性者孰有大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故親吾親以及人之親
立愛自親始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立敬自長始也堯
舜禹湯文武聖聖相承所以繼天立極而致雍熙泰和
之治於悠久者莫不循用此道我國家以綱常為治
自 皇高祖考太祖高皇帝申明五常之誥頒行天下
列聖相承若出於一肆數十年海內又寧風淳俗美良
有以也我 皇考宣宗章皇帝纂承大統益隆繼述嘗
於萬幾之暇采輯經史百家嘉言善行之有關於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者類分為六十二卷命曰五
芳洲文集

卷之二

毛

倫書欲嘉與萬方講求其理將以施之於身行之於家
而達之於邦國俾咸囿仁義忠孝慈良之域而後已是
即帝堯親睦九族帝舜慎徽五典大禹祇台德先成湯
肇修人紀文武明德重民五教之所為也其與易之裁
成輔相書之惇典綏猷中庸所謂修道之教豈有二哉
所以然者蓋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亦因其本
然而導其所當然者耳朕嗣天序追承 皇考之志謹
用錢梓以廣其傳而并序述 神功聖德之盛播示將
來於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綱常之道殆與之同其久
遠矣

御製勤政要典序

朕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其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者夫豈聲音咲貌之所可及動循往聖躬履斯道自強
不息猶懼有未能焉況乎自用自逸而可預於此哉朕
自臨御以來夙夜惟究其旨乃采古先聖帝明王前言
往行大儒哲輔嘉謨遠猷之戰經籍者類為十章取其
要而切簡而便庶易入而易守久不至於厭怠雖然非
勤不能學也乃總括以勤政之說名曰勤政要典非惟
誦以自勵蓋將貽於後嗣使保邦安民永有所賴焉於
乎天之所為能成物者行健之德君之所為能成化者
自強之功觀者其務承之勉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天

御製城隍廟碑

朕惟自古國家建立宗廟社稷朝市之位必營城池以
為之固周公相成王作洛築王城於澗瀍之間為周匹
休之地亦所以安輯萬民臨制四方而聳朝會之觀於
天下以是知雖文武盛德大功而其久安長治之圖不
能外乎此也我國家自 祖宗肇建兩京皆置城池以
永萬億年之定命于 天蓋與成周之意若出于一朕
承大統夙夜惓惓惟以繼述為心邇以京都垣墉有未
盡治者乃命撤其故而新之費以堅甃於是四周表裏

確然完固庶幾天造地設之所成矣夫成之雖由於人而主之必資於神神以主是為其職人必因是崇其號故其神曰城隍蓋古今所同也舊有城隍廟在都城之西南隅故陋甚矣朕念弗稱其所主也城完之日令更造焉中作正堂後為神寢堂之前為正門自堂左右至門翼以周廊如官司之職掌以案名者十二廊東西中特起如堂者二名左右司正堂以祠都城隍之神而旁以居其輔相者各以序置門之外為重門東西置鐘鼓樓其後各有舍以栖其守護之人蓋總為屋以間計者九十有七其地以丈計者深七十一廣四十一有奇材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元

出於官之素具工役於力之常供一無所預於民成不浹旬而功倍於累月孟子所謂不日成之或庶幾焉又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況無所事於使而民得其完固之安則樂可知而不怨又不足言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之育固本於吾心之中和非有所待於外至於善惡是非隱於民有非人所能知菑害疾疫生於下有非人所能禦於是始有待於神之力焉神能公其善惡是非之隱而不爽恤其菑患疾疫之生而不倦則為得其職矣神得其職則人之祠之也雖後其宮而位列如官府宰治眾庶夫豈為過也哉自國

都以至於天下郡邑莫不各設其祠秩視其土之吏而春秋則就享祀典之祭示幽明一致也京都城隍又豈非其神之統歟其秩視亦可以推矣廟既落成乃碑而系出之以銘曰 明王立國修垣墉臨制四海古所同保固社稷表無外壯觀山河那有窮兩京宏建直南北萬年鴻業肇 祖宗湯池鑿地滄海險金壁列雉造天雄自此而內為朝市曹司邸第栖臣工自此而外為郊郭閭閻田里居民農誰其主此辨方位爰有神奠坤維中典掌職任既顯一守護防衛惟嚴恭郡情真偽隱莫究鑒察是否須明聽人心好惡分難狗予奪淑慝仗正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忠陰陽表裏實關係彼此感應宜靈通資神躬我所未逮故茲相方為築官阜安民物本朕志宜達利澤由神躬神之可倚信不爽神之可託心至公凡民疾疫有禱禱期副虔懇瘳痾捍禦菑患底康豫調順雨暘臻稔豐誘彼愚昧趨德善保我家國躋盛隆五兵偃戢塵弗起四境治平績愈崇推茲明我祠非過時乃昭神享當功廟貌崇嚴神所附安如磐石永如嵩

御製憫忠義阡之碑

景泰二年三月甲寅恭奉 聖母上聖皇太后諭比歲廟賊背逆天道率其徒旅數萬餘騎入寇京師 宗社

為之震驚臣民莫知所禦一時智謀勇收之士出於禁衛羽林軍者有焉出於受命討叛逆者有焉又有出於感恩懷德但欲報稱無由者焉出於親上死長良知良能素無所用其力者焉莫不於此感激思奮競以迎敵殺賊而得上賴 天地祖宗眷佑國家虜賊愧悔兼以懷懼 朝廷威德悉皆敗走而京師用寧天下以無事

然闕阜成門外西南伏屍數千形貌已變其有父母妻子往收葬者尚以不可辨識而聽其暴露矣其無父母妻子者在者尤多竊聞禮有掩骼埋胔之典是古聖王仁惠及於庶類然也今將士人等為國家死難如此固不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可不厚其恩恤而況獎勸忠義慰答群情尤不可以少緩願命即西山麓間曠之地為一大壙凡因戰死之骨悉取瘞之而附掌以在近官司修其時祭且禁侵犯之者庶幾有永不墜非徒慰答於既往亦以勸勵於方來朕恭 成命爰命有司悉遵所諭而賜名曰憫忠義并書其事俾鑄之石立於其上銘曰於 皇祖宗肇造區夏養士百年服習戎馬南征北伐所向克敵功在國家威震夷狄勇死於志志死於義惟義所在遑恤厥體茫茫堪輿俯仰奚存山川星日孰可與倫凡形必化來續往過惟此忠義千古不磨豈但不磨泰華同高顧彼

偷生輕如鴻毛區區孽虜敢抗我軍以我加彼長風掃雲實資爾輩義士忠臣惟知有國寧思有身爾身雖陷爾名惟芳壙骸不別國籍則彰天胙乃後以繼以緬食爾之報世躋顯榮復命有司祀守爾坐毋俾侵奪境及幽靈豈徒為爾且勸方來凡百有位視以勗哉人孰無死死貴得時全忠與義死以奚悲

御製大興隆寺碑

朕惟君天下以保邦安民為先興善教以崇德宏仁為重肆古帝王躬勤導迪之修德合天人之助遂至茂迎景貺於萬億年而益隆者亦惟在於此耳我國家自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太祖高皇帝肇創區夏 太宗文皇帝中興家邦至於列聖相承實同一道文德武功已宣揚於四海深恩厚澤復被冒於萬方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未有過之者也然不以道已至而忘陰翊之功不以治已足而忽默相之道故往往度地而建苑利稽典而興象教深有契乎大易神道設教之旨孔子博施濟眾之仁者矣何其盛哉況乎京師四方所仰佛氏眾妙所宗則所以崇獎光大其教者尤不可以少廢此我 祖宗所為功業超乎古今德化被於遠邇致治臻熙皞之盛享國得長久之安而非近代所可及者是豈為無補哉朕承 宗廟

之重而撫 國家之大夙夜兢兢思所以繼 祖宗保
邦安民之志非一日矣乃者相于都城得隙地於長安
西街之北因命臣工垣而利之中為大殿凡幾從以仿
殿門廡法堂樓閣誦息諸廬壯偉雄麗咸具四方之瞻
文以臺墀鐘鼓旛花金玉供奉諸儀崇飾布列咸聳萬
姓之觀至於列寶相如來之像度金書大藏之經則又
世之所稀有也所以然者夫豈有他乎哉稽諸佛氏之
書佛之為道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祚國必篤於有道
之世何也蓋有德者獲福之本而有道者享國之源中
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是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有合乎中庸之旨矣周書曰
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
中宗之享國為尤久是祚國必篤於有道之世有契乎
周書之義矣佛之為道能福祈於有德有道如此則後
其宮與像以崇獎光大其教也夫豈為過乎哉工興之
日材取於常用之餘而有司無預力役於常征之內而
浮費有備人情懽懽成不踰時予以冀迎景貺而祝
宗社生靈無窮之福端有在矣將見國家底泰山磐石
之安海宇臻民物雍熙之盛顧不資於此乎因命名曰
大興隆寺復書諸石而讚之曰於赫 皇祖宏建兩京

為世立極 聖聖相承德與天合恩育群生號令起居
悉惠民情凡可錫福靡不經營肆天降康表厥敬誠維
茲佛氏西土聖靈懃善憫艱濟度迷真有道使立有德
使興陰翊皇度臻于治平肆我 列聖是崇是繩爰建
梵宇于都之城闡揚其教資福我氓朕嗣天序服念在
膺圖保家國永底久寧長安西街有地曠衡何以莫之
殿閣崢嶸如來法相是依是憑萬眾瞻奉如觀日星集
慶川至徼福山增風調雨順道泰時亨千秋萬歲四海
久佐我大明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御製東嶽廟碑

朕惟天生萬物必資五行四時之佐而後能成生長收
藏之功君主萬民必嚴五嶽四瀆之祀而後能成惠養
奠安之政是故聖王之制祭祀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觀於舜陟帝位與夫巡守四方必望秩於
山川武王大正於商必告所過名山大川之類是已而
況君為百神之主國之大事祀又為之首乎於乎君必
祠神以禮則神為君於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獨禦
大菑捍大患而已神必庇民以惠則君為民於神辨方
秩祀築宮肖像不獨望而祭之過而告之而已此東嶽

廟所為建於都城也歟天下之嶽有五而泰山居其東
 民之所欲莫大於生而東則生之所從始故書稱泰山
 曰岱宗以其生物為德為五嶽之尊也廟而祀其神於
 都城之東示欲厚民生也國家祀典於凡山川之神春
 祈秋報既享祀於郊矣然惟天子得以親之而非民庶
 所得瀆也士女車從來尸來宗得以盡其禳禱之私於
 歲時者獨非有所望於廟乎乃詔有司治故地於朝陽
 門規以為廟中作二殿前各岱嶽以奉東嶽泰山之神
 後各有德俾作神寢寢前為門環以廊廡分置如官司
 者七十有二各有職掌其間東西如殿者四以居其輔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廟之廣深凡若干畝為屋總
 若干楹壯偉宏麗稱其神之所栖蓋經始於正統十二
 年五月某日而落成於某月某日材出於公素備工用
 役之常賦而民無有知者歲時致以香帛糞神運其生
 生之機於無窮亦順民所欲之一也乃勒祝之辭於石
 曰自昔帝王建國分方封嶽維五以奠厥疆神各受職
 入陰出陽運機膚寸贊化彼蒼有若岱宗峻臨陽谷出
 雲數雨不決而速何枯不春何焦不沃宏帝之仁錫民
 之福其在五嶽專職發生蒼龍青旂八極遊行咸長咸
 養資其藁萌凡百有就實茲靈 秩視三公嶽孰為首

曰惟泰山獨鍾神秀徠新甫峙其左右咸效乃長以
 相以佑神昭其澤雖曰自東民之沐之四海攸同望祭
 有典亘邊既豐神之享之惟鑿予恭都人小大皆感神
 惠巖巖莫瞻衷情曷慰予允念茲乃詔工吏為神築宮
 城之震位上以祠神下以順民民為神式神與民親佐
 其孝弟弭其菑屯副其禱讓昭神之仁有堂翼然有像
 儼若神之臨之如在岱嶽匪徒庇民衛我郊疇癘弗
 興兵稜不作人理其陽神司其陰陰陽表裏同此一心
 生生之道惟神是謹以為神職神可不任宜賜而賜宜
 雨而雨神之在山則應下土惟惡是奪惟善是予神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美

在廟則翊予度

芳洲文集卷之三

泰和陳循著

序

金陵陳氏世德錄序

臣循伏讀金陵陳氏所錄 高皇帝遺文共六篇藏于

家者有以見聖人好賢樂善不自滿足之誠心雖虞舜

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爲善成周所寶惟賢望道而未之

見不是過也此其所以疆域四海帝王萬世有非其他

所可及歟五篇其一方欲削平僭亂之初所與中行陳

先生書期以伊呂孔明事業其辭旨謙而切餘皆卽位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一

改元之後手勅祭文所以恤患憫災勞問傷悼於先生

存歿者爲甚至也於乎先生以一布衣退處丘壑若將

終身而有得於大有爲之 聖君如此夫豈片善寸長

備於身者之所能哉先生德業盛矣得君無以加矣一

辭供奉司丞三辭翰林學士一辭中書左丞一辭禮部

侍郎兼宏文館學士一辭太常太卿一辭禮部尚書一

辭錄用子恩恩愈隆而辭免愈切其事業固伊呂孔明

其出處則子陵希夷可謂迹窮道達之君子也其於所

謂往而不返溺而不止之各偏於一者相去不甚遠乎

先生名遇中行其字其平生載墓文級數十年以季子

恭貴蒙 朝廷推恩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工部郎中

再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配贈宜人再贈

恭人皆賜誥命榮於幽壤恭既爲是錄矣復以先後所

得二代誥辭又若干篇繼之而附當世名卿大夫縉紳

之士之詩文爲陳氏作者於後使覽之者足以知其源

流而屬余爲之序於乎先生之心所欲達者固在於道

而不在於迹然道苟達矣迹安得獨窮哉能窮其生而

不能窮其歿能窮其迹而不能窮其名能窮其一人之

身而不能窮其後世之子孫皆於是錄見之爲陳氏之

子孫苟因是錄以求祖父之心因其心以務修其德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二

行其道則其光顯盛大有不與之俱者未之信也故爲

之書以俟恭自大理遷通政司左通政卓有才名於當

時觀其所錄尤足以見其賢云

胡氏世友志序

僥之餘于胡肅子儼輯其數世交游詩文之爲胡氏作

者名之曰世友志以視予求一言古之君子其交也以

義故其見於文詞雖子孫猶知寶之後之交也以利故

利竟則當時尚不復相顧念况其後世者哉甚矣義利

之交不可不慎所擇也胡氏之先有希顏者仕宋爲兩

湖轉運司同知與謝疊山張孝忠諸公相友善北兵之

南侵也希顏與疊山等謀舉兵匡王室師敗孝忠死難疊山與希顏書有曰國之忠臣但欠一死欲其速死以成大節其可謂義交矣宜其書存而為子儼之所寶也子儼寶之而錄志之首以為使其後人觀之不獨有以知其先世契好所在且有以見古人之所以交者無他焉由是興起於義可也子儼之存心亦良矣唐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其心欲著其父雖不顯而所交皆天下之善士而已今胡氏世友志有疊山危太朴諸公及今名卿大夫士之詩文其人固亦皆天下之善士而其言之足為世勸若疊山之所以望希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類者則愈於子厚所記矣故因子儼之請喜而序其卷端

栢臺春雨詩序

監察御史泰和曾蒙簡余友前翰林侍講學士鶴齡君仲子也嘗與其兄蒙啟隨其尊府讀書京師蒙啟各序首以明經舉宣德第一榜進士由行人擢禮部員外郎君既謝世蒙簡復以鄉貢舉正統乙丑歲賜進士出身第一人遂擢監察御史余嘗竊羨曾氏父子兄弟之樂於一門者何其盛哉君之舉進士於永樂辛丑之歲第

一人也繼而蒙啟兄弟相承起於宣德正統之間可謂

三第一矣不謂之盛可乎是雖本於君之善教要亦蒙啟兄弟善學之所致也則教與學君子所以裕其後而植其身者固豈可以少哉況乎以詩書為世業者哉蒙簡既為御史日以不忝其職如古人者為務務不忝其職如古人即所以不忝其先也乃取朱博列栢御史府之義繪栢臺圖名曰栢臺春雨以自比其所存所施而務效而及之或疑以為御史列栢府中取其風霜高潔之意取之固當而系之以春雨則有所未解也不知蒙簡之意蓋又有所在焉君子之心使人畏莫若使人愛使人敬莫若使人服執法不屈惡惡不貸固足使人畏矣然非濟以仁恕則人無所措其手足惡能使人愛耶正已不回循理不悖固足使人敬矣然非施以公平則無以慰人之心志惡能使人服耶傳曰仁者愛人又曰以善服人此愛人服人所以為賢也栢臺肅政所以使人敬而畏也春雨澤物所以使人愛而服也此吾蒙簡所為圖此以比其所存所施而務有以效而及也余惡得不序以相其成也為賦者尚有以副余也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四

送南京禮部尚書王先生序

朝廷建兩京其設官之制無間南北然百執事之任於南京者固難其人而尤莫難於任六卿蓋根本之地

朝廷所倚託以維持其大綱者亦有在於此非其他所
 可倫宜乎六卿之任為尤難也二十年間任六卿者恒
 備其一二耳多出 先朝舊德或老成重望之君子非
 此則寧闕而不注以是近數年來六卿任南京者無一
 人焉此其為難於任用也何如 皇上念不可以久曠
 其任乃簡於百執事之在廷者得禮部左侍郎臨川王
 公曰此老成重望者也特拜南京禮部尚書 命下之
 日朝野相權咸以為天下之至選循嘗竊觀公之所以
 老成負重望也非一日矣 太宗皇帝龍飛之初首選
 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而選其尤長於文翰之士得二十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五
 有九人特 詔冬官給第宅光祿供膳有司具以膏火
 之費俾入秘閣盡究古人之書以補助其不足期其文
 學才德必至於古人所就而後已自是歷 仁宗 宣
 宗之朝至于今正統五年二十九人之中始終不離乎
 館閣之職者今吏部尚書秦和王公國子祭酒致仕安
 成李公及公止三人耳後三年之內秦和王公李公皆
 相繼出惟公一人尚在館閣漸涵浸漬於文翰之場者
 凡四十年既而又佐春官以典宗廟朝廷之禮者凡五
 年四方縉紳大夫之所歆豔經生學子之所企慕文人
 才士之所願見而卒不可得者何限此其為老成重望

也又何如然則公之所以簡拔於今日者夫豈偶然也
 哉泰山千歲之木必棟大厦而後可移普天三日之雨
 必蘇大旱然後可施循於王公之遷尚書亦云不然四
 百七十有二豪傑之士官得躋於六卿無負 先朝之
 儲養者何獨先見二王公哉公之赴南京也尚書金公
 右都御史陳公大理寺卿虞公侍郎楊公副都御史丁
 公曹公大理少卿張公寺丞李公蕭公以循同考試所
 取士調宜為序贈行循何足以為公道哉書此以致歆
 豔企慕之意且塞責耳
 宋雙峯舒先生文彙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六
 宋隆興府之靖安縣有姓舒氏諱邦佐字平叔號雙峯
 先生者今嘉興府知府守中十世祖也先生淳熙八年
 進士蚤年嘗於晦菴蔡軒有從游雅肆元翰林學士承
 旨圭齋歐陽公元稱其為文本領既正氣象自好今所
 存彙九卷可見又稱前七卷雖四六然而雄渾者不囁
 強清新者不雕刻後二卷雖詩賦雜作而其意度春容
 格律深妥粹然有德之言於平非圭齋不能識且為此
 論亦名言也守中尊府富順知縣有常得是彙於家傳
 彙之錢梓屢矣守中復欲錢之而以屬為之序余序有
 過於圭齋之論哉序無以過圭齋則雖不有可也然守

申欲壽是藁於無窮序似不可少矣古之君子欲上有以承其先傳而下有以啟其後承將安所庸心哉亦惟於其文獻焉耳孔子嘗病文獻有不足徵亦此意也舒氏自宋至今以文學仕宦者世有其人而文足徵又有若先生所存藁庶幾乎免孔子之所病矣於乎不有先生於前其何以啟今日不有有常父子於後又何以承於其先哉故余之於此藁雖無以過圭齋之論而有以爲舒氏歎豔之矣守中名敬永樂辛丑進士自兵部主事擢今官先生之澤不其遠乎

送太常少卿魏公仲房赴南京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七

皇上繼承大統以爲天下之治當用天下之賢圖之是以芻求之意惟日不足 明詔既屢下矣間又下詔凡任藩憲及州郡者必須三品以上廷臣舉賢材者補焉尙書暨都御史而下皆難其人自春徂秋未有以一應者 詔雖甚切始各薦其屬及所知凡十九人蕭山魏公仲房以考功員外郎預焉咸以爲魏公之被薦合乎衆論公初以舉鄉貢起家自華亭學官補太常博士凡國家舉百神之祀公獨相事秉虔久而不渝比遷考功則以廉慎自持而濟之以疏達人之賢材與否經其權度判然自白則其被舉合乎公論非耶十有九人奏名

之日多領侍從藩憲之摺 上閱公名獨曰是嘗官太常清謹者其以爲太常寺少卿蓋又超乎衆人之所薦者於乎榮哉孔子嘗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公之自學官遷博士自博士遷考功以見知於少傅廬陵楊公自考功膺求賢之舉以見知於六卿及都御史至遷少卿則見知於 上矣使誠無可知之實焉雖見知於一人且不可得而況於衆人乎而況於 朝廷乎古之人以有事於宗廟爲榮其所謂有事者未必皆如今之博士少卿所執未必皆若卿大夫天子之所薦今公兼有之矣其榮爲何如哉君子之所榮者不在得其所當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八

得而在盡其所當然公之居官其既往已如此而方來有不然而將赴南京其同官諸君子相與屬予言以爲贈公嘗同考鄉試會試而予公考鄉試所取士也敢愛不腆之言於其行耶然又何言可也書此以塞責耳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

送國子祭酒李公致事詩序

自古名卿才大夫士得遂其志意以進退與否關乎國家氣運之隆替也蓋氣運雖賢而才者宜進而進其進也無所壅宜退而退其退也無所過然非有 明天子在上則不足以致之 聖朝自永樂來四十餘年各

卿才大夫士之得遂其志意退者不可勝計而以國子祭酒致事去者才三人焉三人之中其二入出江右江右二人其一人又出吾吉郡蓋安成李公也於乎祭酒人材之模範斯文之圭臬所謂大司成非其他卿大夫之比天下視祭酒於卿大夫中誠如視星之斗水之江漢不可得而多也夫星之斗水之江漢雖不可多而得然未嘗一日無至於祭酒在卿大夫之中苟非其人不得則有時而或闕嘗觀天下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以少為貴則祭酒在卿大夫中貴莫禦矣而得遂其志意之少如吾李公則其在祭酒中可貴又孰之能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九

祭耶余嘗求公之以少為貴矣方舉永樂初科進士以預二十八人之選讀書秘閣其後盡永樂之歲進士凡八科不下千數百人其間列官卿大夫者不少而自刑部歷職翰林以至祭酒惟公二人而已公又兩為學士少孰如之今天子御經筵公既得列講官比為祭酒會重新太學成車駕臨幸公親獲承賜坐講經於彙倫堂其有光於斯文甚大太學諸生常至數千餘人自公作學之後以其所業貢於鄉會試於禮部其八郡及天下之士不為少矣中選之日出於公之門者恒幾其半且在選首其有益於人才甚多夫士誦詩書以為

業修仁義以為行少而習之於家壯而用之於國老而儀刑於天下此士所願欲也然有習於家者或未能用於國用於國者或未能儀刑於天下亦理所恒有也况用於國儀刑於天下而又有餘力以歸儀刑於其鄉則勢所恒無矣今公於士所願欲者皆備於所恒有者無於所恒無者有其有得於天道甚厚凡此三者又世之所尤少而公兼之公雖不以自貴而人之貴之者自有不能外也於公還安成也繼其為祭酒者泰和蕭君孟勤相率官太學諸君子酌酒賦詩餞於都門之外而以余辱交公三十餘年調宜序以引之故為之書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十

送陳先生知惠州府詩序

皇上數念民生休戚係於守令賢否間命左右三三大臣六卿正貳及都御史各舉所知除兩制不動外無問侍從國學與其司屬凡百執事惟賢而已於是少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公少傳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永豐曾公暨工部侍郎吉水羅公合詞首以余陳先生為對時與先生同被舉者二十五人而為先生舉者獨眾此其賢可知矣命下得為惠州知府學士

大夫及縉紳之重先生者皆賦一詩贈行以循先生典

教縣學時弟子員也俾序其首簡知師莫如弟子此循

所為不敢辭也於乎先生是行循有竊喜者三 聖朝

用人必先於儒一喜也生民獲蒙儒者之惠二喜也始

循恒慕先生天性孝友才堪牧民嘗以有所薦矣既而

少傳泰和楊公侍郎羅公亦薦先生可用有司拘於職

專訓誨之例屢寢其事上賴 天子聖明勇於變通先

生始得展其素負於今儒者自此不壅滯矣三喜也然

則循之所竊喜者豈獨為先生一人之私耶先生名顏

士希其字家建寧之浦城自洪武中以明經領鄉薦為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七

廬陵縣儒學教諭侍郎羅公為弟子員時也既丁艱服

闋遂改泰和秩滿泰和諸生思其矩範相與乞還於

朝命陞教授掌其學事數月召還改任北京國子學正

九載增秩視正八品掌學正事蓋今復九載矣不然超

擢亦所不免而循獨於是為先生喜者非以儒者自此

不壅滯耶先生為人端而雅和而厚通而密惠而恕所

以淑諸生者既皆效矣所以惠斯民者其非自茲始耶

敢述先生履歷德善以告惠州之民且以為其得守之

賀

宣德五年冬十二月丁卯書

送陳先生罷官還泰和序

鄉先生宗兄直夫既罷官將歸也葛巾野服熙然踵子

門而告曰吾所以得至此者子其知之乎方其出而仕

也如放舟於江湖之上烟雲浩渺杳然其莫知所止矣

不幸或值蛟龍之出沒風濤之洶歎當是時視其命若

在須臾者尚敢必其復有陸走之日耶今病且老矣賴

天子仁聖矜憫全活俾得退休安閑以養餘日如乘舟

之得就平實何其幸耶嗚呼公可謂能知止矣公在

太祖高皇帝時自太學以明經領薦為第四人時京闈

士五十人者蒙 恩免會試特 賜進士出身公其一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七

焉授湖江部主事為地官屬焯然有能聲未幾以註誤

去會 慶王求儒術士有司請授以公公往開陳善道

深有裨益有欲奏以為長史者不果繼用知者薦授海

寧知縣丁艱改授江陵兩縣素稱難治公為之有廉名

而無弊政至今其民仕者猶有嘖嘖為予誦曰美哉陳

侯之為令也嗚呼公可謂能得民者矣其去家而仕也

三十有五六年一旦去之而於榮利漠然無所顧累其

又真不羈之士哉而其平生曠懷雅度遇知已輒相與

傾倒雖累日不厭也今公歸矣日與鄉人故舊臨清流

以自適蔭茂樹而其休傷詠倡酬超然於物之表而向

所謂若江湖之險不能介於其心矣樂哉吾兄故於其別書以識羨

送蕭通判汝奇之任大理府序

余與蕭氏家同里閉記髫鬣時與汝奇尊府所芳甫交游里塾相得迄今五十年矣余濫官於朝者過半然無所補負愧良深而所芳甫雖未獲雷一命然教其子以學如汝奇之早出為時用者其將來之卓卓詎有涯哉此余所為媿不如所芳者在此也汝奇質甚美年甚富且志於造詣者甚遠且大足以副所芳甫之期望矣正統戊午以明經舉江西鄉試明年預教官選不就請入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圭

太學期舉進士未幾以精書翰選與中書舍人同事近例凡與中書舍人同事有年勞者皆得量材授職汝奇將授官時竊語其知己曰吾素用心力於舉進士今乃不待成功而釋褐於書翰負吾志矣欲棄不就以圖成其初志知己者勸之曰士志於遠大者不論所入之塗何如而論其守之職業有盡有不盡也所入之塗偉矣而守之職業或有所未盡是為名浮於實君子有不貴焉所入之塗雖不逮人而所守之職業誠皆兼盡而無遺光明而俊偉則為實過其名有不取重於君子哉且士貴於安命在我者能安於命則在人者不足較矣汝

奇聞其言而善之拜 命之日得雲南大理府通判蓋自太學釋褐如汝奇者二百餘人量材為序汝奇為第六人其為良可知矣於其行也其同憲友刑科劉給事中誠之相率鄉邑仕宦君子於余屬文為贈余於汝奇賢父子有契好如此則誠之之屬文舍余而誰宜哉大理雲南大郡以子之志之材又能推平日之所講論理道佐理其間為之固不難矣但升高行遠此為卑近所自始要之不可以不慎且勉也故書以為之序

送知州柯君啟暉還吉水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酉

自昔守令為民而置者也守令何以為民而置蓋民之情孰不好逸而惡勞好得而惡失好飽暖而惡饑寒奉天而主民者知其然也故為民置守與令焉使之施其所好遠其所惡成順其逸與得飽與暖拯卹其勞與失饑與寒置守與令之意如此則為之守令者必有以副之而不拂然後為不孤其官也何為能副其意而不孤其官動於中者思無所違於理而後發於外者冀有以庇於人而後已民有不逸不得不飽暖而勞且失饑且寒者未之信也今之為守令者有此與否何由知之徵之於民與士君子而已徵之於民上也徵之於士君子次之何也民受其惠民謂之也民被其毒民怨之也非

徵於民爲上也歎士君子之好惡固爲可信然安保其無一毫之偏陂於其間哉此徵於士君子所爲次於民也世往往有取悅於士君子以求譽於當時而不務取悅於下人以求稱於所職其爲感孰甚焉古之人以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上上者其知務取悅於下人以求稱於所職者歟予心慕之而恒以不得見爲歉池陽柯君啟暉自給事中擢知州以選擇爲永新吉水二縣久矣啟暉有材能之士也誠用心於民以副 上置守令之意民無有不被其惠也今年以滿六載來考績於吏部書最而歸吉水之士在京師者相與於子求文爲贈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五

啟暉予嘗識之翰林二十一年前吉水予鄰邑也可愛不腆之言而不爲之一傾竭耶於是乎書

止齋陳先生輓詩序

正統二年八月余以喪制還家數日聞止齋陳先生疾革亟往視之時先生已艱於言矣諸子孫皆環侍左右泣下不已余執其手請曰先生知余誰乎但見首點而已余亦悲不自勝又明日遂謝世時月二十有九日也嗟乎余之歸也賴有先生可親炙耳今復如此余安能不悲也先生既葬之若干年其仲子直以福建按察照磨得致事南還乃集大夫君子所爲先生輓詩謂余宜

序其首於乎先生德望足以取重鄉閭儀度足以示法俊秀恂恂謙恭怡怡孝友庶乎孔子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者也而況享年八十有五四子十孫曾孫如其孫數其仕而得祿者又足以奉榮養可謂克備五福之君子矣銘其藏以垂示無窮可也顧何憾可以哀輓耶君子視善之在人者猶在於己已之善爲之恒不自足人之善好之恒不忍舍其爲惓惓之意一也則夫大夫君子之爲先生輓詩豈非出於好善不忍舍之情哉夫世之有善人君子猶時之有春風和氣春風和氣長在人固無不欣欣然者一或失之不能無慘戚之容矣先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六

生豈非吾泰和春風和氣之流歟嗚呼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驅吾之慘戚也哉先生名泰字仲亨止齋其講授之居所名云

送刑部尙書魏公致政還南康序

士得至於公卿大夫之位可謂極矣不筭兵走海外則必上佐 天子以和萬民於朝據誠盡瘁斃而後已此臣子職分之所當爲非可以爲過也上賴主上仁聖天下太平夷狄賓服民物阜康士大夫於此時若無所用其力進退得以遂其私之時也夫得以遂其私亦必有其道焉進以禮退以義所謂道也世固有難進而易退

易進而難退者此論君子小人之情未可以謂於道盡為當然與否惟進不乖於禮退不戾於義而後為得其正此刑部尚書臣南魏公所為決於致政而去也歎公舉永樂丙戌進士擢為監察御史前後幾二十年而後獲遷湘江按察副使自湘江被召入署刑部右侍郎事而後獲遷河南左布政使自河南被召入署刑部左侍郎事未幾實授復遷尚書前後又二十年合乎君子難進與不乖於禮之說矣其為人也剛果而宏毅穎敏而闔疏其居官也端重而易直和厚而平恕屢奉

聖書安撫民庶修飭邊疆所至克稱 上旨蓋六卿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七

中磊落而傑出者也古今之典七十致事 聖朝於未七十而有疾者俾亦得如之蓋忠厚之意也公雖未得引年而以疾得請致政焉非合乎君子易退與不戾於義之說乎縉紳之士與公有鄉郡之雅者將祖餞於都門之外而預屬余文以道公所以進退之意夫士大夫進退得其正者夫豈偶然之故蓋遭遇夫 皇明在上之所致也公之歸也誠不忘其所自而思祝頌太平之功以報稱於無窮然後為無媿於始終大義故并為公言之不知公意以為何如

顯慶堂序

吾邑石岡里蕭自誠先生歲八十之明年其子河南右布政使省身以居官三載考績於吏部書最屬 聖天子舉行故事京官但考稱所職者得給 誥命併封贈其父母職方面者如之惟封贈則九載稱而後得省身例亦應受誥命於是伏闕上書請曰臣得事 陛下者皆臣父之教也臣父年今八十有一顧無以效犬馬之報臣願辭臣誥命乞援京官之例封臣父以臣向所任郎中之職 天子嘉其能篤於親特封先生省身今官蓋又超出乎恩例之外者非 聖朝之盛典斯文之美遇歟 恩命既下士大夫之在朝列者莫不為省身慶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六

因名先生所居為顯慶堂嗟乎世固有顯而慶或不足者亦有其慶而未顯或顯其身而未能及其親皆不得為顯慶如省身於先生其真可謂顯慶者歟其固出天之所命而亦豈無自而然耶先生為人謙謹淳篤未嘗一語及人過失每以其學為里塾師人無少長咸尊稱之為老先生而其諸子若孫亦皆溫溫謹厚克肖先生先生所以刑于家者如此則其獲於天者有不慶且顯哉其理載諸易書可見吾知先生褒衣大帶以席鄉鄰眾賓之右言必足以啟愚動必足以範俗有不徒顯慶而已也士大夫既名其堂矣而未為序其事者翰林

侍講余公於省身有通家之舊調予宜有言焉以予觀之蕭氏顯慶將不止於此者姑序其已然者如右其未

送禮部主事龍叔粲南還序

然者尙有待也
余與龍叔粲未弱冠時同游鄉校頗相善矣又十餘年同領鄉薦相好益深余雖竊祿於朝君留家居然其心之相好不係乎迹之相遠也又十餘年君始來游太學又數年擢禮部主事余復得與同朝於今又十年矣追憶往時同入鄉校有如余與君者四十餘輩今皆物故殆盡間有一二存者又多晤散不常獨君與余前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九

四十餘年出處無甚相離可不謂久要乎今君以謝病歸而余竊祿尙不知止則有愧於君也多矣於其去也鄉邑斯文親故以余與君相舊如此宜有一言以道其意夫以知止之心而受不知止者之言宜無所益而有所可厭也然知君非余或有未能盡余安得而避不知止之愧以薄於久要之友哉余與君同出處四十餘年其間所就君實倍於余焉蓋君之美有四起家自鄉貢釋褐自大學歷官禮部祠祭儀制務贊春卿以播材譽一美也仰賴 皇上推恩視其官品贈其尊府為承德郎禮部主事其母與配皆為安人於古所謂顯親之孝

庶幾有之二美也克教其子以學有如文者以明經舉進士為 聖天子初科第三甲第一人官至中書舍人父子同朝一時罕比三美也歲未至於引年而有退休之時視其他之易進而難退者為得知止之道四美也持此四美豈不倍於余之所就者哉豈獨倍於余而已矣歸以為其鄉榮始有莫之能禦者也故於其行書以為序

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序

吉之廬陵城北螺山之麓有地名烏泥坑前吉安路推官曾侯守一之墓在焉蓋廬陵多佳山其尤勝者有四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十

曰天獄瑞華城岡及螺山也烏泥雖在螺山之麓而實四山間之平原侯之仕吉卒葬於此墓歷二百年來巋然尙存侯為有德於郡人也何如侯諱貫之守一其字號曰省菴子孫從侯之葬遂家於吉其有仕於四方因家官所而簪紱相承不乏者尤多若侯之子大隱為新會令新會之子小隱歷績溪進賢兩縣主簿家進賢之扞城遂為扞城人主簿之子復初為烏岐務提舉提舉之子伯機 國朝洪武初以舉明經為開縣主簿遷安岳縣知縣調榆社縣再遷禮部祠祭郎中郎中之子烟字尙昭舉洪武乙卯鄉貢授繁昌縣儒學教諭既而歷

郡學教授胥府奉祠正長史至宣德間遂入侍於禁
 庭及是子某亦授南昌郡學教授猶子某授某處儒學
 訓導其他力學駸駸於顯庸者尚多侯為有慶於後人
 也孰禦惟其德被於郡人也深故其慶流於後人也遠
 亦理之必然者尚昭之侍 禁庭日以堯舜周孔之道
 進講 上前清德博學深見 眷倚士大夫無內外遠
 近皆稱之曰先生先生自會大父主簿公家進賢以來
 連世皆沒於官不得躬展先隴遂莫知推官公墓所在
 先生生甫十二歲孤賴母宜人之教有立雖有譜系足
 以究知先世之事然羈官守五十餘年徒增慨慕而已

芳洲文集 卷之三

每遇吉士大夫輒訪問其螺山之墓辭意悲切足以感
 動乎人遂因有聞於其族姓之在吉者正統十三年夏
 吉士曾暹於先生為叔行知先生意乃走京師為道其
 詳先生大喜由是數十年來寤寐之求一旦而遂自非
 精神感通之至其何以臻此然先生於今又非如昔日
 羈於官守之比雖欲躬拜墓下有愈難者乃具儀物奉
 歸以供祭祀而命子姓居扞城者歲時往省謁焉先生
 其真務本之君子哉昔年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有
 子謂行仁必自孝弟始此皆聖賢之務本也於乎清猷
 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始於杼軸苟無先德孰敢後

昆此淮南子白居易之言君子所為有取焉唐王師範
 亦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先生皆有以味其
 言而蹈其行非務本之君子而何先生懼無以示子孫
 乃繪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使寶藏於家庶知所務以
 循郡人宜悉螺山之事屬為之序循七世祖渙齡府君
 元初為吉安路儒學教授計當與推官公同時循雖不
 敢謂與先生有同而心敬先生有素敢以蕪陋辭序哉
 遂書此以塞責

送陳公宜之任應天府丞詩序

余與公宜雖皆太和陳氏公宜之先系出於諱暉者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五代時自金陵徙余先世則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晉
 長城令達元初自廬陵徙自金陵者世遠而子孫眾然
 莫過於公宜柳溪之盛至於科目仕宦亦莫過於柳溪
 之眾且盛姑以 國朝言之公宜伯父洪武乙丑進士
 監察御史仲述仲述之子永樂辛丑進士廣西按察僉
 事公延公延之從兄弟弟台郡教授公餘福建按察照磨
 公培金華訓導公榮而公宜則正統壬戌 賜進士出
 身第一人今以工科給事中遷應天府丞不謂之眾且
 盛過於其他可乎嘗嘆世之人往往有得一命者其父
 兄與子弟輒恃以凌暴其鄉里漁利自資而柳溪則不

然此又有以見其過於他者余之再南還也公宜尙在
 弟子貞烈時余友王君孟堅以按察僉事提調江西學
 棧素號知人因問以余鄉邑俊秀孰愈孟堅首以陳宜
 爲言既而果舉鄉貢爲第二人爲 賜進士出身第一
 此固由其力學所致然亦本於有所承而然也其仕京
 師數年公卿大夫以及同朝縉紳之士見愛厚而延譽
 於公宜者無間遠邇蓋其溫雅端厚謙慎有爲有以得
 於人者亦非其他可及茲又孰非有所承而然哉余與
 柳溪其所從徙雖殊然連世辱公宜伯父仲亭先生昆
 弟親愛及先生之子姪公餘公延公培厚善見於交游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契好文翰之間雖同所從徙者不逮况又見親厚於公
 宜有加於前者哉夫世之相與者係乎義何如耳不係
 乎親疎遠近也義存雖疏且遠亦合義亡雖親且近亦
 將相視如路人焉然則余與柳溪其義之存亡可見矣
 故於公宜之赴應天將有數千里別不得不以爲言監
 察御史曾蒙簡公宜嫻家也相率所厚善者作詩贈行
 而請書此以弁於卷故爲之書

文會詩序

吾邑之士歲以明經應鄉選者恒數十人而克捷者亦
 往往十數焉自永樂甲午以迄於癸卯四科凡六十八

有奇可謂盛矣其未及就禮部試者尙三十有一人梁
 叔蒙叔車袁叔景蕭仰善羅崇本某某又皆有志於厚
 積博發者歲之乙巳相與聚於南平之上其論議相資
 問辯相發成冀有以造其極其於孔子所謂以文會友
 之意蓋庶幾焉豈獨爲進身之計而已哉然又以爲學
 而不仕非有用之學也况皆已歌鹿鳴於鄉而可以不
 勉耶乃又取宋王元之觀廷試進士詩中四句爲韻而
 疊其二各賦一詩以識期勉之意詩成引酒相酌或美
 以爲文會於乎何如其所謂文會哉聞巷田野之間尊
 酒相聚無不有其樂而文字之美或寡焉黨庠術序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下鈞深探賸有所得而適者亦多而朋游之資或未及
 上賴 天子仁聖休養作新俾得與夫俊造之列而又
 克自適於講論之餘以有倡和酌酢之樂如諸賢俊之
 今日者信所謂文會也何其雅哉既而合衆作爲一卷
 以求予爲之序將各錄一本藏於家庶幾啟其後人俾
 有所興起焉嗟夫君子之所以教莫大於身行於身而
 人從之如指掌今諸賢既皆顯庸有日矣苟推其所素
 講而用之於天下使人有所賴且慕焉則其所以感發
 於後人者不尤大哉因爲之序而併致予之意如此
 宣德九年春二月書

送楊孟實還太和序

楊稷孟實攜其弟熹來自泰和省其尊府少傅先生於京師之明年奉先生命歸守先塋鄉邑斯文君子之愛重孟實者謂於其行不可無言且授簡於予曰子宜爲之古云行者以贖禮也贈人以言仁也先生清德淑行高文奧學自有以示則於後生俊秀顧爲其子而有待於他哉夫授簡於予者其意亦有在也以予親接先生猶邇故也予何言哉請舉先生之德之行以爲吾之禮與仁焉然孟實於先生蓋尤邇於予者聞詩聞禮伯魚所自得於孔子予何言哉夫能謹家教者賢子弟之幸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孟

重之久而然不贈言則已必欲有言非責善不可也責善亦朋友之道也孟實其以爲何如哉

尹原昌詩集序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尹原昌甫既沒之若干年其子崇高輯其平生所爲詩得什之三四錄爲一卷以屬予序將寶藏之於家原昌甫性嗜學於書多所講讀且通當世之務日徜徉於山水之間尤喜作詩凡其志之所存所適與夫物理之所感觸光景流連人事代謝一發之於詩焉其詞婉而益清其學邃而有據幾有古作者之意予讀之愛玩不忍置惜乎不能盡得其所作而僅見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

卷之三

美

其遺餘者耳詩者志之見乎聲文者也咨嗟詠嘆皆足以知其志所謂可以觀也予雖不及識原昌甫而卽此槩可悉其平生矣何必得其容貌舉措而後爲知其人也哉公之子崇高毓高皆讀書有聲稱於鄉郡而崇高則予所與舉進士者也爲福建道監察御史原昌甫所以貴於乎視原昌甫所爲之詩又驗其有賢子如此何必及識其面而後爲知之哉或謂原昌甫有才智而不及見於用以沒此賢者不必貴之微然率膺褒典於既沒則不必貴之言豈盡然哉予不識原昌甫因是詩而知之故爲之序將其後之子孫有不因予言而益寶是

詩以慕其德於無窮哉

送趙僉事序

少時嘗見郡縣聞有按察僉事行部將至數十日前公私之間強獷者悔未馴良貪墨者悔未廉潔百方思所以掩其過戰兢惕厲惟恐見知以速戾于身也亦見有行部者固亦所謂按察僉事雖日臨乎郡縣而強獷貪墨者恬無所忌恣爲自若此豈下人之心有敢易視於上者哉亦在上者自有以來其易視耳按察鋤強植善爲無不得者也能使人畏憚能使人易視在一舉措間耳自使府以至儲作之小司自藩臣以及奔走之小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毛

近而城郭州里之間遠而閭巷田野之外有所至焉必詢訢焉必聽聽焉必行行焉必公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必無苟焉以止斯人畏憚之矣能使人畏憚者爲能舉其職也反是則人將易視之而不知畏人不知畏而爲能舉其職者乎吾見官按察者多矣而能使其下人畏憚之者獨少蓋其涉憂患者避事寂無所爲寡練習者臨事暴而失當然則按察之舉職者誠難矣哉歲之丁未河南按察僉事有闕 天子選於御史之歲滿者得南海趙純懷智遂以是官俾往補焉將行其嘗所同事者相與求士君子賦以送之屬予爲序初懷智與

予同年舉進士遂擢御史屢出按京師及外服卓然有聲稱於君子有德惠於細民而爲豪奸巨蠹所劓目焉以是而僉憲於河南寧有不舉其職如予所云者哉吾聞河洛閭巷田野之間豪奸寇竊又比比懷智惟務有以去之斯亦足以慰人望矣予恃同年且相好也故敢盡言如此懷智其必不拒

贈夏主事公瑾序

吏部爲 天子進退百官之司也其何所據而進退之其屬曰考功者於凡庶職之任三載六載九載而來皆得以其所上覈其勤惰修否謂之殿最於是陟其最黜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天

其殿以示勸懲於百僚焉即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也然則其所任者不其重且要歟所任既重且要而受任於是者苟有毫髮不明且慎而謂能公衡鑑之精未之有也夫不能公衡鑑之精於已則將顛倒是非賢否於人居其上者將焉所望以爲助耶故考功者吏部所資尤多尤爲難稱其職者也庶職聽覈實於考功考功聽覈實於吏部覈之而稱所職斯爲不愧於其官矣公瑾名瑜世家姑蘇以明經舉進士遂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官勤敏練習焯有材譽今滿三載得書最於上官其同友郎中畢君相率僚屬文於予爲贈夫贈云

者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古之君子窮達皆貴於有友相
增益其善窮而學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積於己者愈
宏達而仕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及於人者愈博畢君
之於公瑾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如此公瑾誠益勉焉無
意將其名秩之崇於身固不止於今日而其善美之被
於人又豈可以一二計哉予重公瑾之美與諸君之屬
而特爲之云

宣德九年春二月望

贈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序

四明鄭君復言自禮部祠祭郎中滿九載超遷南京太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弄

僕少卿將行其同官及交游君子相與於予屬贈以言
鄭氏父子兄弟數人皆出而仕以官爲家予來北京與
君之同產弟雍言同舉進士因識鄭君蓋君在永樂初
已擢林環榜第爲祠祭主事數年矣其後自主事遷員
外郎自員外郎遷郎中皆由上官薦其清謹淳篤故不
待滿九載夫不待滿九載而遷固有以見君之賢矣而
在祠祭二十餘年始得遷太僕者何耶京師庶職有材
能者皆足以任而祠祭爲有事於 郊廟百神之司者
非先清謹其何能稱然則鄭君之淹於祠祭者所以爲
尤賢也蓋非獨君雍言亦以累官河南按察僉事以文

學留於 朝兄弟聯美爲時所稱尤足以見鄭氏之多
賢也予方與君隣居有所還往以相資益今遽別去不
能無言況又有屬贈之者耶太僕 天子之侍從也君
以老成之材且賢宜無難於其任然竊以謂今之太僕
所重惟在於馬而馬之畜民之事也任太僕者平其政
於民而已矣夫政苟平則民不勞而馬蕃息不然民且
就困而況於馬也哉民逸而馬不蕃政固不得爲平使
民困而馬蕃又焉得爲平耶夫不爲君言之則已爲君
言而不以是焉不特予言之諛而亦非君所樂聞者君
樂聞之則亦將以告夫同官其果以爲何如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弄

宣德九年三月甲申

送梁主事挹之序

余與挹之交凡二十餘年其間游鄉校者半同仕於
朝者半可謂有久要矣往來兩京而與挹之若參商者
於今蓋已八年每念故人未嘗不悵然於挹之始挹之
往謁選予與別於其從兄泊菴先生之寓舍三人者超
然僊笑自得今挹之以主事逾兩考而先生不可作亦
久矣予與挹之相見於此豈勝其傷感哉雖然前輩有
言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然則先生
雖沒其發見者固自有不可毀且掩而余兩人之傷感

若此者亦情所不能自已耳挹之為北京行部主事時
余留南京比余以職事來北京而挹之又調任南京刑
部相左於道其來考績於吏部也適余已有扈從北征
之行皆若有意於相避者此余所為悵然於挹之也則
余兩人者之相見又宜何如其喜慰哉挹之於余年長
其平日之所以資益予者固多茲又將別而南後晤渺
然安知不復若參商如前日其無以慰我哉夫君子之
交也貴以善相道耳交焉而不聞善何以正夫不善予
於挹之實有望焉故因其行序以求正幸無予棄可也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贈張通判之任太平府詩序

環數百里而為一郡天下之為郡者踰百數十其無藩
憲二司以臨之者惟畿甸焉夫既無臨之者則其所以
臨於民者皆自裁之而不待於人矣以一人之所見而
裁數百里之民務已不可無贊助之者而况畿甸之郡
素無臨之於上者乎是不獨為守者當擇材良而贊助
於守者亦不可苟任也任守不苟雖無良贊助者亦可
然猶未免耳目有所不周若守無良而贊助者又不克
舉其職欲政不乖而民不罹其苦得乎故善處理民者
務得良守而尤務得良贊助焉太平畿甸之要郡也其

屬三縣其民素不聞有豪奸難治如他郡者久得良守
貳矣繼又得張通判吾知其政將益不乖而民將益不
罹其苦豈非其幸也哉通判名瑄世家嚴之建德為人
闔敏練達永樂中自國子監生歷事有稱擢為邳州同
知邳亦畿甸之要郡也雖亦不聞有難治如他郡之民
然視太平之民其力稍薄未易得其不罹於苦而張佐
理其間民皆安之卒以考稱其職而遷今官今往又得
良守貳先在焉相與一其志力以務民事民焉有不安
之耶而其秩之崇於他日又有不本於此者耶在勉之
何如也通判拜 命將行其友兵部郎中潘君忠與自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少有同門之雅相率交游之士於予屬予序為贈而屬
工乎詩者賦以繼之故為之書而予所謂良守貳者知
府臨江徐敬同知尹自道皆予鄉邑之彥云

送訓導楊叔猷之任宣城縣儒學序

秦和楊叔猷今少傅兵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楊公
之族子也少時與予同游鄉校於書數千百言不三過
讀輒能背誦予不及其敏也既而以易經舉永樂辛卯
鄉薦為第九人嘗一會試禮部不偶遂不復出而惟推
其所學以淑鄉里後生俊秀予邑有官於宣城者每以
興起學校為念嘗自歎曰安得吾邑楊輝先生以開導

諸生哉因謂誦其平日所立者諸生聞之欣然相與具禮幣聘爲其邑學訓導所司爲言於 朝徵至與四方之以薦至者並試于諸大臣之手各在高等遂奏授焉將赴宣城鄉邑大夫君子在京師者謂知叔猷莫予若也宜爲序以贈之予不容辭於乎教官秩卑而道尊也其言必詩書禮樂其行必孝弟忠信言焉而人取以傳誦行焉而人視以踐履然後其道爲尊道尊矣而其秩雖卑人孰得而卑之言焉而旻聖賢之前言行焉而乖聖賢之往行其道可謂卑矣道卑矣使其秩雖崇人孰得而崇之然則其崇其卑皆在我而不在彼矣惟君子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者能處卑以取尊叔猷其務所以取尊乎哉教官風俗之美惡人材之盛衰係焉者也今之游庠序者皆曰我學聖賢之道然經載道者也往往舍之而以記誦文詞爲務欲其知道得乎士不知道而能成材未之有也惟君子者能厚本而抑末叔猷其務所以厚本乎哉處卑而取尊厚本而抑末此予所以贈叔猷也叔猷故儒家也其必能爲儒者之事故書此以塞責

宣德七年九月既望

送訓導王希稷任太和序

泰和王氏希稷嘗領鄉校訓導之聘今年以吏部起始

來謁選于 朝朝之卿大夫衆執事承詔考其文詞第在高等遂奏授以所聘之職會其尊府抑菴自左春坊庶子超拜詹事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同日受 命一門之內父子偕榮誠鄉邦所寡遇者也王氏何其盛哉希稷介行刑部獨孤郎中及鄉邑諸士友皆屬予序送之嗟乎師道之不振於鄉校久矣聞諸先生長者數十年前有王子啟先生言行端方問學該博卽之者貌警而心服聞者亦儒立而頌廉其後有楊自立羅子理鄧崇志三先生者繼之亦皆嚴毅方正人不致犯此皆師表鄉校者也晚生小子若予始及聞之惜乎愚昧未能私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淑去今益遠諸老先生流風餘韻日以泯息而衆後生俊秀益無所聞而知況望有所私淑者耶希稷得繼諸老先生之職以往而可棄其所務使幸泯於後耶希稷子啟先生之從曾孫其得於家視予所聞必多思繼述之尤宜若然人將移其待先生待希稷矣希稷不獨克紹前聞而於鄉校禮聘 聖朝任使亦庶幾無忝也師道之復振其不在茲乎希稷質秀而溫學敏而篤將有遠大之望於此有不待予言而能者然予嘗承其大父瓊州先生愛且辱交於抑菴今又獲領贈言之請而可舍其親近求諸疏遠以爲言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希稷其尙勉之

宣德五年秋七月望序

送鄧同知時舉之任潼川州序

時舉予游鄉校友也永樂乙未予舉進士官翰林時舉亦舉歲貢入太學游同門出同時於其筮仕之始不可無言況交時舉於京師者屬言為贈允非一耶此予所為序以告其行也今 聖天子愛民欲得良有司以盡撫綏之道特詔吏部精擇士之材且良者專之得百數十人於試事諸司者遂以注於州縣常員之外而責以明効焉愛民之篤且至孰有過於今日者耶時舉自禮芳洲文集 卷之三

壹

部來預選為第二十二人得奏授潼川州同知此其賢於他人遠矣 命下時舉喜曰吾得展其分寸惠利於民亦足以酬平生之志願哉嗟乎世固有惠民之心者恒患不得施之地有可施之地矣而恒患無惠民之心其視時舉超然獨得為何如哉夫民猶水焉耳水所以能清者以無激也民所以能安者以無擾也順其性而導之一無所激而曰水之不清固非水之性矣從其欲而撫之一無所擾而曰民之不安顧獨民之情乎此吾時舉所其知此理者孟子有之夫人幼而學壯而行予固亦然者也而以文詞為職不得展其行之志於

今所謂恒患不得施之地者也而時舉之超然獨得如此吾知其有以副 聖上愛民之實意矣故序以告其行

宣德六年春二月望序

梁母陳安人輓詩序

梁母陳安人既卒之三年其子 蜀府紀善本之以服闋至京師問持大夫君子所輓安人之詩求為之序嗚呼安人長子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贊善泊菴用之循幼學里塾師也會試禮部座主也比為翰林修撰又忝同官於同官之親已不可辭序况師與座主耶泊菴先安芳洲文集 卷之三

美

人沒十年循悼之猶未已重讀安人輓詩能不益增其愴懷耶凡家之興鮮不資於內助而子之賢鮮不本於其親不移先生遭元季兵家業已蕩而復振者以有安人為之配耳泊菴兄弟積學勵行歷官清顯以有時名一出於父母之教焉於乎婦人以善相夫教子為賢若安人者真其人矣宜其既沒而有此哀輓也雖然安人婦道母德其無所自來耶元贛州路推官梅村湖州路學教授道山處士友慶安人之曾祖祖父也故家流慶有此賢淑夫豈偶然也哉安人外弟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既誌其葬循為序其輓詩

如此

練林親隴詩序

翰林編修姑蘇楊仲舉先生始自武昌被召入京師
 以去其母錢孺人墓不得歲時薦掃恒自悵快于懷乃
 圖練林親隴隨寓揭之時一仰翫冀以慰其無窮憂思
 於朝夕焉禮以春雨霜露君子履之尙與親親之感况
 於親之體魄所託其能不為之悲愴耶練林武昌地也
 仲舉因兄隸兵籍於武昌相與奉母偕行故母之沒葬
 練林焉大夫君子撫圖而悲仲舉之志皆為作詩相之
 而語予引其端仲舉首以文學入翰林為檢討與予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詩

戰史事而其溫雅之容惇實之行久而不渝予心敬之
 欲學而未能也則於序是詩也何可愛一言哉予於親
 生則致養沒則致享固人之常情也至於曠定省去墳
 墓而係之思常情猶所不免况以愛敬至情不得已而
 容葬其親反違之耶宜乎仲舉興哀戚於練林而慰慶
 思於此圖也大夫君子悲其志而賦之豈過也哉雖然
 仲舉所以孝其親者不特是焉嘗以蒞職奏最得追贈
 其父官如已母為孺人天章雲翰又將歸賁於丘園矣
 孔子所謂立身揚名以順父母仲舉以之

龍門別墅詩序

泰和城西北十五里有村曰龍門焉嚴氏士臧之喜幽
 勝也嘗即高爽構屋數楹繚以松竹以為避諠養恬之
 所環而望之則金華峙其左玉華聳其右螺塘龍經叅
 擁其前後長林遠洞清泉白石無不可遊而憩俯而即
 之則良田沃壤平園綠沼縈帶遠近無不可耕而釣禾
 麻桑柘禽魚蔬果取之足以供服食之需明月清風佳
 花美木資之足以娛耳目之好士臧故居邑中既有子
 以承其先業而卜築於此蓋將以怡其老焉則名之曰
 龍門別墅其來京師將求大夫君子為歌詠之而屬予
 引其端士之好古力學真不由仕以行其學之志然有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序

命焉不可幸而得也故有窮經以皓首者既厭處乎喧
 闐之場則必託迹幽閑以自適焉此士臧之龍門別墅
 所為作也嗟乎夫士誠好古力學豈必待仕而後能行
 其所學哉顏回孟軻天下後世宗之其學可謂行矣而
 曷嘗由於仕由此觀之士之好古力學或可無仕而處
 幽閑學豈可少也嚴故泰和儒宦之家宋時有著朴山
 易說十四卷者士臧六世祖肅也咸淳中丞相江萬里
 馬廷鸞皆好其書為獻於朝得徵於秘書省校勘則
 士之仕非由學乎抑學之行由於仕乎此士臧先美也
 予故舉以為言士臧溫雅清慎士也學篤才敏尤為鄉

邑所重云

送邑太尹鍾君復職南還序

鳳陽鍾君致遠 今聖天子宣德己酉之秋始自監察
御史往為吾邑邑之仕于 朝者咸為鄉邦喜得賢宰
往既數月而君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以謂君為政
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去其所以病民而修其所以利
民者民皆翕然敬而愛之予竊以謂民有善不善焉順
乎此者必嗚乎彼不能皆得其權心也惟見愛於善者
見惡於不善者斯為善矣予固知鍾君既見愛於善者
有不見惡於不善者耶未幾果有不善者所誣上賴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朝廷清明是非善惡井然別白而不善者不得逞其私
智鍾君遂以無恙於乎士庶無其善耳誠有善焉其誰
得而誣之然又在於表裏始終之一致焉鍾君將復職
歸過余視以鄉邑縉紳君子所遺澄江送別詩文而益
信其向之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者不虛也至於挽
留不可期望復來之意藹然溢於情詞之外雖古去思
願借始不過是今既得遂所志其喜幸當何如故予不
獨為鍾君不能見污於不善者喜而抑為鄉邑君子得
遂所志賀也於其歸也序於卷端君其思有以副之乎

送周知縣仁本還內黃詩序

內黃縣知縣吉水周仁本之以考績書最遠內黃也翰

林修撰劉宜化與有鄉邑斯文之雅相率素厚善者取
宋黃山谷詩民言令尹清且明玉壺寒水不受污二句
有類乎仁本之為縣乃用為韻十四人者各賦一詩以
贈其行而以余知周氏且嘗識其大父長州教諭公明
先生與其季父翰林修撰時簡在 先朝為秘閣交及
其從叔父今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功敘功敘之尊府岐
鳳員外郎亦嘗有同朝同鄉薦之雅宜為序其首簡夫
今周氏科第仕宦與余同朝同鄉薦者奚翅於此而其
相與尤厚且善則未有過於此者也與之尤厚且善如

芳洲文集

卷之三

早

此則於仁本之贈行詩惡可以辭序哉序又將何言哉
然嘗聞之與故人子弟言言宜景其父兄與鄉郡與州
縣官僚言言宜庇其州縣與民庶父母言言宜惠其民
庶此大夫士忠厚之所發也今仁本之於余故人之子
弟也於余廬陵鄉郡之俊秀也被薦舉為百里長伯州
縣之官僚也受任使寄一方撫字民庶之父母也然則
余之所言可外其所宜哉誠務其所宜於已而不替則
不獨有益於州縣民庶而於父兄其不有大光也哉仁
本以明經舉鄉貢自為湖之德清儒學教諭以至於任
內黃所至已能使人安其政化有以見稱於前日矣於

所謂宜能盡於將來者不待言可必也雖然舍是則無以爲言矣故復言以塞請仁本名源闡敏疏達其所至殆又有未可量云

送郎中鄭君良載之任南京刑部序

士之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譬之深山大谷之材其長干霄其圍合抱良工采之或以構大廈於平陸或以架危梁於深淵蓋無施而不可所謂君子不器是也世往往以刑獄之事情罪不一法律所施輕重無倫察之未易得其情決之未能當其可自非攻之有素而用之專一者不能一朝稱其任也嗟乎此豈知理之言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聖

較曲藝之見而已耳夫理所由明者孰有過於孔子而是非與取舍所由至當足以爲萬世之法者孰有過於六經之文況春秋又聖人賞罰至公而至平者能明其要則於辯別措置之方有不難矣錢塘鄭君良載自少學春秋於鄉校既壯遂以舉進士於永樂甲辰之歲數年始授兵部武選主事武選雖掌天下戎職陞降進退然各有一定而不可易者非典守者所得而用私也能守其一定而不易斯爲良矣良載官九載皆得書善最人固以其能推所學所致今年自武選遷南京刑部郎中刑部又公衡鑑之所詰奸刑暴不容一毫之私者也

以良載所學於昔日而施之於今何不可之有耶春秋賞罰之書法律其緒餘耳未有克究其本而於緒餘有或昧者故余謂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無所施不可以此良載既拜命赴南京其鄉郡士仕京師者兵部郎中蔣琳相率舊同官諸君子請余文以贈行良載亦素於余有往還之好者因不辭而爲之序如此云

送吏部員外郎李君用受致事還黃巖序

吏部考功員外郎李君用受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方舉進士時君與三百餘人者皆觀政於兩京諸司既而君又與十數人者有事分行於四方踰年而歸獨君與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聖

孫員貞兩人凜然冰葉之操聞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使人愛慕稱譽不置其後歷官郎署爲主事員外郎迄今將三十年士大夫論守已不渝奉職不忝內不愧已外不附人坦然而行其所無事未曾有一人外君者君之所以得此清譽人之所以譽於君者一本於自然非有所爲也然三十年間士蒙薦於知己自郎署而升顯要者何啻百十而君獨不一預豈君所以有諸已者行危而言隨之而人所以施於君者言予而行奪之不然不可得而喻也君子求其在已而不較其在人辟之精金美玉百鍊而不自渝百玷而不自汙此金玉之本然

者也而用之者隨其所施無所不為貴也上而施於冠冕冠冕本自貴矣而又得金玉以飾之其為貴也益宜下而施於裳衣裳非不貴也而又得金玉以文之其為貴也益倍或飾冠冕或文裳衣何損乎金玉之貴哉若李君者其金玉之已文裳衣而飾冠冕者不害其為貴也夫在己之貴非在外者所能損益而在外之貴豈在我者所能勉強此李君之所為有安分之心歟今年以員外郎歲滿應援例得遷擢未及奏各即以致事為請 朝廷重恬退之節遂許之夫重恬退以勵廉恥振四維之道也許致事以振四維是亦用人矣何必擢芳洲文集 卷之三 墨

任於官而後為用人哉兵部主事林灝黃彥俊於李君有鄉郡之好屬文為贈余知李君而相好尤深者故文云然

送蕭教諭赴長洲序

正統元年之春余忝預考禮部會試是時有司奏定以四方分為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於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一書最多詩次之易禮春秋又遞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方之士同治一經往往自相戰取先後雖有該博之學者不得以此而勝彼雖無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

勝甲定制所在縱智者亦無如之何此余所為不能無棄璧之嘆也其書卷之佳者尤兩倍於正榜所列於乎使得如余志之信於衡量不問方與經之所限高其高下其下一因於彼而無預於他然後為足快也泰和蕭藥彥清以書經領鄉舉於數年之前而始來試禮部於今其文詞於南方書卷選次在數十人之內南方書卷備百人之選者止十有八人餘雖佳無如之何也於是余於彥清不能無棄璧之嘆矣夫金璧世之至寶者也用之必於宗廟朝廷郊社禮殿乃為稱耳使其不用人固未嘗不知可貴況未必不用乎學校猶範金之治政芳洲文集 卷之三 墨

玉之肆也德行之所自修文藝之所自習獲見用於此則有斯支領袖之寄模範師表之重其視金璧之用宗廟朝廷郊社禮殿何以異哉此又為足喜也夫金璧所為可寶且貴者以其自有可重者也人苟務於自力自重則金且璧矣況為模範領袖於人而可以或多或少耶彥清吾邑鉅家其先大父鵬舉先生在洪武中官山東鹽運司大著文學行誼之譽今季父孟勤又舉進士為翰林編修彥清於家教有承矣故余於其赴長洲教諭也書始為之嘆而後為之喜者以贈之且以寓愛勉之意云

正統元年五月甲申

贈郎中曾士宏序

士宏與予同里其舊不必論矣自同來舉進士仕京師又二十年相好為何如哉士宏初以讀書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與其同列三十人者爭自磨濯數年駿駸乎有造詣為時人所稱譽予親見其然也既而三十人者皆授職事居內外者相半而為主事則又其得內職之高者也時士宏任兵部武庫主事洪熙元年士宏以考績最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子貫甫如士宏職母為安人當時鄉邑蒙推恩者不少然鮮有非失怙恃者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巽

獨士宏二親受封可謂能顯其親於生存矣今年士宏以九載滿得遷武庫郎中顧其向之同受職事存者無幾雖存而得如士宏超擢者蓋絕未之見也於乎士宏之超擢也既獨冠於同列其受封也又獨及乎具慶其所得於天者有不過乎人耶吾獨知其所以然也予貫甫蓋淳然篤厚君子人也吾家居時恒相往還未嘗不心敬之以為使吾鄉黨閭巷之間皆若人焉風俗何患乎不厚哉然則士宏其所得於天獨過於人者未有不本於此者也於其遷郎中也其姻家南陽知縣李桓圭以職事來京師謂予知士宏之深者請為文以贈之君

子之仕務盡其職之所當為固不論其秩之遷否然盡職者名譽之本而名譽者又秩所由遷也士宏今日之遷固可以驗其平昔矣使繼今而益加勉焉將其名譽之著祿秩之崇又豈止於是耶因桓圭請書予所知所欲言者以為贈云

太師忠定蹇公輓詩後序

宣德十年正月十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以壽終于位贈太師諡忠定公之終也適值 天子方在諒陰天下如喪考妣重以計聞其悼惜可以想見矣蓋公之身朝廷望以補其闕而拾其遺天下望以思其艱而圖其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巽

易在昔尙爾而況於今日乎孰不以謂耄期庶幾有以副之顧乃 先朝鼎湖龍去攀髯不返京師四方士大夫之仕者無問公識與不識多為詩歌以悼惜公之私悼惜公所以副 朝廷天下之望止於此也竊嘗考公之私於壽則歲七十有三於爵則階三公之貳於仕之久則五十載於各之著則已用未用之士莫不瞻望而想聞其風采論享五福之全自昔至今 國朝文臣中一人而已此天下所共知也嗚呼公之私固無可憾矣而予忝與公交於今四十年其私獨無憾者耶雖然予之所可憾者一人之私京師士大夫之所可憾者而形

於言則天下之公也夫豈可以一人之私而掩天下之公故因論夫詩而涕泣以序於後不敢及予之私云

平江恭襄侯輓詩序

宣德八年冬十月十一日奉天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陳公以壽終淮陽先是天子聞公寢疾特命其仲子儀給驛自北京往省侍併頒醫藥聖書慰問甚至至是為之輟朝贈平江伯諡恭襄侯賜賻祭治葬嗚呼公之光榮始終可謂莫之能儷者矣而士大夫聞公訃者無問內外識與不識交與不交皆為公賦哀輓之詩共若干篇其子平江伯佐暨儀以芳洲文集 卷之三

聖

求為序凡世之所哀者非故則姻非姻則於已有所為而所以哀之者或憫其材不年無繼或惜其德不遇無成不然無以起其情也今考公之平生於壽則躋七十於餘慶則子孫眾多而材且良於位則階於百僚之上於德望則四方遠近之人無不知所仰慕歆豔於事業則功在 朝廷惠在生民榮名偉績將有光於史傳傳之永久而不泯者自古今而觀之可謂全備百福者矣比其終也士大夫尚猶有所哀何耶無他眾人之所哀者私且近也君子之所哀者公而大也以公總戎督漕運之一事論之 朝廷望公法施於民生民賴公惠及

於已正得明效大驗宜公壽考有隆無替而乃止於是焉在公固無憾矣其於所望所賴不重有孤也哉此士大夫於公之終所為不能無哀而所以哀之者信乎公之大也是詩使公之子若孫誠寶之不置則公之美可與史傳並傳於 國而不泯矣予故樂為之書以俟

送知縣張叔倫還廬陵序

天下之官居崇高之任非難而勝煩劇之理為難官有藩憲有州郡有縣邑然藩憲責成於州郡州郡責成於縣邑縣邑與民尤親徭賦獄訟所從始也其秩雖不可擬藩憲而責之備且煩則非藩憲所能同矣故曰天下

吳

之官居崇高非難而勝煩劇為難者此也天下之邑均有長貳其所治之人民徭賦獄訟煩簡不一以此較彼有十倍焉有百倍焉其勢相懸如此任是職者或簡而反不任或煩而偏能勝其簡而不任者固為無足取矣煩而能勝獨非超出倫輩者哉如是又非藩憲之所能同而已而有司之考課率以殿最稱否為論於夫是而稱者拘於常例無所分辨此余所以獨為叔倫懷不平也蓋廬陵之為邑以里計者至七八百其視他之以五七十里五七里為一邑者奚啻十百倍其數哉而叔倫之為政於此以歲計者幾至二十屢考輒以最稱其視

他之歲遷而月擢者勝負爲何如耶叔倫嘗以九載考績應得遷任大郡而江右之藩憲諸司與夫郡之長貳以謂廬陵人民非叔倫罕能慰服其心徭賦非叔倫罕能均平其理獄訟非叔倫罕能疏滌其滯遂相與奏留之以順民之所欲此可以觀叔倫之所存所履矣今年復以歲滿三載來考績于吏部書最而還大理蕭寺丞維禎瀚陳編修安簡相率鄉邑縉紳之士求余文以贈行余素重叔倫之爲政者也故書所以重之之意如右於乎使天下無廬陵其縣似不用叔倫其人亦治使皆有之則叔倫豈可以少哉但人淹驥足爲可惜耳然豈芳洲文集 卷之三 完

能終久淹之耶蓋必有所待也

送郭教諭公繩序

予之承 恩歸祭省也予邑郭公繩以萬安縣儒學訓導滿九載將考績赴北京予與監察御史彭百鍊今國子監典籍彭士揚相率邑士君子具酒餞餞于澄江上之慈恩寺時公繩偕行者今江陰教諭陳孟且長沙知縣廖子謨前給事中劉士拯皆在座甚樂也未幾予亦以驛召赴北京既至而孟且與子謨士拯皆去不及見矣惟公繩與百鍊士揚尙在踰月百鍊亦去公繩亦有番禺教諭之命將行而其相與餞之者予與士揚又在

於乎不一越歲而予兩人者兩餞公繩矣餞不足道朋友晤散之相仍可感也京師學士大夫知公繩者皆賦詩以贈之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君行儉謂予宜序其首公繩前登州府教授慶守先生之孫前順德府教授彥鉉先生猶子而今貴州按察僉事公緒同產弟也其教萬安萬安諸生至今尤感慕之不置公繩可謂不忝於其先矣則今之赴番禺苟以其所以教萬安者施之而益勤且篤焉將番禺之諸生有不感慕其既去如萬安者哉其所以不辱其先者又不在于此哉予於公繩特在鄉邑故敢盡言如此不知公繩其以爲何如也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辛

送按察副使蕭君仰善赴雲南序

蕭氏泰和儒家舉吾所及見者論之仰善大父尙仁先生生在洪武中以博學行誼爲鄉黨所重士有及其門者皆律其嚴而服其教卒爲善士既而偕同邑蕭子上先生同被 召命預修書經會選等書書成 太祖皇帝親宴賚之時二先生皆年幾七十矣不欲任以職務令歸休於鄉里先生之子用道得其家學以文行選累官靖江王府長史實仰善尊府也至仰善復以明經舉宣德初科進士人咸以謂科目雖蕭氏上世之所有向非

其有得於祖父之遺澤惡能博發至此哉然余之所謂博發者非獨以其取科第一事耳其為人也溫厚而端謹平易而警敏自為吏部考功主事至遷稽勳郎中調任刑部前後踰十數年所在上官重之以至同列與凡士君子交遊往還雖一面之雅無間新故稱譽之者如出一口譬之美玉在器人或不見則已見之而有不為嘆慕歆豔者哉夫為人所嘆慕歆豔而不造於遠大之域未之有也此余所為知其發必博也歲之丁卯四月有詔命大臣各舉其屬之賢者以補藩憲長貳之闕於是刑部尚書淮南金公舉仰善應公意必受憲長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季

芳洲文集卷之三終

芳洲文集卷之四

秦和陳循著

序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詩序

禮部侍郎吉水錢公為翰林學士兼經筵官時兩引年上章乞致事皆不見許未幾禮部侍郎命下公上章大意謂以臣犬馬之齒且病方謂求退之晚顧敢復有所受願辭侍郎之職仍守舊官不許公不得已就任逾年以疾在告者八越月復自其家遣人詣闕上章其情懇其言切朝廷不能奪遂聽以本官致事余嘗竊謂自古材智之士非明進退之義知止足之道者不能決求去於眷念之朝自古英明之君非達賢否之機重廉靖之節者不能遂求去於衰邁之士朱龐莊敏公藉請老於朝或謂公曰公未甚衰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乃去豈知止足之謂表疏屢上仁宗竟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事於乎若龐莊敏可謂知止足之士矣而宋仁宗豈非重廉靖之君哉仰惟聖明在上真三代之英主非宋仁宗可比而謂錢公非龐莊敏之流則固有不可也夫然後知君臣不獨相遇之難而其請於上者無所斂予於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下者無所吝顧豈可易得哉余嘗求公所以得乎此者非一公以永樂辛卯進士歷官翰林檢討侍讀所職

三朝實錄之事兩遷學士兼 經筵官迄今三十有七

年矣舊孰如之居官未嘗一事有媿於己未嘗一言有

狗乎人屢為鄉試會試考官所取諸生皆稱得人其所

以裨於當世者可謂厚矣其所以得今日之歸榮者孰

非由於此哉公嘗兩以翰林之職蒙推 恩於其親尊

府官贈至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母贈至宜人又今

春秋七十有五心體清明康健後生者所不及殆駸駸

於耄期者也則豈獨得於人而已於其得天者又孰之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二

能禦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公其有焉余辱同官於公三十餘年故於其去此也不能忘情為之序以道之贈公詩者繫于左方

送左布政使張君赴山西序

十數年來江右憲使剛而廉閭疏而磊落者吾見一人

焉臨章石君璞也藩省大參寬而栗雍容而文雅者吾

亦見一人焉山陰張君翰英也斯二君者江右之民之

所仰望而二君於江右之民既去亦恒不能忘於懷也

民恒患不得良有司在上有司亦恒患不得民之心若

二君於江右之民謂其非深相得可乎在數年前 朝

廷簡石為山西左布政使石君因移所以惠江右者惠

山西矣今年石君以考績至京師 朝廷擢為工部尚

書而擢張君為左布政使以補其闕得非亦欲張君移

其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耶惟石君能移其所以惠江

右者惠山西故今得遷尚書以移惠於四方張君誠亦

以其所以惠江右者如石君之移惠山西安知他日不

如石君移其所以惠山西者惠四方乎此理之所必至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嘗觀士無其善而已苟有善焉譬

之寶物雖欲掩之有不可者觀張君可見矣先是四方

闕布政使者再廷臣咸以其名應薦皆未果遂至是始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得以代石君是知一定之分出於天者有非人之所能

為也蓋張君在永樂乙未之春以鄉貢授章丘儒學訓

導佐教之外嘗署章丘鄒平兩縣公事皆得其士民心

九載被擢吏科給事中蒞職之餘以能事奉使往山東

洵江董理要務具有成績又以剛廉正直預舉詢察庶

官之不律者所指三十二人皆見黜罰遂得推恩以其

官品封贈父母既而以母喪去起復陞雲南布政司叅

議未幾再陞江西叅政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凡百

關涉為國為民之大多所建明而施諸行事焉則其所

以有今日之榮者孰非由於此哉抑聞張氏之先有業

善務義號聽雞者士曰九臯者君大父也有為山東叅政於洪武中曰九容有為宜春教諭於永樂中曰九功有為合唐府長史曰某者則又皆其譜大父也為善之所從來者遠將其食報不但今日之榮而已在所以培植於後者何如於其赴山西也通政司左通政金華龔君全安以余素知張君者也相率在京故舊請為序以贈行故為之書以取他日之徵

送劉誠之赴廣東按察僉事序

四十年前在鄉邑時士有未游學校而以讀書通經可應鄉闈試者恒十數輩每遇大比之歲輒與學校之士芳洲文集 卷之四 四

偕應試於所司有劉象賢甫者尤傑然在其流輩中余嘗亦自學校濫預應鄉闈試因得與象賢甫邂逅其間有斯文之雅矣既數年余始出而仕于朝又二十餘年余甫還鄉里而象賢甫則已物故久矣獨見其子曰孚字誠之者表然於鄉校中為弟子員之冠時余友諸暨王孟堅以翰林修撰為按察僉事督學至泰和間過余言及誠之曰此貴邑諸生中巨擘也余因喜曰象賢甫雖未遇有子如此其大遇有在矣明年誠之果以易經領薦於鄉又明年試禮部遂舉施槃榜第二甲進士踰年擢刑科給事中由此觀之孟堅巨擘之譽區區大

遇之期夫豈為虛語哉於乎君子讀書勵行不食報當時必得効於來世觀於象賢甫足徵矣歲之戊辰四方奏闕藩憲長貳 聖天子命舉其人於大臣於是刑部尙書淮南金公都察院右都御史姑蘇陳公大理卿姑蘇俞公以誠之掌科事克秉勤慎相與共薦其名於朝廷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僉事夫士之仕所以能致光顯盛大於當時者固本於其父兄之教而亦由能自力以成其志之所尚也若誠之者非能自力而何可謂之賢子矣於其赴廣東也鄉邑之仕京師者以余知其父子調宜序以贈行故余云然若由是而益勉以進於遠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送知府夏君仲昭赴瑞州府序

且大則又在於誠之之用心何如耳夏君名景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初君舉進士時其姓名為朱昶昶字從日永聲自有聲韻以來日永二字並列為昶自君名在進士之列 朝廷又重進士之科君又以文翰選將改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深有儲養待用之意 太宗皇帝一見其名以日與永並列顧侍臣曰夫日運於萬物之上者也顧可與其他並列耶特命升日字於永字之上以為君名當時固皆以為 聖知卓冠百王而又以為君之遭遇 恩寵足以光輝於百世也

何其偉歟既而君又請弛其所冒姓而復其祖之姓為夏人以是益重君雖然君之所足重者又不獨在是而已矣溫雅篤實而行足以敦薄闡疏穎敏而才足以動人自庶吉士擢為中書舍人轉為吏部主事官雖久而不進而其文翰之美上有以裨 國家史傳之載聖賢經訓之傳下有以起公卿大夫之慕賢士君子之譽蓋幾數十年矣由此觀之君子之仕不在乎秩之崇而在乎有賢譽之為貴也秩苟崇矣而或勳績不著賢譽不聞君子有不貴焉若夏君者不徒著勳績於一時而能播賢譽於永久其過於崇秩者遠矣雖然有賢譽者亦芳洲文集 卷之四 六

有不躋於崇秩也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是已歲之戊辰君以知已之薦蒙 恩擢江西瑞州府知府或為夏君少之余曰不然君子以得効用於國施惠於民為足以滿所願君既得効用於 國家而有賢譽久矣茲又獲施惠於千里之郡使誠得譽如前日之得於公卿大夫賢士君子其為足以滿其所願夫孰之能禦哉在自勉何如耳於其赴瑞州也大理卿俞君仕朝敦同年之好相率吏部侍郎曹君子宜某官某某謂余宜為序以贈行余又知夏君之深者故為序以塞責如右

送訓導胡夏明赴壽昌縣序

夏明吾泰和西北鄉義禾里胡氏也胡氏為鄉舊族其人多業詩書居者往往以授徒於里閭或出而遊庠序則亦有以取科第於當時又或以舉明經起佐四方儒學教者要皆篤實勵行之士而非輕浮淺薄務苟行以夸耀於一時者所可倫也四十年前余在鄉校友其一 人曰雅字與詩者孳孳問學不懈晨暮與人未嘗出一 戲言其後舉永樂四年林環榜進士歸榮於鄉以卒蓋 夏明伯父也近數年前又得其二三人曰子揖者端重 狷介余嘗聘為塾賓則又與詩之諸父也其次有曰莊 與夏明亦皆秀偉而所謂篤實勵行或過之三人者俱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七

以舉明經相繼起為學夏明初得順天府寶坻縣儒學訓導寶坻距京城百餘里仕宦於其間者一有譽毀朝起則夕聞之不爽毫髮夏明至不踰月課誨諸生諸生躍然以喜如履塞得通道有歸告其父兄者曰得胡先生寶坻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夏明以母喪去則又相與戚曰得胡先生而遽失之豈造物欲以困吾徒耶其見重於諸生如此歲之戊戌夏明以服闋至京師改嚴州府之壽昌縣儒學將行其母姨夫雲南布政司叅政嚴士正走告余曰外姪夏明可與進於善者願先生存以道就之夫士所以進於德與學者以其有所取以成德

孔子論其弟子宓不齊以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今
夏明諸父祖若此有以取於內矣而又有嚴叅政為其
毋黨之姻所以師友於其外者不為無人夏明誠能取
以自勵則德與學何患其不進哉故余於嚴之請書之
以告夏明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夏明其尚以之

送知府李君克明之任蘇州府序

姑蘇東南第一大郡其民與賦之庶且富視瓊數千里
之藩方大者幾與之等次者或及其半又地廣而人稀
田下而力作不逮者恒數倍其數焉然則姑蘇以民賦
稱大郡豈直為東南第一而已耶且復臨以兵衛其間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八

農戍錯處工商交集肆奸偽以致爭競者往往一日千
出而皆有仰於所司焉十數年來 朝廷任官往蒞其
事必命廷臣其舉所知以為之守與凡守大郡者並賜
之以 璽書使得便宜進退其屬之良否者然後人知
其不可犯皆勉於良而革其或不良以其興起於治理
焉正統七年之冬姑蘇守復闕明年春特 詔選如前
日得大理正四川李君克明 命賜璽書如故於乎自
聖天子嗣位以來命守眾矣而如李君得 賜璽書者
蓋無幾也可不謂之榮且重哉於其赴姑蘇也其鄉郡
士君子皆推戶部主事毛鳳秦觀來求余文為贈李君

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其所以有今日之遷擢者余知之
矣蓋君自進士授大理評事即起才譽於縉紳間數年
不待銓衡之課尋常歲月之累遂舉陞大理正居官奉
法一以公廉為本寬恕為用嘗曰刑獄之事苟如疏流
而下激湍而上將見水之上下終歲不止雖日疏之激
之其能免於患乎必如池沼之滯皆得其平則自無覆
溺之虞也聞者以為推是心以為治無不得其理者而
況於刑獄乎今君以理刑獄之心臨民雖民與賦之庶
且富倍於藩方雖奸與偽之致爭競關乎農戍工賈殆
有不難理者君誠為之則自郡守而進任藩方自藩方
而入補卿佐皆於此乎肇也故於序贈行也致愛願之
意如此云

送歐陽副使之任四川按察司序

吾邑自永樂紀元來仕宦最顯且盛而出於一家者莫
眾於歐陽氏監察御史雖十餘人而歐陽氏獨二人允
和及其從姪廣洙也自御史與僉事歲滿遷按察副使
者邑中才見四人而歐陽氏二人皆預又歐陽氏官耶
署者四人而廣洙之從兄廣哲獨以主事舉選歷河南
澗江兩按察僉事其他長貳州縣之教於四方者尤彬
彬焉不謂仕宦出於一家者莫眾於歐陽氏乎然不徒

衆而已其顯於臺憲者有莫之或過也廣洙永樂甲辰
 邢寬榜進士首擢監察御史往在南京數年大起才譽
 於倫輩間既而以丁艱去服闋調北京四川道廣洙質
 俸而志高材美而行謹常奉 命按外服務振風裁不
 事苛刻是以善者愛之而不善者恒恐退避之不深焉
 暨竣事還都憲事者以爲長是道非歐陽不可遂不復
 令奉使於外凡有干憲紀來自四川者廣洙未嘗不悉
 其實析之未嘗不得其理而處之未嘗不得其當焉歲
 之癸亥四方奏闕藩憲長貳復令大臣各薦所知於是
 得二人於監察御史之中廣洙其一人也以爲四川按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十
 察副使推夫所以銓注之意豈非以其嘗悉一道之實
 而析之處之者得其條理至當有不待於用力也哉夫
 君子之於器苟利於用恒不忍其去手設可大用於他
 雖欲不忍其去安得而固留也若都憲於廣洙何異不
 忍利器之去手哉而終不能留者亦理所必至也君子
 當以天下之心而處天下之事又何必論所用在此在
 彼爲之去留也耶此廣洙之所以不能久於御史而不
 遷也於其赴四川也刑部劉郎中廣衡於廣洙有先世
 好且同年舉進士而交莫逆相率素親厚者屬文爲贈
 故述余所知者以爲言焉

壽太孺人張母七十詩序

大孺人倪氏今翰林侍讀學士姑蘇張益士謙之母也
 正統十三年歲周七十九月二十三日爲其初度之辰
 是年士謙以翰林修撰遷侍讀學士京師名卿大夫方
 爲士謙慶喜而士謙曰益之所以至今日者皆賴母太
 孺人守節殷勤教育之所致也茲荷 聖朝大恩益之
 感且喜者固無量矣然益之私喜尤盛焉太孺人當春
 秋七十之年孔子所謂一則以喜益固以之使其聞益
 獲拜 恩命至此豈不自慶其私以爲他日得以託孤
 之功見先人於地下其喜爲何如哉得親之喜如此此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十一
 益之私喜所爲尤盛也既而起告其座客曰諸君以爲
 爲益慶喜與爲母太孺人慶喜也孰愈爲益喜得進官
 與爲益母太孺人喜得進壽也孰大於是名卿大夫縉
 紳之士躍然相與賦詩以授士謙俾寄歸南京爲太孺
 人壽士謙以余共舉進士同年且屢同官授簡首請爲
 序蓋士謙自少孤太孺人守節五十年成之已嘗蒙
 詔旌表其門復自士謙推 恩其先君子既贈中書舍
 人大孺人亦得授今封世之至榮至幸固莫有大於此
 而壽又躋七十方來之慶尙未可量於乎此豈聲音笑
 貌之所能爲也哉譬之太山之松根盤於地其所發之

枝柯則雖凌以霜雪力愈至而操愈堅吾以此比太孺人之居孀其所出之琥珀則凡用於冠佩愈久而光愈麗吾以是比太孺人之有子其高立乎霄漢則雖更歲月之久而長存承雨露之繁而益茂吾又以此比太孺人之有壽吾以是三者比太孺人之平生要之非其積善以為之本不能及也

韓母張氏貞節詩序

姑蘇有韓母張氏者前御醫同郡文伯之子也年二十歸太醫院判公達長子伯濟生子日來未幾而伯濟嬰重病病革顧張欲有所言而未能出諸口張喻其意流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涕語伯濟曰脫遇不幸妾有秉一而已舍此他日何以相見於地下乎言訖伯濟首肯數四遂卒既數月子來亦殤舅姑憫其早寡且獨使所親微諷以移天事窺其意張引韓希孟事為喻且曰彼遭變故尚不為之或二矧有賢達舅姑在上內承先世之高明外膺 當朝之寵遇顧不能存一寡獨之媳哉寧死不願聞有此也蓋公達為宋魏國忠獻王十二世孫而為我 太宗文皇帝之所親信任使過於其他賢大夫士此張之所為云然也既而公達命其仲子之子曰襄為伯濟後俾養張以終身張撫育教誨之如其所生襄賴以有成立而

孝養於張者亦靡不盡其心張孀居四十年稟然冰葉之操而事老姑如事其母姑嘗嘆且羨曰吾不幸失長子而幸得賢家婦孝敬如此吾雖老何患乎正統十年有司以其守節事 聞詔旌表其門曰韓伯濟妻張氏貞節之門既而京師賢大夫士嘗知公達且聞各者喜其有賢家婦能盡節孝足為風化之助相與詠歌其美俾傳播於久遠亦仁人君子樂善之意也詩成襄因余舉進士同年友兄大理寺卿俞公仕朝來屬為序公其郡人知其事信不誣宜為序也嗟乎節義人之大行非其心之中正有所不能全也能全乎此然後子不愧乎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送王希誠省親還秦和序

希誠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之中子也公之子長希稷太學博士次希德希誠希敬希某凡五人公與夫人皆春秋躋七袞之上時人比之燕山竇氏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余嘗論之公仕於 朝四十七年官階一品固有過於禹鈞而希稷兄弟雖不必皆顯如儼儀兄弟之揚芳而其所以芳者則固自有在也譬之鮮花

艷卉日爭妍於名園麗囿之間人固挹其芳也而幽蘭
 白芷之芬馥其見愛於人也尤甚又如精金美玉用致
 飾於蓮豆簞簋之上雖仰其貴也而收藏掩襲之秘固
 其見重於世也益深是以君子之於善也求其有諸亡
 而已矣善苟實有諸己不必顯不必不顯而人之挹其
 芳仰其貴與夫如幽蘭白芷之芬馥精金美玉之秘固
 其見愛於人與見重於世一也夫君子之為善莫有先
 於孝弟忠信孝以奉其父母弟以處其伯仲而忠信者
 又所以存諸身而施於人者也能是四者善之本有立
 矣希誠尊府在 朝獨母夫人居兄弟四人互相往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古

送劉給事中士拯序

士拯予友也家居同里開而同來京師舉進士皆職侍
 近數年之相與莫逆也士拯有父母俱康強無恙而兄
 弟又森然其多予不能及且予不得一朝去所職守今

士拯以兵科給事中按交趾獨得假道過家以與六親
 故舊一相權聚又豈予所能及者哉士拯之尊府仲高
 君樂善守靜而與家兄日相往還於士拯歸必懽然欣
 洽矣於此又可想見家兄之不見予能不惻然於其中
 哉然則不獨予羨士拯而家兄又當羨仲高君也士拯
 質美志銳居官日有能名間奉 聖書巡撫山東黜罰
 貪懦多稱 上旨則今選近臣以廉恤遠方舍斯人其
 誰哉交趾荒服前代皆服於中國者不常賴今 天子
 仁聖內附始定而於是為政者可不究其方哉古有之
 曰遠者寬而撫之又曰刑新國用輕典士拯此行其必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圭

送彭學孚還廬陵序

能達此意而亦 上之意也故於其別舉以為言
 吾鄉郡之俗最為可貴者士務通經學古而重廉恥民
 雖力於農賈然尚氣節而輕貨利蓋有古者之遺風焉
 十數年來舊習日弊而俗日趨於陋固通經學古也而
 或行不足稱固尚氣節也而或廢農賈以爭訟於官府
 往往瀆貨棄義而不覺其為非蔑視太守縣令若無造
 謁 禁闈如履邑庭勢不至於併喪不止而所謂吾鄉
 郡之俗最可貴者不幾於泯矣乎此予之所以日切於
 心而未如之何也賴今 天子仁聖咸與之維新矣革

其弊陋而復向之最可貴者正此時也夫俗不復其舊而或以陷於罪在今日有不復假借者顧曷為而謹厚不務而必欲陷於非以速戾於厥躬此予之所不可曉也學孚來遊京師將歸其鄉而姻家翰林編修周功敘屬贈以言予因舉所欲言於鄉郡者為詞冀其歸以相告使有勸也使予之所以為鄉郡勸者或行由是而人知所守以遠禍豈獨予之意愜亦學孚之忠厚事也學孚之所以為鄉郡榮者豈不在此何必得予言而後為榮也學孚姓彭宋戶部侍郎諱慰永之後鄉郡之名族也言之見聽於人必易改為之贅吾聞學孚父母俱存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夫

抽齋詩序

西昌有謙謹篤實之士曰王存性者自號其所居曰拙齋然求其拙則未之聞見焉蓋存性甫讀書命儒而旁通老佛氏之學以攻駢四儷六之文卓卓有聲於鄉邑間鄉邑無間遠近有事於佛老氏之教與凡禮之大者輒詣求焉其戶之屨常滿而存性甫往往操紙立應未嘗宿諾亦未嘗不忻忻然得所欲而去且存性甫於此特推其餘力耳而其所專則蓋在於講學授業恒聚徒

至數十人點檢終日忘倦至於理家亦未嘗以廢也予知存性甫者如此則謂未之聞見其拙非耶拙者巧之反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君子所巧而小人拙焉矯枉作偽飾非文過此小人所巧而君子拙焉以君子所巧則存性甫予未之聞見其拙也以小人所巧則存性甫固知其為大拙者矣人知宜巧而不宜拙不知小人所巧不可有君子所巧不可無也周子有言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則謂是矣士君子能賦者為存性甫詠其拙齋而予書此以為之序且以警凶賊之巧云

送魏驛丞序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古

今聖天子即位改元之初天下安寧民物康阜群公趨事百廢具興先是監察御史陳憲按臨秦和以分司外頽毀無以稱人瞻仰而適民有詠越分作居者御史憲覈實而撤之以建分司前廳命浩溪驛丞魏氏子忠董其事子忠為人疏達爽朗居官濟以勤敏凡事有涉於公義者為之克盡其心而其董是役也尤所樂為於是分司之廳不踰月而告成既而邑主簿丁仲安相與子忠及予舉酒落成其上覽江山之名勝撫景物之清妍志甚樂焉子忠將還浩溪仲安屬於予曰修弊補廢有司事也予以專理縣政不得一一於此而責成於子忠

子忠能以予之事為已事可無一言以述其美敢請予
之去家快閣為分司者尚無恙也十餘年歸而快閣但
頽垣廢址蓋已久矣追想昔時悵然興嘆不止於乎快
閣西昌名勝處也宋黃太史庭堅及蘇內翰子瞻諸公
蓋嘗登眺題詠其上至今石刻猶存可以想見其人有
非尋常分司所可比也而可以久壞乎惟陳御史能知
此而丁魏又能副其意皆西昌不朽美事也予故不辭
為序以復丁之請云

孝感堂詩序

廣陵謝涇彥清有奉母之堂名孝感大夫君子為歌詠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大

之詩凡幾篇其友連檢討景賢以為此美教化厚風俗
之大者求予文述其事以弁諸簡景賢予進士同年友
而其所重者又如此予何可以固辭景賢告予以彥清
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其丁艱家居也值母病醫藥不
可救計無所出乃夜焚香禱於北辰退而剖股肉和湯
以食母母遂以安其名堂為孝感以此予竊嘆曰孔子
嘗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涇剖股
毀傷莫大焉而以為孝何哉客有從旁應曰吾觀涇於
其親之危苟可以得其安雖舍生有不惜況於毀一肢
乎孔子論事君當見危致命而天下古今以為通義不

可易況為親傷一肢而未必致命乎事君能致命忠者
也忠孝之所推也則涇之剖股為孝矣予曰子者父母
之所遺也則子與父母一體矣豈有腹心有病而傷其
肢可以安之理耶客曰固無是理然腹心有所不安而
手足能獨安耶故手足能不自安然後腹心為有救況
涇愛親之心切有不暇顧此其真有感動於天者客之
言亦有理予不必盡難也遂書以為之序

送獨孤時用還泰和詩序

北京刑部郎中獨孤君樂善吾鄉邑篤實謙和君子人
也予少為邑庠生猶及與君同遊而其謙和篤實之名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已焯然著於行輩間比其舉進士入翰林歷官禮部工
部以至於今二十餘年凡士君子之識君者莫不以其
稱之無間言焉於乎此非予言實眾人公言也及見其
子時用又循循然言動不妄克稱乎君之子則知君之
所以持身又有以化於家予觀仕宦子弟之居京師不
縱則驕不傲則侈什往往七八焉夫豈盡出於其性哉
亦父兄者有以縱之然也而君有子不少同於流俗如
此信可尚矣歲戊申之六月時用以其父命歸省先學
於鄉臨行請曰願有以見教生將服行焉夫士之所貴
者學問足以廣其智仁義足以飾其躬如斯而已然仁

義學問非友不足以成之直諒多聞便辟善柔便佞孔子所謂損益者又不可不擇也習俗移人雖豪傑之士不能免今之驕傲縱侈之習豈獨京師子弟鄉邑殆又有甚焉者可不慎哉可不慎哉子歸其思所以不溺於俗務求益友以充廣夫學問仁義之功則無愧於士矣勉哉時用予之所望亦尊府之意也凡其執友愛時川者各賦詩以為贈而予為序之如此云

送陳教授景著序

宣德二年五月予友翰林編修三山陳氏景著以丁外艱服闋至京師將入翰林懼其母孺人無他子侍養且芳洲文集 卷之四 干

日迫於衰暮乃言願乘翰林之職乞得近地教官以便朝夕奉母所司為聞於朝 天子憐而嘉之并以其鄉郡福州府儒學教授且行公卿大夫與之有翰林夙好者皆樂其願之遂賦詩榮之修撰苗秉彝王孟堅謂予宜為之序予與景著非獨同舉進士同官而已至於論議趨向亦靡有不相契於其別去固有不能釋然者又豈容已於言乎景著為人外事外飾而其中獨狷介是非之心皎然明白不肯少徇於人年二十餘即以春秋經中鄉試會試皆在高等廷試遂賜進士及第自官翰林至丁親喪之變無間言焉於今將考績以

有敘陞矣乃棄而就教官此其心豈有他乎哉教官職之卑閑者也雖有安靜之樂而無勢利之榮然則不獨以見景著篤於養親而其志之所存亦可知矣雖然古有之仕而優則學乎固亦仕而願學未能者今子質甚美年甚富且居既學之半苟又以其餘力而一於學以廣人之信從將其樂之在已詎有涯哉所以樂其親者有不在於此哉

送胡知縣如騏任任丘序

聖朝既取士於學校又有人才之貢及九載吏部之擢其所以備官使可謂盛矣 仁宗皇帝以為不足復詔芳洲文集 卷之四 壬

百司凡懷材抱藝隱於山林者其具所知以聞於是承舉薦而來者不絕於道何其盛哉今 聖天子求賢益切吾邑胡君如騏以監察御史尹崇高薦至吏部試其所長名在選列奏為河間任丘知縣於戲自如騏之去家不五六月一蹴而至百里之卒固本於 聖朝之用人無間而亦如騏之才見試於所司者有足尚也人患不自力耳能自力焉無不達也固有壯游學校而老不獲沾一命以死且退者謂之盡出於命可乎予於如騏竊有感焉其之官也鄉邑君子請予序以贈之如騏為人謙謹篤實而智識不外若求其言則論議聲聲皆

施之方也其宰一邑何有夫令於民如父母之於子待之以誠而憂其所憂則民於令如子之於父母樂為之用雖之死不悔此自然之理也夫父子至親也父苟不慈子非至孝鮮不悖者而況於如父子者乎推此則知民之誠不可以忽也吾聞如騏家居嘗延儒師以教鄉人子弟願學而無貲者又嘗作亭於路以貯往來避風雨之無所歸者其窮所惠於人如此況得一邑為之者乎以如騏之素惠又用予言之將來有不大及於民者哉若然則不但不孤崇高之所薦而於 聖朝求賢以備官使之意亦可以少副矣勉哉如騏予日望之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送縣丞丘君仲野還泰和序

泰和之民與賦視他邑之煩且富者在其十之四五視其稀且寡者恒十倍之縣亦可謂非小者矣士官於其間者苟有漁取於民之意雖虐取之民不至於其困有終其任不持一錢去者民亦未嘗見其甚有餘也惟取與否其是非之公論不獨士大夫能不昧下至田夫野老誦說之不置者蓋無間於其去住也然則細民之口固有可信而亦豈不大有可畏者耶近數年來官吾邑者固多而一毫無取於民者吾僅見二人焉以吉安府通判泊泰和縣莆田余君淑眩暨縣丞姑蘇丘君仲野

也余君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丘君舊以賢良方正登庸之士雖進用有不同而二人者志同誼合臨財如淵水忍貧如鐵石則一此余之所親見而嘗詢之田夫野老誦之雖千百人如出一口者也使諸居官有謀猷者皆如二君操持之確其過於人豈不遠耶正統八年春正月朔天下諸司自藩府至州郡皆應 表賀新歲而吾江右選其屬之素端謹者捧緘以行丘君預焉於乎丘君之臨財也尚如淵水則其於臨事也當何如哉況是行又事當戒謹恐懼之至者耶夫士患操履不慎戒懼不至耳苟慎且至於官無不可任於事無不能理者也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送王訓導中蘊之任荆門州序

晉闈先叔竹林府君館授陳觀志甫塾時灘江王氏有敦先者數就往還竹林故從海桑陳先生學遂引敦先偕從先生後竹林既出仕敦亦舉明經為象山縣儒學教諭自是王氏仕者相繼子復舉鄉貢為化州學正遷北京國子監博士伯徽奉先亦先後舉鄉貢伯徽分教

德慶州敬先亦舉明經分教郴州宜章再遷岳池教諭
 嗣先舉進士為桂平知縣起霖舉賢良任新會縣丞於
 今又見吾中蘊焉五六十年之間王氏仕者皆起於儒
 如此可不謂之盛乎中蘊名琳尤謙謹而篤實以通經
 為武岡諸生所知聘為訓導比得命往分教未幾以
 丁艱去服闋改荆門州儒學將之官其姻家刑科給事
 中劉誠之求為序以贈行豈以余於王氏出而仕者皆
 有交游之雅相知之悉故耶夫言必求於相知之悉者
 則為言也有實然則余安得辭序哉夫古之為治者莫
 先於教教化行於上則民自從於下矣未有教化不行

芳洲文集 卷之四 言

而民從其令者故治人者莫如教人用力寡而成功多
 也何也夫治人者治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治而已矣
 教人者教一郡一邑有成則一郡一邑之賢才散而治
 教四方其為治且有成不知其為郡邑幾也教人固愈
 於治人矣苟非身為之本而文藝以為用未有能成者
 也王氏前後仕者八人而職教者半之若子復與敦先
 敬先皆有學行而教人有造就者也中蘊所知必又深
 且悉過於余則於茲行舍此復何所視法哉若欲等而
 上之以為法焉則非所敢量也姑書之以為勸

送叅議吳君亨晦之任澗江布政司序

朝廷建官其所掌兼於四方者處以要近而抑其品秩
 其所職專於一隅者置之疏遠而豐其祿位蓋抑品秩
 者豐其祿位之始而豐祿位者抑其品秩之效觀於以
 六科補藩方有足徵矣六科七品職耳四方章奏得以
 正其錯失雖六卿大臣無不在所正之內比其滿而遷
 也豈獨出補藩方而已雖六卿之長貳以至臺憲喉舌
 之府奉常廷平之司其正與佐皆得補之而不得以為
 僚屬焉其出而補藩方亦往往以內無闕職而外有重
 務者然後以行然則六科之膺重寄夫豈尋常銓注於
 援例者所可得而擬哉安慶懷寧吳君亨晦在宣德間

芳洲文集 卷之四 言

即以明經領舉於鄉為第六人既而會試中選廷對
 遂舉進士觀政大府有賢能稱聖天子正統之初首
 擢為工科給事中小心恭慎逾久不懈數年命掌科
 事大得譽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蓋又六科中之表表
 者也歲之癸亥有言澗江銀場宜得廉公寬簡之士往
 視其間庶幾奸弊不作官民盡便公卿大臣預薦舉者
 咸謂非吳亨晦其人不可名奏擢為布政司右叅議或
 曰亨晦嘗欲薦補六卿副貳之員闕者今以往監銀場
 固為大得人矣其如少屈何哉聞者以為君子之仕期
 得施其所學以惠利人而已矣初不計其所居之位崇

卑內外何如所學誠能致君於上澤民於下所處雖在
疏遠其為貴且樂莫之能喻也所居雖高且近而所職
者有不稱君子反以為媿使亨晦能不以其所務者為
易而忽怠之非獨有可貴且樂於將來而由遠以遷近
由卑而升高亦在所必至此理之自然也於其拜命
奉 靈書之官也其同官友李給事中用初相率屬余
文以為贈余亦重亨晦有素者故舉論薦亨晦之公道
以為言且致願望之意於是行云

送知府易君時中赴成都序

宣宗皇帝恒念民之休戚所係莫踰郡守蓋嘗 制詔

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吏部非出三品以上薦者不得以任遂著為令所以慎
其選也 今天子嗣大寶之初四方奏闕郡守者十有

一 詔令廷臣各舉一人於是吏部尚書郭公首薦禮

部員外郎易君時中時 宣宗皇帝梓宮在殯尚書胡

公方資時中相事而時中乃以薦去留之不可既而公

自嘆曰易某豈直資相祠事而已設有薦又當屬之

何人蓋二公之視時中皆如懷中之寶以待售者郭公

重為郡得良守胡公重為 朝得賢臣所重不同其心

則一於公而已竊嘗以為大臣事君鮮有大於薦賢者

也古稱達視所舉予於今日益有以知二公者矣時中

既擢成都知府尚書胡公侍郎章公謂予宜有言以光
榮其行予曰嗟乎士能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者賴
聖朝之寵命與明公之知薦斯二者足以光榮於無窮
也奚待言而後然耶然予進不容以辭於二公退不可
以薄於二公時中不容自默也古之君子誦詩書以為
言修仁義以為業其孰不欲得志於時領明公之薦受
聖朝之命是得志之時也苟得志矣而澤不加於民君
子以為猶不得志郡守古之諸侯澤足以加於民莫要
焉夫一民之情有所未知一事之利害有所未喻皆足
以為施澤之累是故虛己以聽民則不壅而明忘己以

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察事則不偏而審如是而後施澤於民民其有不被之
者耶以吾時中之才之美其何難於此者時中誠無負

於郭公所舉則於胡公欲留之意有不遂於他日也耶

時中世家袁之萬載與予同舉乙未進士而自行入遷

任禮部為人溫雅端慎居官從容有為蓋嘗蒙恩贈二

親以其職尤足以徵其材賢云

贈大理左少卿程公文質序

今天子嗣大位之初江西民有阻於饑者自作不靖於

大盤山將窺視郡邑以為害時新安程公以監察御史

巡按十有三郡 朝廷方發兵以討寇程公先事辟守

禦者而資助於鄉丁得吉安之丞豐撫州之樂安臨江
 之新淦凡三縣之人而擇其吏之有為者以佐指揮公
 領其綱一舉而取平之於是兵不加境而郡縣咸得安
 輯焉事聞即拜程公為大理左少卿於江右是歲秋程
 公始得代還遂掌大理事監察御史按治外服凡其吏
 之貪懦民之休戚利弊與夫風俗美惡事勢緩急皆所
 當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盡是數者固為不易得矣況
 於禦大災而捍大患耶若程公者可謂百數十中一人
 而已宜乎其膺 榮命衆人所未嘗有之也其視事於
 大理也其鄉士君子之在京師者莫不為程公榮相與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夫

屬文於余為贈江右余鄉郡也頃自鄉郡來者無問君
 子細民皆譽程公善政如出一口則予所謂不易得者
 無不有之又獨禦大災捍大患而已也古人於凡能
 禦大災能捍大患之人宜有不窮之報而余之於程公
 當亦表著其美庶幾乎古人之意也大理古之廷尉天
 下獄寃資以平者也人之大災大患又孰有大於獄之
 寃誠推向之禦大災與捍大患之心加於平獄則其獲
 報之隆又豈特在於其躬而已耶古之子公可以徵矣
 故於贈言之請并書以為薦云

送邵武府經歷梁叔蒙詩序

二十年前叔蒙與同產弟叔車並舉承樂丁酉江西鄉
 薦叔蒙為第四人蓋春秋之魁也是時叔蒙 泊菴先
 生為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叔本之為納 教諭從叔
 挹之已舉進士一門仕者衆矣兄弟遂相引退以儒為
 業或進其所不及其後泊菴先生物故本之自教諭遷
 西藩紀善挹之自進士擢主事郎中久之亦相繼沒於
 是叔蒙叔車與弟叔濟暨本之子叔莊相與嘆曰先世
 仕宦不可不繼而况遭逢熙明之世也哉叔莊首舉明
 經得補鄉校訓導叔車繼舉丙辰進士叔蒙舉賢良方
 正叔濟舉文學才行梁氏一門仕者復彬彬乎盛矣嗟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夫

乎士之進退出處固各有命而亦莫不各有其時惟能
 安命以待乎時斯可以為君子世之人欲違命與時而
 妄有所冀焉不得不以咎已而以咎人可謂之君子乎
 此予於梁氏兄弟所為獨有取也歟叔蒙之擢邵武經
 歷縉紳交游之士皆賦詩以贈行而謂予宜序以引之
 獨念循發蒙時泊菴為里塾師或以故去則其尊府睦
 樂先生輒來署焉先君奉師之禮甚隆先生愛循之意
 甚厚其後泊菴考禮部試余與挹之皆在所 選忝同朝
 者數年而與泊菴又忝同官益見親厚比余考禮部試
 叔車亦哀然在舉列且相與無不相善者則於叔蒙之

行而忍以無言耶夫欲以有言者苟無愛顧之意存焉則亦徒言而已君子之所以愛人者莫大於德叔蒙泰和疏達勤敏士也誠益謹以持身而思惠以及人則德為有光於其先與鄉邑之交游者矣於是乎言

贈監察御史方君懋德序

新安方君懋德既舉進士之二十有三年為正統二年始自太常博士用薦轉為監察御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其秩等也太常職有事於 郊廟百神之祀博士尤清而有文翰之典非其他所可擬御史則可憲紀以肅百職激濁揚清於內外此二職固皆處乎清要不可高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下而懋德乃由博士用薦轉御史以為榮乎非耶頃者監察御史難於得人新進初任之士率不預選必得練習警敏通大體而識事情者然後廷臣薦而用之由此觀之懋德由博士轉御史官無所增益其應得人之舉為榮大矣或謂與懋德同舉進士者往往有任方岳列卿佐者蓋非一人非一日矣而懋德獨積累僅至於此是何滯也余曰君子不以其進之速為貴而以其成之固為美譬之為山積之也漸築之也密不計其歲月之多惟戒其成就之驟如是則雖至於九仞之高蟻封之所不能入淫雨之所不能夷可以永存而無替矣懋德

自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凡若干歲自庶吉士為太常博士又若干歲於夫學優而仕優而學懋德服之已有素矣且清慎而有文學為上官所稱其有成於方來如山之極其高又豈蟻封淫雨之所得而侵哉於其轉御史也其交游之厚者相與推刑部楊主事寧求文於余為贈余與懋德同舉進士故知其詳為序之不辭云

劉氏考妣輓詩序

正統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徵仕耶行人司左司副承新劉允恭先生之配太孺人文氏卒於家自其生至此年已九十矣明年閏四月其子監察御史克彥聞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計將請於 朝歸治喪葬以余同郡乃奉 朝大夫七所為司副與太孺人輓詩來請為序首簡蓋司副沒於今二十有六年矣而太孺人歲亦登于耄耄尙能使人哀之至形於詩非有德譽之盛不能及此夫豈世之有才而不得其年者使人傷悼之可比耶竊嘗求之司副與太孺人所以見哀於人之實蓋司副性至孝元季奉父避難山中或得一食之美必留奉父而自采藤實以療饑時乎父沒一見藤實輒思其父悲泣不已歲時奉先薦享之外更設其親平生所嗜曰庶幾少娛吾親也嘗夜獲竊魚盜訊之乃恩人子即釋不以語人里有穿

踰盜其家器物者既而究知其入乃於已有瓜葛之親
曰吾寧忍發以辱其世乎數年盜以所竊銀器私鬻與
人爲怨家增直市以告司副欲假以報怨司副徃曰非
吾家之物其長厚如此太孺人自幼喜讀書好聞古孝
子節婦事未歸事寡母克孝既歸奉舅姑以禮鄰有窘
於索負欲自盡者太孺人憫其死出貲代償所負卒不
責報每遇饑貧輒出有餘以濟其急無間戚疏德之不
置而尤篤於相夫教子克彥以明經舉進士以至今官
不辱太孺人預有善教焉司副與太孺人所以得受
命書贈封官秩如其子者皆在此也豈獨足以得哀輓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於朝大夫士而已於乎爲善之報獲於生存而益著於
身後余於司副與太孺人見之故爲序是詩也并書以
勸夫來者云

慶曾母趙氏壽七十序

吾泰和城西秀溪之上有曾氏其先徙自邑千秋鄉之
龍徑西湖里有曰仁道甫者以忠厚見稱於鄉族余嘗
識其長子澗江按察僉事克偉交其仲子克庸皆能世
其父所以稱於鄉族者克庸常遣其子今富順縣儒學
教諭衡秉鈞者從余受經愛其獨狷介卓卓在倫輩知
其爲有所承而然也今年克庸從子潛江主簿秉德以

職事被誅誤至京而其叔正己之子曰秉玉者匍匐扶
持調護而來如於其所從出雖備勞苦不厭余以是益
信曾氏之忠厚不獨一世一人而已孰非有所承而然
耶秉德得白秉玉辭歸奉養其母走告余曰秉玉不幸
少孤賴母趙氏教育至有成立茲母幸獲歲周七十初
度在邇願得一言歸以爲壽幸莫大焉其請至於六七
不倦且曰秉玉先祖妣出先生陳氏言幸不吝余因嘆
曰秉玉不遠千里爲從兄尙若此知其爲母當何如也
遂不辭而爲之序曰孔子謂仁者壽蓋以壽爲仁者之
効也今觀曾氏連世皆以忠厚相承自其祖孫以至兄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弟忠厚無間忠厚非仁者乎秉玉欲爲其母之壽亦惟
培養乎此而已誠勉力培養之不倦將不獨足爲母之
壽而曾氏之流慶益遠而無窮矣秉玉其尙思所以副
余言可也

贈孝子胡大年序

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誠
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此恩德之
施於我者所爲莫大於父與母而我之報於父母者所
爲莫大於孝則孝豈非爲百行之所當先乎譬之於水
必先濬治其源其源既深由是引瀦而爲溪澗雖千流

萬派其達於遠也可立而待矣譬之於木必先培植其本其本既厚由是發生而為枝幹雖千條萬緒其臻於高也可坐而致矣人能善事父母以成夫孝之大猶於水能澆治其源木能培植其本則凡四端五典莫不由之而生百行萬善莫不由之而出內而修身齊家外而事君事長化民成俗何往而非此道之推乎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此也此君子所為惓惓篤於孝也淮西舒城有敦行之士曰胡紀大年者自少已有志於顯揚其親曰事親而不能盡此道不足為孝乃肆力於問學日以登庸為心數年遂自太學生釋褐擢吏部文選主事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壽

部銓衡人物之所而文選其首屬以大年為主事其為選擇而使之也可知正統七年蒙 朝廷推恩以大年之官封其父仕廉甫母妻皆為安人此又足見大年克稱任使有以遂其志也仕廉甫既受封因來謝 恩闕下得疾而卒大年奉柩歸葬於鄉痛其養之不終乃結廬居於墓側朝夕哭奠飲食如事其生而終喪未嘗近葷酒嘗有鹿群環鳴於墓去來不驚人以爲其孝誠所感既而有司為上其事 詔旌表其門曰孝行之門時大年以官滿九載遷員外郎仍任文選 恩命並下凡其鄉郡之士仕京師者相與推通政司叅議湯君來求

贈以言士之生也登庸於時固難而能得旌異於當時尤難得登庸有道能自力於已斯得登庸矣得旌異有道能篤孝於親斯得旌異矣誠又推是二者以效忠於國家而不替焉將見登庸旌異之來有莫之能禦者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勉哉大年以副余與鄉郡君子之所期望者可也

張氏半村居詩序

會稽張君友讓其先本合淝人宋有諱岳者以武職扈高宗南遷始家於會稽之勇樂村以村舊有張姓而懼其相混也遂自名所居曰余貴鄉以別之鄉人因稱為芳洲文集 卷之四

壽

余貴張而稱故姓曰勇樂張自岳至友讓十世矣村中居者止二族友讓以居得其半也又距郡城半舍而近介乎村郭之間因各其所居曰半村環而求之曹娥錢清二水出其東西而合流於其北以入於海會稽秦望禹穴南鎮雲門若耶諸山列峙其南相高並秀可望而盡蓋張氏之居雖得乎村之半而名勝之在山川者覽之無不得也其可樂為何如又嘗以謂平原野水之耕釣長林邃谷之遊翫此窮者之所樂而達官貴人不與焉周旋乎冠紳之間居處乎堂階之上則達者之所樂而田夫野叟莫及也友讓介乎村郭之間以居雖進退

處窮達之際蓋有超然獨得於其外者其以半村名居豈徒然哉友讓為人廉直且灑然無塵俗之氣亦時見之於翰墨間有可嘉者間以材舉至京將得官矣尤以所謂半村居者求歌詠其山川之美於士君子孜孜不倦其有得於窮達之外非耶夫仕溺於富貴與窮果於忘世皆非得時中之道也若友讓之退非獨善進非忘返其庶幾可與言此矣因闕夫歌詠之富也為之序于其首簡云

送楚英上人序

學於佛者有三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其為書奚啻數千萬餘言而其大指不過欲人舍惡而趨於善而已自世之學佛者以為其道在於屠割烹灼以苦其身茹淡含辛以瘠其口禁絕念慮以死其心否則奔走卑辱以崇飾塔廟為務然膏薰香以敬禮其師如生誦其書至百千萬遍以為可以弭禍成福或又攝衣升坐為不可知之說以相問答視通窳為勝負要其師之舍惡趨善之意固如是而已哉誠使正行順履而非善不為慎乃出辭而非善不道怕神靜慮而非善不入於心則其所以被於身說於口行於心者何往而非律非法非禪哉此學佛之得者質之吾儒孔子所謂非

禮勿動非禮勿言思無邪者是也佛以直指人心見性而成猶吾儒者存心養性事天之意要之舍惡趨善皆本於心豈待求諸外哉上人楚英嘗以佛學為其徒之表率久矣今年又用薦者得住持于嘉禾之精嚴寺其素所交游者今欽天監五官靈臺郎潘緝熙屬予序以為贈楚英謹持戒律者也茲又將表率其徒於一郡故予取其師之大指有近於理道者告之使之相與勉焉

送鄒尙友還五雲詩序

五雲鄒君尙友自舉進士歷官至今幾三十年大夫士之久於朝者多能識之且道其為君子人也今亦老且病矣會 聖天子寬恤之詔再下仕者許以此請放歸田里於是君以澧州守來考績遂得請焉朝士君子之相厚者皆為之喜且惜其超然獨去也有綢繆不忍釋之意相與酌酒飲餞都門之外而賦詩以寓意中書舍人劉長謙鍾子勤以屬予為之序鍾劉及予皆君同郡而鍾劉又嘗與君同官久則屬予序豈不宜哉君事

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太祖高皇帝為中書舍人今少保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宗豫亦君之故寅友既而君改知縣遂官澧州凡君所至輒平易以近民雖無赫赫之威而民畏之愛之又不得論議之則謂其為君子人者豈過譽哉而

於其歸為之喜者亦豈以其惠之將不加於民哉以其得休老病於家而無所繫累於已耳此愛鄒君者之私情而非愛民者之本意也今之守令不驕則後不貪則儒求能如鄒君之長民蓋不多矣於平安得鄒君復出以庇利夫一州一邑如昔日邪予於其歸竊有感焉而特於此發之

送劉嘉會還廬陵詩序

廬陵劉君嘉會既罷官歸之若干歲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薦於朝詔徵至而君春秋已幾八十自以旦夕益迫衰暮不足以勝任使懶懇乞骸骨歸天子憐而昇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之時宣德戊申二月丁丑也介行鄉郡士夫君子在京師者莫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邁且喜其得請也相與賦詩送之而授首簡於予為序夫士四十強而仕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有位者七十已優老況於八十而未有位者乎劉君今日之歸有足以見聖朝處人君子自處其皆由於禮矣則所以喜者非為一人之私也初君以明經舉授壽州儒學訓導教諸生必傾竭底裏一時賴之以有成者甚眾既而以建言合上旨陞常之武進丞武進今大宗伯胡公之鄉邑也夙號難治君至官待人以誠而民多悅從不見有難治者故今被

召命而來也深見禮於胡公公一見之即日此吾邑故賢貳尹也亦未嘗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邁比其得請歸也亦未嘗不為之喜焉於乎此可以徵其素履矣君少從學於吾泰和海桑先生陳公自餘諸老先生皆及親炙至今接談之頃尤能歷道前數十年之事則其所以得譽於鄉邦者其無所由然耶海桑先生教君以有今日則君之歸師表後進容不猶海桑耶豈獨逍遙泉石以樂其餘齡而已也敢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李行人考績詩序

宣德三年四月八日予友行人李泉子淵以居官滿九年將考績赴吏部其同門友進士張純監生吳真相率素所厚者賦詩以為之榮而具首簡於予屬為之序夫張進士之所為屬予序者豈無由然耶方予領鄉薦赴春官於北京時實與子淵及其鄉邑五六人者偕行數千里內風霜冰雪之際舟中斗酒相聚相歡好如平生比至予既忝舉進士而子淵之五六人者亦裒然於榜中其後或列六卿之屬或掌奉使於朝或寄民社於外而皆有賢譽在人之口耳固不可謂之不盛矣然今十餘年來而猶同在朝者則無幾人獨余與子淵尚如舊近又得張亦以舉進士至而三人者追憶往時相好

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舊或存或否不能不有感於中矣子淵茲又將有不次之擢內外既不可知又安知夫晤散之何如哉此予所為益有感也然則張進士之所以屬予文者固有深意而予亦得以寫其懷抱焉子淵為人篤實而謙謹好文而樂義居官惟以敬職為本隨所遇事不以難易險夷有所避就其立朝與奉使於四方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為君子人不肯少有欺慢之心而子淵亦不驕不屈有足以稱夫任使者其考績於天官有不得夫善最之書也哉於乎予之同年進士三百有五十人任京官者什之七八而子淵之儒素九予所敬重者聞其尊府好善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四

送封監察御史嚴仲恭還分宜序

仁宗皇帝踐阼之後即大舉推恩之典於朝臣故朝臣之稱所職者皆得受封贈其先代有差今 聖天子之嗣大位蒙 恩典者蓋尤厚焉袁之分宜嚴氏孟衡初以進士擢為監察御史居官出入焯焯有名稱於是其尊府仲恭甫得受封以孟衡之官而母亦受封為孺人誠聖朝之盛典斯文之榮遇也仲恭甫既受勅褒衣博帶蒼顏白髮光輝照耀乎閭里間蓋不勝其感激之至情

矣乃躍然促裝就道不遠數千里來拜俯於 闕下用申其感激之情焉會孟衡按治自蜀還遂得掖隨仲恭甫以出入禁闥父子之間榮名盛福兼有於當時即人生之至幸復有加於此哉嗟乎仕於朝者眾矣 天子推恩得以及其親者固亦不少而其中有幸不幸之間焉或父存而母沒或母存而父沒甚至有父母俱亡者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四

雖蒙 恩典隆盛而不得顯其親於當時矣此其謂之不幸非耶求如吾孟衡之父母無恙以有今日蓋什伯中之一二耳何其樂哉其視世之父母雖存而未嘗沾一命以徒老於家者則又不可同日語也此予所為獨羨仲恭甫也仲恭甫歸分宜其鄉士友之在京者介行人易時中來求文以道其榮遇予與孟衡及易皆同年舉進士而孟衡有尊府如此予安得不為之樂道哉於是乎序

壽劉君廣泰春秋六十詩序

吾郡五雲邑有秉禮蹈義之士曰劉君廣泰者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廣衡君伯兄也以景泰三年九月某日春秋周六十廣衡君竊念其始孤時兄弟五人伯兄年方十四季弟廣嵩才及三歲內無疆而有力可恃之親外有猗賦俱輸難勝之事憐念之者雖多而幸其失墜

者亦未嘗少上賴伯兄勉於植立不辭險艱匪但畢務於公私兼以周庇於弟妹迄今四十餘年兄弟具在聚食二十餘指內外長少庭無間言使先世之業幾墜而復振已又得以肆力於學進取顯榮自秋官屬佐長又藩憲以至贊理都臺凡此何莫非伯兄之力也今兄幸際六十初度之辰而已拘於官守不得躬拜左右稱觴為壽此心之歎殆惓惓於朝夕而未已焉乃求朝之縉紳大夫作詩以申祝願之情而以首簡屬為之序余亦幼孤賴兄之力得以不墜而有成者則於廣衡君之所以為懷其能無所動於中哉此余所謂樂為之言而不芳洲文集

卷之四

聖

敢有辭也劉氏世為五雲名族其先本河南祥符人宋季有為萬安丞後遂居縣城西之橫街里為萬安人子孫衆盛占里之半邑人因稱為劉半街子以見其先世積累之盛之所致也使其非有賢者之衆則雖盡有斯里而無其他一人間之人將指而譏之不暇安在其有善稱若今日哉然劉氏不獨稱善族廣秦君不獨稱賢兄余聞其居鄉邑泊然自守而惟教子孫以事詩書課童僕以躬耕鑿雖居城郭且有弟在勢要未嘗自恃以有于於郡邑長貳而或為之媿姻此余所為重其秉禮蹈義而非其他為父兄者之可比也於乎誠如是而不

懈將其名譽之著壽福之隆詎止於斯而已因序其祝壽詩并致期望之意如右

救荒活民書補遺序

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惟聖人全體此心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觀於 聖朝救荒之舉有足徵矣江陰朱能維吉嘗出粟千石以助有司賑饑蒙 朝廷賜璽書旌其義矣既而愧其所出以助賑者不廣復取宋從政郎董焯所纂述救荒活民書補其遺逸鈔梓以行於世冀有以助行不忍人之政者之萬一其又非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歟嘗觀七八月之間旱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人知蒙澤潤於天矣而不知雲山川之氣所蒸雨溪澗之水所升輸小以成大也出秦華之產發江海之藏人知受惠利於地矣而不知秦華江海由於涓埃之積資約以成博也朱氏欲有助於行不忍人之政其猶山川溪澗之輸於天涓埃之資於地者乎況是書有古昔聖賢暨我 國家仁民之意載諸訓典者在惡得不足以宏其所濟耶在典牧者用之惟其宜耳熊有孝行見稱於鄉其所以惓惓於義者孰非是心之推闡以書補遺求余序故為之書

長樂曹氏家教序

閩之長樂有篤實之君子曰曹君叔善者余舉進士同年友也自舉進士以被選為太常博士改順德府儒學教授前後幾三十年既畢其所職矣念其子姓家居固務誦詩書以為言修仁義以為業然懼其或有未易入德者乃酌古今人所嘗行之事無間雅俗苟有合於人情宜於土風而順適乎天理之本然者為數十條合為一編其中大而泊心養性承先裕後微而飲食動息即吉避凶與凡應事接物之方靡所不有各曰曹氏家教將以示為其曹氏者使之守而行之以駸駸於善道其裕後之心亦篤矣今年自順德以歲滿來考績于京師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四

遷廣東高州府儒學間出是編求為之序夫惟教於家者一於深雅則中人以下不能仰而企一於淺俗則中人以上無所引而進是編有雅有俗用其雅深固可以造於遠大用其俗淺亦不失為鄉善人其立法之意亦良矣余嘗求之叔善其在太常致慎以持身秉虔以相祀自卿佐而下咸賴之有濟比官順德汲汲以誨諸生為務諸生被其誨者不獨遂於經訓而於行已應務往往不外乎其所以教於家者於乎夫豈徒能言之而不能行者之可少同耶為曹氏之子姓誠以叔善所行所言而力勉之於身何憂思之能干而何德善之難成也

哉叔善名賢蓋曹宗之表表者云

送楊允嘉還建寧序

允嘉名某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之次子其來侍父京師數年縉紳老成謹飭譽望君子皆見親接而愛重之其他澆浮鄙艷之流不獨不識而亦未嘗及一見焉於乎此可以知允嘉之為人矣京師人物之淵海也卿大夫之子弟居者非閑家教與絕外慕鮮不惑於流俗甚至恃勢肆為非義不淫溢及禍不止使其父兄亦得 君如楊公其又當何如耶公以儒彥歷事 四聖見信任在公卿之右於今已三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四

十年顧允嘉為之子如此其賢於人遠甚而亦足以見公之能教矣歲之己酉允嘉將奉父命南還省母且畢有室之願而戀戀懷不忍去意交厚善者謂予宜有以慰勉之夫愛親在順乎親之志也公之所以教允嘉者豈有外於飭行修業光顯其身以不忝其世哉省躬以防其過務學以益其知致慎以終其美斯三者足以順乎親之志順親之志顧不由已乎此允嘉所宜盡心也允嘉閑家教有素固無俟予言而予素辱愛厚於公且有贈言之責舍此其何以相告哉允嘉秀偉而端厚志高才敏讀書屬文已駸駸然有進誠不鄙余言而益勉

將所造孰之能禦耶如是而後稱為公之後也予敢以爲允嘉言之允嘉其以質之尊府何如

送劉副使士皆任廣東按察司序

宣德戊申之冬予友劉威士皆以歷四川河南兩按察司僉事滿九載來考績于京師會 朝廷選大臣肅清風紀四方憲臣考績至者率不得苟書最而士皆以在書最列明年吏部上績遷補河南按察副使未行其前任者坐事得釋應復舊職 詔改士皆任於廣東介行工部郎中蕭君養高太常博士楊顥希淳求諸縉紳君子歌以送之而授首簡屬予爲序竊惟 國朝自洪武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吳

申到今吾邑之士任憲職者不爲少矣而爲按察副使才四人焉四人之中三出於劉槎翁先生子高子敏其一則士皆也雖非時同而可謂劉氏盛矣初槎翁先生以宏材與學事 太祖高皇帝由職方遷北平氣和而內實剛行潔而政實恕皎然如白璧之無暇溫然其德惠之可卽先輩君子之巨擘也其流風餘韻在人者至於今尤彰彰不衰於乎不有作於前固無以視法於後不有繼於後又何以儷美於前予與士皆鄉之後輩而知先生者有志之士尤欲求其所未聞且遠者而私淑焉况先生吾所已知而近者舍之而他求豈好善有誠

者哉士皆舉進士贊憲兩藩固已有賢譽於時矣今爲按察副使而與先輩巨擘實同則予欲有言於其行非舉此不可也不然則道在邇而求諸遠豈忠告之謂哉雖然予之斯言非空言也誠不鄙而取之將其流譽自有以追配於先生者矣士皆茲行又得便道過家躬捧命書以爲親榮以遂其平生之至願爲樂可勝道哉因併書以爲詩序云

送知府白瑩中還紹興詩序

正統十三年春天下諸司皆來上計京師蓋自京畿有司以至鹽馬之吏自外藩憲以及州縣之官不下千數百人其間有賢有否有勤有惰有得其民之心如慈父母之施愛於子有失其下之望亦如暴虎狼之致憾於人者焉然何足以知之賢而勤者得 賜璽書褒諭足以榮於無窮其不賢而惰者見付有司罷黜足以辱其平生又有得其民之心者民愛之如父母或求遷其秩於 朝廷或求詠其德於君子所以願望之者無所不至失其下之望者人惡之如虎狼或相與訴其罪於官或相與彰其惡於外所以驅逐之者無所不爲士之仕也果何以得此於人哉傳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觀於此可見矣陝之漢中有磊落傑出之士曰白瑩中者其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吳

始所謂得民之心者歟瑩中名玉自太學生釋褐擢

江台州府通判繼調任紹州府兩郡人士仕及有事於

京師者甚衆然其相與稱譽瑩中之善政者如出一口

以謂郡當凋弊之餘而得瑩中佐理其間爲患者除爲

利者與爲惡者有所懼爲善者有所賴故其去台而調

越也台民乞還之者如子之望父母官滿而去越也越

民乞遷爲郡守者亦如台民之望其留不獨求遷其秩

於 朝廷如前日而又求詠其德於君子如今日者焉

則謂非其自已求之之福而何蓋瑩中旣以越民請得

爲其郡知府比來上計而還紹興人士又求縉紳之士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巽

作詩以詠其美此余之所以云然也詩凡幾篇今濬縣

丞魏瑤又以郡人之意請爲之序余故樂爲之書使人

知瑩中之非可以易得也

芳洲文集卷之五

泰和陳循著

序

石岡蕭氏族譜後序

泰和之石岡蕭氏始於諱遜者自玉峽來居之至於今

傳十有五世矣世多業儒固有傑然忠義材學之士嘗

出於近代者而惜其皆不遇以顯而始大顯於今河南

右布政使省身豈非積累之久而發之乃大乎布政使

君游鄉校時予已敬慕其爲人矣比其舉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則又聞凡稱士之溫恭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謹重者率歸之今爲河南而聲譽爲益著謂非大顯可

乎予嘗親接布政使君之父自誠先生於鄉黨序塾間

炙其言德溫溫淳篤古君子也嘗竊以謂子弟有若父

兄何患乎家不振閭里有若先輩何患乎俗不厚今幸

先生康健清明且教授於鄉族雖老不倦後生俊秀有

所考德而問業焉夫即先生之一身固宜有賢子如布

政使者況積於其先者非一世一人即將其後之興有

不止此也布政使君聞以先生所續其蕭氏譜屬予一

言泝蕭之先爲齊宗室子雲子雲之後有諱望者居臨

江之玉峽而遜則望之孫今譜斷自遜始而以玉峽自

望以下七世冠於其前以備參攷而蕭氏之所謂忠義材學卓卓於前日者則已具見諸先生之作予特舉其發於今之盛者以見積善之慶有如此也蕭固鄉之宿望今家居者雖無復赫赫之盛如往時而亦未聞其有乖爭之風如他族者至於淳謹之習尤多於乎為善孰有外於是乎

泰和南富王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系出太原唐龍紀中有諱該者徙居廬陵之何山以避亂該字元仁好善樂施人稱長者又卜徙安成之連嶺宋景祐中其後有諱辰者始自連嶺徙芳洲文集 卷之五

泰和之南富自該至辰九世皆錄於前題曰安成連嶺之派自辰而下通十三世皆錄於後以為泰和南富王氏之譜蓋辰生富貴盛貴盛各他徙富三子長美道為宋學諭美道亦三子長元承所居建樓其後又因自號南富樓居王氏以別於其同姓譜元承之七世孫守訓守真所作故錄樓居者特備亦蘇老泉為親之意也元承之孫仲鴻嘗從宋丞相文信公起義兵以勇力率先鄉邑丞相嘉之嘗經其里本王晉公故事題其舍曰續槐精舍至今墨蹟猶存今王氏兄弟以明經舉鄉貢者三人曰經太康教諭陞郡教授曰維曰紳皆太學生舉

進士者一人曰紋經維紋皆仲鴻之六世孫丞相所謂續槐其有微不誣矣要之皆植德之報也於乎欲其後之盛且賢者可不知所務哉守訓經維之父而以維後其弟守敬守真紋之父也皆予所識而信重者獨維同游邑庠最故其他養恬逸老務義讀書於鄉族者尤比比焉亦可謂盛也矣經維之來京師以此譜屬為序因為之書以視其將來者庶乎其有所感發哉

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譜序

浮梁之田西里有文獻家曰李氏焉系出唐衛公靖四世孫江南等處安撫使元元子饒州刺史祐黃巢盜起芳洲文集 卷之五

避居歙之黃墩刺史又五世至宋秘書少監璣璣子亨正紹定壬辰進士由道州司理遷浮梁縣丞丞子昱咸淳乙丑進士授縉雲縣尉始居田西縉雲子久益咸淳甲戌進士以乞養母得補浮梁主簿虞道園為表其墓者浮梁孫仲元延祐四年中江潮鄉試授處州儒學錄處州四世孫亨善洪武中舉茂才歷東陽奉化兩縣丞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文林子安授永樂甲辰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文林郎嘗倣歐蘇之法重修其李氏譜作世系圖衣冠光榮叢載三篇共為四卷自序其首且有望於後人世纂代修其尊祖宗而教孝弟之心至矣

至是御史增而續之求為之序夫所貴乎士大夫家以其不昧於所從出不紊於所同分禮義仁厚之風恒誦如也然非有道以維持之不能故譜族所以維持禮義仁厚之道也御史能由是道豈獨承其父志將見李氏子姓尊者逸而卑者效其勞富者予而貧者有所仰禮義之風行親其親而賢其賢長其長而幼其幼仁厚之俗著有不本於此耶故為之書以俟其來者云

陽城林氏重修族譜序

余自濫官於朝凡閩之士自儒學起家者鮮不識且知之獨林陳二姓居多焉譬之於水與木水之支流眾芳洲文集 卷之五 四

且盛者其源必廣以深木之節葉繁且榮者其本必大以遠則夫人之貴且多者有不根於祖宗積累之厚且久也哉若莆田之陽城林氏其可驗者也林氏之先有曰披者仕唐官至太子詹事子九人並為州刺史時人稱為九牧林氏曰攢者官至福唐尉母喪廬墓致有白鳥甘露之祥事上詔旌其門時又稱為闕下林氏至宋紹興間有登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曰枿者始徙居陽城遂為陽城始祖銀青幾傳至宣議宣議傳朝散朝散傳中大夫大夫傳知縣知縣傳將仕將仕傳節節推節推傳帥帥傳帥帥傳致政致政傳副使副使四傳而至今贈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用徵僉事傳坦坦今貴州按察使也自銀青至按察凡十有六世矣而其間躋顯仕者什七八隱德弗耀者才什二三耳不謂之貴且多可乎貴州公懼傳世既遠而不譜以載之不惟無以別其親疏長少之分且將失其所從孝弟之道必至蕩然於宗族矣乃因其譜之舊而重修之間又懼其先祠之成於上世者日就傾塌無以致夫歲時享祀之誠嘗因謁告歸家徹而新之於乎譜以示其族人使知所從與夫親疏長少之分則孝弟之道興矣廟以祠其先代使有所慕與夫風雨霜露之感則追遠之義著矣貴州公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尊祖敬宗之心何其篤也哉公舉進士即擢陝西按察僉事再調廣西湖廣而遷今官所至赫然振風紀馳聲譽為士大夫之所稱重蓋又林氏之表表者今年自貴州考績來北京間告余以新祠修譜之故請為序於編首公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忍不為之一言以孤其盛心哉林氏子姓誠能以公之心為心某吾親也不可以薄某吾長也不可以忽親親長長之道不失於家將見自家而刑於鄉自鄉而表著於四方有不在於此乎故為書之以勸

西昌冠朝郭氏族譜序

西昌冠朝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蓋子儀第六子暖暖次子釗釗第四子仲恭仲恭長子翟翟字元明以僖宗乾符五年避黃巢亂自金陵徙居吉州泰和縣龍泉鄉十善鎮隱儀岡元明四子長延勃次延嵩次延遲次延禧延禧又徙居符竹延嵩曾孫整曰五十一副使者又徙居層溪為層溪之始祖副使二十郎二十郎傳堯堯傳僅僅傳之美初泰和里各有層溪而未嘗有冠朝也宋景祐元年僅與之美父子連登進士仁宗嘉之改僅名佺賜詩褒勉既而佺官祠部員外郎河南府運判贈太常博士之美官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六

其太常誥詞有曰卿父子同科名冠朝廷因取以更其所居層溪里名曰冠朝里云自是四方聞稱冠朝里者雖庸夫孺子皆知其有以郭氏父子同科而得名也其為榮孰愈哉鄉邑鄙人有與佺同姓者往往冒其支裔以為其所從出至誣名卿大夫求一言以取信於後人者有之此固出其所慕然公論之在人口孰得而掩之耶甚矣譜之所載不可以不謹也之美傳德善德善傳大經大經又七傳至祥彬祥彬四子以昭以貫以恕以存以昭 國朝自大寧預奉 天征討沒於陣永樂初贈武畧將軍富峪衛副千戶以其子環襲職環自承樂

官京師三十年始以 恩例調補吉安千戶所於今又千年矣嘗與其季父以存甫曰先世譜系難明而族人之聚居於冠朝者日遠且繁使譜不續將無以明本源而別戚疏尊卑是非於方來也夫本源不明戚疏尊卑是非不別若無害然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機所關不可一日無者以存乃命其從子永高暨其子永方永潔永信等命宗族之老成賢智若思昌甫者相與續其世譜其法同姓而非所同出者雖居冠朝不錄世絕而懼有妄冒者則直註曰無嗣非其族雖富貴不收果同宗雖賤貧不棄得夫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道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七

譜成以余辱倩於郭氏者謂宜為序其家有劉槎翁先生所錄先世遺文及當時鄉大夫君子題跋可徵非一非特余言而後能示信也獨念郭氏之先勳業著於唐科名顯於宋而其子孫又衆盛於今日皆非他族可比前代簪纓不可尚矣今以武畧遭逢若吉安千戶父子以文學進用若尤溪典史仲夔連江教諭之信君輩又皆表表足以有光於其前人子孫徒衆盛云乎哉凡繼今者誠能勉力讀書務義以求不忝於其前人引而長之則郭氏之家聲世隆其有窮乎今年以存甫命永高永潔來京師促此文曰子諾十年矣可更緩乎余謹不

得辭遂書此以復

桃源蕭氏族譜序

西昌蕭氏之族非一而其詩書之習豪俊之產禮教之尚園田之富彰彰有譽於六卿諸邑之間者惟桃源為差備其他園田之富固多有之而禮教之尚或不足詩書之習或多有焉而園田之富或不逮於斯四者或優於此而劣於彼或備其三而闕其一此余所以謂差備者惟桃源也夫世之所謂善族者豈必四者皆備而後得耶詩書之習禮教之尚苟與行於父兄宗族之間則豪俊將由此而出雖無園田之富天下以為美也族之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八

美惡固不係園田之富有無而或園田之富生於詩書禮教習尚之餘則於詩書禮教之習尚為益有助矣何也古稱既富方穀又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此古今之常理自非聖賢豪傑之徒鮮有不如此者而謂千數百指之族相聚居於閭巷田野之間性命賦稟所不能齊其能一一不待富而後穀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也哉此園田之富所為有助於詩書禮教之習尚而余有所徵於桃源蕭氏之族也今按蕭氏居桃源者自宋慶元至今宣德之歲其第四世曰漢卿漢卿子一龍一龍七世孫瑄皆登進士科者瑄任刑工兩部主事有才能譽昭

族兄穰穰族子鈞皆明經舉鄉貢穰為臨淄始興兩縣

教諭鈞歷霸州德慶兩州學正皆稱善教其餘或修舉

子之業或以文學訓淑鄉族蓋不可以數計淺深量也

此可見其詩書之習少時聞諸老長一龍進士有孫以

三鳳名三鳳又生十子三十一孫三十一孫之中其最

季者有曰斯萬斯遠斯賢斯和斯禹又端重謹厚爽朗

特達是為一鄉之望此余所聞而未及見者也僅及見

者斯萬之子廣東提舉大使安石斯遠之子安泰斯賢

之子安恒安韶斯和之子安正斯禹之子子相子克子

啟或循雅而謙溫或磊落而超邁又皆表表然傑出於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九

其族此可見其豪俊之產所居厦屋鱗次亘百連千而

宗族長幼相為鄰保絃誦誦與自且達暮而父兄子弟

相為師友四方文儒碩彥若前豐城教諭劉公子彥翰

林修撰張公伯穎少師楊公士奇侍講余公學夔與凡

有名稱於江鄉間者皆嘗禮致之為塾賓以資講習討

論之事其間尚德右文之士回衆而獨安韶之子德通

安正之子德贊數輩尤喜交好名賢當前翰林學士解

公縉紳以庶吉士見重於一時也江鄉少有適其意者

而獨與德通輩極相權洽嘗造其家見其家人相與尊

者在坐而卑者不敢肆少者執役而長者得自逸哉

禮分明於家庭解公嘆曰詩禮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不在誦說在於執守也是益重蕭氏此可見其禮教之尚江南之境山水強半而地可耕治者僅十三四故凡民以貨得園田富者至數十頃盛矣吾邑之地可耕治者雖差多於鄰邑而蕭氏有地數十頃者恒一二人又足為吾邑之冠蕭氏以是為吾邑冠而又有詩書禮教之習尚庶幾乎未忝也昔子貢問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樂逆而難故居先富而好禮順而易故居後使富而不好禮則尤不足論矣此余所為有取於蕭氏歎蕭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十

系出齊宗室子雲子雲仕梁官至國子祭酒既而退居江右之玉笥山傳二十世至伯原者仕宋為泰和丞繼遷知縣比得代乃卜居邑東之桃源里蓋桃源始祖也至德通凡十二世矣前二十餘年余兩次南還德通以其增修諸大夫所作蕭氏譜屬序一言余皆未暇有復孰計德通竟溢先朝露矣去年恣復增修此譜問又以其尊府德郁之命來申前屬按此譜第十世幾五十人其最長房曰安誠甫實余先祖侍郎學士府君之兄弟夫也德郁之仲子璠又倩先兄靜修先生而德通之子璠則倩於余余家於蕭氏者如此則余之序其譜願終

可以未暇為辭而廢古人掛劍之誼於德通哉況又有德郁賢父子倦倦以厚宗族為心而可以有孤哉百餘年來縉紳能文之士為蕭氏序述斯譜者眾矣論其辭之工精固非余所敢望而論書之必以其實如前所云則又非余所敢讓也使凡蕭氏子姓能循守其先世詩書之習禮教之尚於無窮焉則豈特為一鄉一邑稱首而致天下以為美也有不難矣尙其勉之

清溪陳氏譜序

余方八歲入小學時同里陳邦寧者咸在為忘年交又三十年邦彥之子仲仁名正邦寧之子仲旦名毅並舉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十

永樂庚子江西鄉貢明年仲仁來會試於禮部得授忠州學正來謁知為邦彥之子余為之喜又十九年仲旦亦來會試得授晉寧州學正時邦彥邦寧皆康疆無恙親見其子並有時名如此豈余之喜所可倫哉其後仲旦復自無為州學進為翰林侍書惜乎邦彥邦寧不得見而喜也然仲仁仲旦所以光榮如此者孰非其父積善之所致哉仲仁嘗懼其族無譜無以示本源別尊幼而教孝弟於將來也乃即其所可知而有徵者斷自秦和醫學教諭叔賢為始作清溪陳氏譜以譜其世之為叔賢後者自叔賢以上莫徵者雖富貴不錄自叔賢以

下截然者雖疏遠弗遺蓋得乎古人別是非教仁讓之方也按譜叔賢生某某生邦彥邦寧邦彥生仲仁仲某自叔賢至仲仁之子止下六世凡若干人余所見者皆駸駸於向善之域不謂之令族乎夫所貴乎族之令者非以有貴富之謂也以其有為善者眾也誠使人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禮遜與行乖爭不作則可謂為善眾矣不然雖有富貴之盛傲賢長惡倚勢作威視交京為向背何足謂之令耶陳氏之族其無失此者也仲且以余為父之執且又同在翰林請為序其陳氏之譜請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至六七不倦故推仲仁所以作譜之意書識其顛使凡登是譜者觀而勉焉

西昌城西羅氏族譜序

西昌城西族屬之眾室屋園池之富且盛鮮與羅氏儼者且有詩書仕宦之美蓋令族也按其先系出五代周世宗殿前都指揮使彥環宋太祖登極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率兵禦之為宋軍校王彥昇害禍將有連彥環子琬以通子增避走廬陵居焉琬仲子延又自廬陵徙泰和仁善鄉之中團里遂為中團羅氏延九傳至元達分居坳頭元達生仲實仲實生祖宏祖宏之子均

瑞少孤因隨母適城西劉氏茂林氏遂冒其姓以居均瑞三子長仁壽仲文壽季良壽仁壽生孟敬孟明孟遜孟昭孟德孟隆孟武文壽生孟貴孟真良壽生孟慶孟舜孟友仁壽嘗欲復其祖姓未果而歿蓋昭兄弟始承其志相與以請於 朝復之時其叔父已有事隸兵籍者當時之制兵戎不得易姓分籍防有倖免之患以是文壽良壽皆不得預復姓之列故今姓羅氏者皆仁壽之後而姓劉氏者則多文壽良壽派也姓雖殊而族不別服有盡而情尤親君子敦尚本源之誼於此足以見之譬之水流於地雖有為江為河之分然未嘗不為水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木生於土雖有在山在原之異然未嘗不為木何也以其勢殊而本一也余於羅氏之居城西其復姓與否亦以云於乎族之眾也以其敦尚禮義與有詩書之承不乏為貴誠有可貴則其勢分雖有所不容已而其尊祖敬宗敦念根本之意雖歷百世之遠有不能自己也然則維持族屬之道舍詩書禮義何以哉余與羅氏同邑且有世好其族于有餘指其老長以孝友忠信樂義之行見稱於鄉邑者固多其子弟以詩書秀偉好學之質嚮用於當時者源源無窮豈獨足以維持其族屬於尊祖敬宗敦念根本而已余幼時嘗辱孟明孟昭兄弟愛

厚而與孟昭長子鄉貢進士璩崇弁游鄉校最相友善仲子謀同鄉舉其後謀舉進士為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在京師二十年又相與往還親厚倍他人至於孟隆子駿縣教諭宏孟舜孫江津教諭季禎孟敬孫仁和訓導恭暨孟真子太學生旭俱以明經科貢起家皆余所愛重者其在鄉校如謚子翰俊秀者尚數人尤未可量其有以維持於將來當何如哉謚字崇本嘗求余序其修羅氏譜余久未暇有復歲之已已崇本以其上官尚書俞君士悅之薦超遷廣東布政司叅政將去京師遠矣復以序譜來促為文余與羅氏連世相好如此復可芳洲文集 卷之五 齒

以無暇辭於其行哉乃為之書俾其族人子姓相與觀且勉焉

泰和羅氏族譜序

泰和旌孝坊後更名平易坊者在今縣治前東去百步許昔羅氏世居所在也羅故德安貳守子理先生之族余生在先生罷官謫戍甘肅後不及相識先生而獨聞其清德卓行於老長間與交其仲子賓畿耳坊名旌孝由先生曾伯祖伯壽主簿孝行卓異而得今羅氏已久無居此坊者非讀諸老前輩之文於其家乘勿謂坊名所由雖名亦未及聞嗟乎以余之年尚然况又後生於

余者即此事所為不可以無文為徵也此可傳之不一者所為莫愈於為善也然則為善堅於金石之言豈誣也哉譜羅氏上世者亡於先生少孤值兵燹之際先生譜之而所譜者無幾迄今其人存者又無幾也獨上世之善行榮名歸然存於文字之間無有窮期非堅於金石歟賓畿讀書謹行士也問錄其羅氏譜寄北京俾其兄之子昇屬余為序譜固以示本源所自為教孝弟之方苟非有可稱道效法者於其先抑何以為觀感興起之本於其後哉若伯壽之孝行與先生之平生足以為子孫世世之鑑矣况有諸老前輩之文傳之而賓畿又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惓惓盡其所以承繼之道如此其可承無疑也羅氏之後其尚式之

泰和寧溪蕭氏族譜序

泰和東南去縣幾半舍許有曰寧溪里者鉅族蕭氏之所居也蕭氏本廬陵之故家宋末有諱翁者始自廬陵徙居寧溪為泰和人翁生富叔富叔四子孟某仲某季某皆秀偉而卓特孟生丙六以道以惠以其丙六生計茂以道生計大以惠生計政以某生計先以某生計定仲某生孝孝生魯思與季某生添祐添祐徙五都二子漢遠某也叔某生某某生思順蓋自翁至計茂凡

第十人相傳已五世矣以贊產雄於一鄉而其盛且大者計茂之子存壽存菊存信存壽五子季良季修季冲季昭季啟存菊之子季莊季肅存信之子季廉尤為挺然傑出於里族者季良兄弟五人存子凡二十人季莊

兄弟有子六人季廉有子三人二十九人又通有子七十餘人不謂之盛且大可乎其次計太有子三人長存厚生季新季倫季東兄弟七十有一孫季存吉生季夏季舟季瑤兄弟八子六孫其餘計政而下兄弟八人子孫曾元之多具載諸譜又有不可勝紀者焉余所及交識者季修季冲季廉季修之子用璉用愷用璉如季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六

啟及季東季祥季實季初季勝季賢季升與其子姪用拱用璉諸昆弟輩又皆樂善好禮為眾所稱不獨盛大而已季冲季廉兄弟嘗懼族大且眾苟非有以譜之則祖宗所從出與支派所由分尊卑昭穆之序親疎厚薄之等莫知所適從矣於此而莫知所適從其不至於凌犯乖爭也者幾希此寧溪蕭氏譜之所為不可以不作也歟譜成合族子姪不遠數千里遣人來求序將以傳信於後嗣也余於蕭氏夙有世好又先祖母而下蒙欽弄有三夫人坐寧溪北大江津濟之上故於蕭氏往還尤為厚善則序其譜願豈可以辭哉君子之所以

厚族者孝弟忠信以率其本禮義廉恥以倡其用使人有所効而世有所承行之不已傳之無窮豈不足為江鄉之重望哉為蕭氏之子姓其尚勉以成之故因序譜書以為勸

雙溪鄭氏族譜序

西昌鄭氏之族最鮮而其特著稱者惟雙溪之族耳其為泰和之族者十四世而始於吉州通判新為雙溪之族者九世而始於叔文自新之子平甫至叔文之子季選六世皆單傳自季選之子開先昭先儀先道先智先謀先以下而鄭氏之族世繁一世殆千數百指矣木之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七

本厚必千霄漢而後枝葉愈繁水之源深必達湖海而後波濤愈大亦理之固然也新宋端明殿學士穀之子京西節度副使自強之孫其傳之遠且大其無所由然哉新九世孫以泰其子庭鉉族子祥符遞運大使庭賓國子監生庭重族孫新安主簿宗顯皆予所嘗交者此開先之後也庭鉉名崇又嘗從予受學歲之乙巳宗顯以其所修鄭氏譜求為序西昌大江之南有溪其源自萬山中百折而北以東達于大江而自縣城南行二十餘里以達于溪旁者即雙溪也瓦縫鱗次舉目彌望森然如城郭之居者皆鄭氏也予嘗泛舟道溪而出或巖

棹一登焉愛其田園衍曠丘林岑蔚未嘗不興懷於既去則於宗顯之屬序此譜也寧不重有感哉宗顯為人甘苦澹謹操守其才足以有為而其官獨久而不進然視其心乃泊如也其有以光於鄭氏矣

南岡蕭氏族譜序

蕭氏之先世家於潭後有曰敏曰敬曰啟曰孜兄弟始徙而他敬字恭老仕至戶曹其子諱坦字明卿者為泰和宰故敬罷官依家邑之龍門敏家和溪攻家水南啟家安福敏啟攻之子孫不可詳矣而譜所載則皆敬之後也再徙南岡又分螺溪又分秋嶺今之居南岡者實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六

出於敬之孫起家又五世至仲信仲信生子俊子俊生大章大章生久翁久翁生壽卿壽卿生德中德中生源慶源慶予為表其墓者其子黃陂主簿元圭復以其蕭氏譜來求為序按譜蕭氏上世稱且顯者不獨戶曹縣宰而已八世有日子簡為贛州學教授九世有日時發官至朝奉大夫十一世有曰夔甫年躋九十六兩蒙朝廷賜帛存問比卒諸子送葬皆年過六七十麗眉皓首為世所羨十二世有曰渾舉進士為瑞金縣尹十三世有曰可典自廣東請舉歷官教授巡檢惠州知事其餘多業儒術今其族姓若元圭之兄弟子姪尤彬彬然

所至蓋有未可量者可不謂之善族也哉夫族屬之盛子孫之賢者固由其祖宗積累之深厚然非有譜以明其本源序其昭穆別其親疎則孰知其同出于一人某為祖父行也已所當尊某為子孫輩也避所當慈某為已至親不可以待眾人者遇之某於避雖疎不可以加途人者視之喜有慶戚有弔患難有相賙恤長者行之幼者視以為法厚者舉之薄者因以自化夫孰非由於譜者耶故譜者教孝弟之要道也然非序以告之又孰知夫所以作譜之意此元圭之所以求於予也此予所以為族人道也若夫譜之誤次有詳有畧有闕而不可芳洲文集 卷之五 九 强完則一因其故云

建昌新城朱氏譜序

邵武光澤儒學訓導新城朱君文微修其朱氏族譜之既完也會其子鼎應求賢舉當上京師乃自光澤走書命以譜來因予邑蕭進士孟奎求為之序孟奎予邑俊秀嘗與文微同領永樂癸卯鄉舉最相厚善故為求序之意甚篤予又愛鼎好學務義且有尊祖敬宗之意故亦樂為之序不辭按譜朱氏系出新安徙新城前盈宋季有曰三承事者為光澤尹奉母之喪歸葬邑之東山廣照寺後廬墓三年因卜居於中山今為中山始祖其

從弟曰五朝議者居蘭魁坊則蘭魁坊之始祖也三承
 事生元朝奉郎泉州通判七三通判生萬七萬八萬七
 以父蔭補杉關站提領萬八自中山徙邑之津南杏林
 又為杏林之祖萬七生羅卿羅卿生保孫復孫道孫保
 孫生原孫夢孫復孫生潮生鳳陽道孫生應祖晚成晚
 任晚成則文徽別名也自光澤相繼受廣東潮江之聘
 為鄉試同考官有公衡鑑之譽二子皆克承家鼎與群
 士同試於朝列卿大夫名在高等其嚮於用固未可量
 然由此而益自力焉則其將來又獨有可量耶此予所
 為樂為序其譜不辭也予樂為序其譜之意固如此矣

芳洲文集

卷之五

手

而文徽之所以求予序者蓋有在焉夫族有譜則後世
 知其所從出與分知其所從出與分則親者不至於視
 如疎而疎者不至於間其親孝焉敬焉必以承於吾之
 老長友焉愛焉必以加於幼稚而無所謂於所厚者薄
 之患也使朱氏之子姓誠如文徽譜族之意而各務勉
 於已將見自一身而化其一家自一家而化其一鄉有
 不難者風俗何患乎不美哉勉之勉之

龔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西昌劉本靜以其重修譜來求余為序余與本靜同遊
 鄉校同聚于京師者皆數年有相知之雅焉則于其請

豈可愛一言而不為相勗也哉劉故邑龔溪著姓系出
 長沙定王發有世隆者徙安成之章湖至孫成章徙邑
 之洪牛塘宋季乾道間天祚乃徙今龔溪悅山水之勝
 築室居焉天祚之四世孫曰昌翁兄弟四人其華翁傳
 壽可孫子堅仲堅三世皆以貲產甲其鄉而皆跌宕豪
 邁閑于詩禮至今聲稱鄉邑間寧翁傳章可賢可賢可
 之孫則本靜也本靜名靜翁歲貢廷試擢高等入太學
 任為藩陽和陽兩衛經歷溫雅平實見愛重于君子爾
 義翁之三世孫德輝疏達曉朗亦劉之卓卓者也今年
 來自其家能道其諸父本靜于是譜拳拳之意是皆知

芳洲文集

卷之五

手

尊祖敬宗而敦孝弟者歟夫家之為患每始于乖離而
 乖離之端在不知所本韜強而葉斯茂源深而流斯長
 有本者也劉氏舊藏譜牒有諸名公詩文足傳其盛今
 復見賢子姓能重修以明其世且欲求其所以為後世
 之可繼者而光大之信可謂知本矣故凡其族之人登
 斯譜者油然而興起其孝敬之心雖至百世之遠喜有慶
 哀有弔貧窮患難有相賙恤而不淪于其所乖離者寧
 知又不始于今日乎故因本靜之請為書以貽之

泰和梅山曾氏族譜序

夏封少康之子曲烈于郟至魯襄公六年莒滅郟太子

巫仕魯去邑為魯故凡後世之姓曾者皆自此也宋有

諱曰陽者梁車騎大將軍道始之後自虔之寧都徙居

興國崇賢里曾家營至建發間日陽之十世孫伯瑜又

自曾家營遷泰和仁善鄉之梅山今為梅山曾氏始祖

傳若干世至諱才甫才甫之後是為必昌必昌生信可

信可生思思孝忠生五子存敬存德存禮存厚存道

自存敬至存厚皆蚤世獨存道無恙且克植立以承繼

其世美為務存道二子長仲塤次仲箎皆卓卓有父風

家故多貴恒推有餘以賑不給為鄉里所稱譽當時富

於貴產如存道父子者固多而如其樂施者則或寡也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仲塤子人長與明次與樸次玘仲箎子亦三人長秘次

珪次琢其族屬之蕃衍殆駸駸然不可以涯溪也族故

有譜遭元季兵燹失不存存道懼後之人無以考見其

世之所自也乃錄其嘗聞見於祖父者并其所傳為梅

山譜譜成間因出穀助有司賑民饑蒙 朝廷賜璽書

旌為義民赴 闕陳謝竣事退以求序其首譜固因考

見其世出而作然序昭穆而別疏戚不可無者嗟乎世

出不知所在昭穆疏戚無序且別人道紊矣孝弟睦姻

之行喪矣其為患害可勝道哉此曾氏譜所不可廢而

奈道其作者之意使知所守亦不可少緩也故為之書

泰和東陽劉氏族譜序

余友河南按察僉事劉士皆與其從弟兵科給事中士
拯以其所修劉氏族譜來屬余為之序余與劉氏同里
間少時與士皆兄士鬯從兄士申同學繼與士拯同舉
進士同官於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朝又最相好則其以譜序屬亦宜按譜劉氏之先本金
陵人五代有諱況者仕為柳州判官歸至泰和以道梗
不能去遂留家焉況以後世遠不可知所可知者士皆
之六世祖實夫實夫子醫學官明達而下故譜著之特
詳夫族之譜固士大夫家所宜有而著其所知其所不
可知者闕焉亦作譜者所宜然也士皆之父仲良甫士
拯之父仲高甫為人謙謹樂義而其子姪之家居者又
皆循循文雅而志於學孝友不愆於家庭信義不失於
鄉里蓋一鄉之望也夫盛於今而苟無以維持之於後
則安能久而不遷哉故士皆兄弟之作譜不獨明本源
別疏戚而闕孝友信義之方實有望於此士皆兄弟用
心如此固上不失為賢子孫下不愧為賢父兄矣則劉
氏之後可不顧念而懋敬之以無媿於士皆兄弟也哉

南溪曾氏族譜序

南溪曾氏族譜者譜曾氏之居南溪者也曾氏余邑著姓蓋唐光州團練使延慶甫之裔延慶徙自金陵世居城西之文溪迄宋嘉祐元符間其四世孫巖之子南夫甫兄弟皆以累舉入官代不乏承衣冠文物至今稱之南夫季子國望國望生應麒生逢吉生賢可賢可生琳至元季由文溪而散處者分六族南溪其一也或顯或隱雖各不同均不失前人之望於乎曾氏亦盛矣哉琳退處邑南雲亭之厥傳和甫復遷南溪按其舊譜足以正其本聯其支以考見其昭穆疎戚之序然世遠族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譜

分不能無繫於心者此南溪之譜所以作也譜作於江陰太尹季宗斷自初遷南溪之祖和甫始傳五世為季宗與其國學生夢淵及寧國同知鐸而下凡八世矣俱載新譜而舊譜亦存之以備參考於前之分也不忘其所自於後之傳也得繼續於無窮此季宗尊祖敬宗之心承先裕後之意抑將承藉維持使愈久而愈盛也余聞南溪山水雄秀園田沃富前輩多忠厚長者承闕闕之草以禮義相尙以詩書為世業非他族可比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蕃盛而遠譬之長山巨谷之木根盤深固則其枝幹節葉發榮滋長豈直蔽一

丘一壑而已哉余於曾氏亦云雖然故家大族皆由祖宗立德以啟之不可恃以久也要在以德繼之德莫大

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使曾氏若子孫知先世立乎其前者如此善繼所繫之重世敦本始厚倫理篤恩誼加以文循守先人之舊望而乖戾不生則傳之百世愈昌愈盛於斯譜之作有耀矣不然祇以為辱季宗吾鄉校老友譜成于余序故直書以歸之曾氏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冠朝翰溪蕭氏族譜序

冠朝翰溪之有蕭氏自宋紹興間有諱益字伯謙者由金陵來居之伯謙二子次曰善夫善夫二子次曰唐成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唐成一子章彬章彬二子儀甫榮甫儀甫一子榮甫二子然其孫曾則眾多蕭氏自此彬彬乎其盛矣由伯謙來世知讀書至儀甫又攻於翰墨因名其所居之溪曰翰溪翰溪冠朝之溪冠朝以郭氏侄父子同日登進士第朝廷名之翰溪以蕭氏儀甫攻翰墨而白名之其名之者雖殊然地以人而勝一也夫人苟有善美於已拔出於眾地猶以之而勝況於其躬有不光榮者乎是不可不勉蕭自伯謙而上故有譜載所始元季淪於兵燹至儀甫之曾孫友賢復與其兄弟互以所聞著蕭氏

譜而始於其遷泰和者不敢有冒妄也友賢之弟友信
四子十孫於宗族為獨盛今友信孫曰旭麗者舉進士
為業走數千里從師務學既而有得而歸乃以其蕭氏
譜求為之序於首簡時榮甫有元孫曰以和者旭麗族
父也來視其子壻進士曾翬於北京亦以為請二人皆
篤實溫溫乎可重余以是推蕭氏上世其必皆忠厚之
士哉故不辭而書之以示其後之人使知所自且有所
感發而興云

泰和洲下羅氏族譜序

余泰和東南鄉之洲下里有羅氏族蓋自梁開平初有
芳洲文集 卷之五 美

道者者徙自吉水岐下來居泰和之中園里其後始分
廬陵清湖及洲下里二處其曰坦者洲下里之始祖也
然其譜猶始道者者不逸其所從也坦三子瞻斌珪珽
五子龜龍麤彪彪子邦勝邦勝仲子季華季華次子
子益子益長子平可平可長子志遠子文祥文祥子宗
仁宗義宗智宗仁洪武中舉孝廉以親老辭不仕宗智
子敬珪敬琛敬珣敬珵丁酉鄉貢進士歷官栢卿
雲夢訓導改漢川縣河泊大使蓋余同游鄉校友也今
年以官滿自漢川來考績於吏部奉其尊府之命以所
修洲下譜求余為序按羅上世居宜城其後有曰衷者

為成都守有曰腹者為襄陽守有曰宏信者拜唐中書
門下平章事宏信又七世至崇勳徙居江洲崇勳子琬
又徙居岐下云自宜城傳至今數十餘世愈久則愈大
愈大則愈相承而不替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
後者茂盛而遠譬之長山大谷之木根盤既深則其幹
枝節葉發榮而敷布也豈直蔽一丘一壑而已哉吾於
羅氏亦云少嘗得拜宗智先生謹厚樸直以詩書授徒
於鄉里其修潔自如雖縣大夫不可以苟致超然有物
外之趣也今年九十餘矣耳目精明飲食起居後生小
子或有不逮而余不及見者僅四十年於其屬序是譜
而何以辭乎哉故為之書俾其族人子姓於其所從出
與分待之皆不可或薄也

芳洲文集 卷之五 美

盱江江氏族譜序

盱江江氏族譜蓋譜江氏之居盱江者也按江系出顓
頊元孫伯益受封於江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伯益
傳若干世至瑕丘者嘗受詩書春秋於魯申公瑕丘傳
若干世至漢諱革字次翁者事母以巨孝見稱於鄉里
官至諫議大夫其後徙居閩之浦城至諱淹字文通者
仕齊武帝累官至侍郎梁天監中遷金紫光祿大夫封
醴陵侯宋季其後又自浦城分居盱江盱江之有江氏

始此有曰千一承事曰千三朝奉者在元時以積德務義見稱於鄉朝奉二子德淵 國朝洪武初年以茂材

舉擢直隸廬州府知事居官有廉能名蒙 太祖高皇帝勅旨獎諭德淵之子永太克世其家生子顯宗益宗

肇宗顯宗才器秀偉克篤問學以太學上舍生簡授閩

之政和知縣居官以公恕存心以惠愛撫下故自藩憲

以及郡之長貳論縣正之良者必以顯宗為首顯宗二

子從政善政亦皆循循恭謹克肖其父而其繩繩於方

來者殆不可以淺易量也譬之於水與木源之深者其

衍而為溪澗必洋溢廣遠不達於湖而不窮本之厚者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其發而為枝幹必暢茂條達不干於霄而止江氏世

德之長如此故其傳之後世愈久而愈光大豈不亦由

是乎夫種植開導於前者必培養濬滌之於後而後能

有繼也凡江氏之後人能以前人積德務義為心而紹

述之不已將見光顯盛大奚啻十百世而止哉顯宗懼

無以示後人使之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乃述其所傳之

世次著江氏譜蓋錄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者以

防冒妄之失得譜族之法也歲之丁卯乃以是譜介其

姻家大理寺丞弋陽李君來求為序其首於乎士大夫

家有譜則上不迷其所從來而下不失其所由分親親

長長之道皆由此而得也若江氏譜其教親親長長之要道乎故不辭而為序以相其成

鳳岡郭氏族譜序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於乎孔子

且然況于其他又況於余者乎自泰和城南去稍西二

十餘里其地名鳳岡今呼為大岡有郭氏者居之四十

年前余識玉成且有往還之好其仲子翺為鄉校生徒

玉成於余尤厚善玉成嘗為余言其先世家金陵系出

唐汾陽王子儀欲請書示其後未果而歿今年翺以廣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德州判官來考績京師間具自汾陽來至居大岡始祖

請畢父志其請至六七而不倦夫為子孫欲厚於所從

來固當如此況於父所欲為而未遂者可不然耶翺庶

幾乎尊祖敬宗而順於親者矣吾雖欲以無暇固辭不

可蓋汾陽八子其第六曰陵陵第四子西川節度使劉

釗第二子詹事府丞仲恭府丞第二子瞿避黃巢亂始

自金陵徙吉之泰和龍泉鄉十善鎮隱泥岡居之瞿字

元明後仕吳為御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遷國子祭

酒改御史中丞卒葬烏石岡覆船洲官路口中丞四子

延勃延嵩延暹延禧又徙五雲符竹其子維先實徙大

岡是為大岡始祖宋舉進士為迪功郎至五成已若干世矣先是迪功郎誥猶在鄉先生王子啟為作詩曰惟先初拜迪功郎紫誥依然束錦囊南渡君臣崇盛典青門孫子仰遺芳雪光不改宮綾色天語猶存御墨香正值流觀增感處當年此日被 恩光誥雖毀於兵燹而詩語有可徵至於繼維先而後者則觀於譜可以知其昭穆尊卑親疏隆殺之所在矣夫所為置譜者豈徒欲觀美如此而已由此而能敦行孝弟於家推而守其信義於鄉使人稱為郭氏之賢子孫則為美矣不然雖有汾陽高明之祖惡足以別庸眾人哉改為之書使之持芳洲文集 卷之五 辛

而歸勉於其族云
 盱江程氏族譜序

元世祖有天下知重南士首得盱江程雪樓先生鉅夫信用之由是世祖好賢先生得君之名益傳播於海內延祐丙辰先生得請致政歸矣封楚國公諡曰文憲今年余始於先生元孫南雲所得拜睹其遺像并程氏譜南雲因以屬贊且序程氏之所以益大且顯者固在先生而其所從來則遠矣有仕晉為廣平太守諱元譚者以持節至新安卒諡忠祐子孫因就家焉三徙至鄧傳若干世復自鄧徙豫章白豫章徙盱江今譜以其可考

者曰巽為始祖又傳至巖卿仕元為湖北宣慰副元帥弟飛卿為翰林侍讀學士皆先生季父也先生本德秀弟德華之子出繼大宗從兄翔卿故先生曾大父子明大父德秀父翔卿云俱以先生恩追贈楚國公并諡有差先生五子長大年次大光大大大觀大年贈建昌縣尹大本任著作郎大觀稅課提領諸孫仕者大年子世昌崇明知州世臣武岡主簿大本孫世原集賢修撰皆元世也其出於 國朝者大觀子世哲任稅課副使世昌子嗣光北平教授世京子嗣原古田縣丞嗣淳中牟知縣嗣淳子琮親藩長史雲字南雲累官至太常芳洲文集 卷之五 辛

卿世臣之曾孫羽累官延平知府而世京與嗣淳又以雲恩累贈至太常卿凡若此者孰非先生之餘慶哉其季父之子孫在元時若文淵為衡山縣尹文漢某儒學正文江結安州判官文沅州路同知大和某鎮巡檢大智將樂主簿世顯南城主簿世威蒙古教授世彬光澤縣尉此又不獨先生之慶其所從來之遠又有徵矣世稱後嗣之繁衍者必曰由祖宗之積累深厚而後能得雖然要必有賢子孫相傳培植引而伸之俾觸類而長焉若南雲輩庶幾賢子孫矣先生之孫世鄧大來子也晉續其程氏譜以維持夫孝弟之道於家於今已十年

而其親疎長幼之辨漸至於不可舉南雲深以為懼乃
傲歐蘇譜圖而復續之世繼之後凡德望才賢尤著者
皆有小傳悉因世郢之舊錄載於後上下數百年程氏
之大槩可以一目而盡為其後嗣有不油然而觀感而興
起其是則是效之心也哉南雲以文翰受知於 列聖
將四十年而其所務於家者又如此皆不忝為雪樓先
生之後者也故并為歆豔之

泰和樂氏族譜序

泰和城西四十里有地曰和溪山水環之田園衍曠居
人凡數百家其最著姓為樂氏焉蓋自五代時有諱糾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者來居之至今宣德之歲傳二十有三世其間或徙撫
州或徙廬陵玉山散處不一然其久而不替如和溪者
可以觀其世德之延洪也糾之孫財為梁筠州推官財
之十世孫環為宋宜春縣丞其弟瑄為廬陵主簿環之
子衍宋嘉定中舉鄉貢第一為國子博士衍之弟晞舉
進士為國子待補衍子庭鳳國子司書庭虎國子校正
至今里人過白泉山猶呼庭鳳墓為司書之墓瑄六世
孫文彬洪武中應賢良詔官至湖州府同知至今之任
符驗猶存庭鳳之四世孫大成 國初鄉黨偉人其行
見於予所為其墓表其子仲韞叔潤季美皆魁壘傑出

於鄉邑間為君子所重予嘗一過其家而其孝友雍睦
之行蓋藹如也問出其樂氏譜求予為序予與季美之
子象明為邑庠交又重仲韞兄弟子姓不欲以辭夫譜
所以明本始序昭穆別親疎教孝弟之大端也世家大
族往往以為重務而不敢忽祖父修之於前子孫續之
於後世世相承引而勿替故人倫明而家道正後世不
知務此知之而或妄有所引皆非士君子之為也樂氏
之續此譜其度越於常情遠甚故為之序後之子孫其
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泰和樟溪蕭氏譜序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樟溪在余泰和江南十五里許蕭氏故所居也有均美
者嘗詳其所自出與所自徙作蕭氏譜藏于家以示其
子孫使知所以敬宗睦族之道於無窮矣其後均美之
姪彥明以長民賦為民所連得罪懼有藉其家也乃語
其從兄彥章曰他非惜惟伯父所修譜手澤攸存且吾
宗族所賴以維持孝弟之道者不可使有淪落彥章聞
言即取譜匿于里寶林院之僧舍冀藉所不及也事定
求之則已被無識者視同廢歷持去毀於火矣時均美
父子多謝世親故亦凋落至於盡無有能記其先數世
前者今均美之孫儀嘗記其父彥良語曰自吾高祖華

甫生子四人祥可應可定可壽可應可亦生四子次吾
大文景祥大文三子先人居長生吾兄弟三人吾與彥
章兄彥高弟是也其言華甫而下均美而上莫不歷歷
明白且備儀既舉鄉貢為荆之石首儒學訓導教人之
暇乃錄所聞於其父者作蕭氏譜自五世祖至於其子
凡七世若干人所錄皆其所知非所知者不妄冒收也
其於敬宗睦族之誼不既嚴且切哉今以官滿遷為汀
州府清流縣儒學教諭以余其所嘗從受經者也持譜
求為之序夫譜固以維持夫孝弟之道世之譜其族者
往往有誣他人之貴顯素素者言為其所從出甚至強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譜

附他族之無嗣者願為之後其於維持孝弟之心安在
而視其真所從出為何人哉若蕭氏譜則無此失而信
可教孝弟尊祖宗于無窮矣蕭氏之後其慎繼之

螺溪蕭氏譜序

距秦和城西北幾二舍許為螺溪里有蕭氏世家焉蕭
氏出唐軍諮祭酒署工部尚書聞元當唐之季楚王馬
殷以兵據湖南聞元舉制科居喪於家強起之叅軍事
聞元勸殷效順於唐殷用其計遂獲拜武安節度使楚
王如故鎮湖南乃奏授聞元官仍叅軍事殷卒諸子
爭立相攻害延無辜聞元恐禍及與兄荆南節度掌

記乾元及弟聖元體元寶元五人謀避地筮得坎約值
江漢陵源灘洲沙浦即止既而偕行至西昌之瀘源止
焉期年嗣徭不寧其四人者復散之他一人居袁州新喻
之下坊一居臨江新淦之峽江一居龍泉之上州一居
廬陵之大塘下者則尚書聞元也既而又徙邑膏澤鄉
之高塘市尚書生霽任南唐為武寧長官長官生文煥
以孫貴贈大理評事評事生良輔以子貴贈工部員外
郎員外郎三子其曰定基者宋殿中侍御史工部侍郎
廣陵郡侯廣陵五子其曰汝爽者恩授通直郎通直四
子其曰服者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安仁縣子安仁亦四
子其曰宏者宜春知縣贈微猷閣待制生遂復居高塘
市遂生邵山生易知行在所糧料院事故以螺溪冠之
易生德寬徙西昌之螺溪鹿岡則螺溪始祖也譜為螺
溪而作自始祖上至尚書凡十二世世止疎一人者派
始祖所自出畧其所當疎也自始祖下至圭等凡十世
世靡有不該者括始祖之所分詳其所當親也始祖之
子才美元朝奉郎朝奉之孫天吉荆門 茶提舉徙郡
城之平園提舉三子其曰端禮者元湖南宜尉司譯史
端文累官吉水州學教授譯史生鏞南昌縣學教諭教
授之兄子銓鸞州書院山長山長之子治贈工部郎中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譜

郎中之子樞累官工部郎中自朝奉之後又有徙者世
 系詳其譜譜而居於螺溪者尙多宜其以螺溪冠譜也
 治字世榮樞字養高世榮懼久而忘其所從出且每以
 惇其同宗之誼也故上始於尙書而下盡於諸孫畧其
 所疎詳其所親率以五世一轉如歐陽公所爲者作譜
 其上世則各著小傳于後瞭然親疎隆殺之觀不待口
 誦指陳而後見焉豈非作譜之善法歟世榮力學惇行
 爲鄉里所敬慕其所以譜族者非欲其後之人不忘孝
 弟各愛其身各恤其行胥爲善人之歸以不忝乎先也
 哉世榮卽世既久養高復錄是譜且致丁寧之辭於後

芳洲文集

卷之五

美

將傳不朽間以屬序其端於乎世榮所以啟惠族人養
 高所以嗣承先志皆可書也故爲之次第如右

三岡劉氏家譜序

舊名太原

太原劉氏家譜者譜劉氏之居太原者也太原在秦和
 城南二十里劉其著姓其先有端卿者云自邑珠林徙
 居今之太原譜以爲始祖而自端卿上距珠林始遷之
 祖曰況才七世耳太原譜不著者以爲太原作也作之
 者誰端卿八世孫仕堅也蓋端卿生應通應通生志道
 志道之子敬甫榮甫珪甫榮甫登宋進士第授潮陽教
 授三子庭桂斲州訓導庭傳庭恭庭桂生希尹希尹生

均善均善二子仲啟陝州判官仲郁而仕堅與其弟仕
 高仕和仕益實皆仲啟出也自仕堅而上世止詳本宗
 者譜仕堅所作也仕堅而下並著其所出者詳其所當
 詳也仕堅既作是譜未幾而卽世矣族之亡酉其子鄉
 貢進士寧遠儒學訓導鯉以服闋來謁選於北京因奉
 是譜求予爲序且曰此先人之志也於乎夫族固不可
 以無譜無譜則其昭穆之序親疎之殺不可得而考見
 孝弟之道其不至於廢者少矣孝弟之道既廢何名爲
 善族哉宜乎仕堅重乎此也余爲序而識之使其族人
 子孫由是知夫昭穆之序親疎之殺而各自愛其親自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敬其長庶幾無凌越之患者實自仕堅始也鯉能成父
 之志固可嘉矣而所以惠其族姓者亦不少也劉氏其
 尙勉之

西昌袁氏家乘序

袁氏家乘者載前後各公鉅卿詩文之爲袁氏而作者
 也袁氏西昌名家詩書仕宦之傳蓋自宋元以至于今
 彬彬乎無替也前代之有顯於進士科之類者見於余
 所序其袁氏族譜不贅而余今所及者又多名德榮顯
 之士有稱於時者也其家居者若克恕甫與弟克睿克
 謙克勤儀望瓌偉鄉稱善士足爲宗姻表率其出而仕

若今克恕之子富陽知縣致事仲愚安吉諭教叔異之
子館陶知縣致事宗範克勤之子太僕寺丞仲廣克寧
之孫進士和曾孫三河訓導之孫南雄訓導林和之子
邵武經歷舉皆余所重且友而愛厚者往與仲愚同游
鄉校宗範繼至之時而克睿甫亦遣和從余受書經倦
倦欲其後人以繼先業為務正統丙辰余考禮部會試
而和實舉進士又數年為正統十年余受命讀 廷試
進士卷則仲廣在焉自是若林若逢若舉等而上之無
一不自明經學行進者其進余亦無一不預有事於其
間也則夫知袁氏者宜莫過於余矣歲之甲戌遂以職
芳洲文集 卷之五

美

事自三河至京師持其所輯袁氏家乘請序其首先兄
靜修先生之仲子璩倩於袁氏於達為祖姑夫而林之
子又倩於余從孫邑庠生穉余之於袁氏者如此此達
所為請序於余而余所為序不辭歟孔子以夏殷無足
徵者蓋以文獻不足故也此後世士大夫之家所為不
得不以文獻為重袁氏之賢固多而文著於名公鉅卿
者又如此固不患無所徵使無詩書行誼之繼有所弗
逮則徒文而獻有不足豈獨無足徵而已耶為袁氏之
後者其尚勉諸

芳洲文集卷之五終

芳洲文集卷之六

泰和陳循著

記

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為
郡其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
三年為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
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為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為
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
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修壞補廢於其間者以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一

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
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閱之來為郡也首以為懼以謂學
校風俗人才之本為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
事為之末以徽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貴
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
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
壞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
肖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為講
堂環以齋舍儲廩以饌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
弗周材出於捐俸費以率僚案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

於課勤敏以乘間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為之記仰惟 天生 聖人以為民主肆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偽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日語者況管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更為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 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數乎宜乎仲侯首以為懼而倦倦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二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為理之必然也天下賢才無問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苟莫不有帝臣之願况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為先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人矣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為勸

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學校之設朱子謂其廣無過於三代之隆者矣自古王官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故也夫自王官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尙足以政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况瀕中華以外之鄉聖王獲所不治之地而皆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有學以教士庶子弟如今日者其為治隆俗美豈獨非漢唐宋之所能及而已殆可以比隆於古昔盛時而抑過之何其盛哉大同本漢雲中五原郡地中國受虜降之處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教化之行無間遠邇雖四裔亦皆建廟學如古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之制使知所依歸而得聞大道之要此大同夫子廟學之所從始也廟故有禮殿肖聖賢像於其中而學施教有堂講藝有齋歲久日就頽廢宣德三年今戶部侍郎丹陽沈公固以山東參政贊總戎武安侯鄭亨在大同以為患乃言於鄭相與率費以具工材飾其固陋且擴其楹今 聖天子正統七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公亨信適巡撫至周覽廟學以謂堂屋未備未足以稱崇儒講道之意復相與告鎮守太監郭公敬暨守備內官葛延馬慶總兵官武進伯朱寯叅將都指揮使石亨諸公皆曰風化之本在是所當為之不可緩者於是山西

郡司及行都司都指揮馬義等大同府知府樂瓊等聞之亦躍然曰此吾輩之責也願見興舉於 朝廷之大臣如此吾輩所不可緩又當何如乃以大同後衛指揮畢瑛暨大同府同知張鑑等專董其事莫不相勵而趨為之禮殿東西有廡前有戟門以至庖廡庫廡無不有所文昌有祠禮祭肅敬有亭而以後世所封夫子之爵肖其乘輿出入繪圖戟門後之兩壁像若夫子以及從祭之賢庇之有龕與帷書若經史以至 聖朝之典藏之有閣與園嚴嚴秩秩壯偉宏麗經始於七年之春三月落成於是年之夏六月其材出於諸公俸賜而賦歛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四

不預其工市於四方備販而民兵不知既成而樂學者恒多於昔明年沈公具會作之本末以書走京師因翰林侍講儲君求記於余於乎 朝廷尊則遠人無異心而不煩於武功天下治則邊臣有餘力而樂從於文事三代盛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無他聖德隆而學枝之政修也今諸公為 聖天子奮武衛而有餘力以宣文教則凡學於是者豈可徒玩思於空言而不務切磋於實行也哉

周氏吉州路總管周公祠堂記

古者之制祭祀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在其列祭祀之

典視其所以致之之由施於天下則 朝廷修之施於一方則一方修之修於 朝廷者與國同其休戚修於一方者與人同其盛衰惟修於一家其子若孫雖有休戚盛衰不一而其久而不忘替而能復興者越百世猶然也元吉州路總管周公天驥郡人感其有弭大患之德相與作堂祠其主於城北之草場園元季堂毀於兵國朝改築郡城堂之故地并淪為濠雖然懷公之德不能忘者不繫於祠之有無也正統三年公七世孫工部侍郎恠命其子仁俊作堂以祠公於所居之東在故祠北半舍黃岡之下通衢之側高而爽朴而堅肖公之像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其中瞻仰而修祀者子孫郡人可得其焉當元之興大將李恒敗宋勤王兵於空坑得廬陵之故臣巨室交關文丞相檄以示公欲按誅其人人皆惶惶待死公爭曰郡新附人心未安且勤王者各為其主若按此誅之民無遺類矣李善其言即焚檄民賴以免禍世稱弭大患者復有過於此耶公之仁如此祠不祠固無加損而其子孫郡人嚮慕之者非祠無以致其極也此堂之祠公所為繼作也公之後裔光顯盛大自工部始非仁獲報之徵歟堂成之四年工部京為記循七世祖渙齡府君宋彬州桂陽簿入元以吉州路總管學教授與公同時循

又辱與工部同朝宜為記也公洪之武寧人字德之天驥其名也以明經中宋童子科累官至右正言與權臣賈似道有隙不容於朝德祐丙子謁告歸省命宣撫江西權知吉州未及至官而吉州已歿附於元時李恒提兵駐吉州素知公才遣使迂于洪承制以為吉州路總管請於朝賜佩金虎符命兼府尹公先世與其平生始終具於元翰林侍講學士盧公摯所撰神道之碑此著所以祠公之大槩云

遊醉翁亭記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然竊慕之而未能得承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 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蓋慕而不得者又四年矣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以職事借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或沮以險遠未易往余度越宿當還所職以為不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且介行有語太僕寺丞楊聞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設具鞍馬拉手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六

六

畢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醉翁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傷去丈許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非當時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嘗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其去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尙九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七

七

往雜以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
 智僊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
 出戶者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
 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
 幽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摩戛之聲不絕於耳楊於是
 舉酒更酌而樂賓益勤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
 舍人錢塘王君真太常博士豐城丁君鉉行人永豐袁
 君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
 以無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為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
 子詞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暇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八
 其所樂者如斯而已矣

永感堂記

族子璟族兄德忠之孤也生未五朞而父卒母胡氏二
 十八歲寡居撫育璟又二十四年亦卒今璟成立有子
 五人追惟父母生成之德感痛無窮因作永感之堂繫
 其孝思璟父德忠與予同出高祖文勝府君德忠先予
 一歲生八十日父彥庸府君卒母梁撫之又二十年亦
 卒孰計璟之成立而又有子五人其不絕如縷若是耶
 宜其痛感之深作堂以繫孝思而名曰永感也凡事觸
 於心目而其情之所發有喜懼愛惡之不一喜而愛者

常可樂惡而懼者常可憾樂者常散於外憾者常感於
 內亦人情之所不免者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無
 日無之然常發散在外不待有所感而然也父母兄弟
 一有不然其憾無日無之然常存主乎內況又有感動
 於外哉此孝子於雨露既濡霜露既降之頃不能不感
 動於其中而有悽愴怵惕惻隱之心者此也此璟永感
 之所以名其堂者也予去家而仕時璟方失父未知有
 所感而哀也比始歸鄉璟猶未知成立之道再歸則璟
 駢然於宗族之群矣況今有子而知為人父母之道宜
 其追惟父母生成之德得有所感於中哉夫有所感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九
 於中而無所為於外則亦徒然而已思夫父母之善而

日勉之以繼其行孝弟忠信自身以刑於家禮義廉恥
 自家以刑於鄉一如父母之所有焉則庶幾乎不徒感
 矣璟其勉之璟父兄弟三人伯氏德惠無嗣仲德麟甫
 季璟父也德麟數子其一舉明經曰城者鄞縣訓導璟
 雖未仕而其子曰秣稹穉穉者皆有志於務學稹為
 邑庠弟子員尤在所當勉也故為并識於堂使加勉焉
 璟會祖懋元甫忠厚長者祖兄彥祥祖弟彥佐雖皆表
 然於里族間而其子少孫多獨於璟父見之此其為貽
 後之謀顧不可驗哉

迎養堂記

古之稱大孝莫大於慕父母其次顯親養又次之嗟乎此以出於幸不幸而言也嘗考之於經傳其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其出於天者幸莫大焉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此兼存沒而言誠能如此固亦幸之大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雖得大孝之名然欲養而親不待矣不幸孰有大於此哉於乎養者輕煖得以被親之體肥甘得以及親之口聲音采色得以娛其耳目請所欲與得以遂其心志有 恩命之重也將以躬承荷於 朝廷有冠紳之華也得以躬榮耀於閭里事事芳洲文集 卷之六 十

物物皆得以悅親於生存而極乎天倫之至樂所謂幸莫大者信乎天下之為幸無以復加也其視世之徒追想其音容於無見聞之中徒稱揚其德善於既淪謝之後其不大有間耶此廖給事中莊之迎養堂所為作歟廖世家廬陵之文江莊舉進士擢官刑科嘗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孟素甫以莊所任之官母黎氏為孺人所謂揚名以顯父母庶幾乎無負矣然二親皆家居遠在數千里外雖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足以奉其口體耳目雖能請所與以遂其心志惡可一朝得耶乃迎致於官所俾得以展其敬養焉因顏其所居堂曰迎養堂

問來求記於余余也孤比長自不得一日致養於親為終身之憾縱能思慕揚顯尙不足以自釋其萬一況於不能也哉此余所以謂能養其親於生者為愈於思慕揚顯其親於沒也今莊父母俱存既有以揚顯之又能迎養於官如此幸孰大焉余為之記其堂理孰宜焉吾聞莊之尊府篤實而忠厚好義而尙文其母黎孺人慈愛而柔淑則莊之克肖也非有所自而來哉因併記之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泰和灌溪尹能敬甫所居堂也尹故大家能敬甫少值兵與弟成達奉繼母羅走避于山谷間兵至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十

各為所擄以往事不相聞獨能敬甫窺守者稍怠得脫身以匿翼日復為他卒所執以能知十筮數見優遇因假賣十軍中訪其母弟每語及輒嗚咽流涕數旬後得母於袁之新昌戴下贖以白金一斤潛奉以歸復往訪弟具其姓名年貌要於路曰有告斯人處者酬以白金二斤未幾果有來告之者即如所約酬之卒以得弟母子兄弟自是歡聚如初人以為孝友之行求永新尹烏斯道傳其事能敬甫沒且久其孫顯乃長始克請予記其堂蓋不忘乎先德且欲有以視效而繼承焉亦孝子慈孫之志也孟子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人之良知良能固不待有所視效而後然者然或拘於氣稟溺於物欲而始有不然矣此詩書所為稱君陳張仲也歟於乎孝友之為行也莫先人無有不當盡焉者推而至於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而惟賢者為能盡之失此而有他美不足觀也宜乎顯欲視效繼承於乃祖也夫有其名而無實以副之不獨不足示美而且能致毀焉顯其勉之顯之尊府昌隆在洪武中以明經擢高科歷仕顯要宏才介行赫然有聲稱於當時而竟坐累以沒上賴 仁宗皇帝天地大恩俾顯得奉其祀於家顯思所以報稱於 朝宜何如其至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寓安堂記

寓安堂者廬陵劉時習之居高陽所築也劉氏系出漢安成思侯蒼家廬陵者非一世矣習之尊府嘉會先生洪武中仕昆陵時携習之往學官所授以尚書數年遂有進益永樂初以誑謫居高陽習之居高陽者凡三十年起處安適如不出乎其鄉從容怡悅如不離乎其家雖躬耕鑿而未嘗廢詩書之習雖事徭賦而未嘗留

城府之跡因各其所居曰寓安饒陽大夫劉景先者志於作興士類聞習之有篤學慎履之名乃具書幣聘以為學者師習之固以疾辭不就且曰高陽吾所寓而安者人無所食於我則已苟有資焉烏能遽此而他赴耶於是高陽後生俊秀相劔而問學者益以至矣歲之甲寅習之走書其鄉邑友禮部主事劉君孟鐸託求予文以記其堂予厚劉君且嘗一識壽會先生斯文篤實君子人也而忍不為記耶夫君子之居處動作莫不有義吉凶禍福莫不有命皆有不可得而易者居處動作不由於義固君子所不為吉凶禍福不聽於命豈君子所為耶在於已者由義出於天者聽命宜無所寓而不安也習之所謂寓安者其有外於此乎若曰惟求所處之安而已則非所敢取也堂高若干深廣若干不華而朴不俗而雅作於某年某月而成於癸丑之三月望云

溪山讀書處記

獨之高安有湖曰大成湖湖之上有兩山東北者曰福相西南者曰蒙峯相向而峙一溪出於其中樹林陰翳鳴聲上下為一鄉之勝槩環湖而居者皆陳氏蓋士族也在洪武中有曰止固甫者餐恬安澹不事表襮嘗從里中陳秉華之學得於臨江梁孟敬先生所傳授故止

固甫賴以有成然惟以教鄉族子弟而已其子鑑字貞明獨得義方之訓為多永樂癸卯以易經舉於鄉又三年登馬愉榜進士第擢行人司行人間偶得前翰林學士解公縉所書七言絕詩儼然如題其所居者遂以冠其溪山讀書處卷所謂讀書處者貞明少時之所居也貞明既仕尤不忘其少時所居乃求予為之記非徒以歸立諸其壁與隨所寓置之座隅庶幾如對溪山且以傳示其後人於無窮冀有所感動而興於學焉貞明為人淳厚而雅居官奉使所至有稱蓋其鄉郡仕京師之特出者也予可以無記耶大凡樂處乎山林者自非業

芳洲文集

卷之六

西

於樵漁耕牧則必高蹈遠引絕類離群之徒而鮮有能養道讀書期效用於世也於乎使皆為彼而不為此雖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亦徒草木鳥獸蟲魚之所止耳烏足以有聞於時哉如大成湖雖未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而貞明嘗讀書於此以出而為時用宜其與他溪山不可以同語也貞明誠益自力自重以至於遠且大將來所居之處不與古之白鹿紫陽同有稱哉故為之記其處而并致勉於其後云

樵雲記

吉水有曾氏者其先余泰和人居吉水才五世去家之

八年始識學忠於此學忠曾氏子也俊偉疏達好學有文以余為其先世邑人累累為道其先世事有親厚之意也既而以其所號樵雲屬道一言嗟乎此兩縣者壤地相接所謂牛傘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者也其人雖有未嘗相識然於孤客遠寓之中或一相遇其必如見六親故舊況於先世同邑者哉宜乎學忠于余有親厚之意也余可介然以愛夫不腆之辭子因告之曰古之君子將欲大有為於時也必守於窮約以自晦如有莘之耕傅巖之築渭川之釣其所以窮約如此者豈真為耕築與釣也蓋真有所養而然耳使為耕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築與釣而已則凡天下後世之耕築與釣者何限而何伊尹傳說呂望之徒之足尚哉是數君子所養者大故其發於事業亦俊偉而光明有不可以掩也學忠託迹於樵其果志於薪而已乎其亦如數君子託於窮約而有所養者乎傳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豈真以無人待天下後世者哉蓋有所傷而云然耳孟子以謂雖聖與賢有為者亦若是況乎求志達道之君子哉此余所為有望於學忠也區區以述樵雲而已豈所以親厚於邑人

杏林書室記

建安羅仲和氏即其所居之傷植杏數百株既蔚然深秀而晃然鮮媚於是又即其中構一小軒致古今諸家醫藥之書與夫經史圖書之類羅置其下日搜而月講焉將以求夫聖賢所以教人存心濟世之術窮理格物之要因扁之曰杏林書室蓋儒而隱於醫者也誠以五行在人則為五常運於其身則為五氣氣失其平則為疾病醫則察其氣之盛衰消長為之輔養摧抑以冀其平而已然非精明博達之士有未易以灼見其的而實用其力焉夫未見其的而輕用其力猶不知南而適越非徒不能造而反與越遠矣然則格物窮理之學醫豈芳洲文集 卷之六 夫

可以少哉而醫又可舍夫儒哉士有濟世之心苟不表見於時則必託於方技以自晦所以求其志者誠非學不能也仲和素以能醫見稱於鄉凡其鄉之人士病賴之以愈者不可數計仲和固不可以此自多而其鄉之人士德之而不以醫多仲和者其固有所在耶仲和豫章先生之後又嘗學於三衢張兼善所以求明夫傷寒六脈之理則其所以儒而醫者皆有所自來也歲之戊戌因其友蘇良金來京師求記其杏林書室余因書此俾歸以遺仲和若夫室之高廣覽者當自得之

貞壽堂後記

翰林侍講長樂陳果之先生其母安人戴氏今年八十有四方安人寡居先生在遺腹今先生歲亦六十餘矣而安人為陳氏母尚九康強無恙君子謂之貞壽不亦宜乎先生懼無以暴安人之德因以名其所居曰貞壽堂且益以冀其壽焉吉水胡公光大既為之記先生復求余繫一言余就試禮部時先生為同考官今又忝同官者六年于茲可以蕪陋辭哉自先王之教衰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當其遇不幸貪富貴者忘其主厭饑寒者負其夫含羞忍恥以終身者往往有之求如詩書之所稱者蓋或寡也而安人以然之娶撫育其孤自壯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七

至老卒不以貳其操有如此者豈非所謂之死誓無他心者乎其所以膺耄期之年而享祿養之榮亦其理也夫貞而享耄期之年固其理矣而或者謂亦有苟賤而耄期者雖然彼又何足道也惟貞實有諸已則其播詠歌於縉紳流芳馨於百世豈直耄期而已於乎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信不誣矣安人有子三人孫曾十有一人仕者方顯而傳者方益繁貞而得福又詎止於壽邪

吉水楊氏南園記

吉水縣西有二峯特秀拔謂之鹿角峯者下有溪園竹樹之勝宋國子博士楊學睡先生棄官歸隱處也後人

以先生所居也因稱之為楊園先生嘗於此構齋曰南麓以貯四方之來學者清江范公德機亦嘗遊焉公詩曰搗書麓峯下又曰始我南山居是已當元盛時先生之子文川濟川相繼修葺其後兵亂稍廢復葺於先生曾孫季琛皆以居鄉族之學者季琛出仕且久矣其子翼字民獻隘且少之於是溪園大以濬闢之功竹樹茂以封植之勤而室其西傍曰南園以為修業養親之所佳花茂草高甍大棟所以增茲園之勝者盛矣間以書告其兄民服來求予文為記於乎余觀茲園之所以勝蓋不獨在於物其有由於人者遠矣凡鄉之人過其園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六

親其物必思其人積累之功尚猶不能無所感發況其子孫之繼承者有不力於培植者哉夫培植其物於物則物有時而或壞惟培植之於德則德恒存而物自滋唐李德裕之所存者好奇貪得之心而已而其平泉草木乃惟戒子孫以勿壞宜乎有近愚之譏也楊氏之以詩書植德者非一人槩見予所序其家譜而民獻又有以繼之如此誠可嘉也故為之記

瑞芝堂記

姑蘇城西大湖中有山曰洞庭即古之包山也兩峯高出環以湖光望之宛然如海島焉長林遠屋映帶上下

而徐庭蘭氏世居其中故包山之傍近亦多徐氏塚焉間有芝產其上者庭蘭兄弟以為其先之靈必知其子孫有與者故發此以為兆因取以名其堂曰瑞芝堂以志喜也庭蘭走京師因其友張德譽求余記之嘗觀天之生物雨以潤之日以烜之不過助其暢茂條達而已而其托根回本則有賴乎地之力焉一草一木之生固賴乎地之力矣然未嘗有所擇而苟有出於栽培者蓋無不駁駁也不以其時必擇其地而生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獨非異乎夫耳之所未聞而目所共覩者世之所謂怪也然則指怪而謂之妖宜矣指異而不謂之瑞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六

固不可也夫芝之產于墓固由其先之靈安於其土之所致矣然使生者於所當厚者薄當親者疎與夫修身謹行之道有或戾焉則芝之生謂之怪也亦宜謹其在內而無慕乎在外世之為瑞孰有大於此哉庭蘭兄弟四人皆秀偉謙抑讀書務義所以培其身之芝者又在此也他日包山之間有以行義出為世瑞余又有望於徐氏焉庭蘭兄弟其尙勉以副之

龍江八景記

廬陵城北若干里有地名曰龍江張氏之居在焉曰絕旭者張氏長子弟也去年其父志遠介其友前翰林庶

吉士劉君孟鐸求余記其龍江八景未幾君赴北京余亦未果復也及是君為吏部主事來南京又以屬余君之言曰龍江之上望可窮數十里而虎口接其傍神岡聳其南仍塔踵其後翼以芳草之村附以喬林之墓而映帶以烏沼之泉官破之壤其間濤瀾洶湧則魚龍悲嘯可愕而可驚秋風肅殺則林木振響可駭而可悲照之以明月而窮崖絕壑之幽皆可指數覆之以晴嵐而咫尺浮屠之塔隱而不見至若芳草足以供牛羊之踐而亦可以席而嬉喬林足以施禽鳥之弋而亦可以蔭而憇與夫桑麻黍稷之紛敷芙蓉菱荷之的歷又皆歸芳洲文集

卷之六

落乎遠近也志遠日與二三朋輩升于高以望江山之明秀即乎夷以蔭松栢之豐茂或徜徉於風晨月夕之際而遨遊園池田壤之間窮地之勝力極而息於是酌酒賦詩以相歡勞往徃倦不知歸然此豈獨志遠之所樂也吾之家居蓋嘗與有此樂及出而仕既久慨然追想昔時之勝意共物象意趣日以新茂而吾有不可得獨志遠者無日而去此也能不卷卷於吾懷哉願為之記非惟以遂志遠之志且以慰吾思焉余曰士之處間曠之地者皆知慕乎富貴之樂而處乎富貴者或有不

知山林之樂二者皆累於富貴也安於人所難安而不

溺於其所易溺非有常於中者不能及也君與志遠吾知其處貧賤者不厭而處富貴者亦不驕也因為之書庶以見其志焉

竹雪山房記

竹雪山房者故黟縣知縣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嚴君之所築也開化東南六十里有地曰桃林嚴氏世居在焉人因各其地曰嚴村君蓋嚴氏之有問者間嘗即其所居別構一室環樹以竹而自扁曰竹雪山房日游處乎其中志甚適焉前中書舍人詹孟舉特題其軒曰竹雪軒真跡猶在君既捐世其子剛字崇振與予同舉進士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入翰林且有往還好數語及君山房之勝意欲得予為之記者予以與崇振相處未艾遂因循至今今年崇振將歸休於其鄉復來速記予於崇振之歸深有他憾焉者且重惜人去而恐復因循無記耶按所謂嚴村者金峯聳其前竹阜據其後而兩山對峙乎其東溪流出兩山間綠流而上狀如三峽人因謂之小峽山村之西有石潭深可數丈廣倍深之數山房蓋盡得其勝者君以所居山中多竹且物之清節者莫如竹雪故山房以竹雪名而因以勵於已焉豈直適其志而已耶君與崇振居官皆有能名清操其豈無由然而執計崇振有

白壁青蠅之玷於今蓋崇振官刑部時有疑獄而以得告展省云繼崇振讞獄者以持法喘當道意遂併及崇振得謗竟致之罪比崇振至獄已斷矣卒用不自此乎所謂不能無他憾者此也嗚呼世之庸庸碌碌苟一命而得終吉者何限而善類反如此正氣何由而舒故於記山房之餘也特贅以一言云

夢竹堂記

清彰李氏子固既喪其母鄉孺人之三十八年為宣德二年始以翰林編修九載考蒙 聖天子推恩贈其父母并得請歸焚黃壙墓蓋孺人沒子固生纔五歲稍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長追念勤勞哀痛無已歲時祭享如將見之孟子所謂終身慕父母者子固其庶幾焉是歲之秋一夕子固夢有坐堂上者呼貞指堂下子母竹論曰其猶吾與汝乎貞子固之名也子固夢中知其為母所諭拜俯嗚咽不勝哀慟既覺淚猶在枕席間遂即所居構堂植竹以庶幾如夢中者焉堂成命曰夢竹識其著存不忘之意後三年來北京間為予誦其事求為之記予與子固同舉進士及第同官翰林誼不得辭嗟乎心有所思必形於夢如人之饑夢食而渴夢飲以其所思莫急於食飲也觀子固之痛喪其母則心之所慕者其有急於母耶形

諸夢理也而子母竹之諭亦豈無由然耶夫子母竹一名慈竹一名孝竹母慈而子孝之徵也子固植於堂者今叢且青蓋又過於夢中所見益有以驗其實其夢寐云乎哉吾知子固所植接乎目者不已則其慕諸心者寧有已耶詩云永言孝思此之謂也故書以為夢竹堂記

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洪熙紀元之夏廬陵陳正倫以監察御史來守南陽方下車即謁拜 先師孔子于城外之東關因周覽廟學首以隘陋為病詢諸郡人老長南陽大郡其所以祀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先師育賢材者固如是耶老長言廟學在郡城內南陽衛之東永樂初以衛為 唐王府第未幾工正所火延及廟學因度地於此遽遷苟成加以歲久無怪然也正倫乃嘆曰是其可因仍乎既而視民力不足以相事心恒以為歎焉由是日積月累迄于今宣德辛亥始克撤而新之殿堂兩廡皆增其舊遷廟右之文昌祠于左而建先賢祠于右以祀漢廷尉于定國諸葛武侯諸賢以及諸生饌屋齋舍無不具嚴嚴翼翼宏偉雄麗祀神有器侑祀有樂用人之力雖多而人不以為勞鳩眾之財雖富而眾不以為費經始於是歲之冬而落成於明年

之秋又植栢數十株以庇庭階既成來請余記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為堯舜之道則為政之先務孰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書所以教民親其上而死其長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大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犯乎長群而不爭疆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為教殆過於菽粟布帛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為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為教化之具也正倫以詩書發身於科第其為御史偉然聲譽在縉紳間至於作郡又急所

芳洲文集

卷之六

語

先如此其非所謂能知能行者歟凡來學乎此者能以正倫作學之心為心而篤於詩書之道焉則庶幾不孤也故於其請記也為書諸石以告

靜寧寺記

京師之北幾數百里有地曰赤城者 朝廷屯兵以守邊之處也土可耕足以省轉餽之勞兵可用足以免調發之役使為將者日以懷近威遠為務訓練士卒謹飭烽埃雖有不虞之虞不足以為患矣况乎 聖明天子在上帝德所被無遠弗届四方萬國奉琛納貢不遠萬里以效順于 廷者無虛日也其為靜寧矣止於一方

一隅而已哉赤城守將都督揚公嘗作靜寧寺於城中以為祝 國保邊之所寺成請名於 朝勅賜曰靜寧寺蓋經始於正統五年八月而落成於六年七月材致於已所積之資而人不知工傭於人所售之力而已不貸寺成之日棲佛有殿居僧有舍士卒有所恃以不懼於用武邊境有所依以不廢於祝 國雖然其鑿蓋有由焉古者聖人以神道設教故民宜之今士卒於用武所恃不能外於佛者以其知向佛之真足以為其福也因其素有向佛之心而順慕之其心既得其力有不從而奮發於所向哉此都督揚公所以惓惓於寺之創造

芳洲文集

卷之六

語

以順其下之至願歟創寺之成雖出揚公而創意則前總副兵都督方政諸公也諸公創意揚公創成其為國家兵民之心一而已矣揚公果敢有為之人誠盡此心以報效於將來忠於 朝廷仁於兵民則其榮名偉績不獨與寺同其久永而輝光於竹帛殆有未可量者揚公具石請記其事寺成之日日益久不憊故不辭而書之

永感堂記

南京國子助教泰和梁軫仲載作堂以居公退而名曰永感者痛念二親之沒不能忘恩德于懷也梁吾泰和

儒家始居縣城之東仲載祖父乃徙雲亭鄉上圯里業
儒如故仲載生十八歲而孤時已能誦四書書經傳註
學爲文矣母孺人揚憫其學未至於成也乃命其兄仲
柔教之旦夕督課一如其父在時而加嚴焉仲載感其
父母及兄之教益自磨勵學以有成宜德丙午遂領鄉
薦明年中枝官選擢任安遠教諭改任孝感官滿超陞
今職旣皆有祿可爲養矣而父母已溘先朝露不能享
有一日之奉每於公退之暇有所感觸輒潛然而悲咽
恨不一效其供養之誠意此堂之所以名也歎間屬余
爲之記庶幾以彰其親恩德而日視之以不忘焉仲載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與余生同年且有契好非一日於此不爲之記豈人之
情也哉夫子之於父母被其恩德誠不懷夫感慕之心
此孝子所同也然徒感慕於吾之心而不能體父母之
心使其所以愛願我者不敬吾身非孝之大者也言欲
我非聖賢之語不言行欲我非聖賢之行不行此父母
之心也吾能敬而守之則爲能愛願於我矣能愛願於
我卽能遂父母之愛願矣能遂父母之愛願有不愈於
感慕父母者哉余亦感慕父母者也深愧不能躬自愛
願而徒以自愛願爲仲載勸而今而後庶幾各勉之作
永感堂記

恩榮堂記

常之無錫有吳越武肅王十七世孫曰錢秉公守與其
兄公治皆好義之士也當正統庚申之秋東南遭水民
頗饑饉 聖天子詔有司行賑恤之令公守乃與公治
暨其兄子惟心惟大謀曰今鄉里不給而吾輩有餘得
以安樂於家庭者皆吾祖宗之遺也可不思所以助公
上賑恤之萬一乎兄及諸子莫不樂從乃相與出米千
一百石輸於官廩有司爲上其事 詔賜璽書旌爲義
民勞以全酒且復其家兄弟子姪以爲 恩之至渥莫
過於此遂取以名其堂曰恩榮堂志不忘也既名堂之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明年公守赴闕謝 恩退而因余弟監察御史永請爲
之記蓋永仕毘陵郡學時皆知錢氏忠厚嘗爲余言其
忠厚事甚多今姑舉其一事永有同僚曰閩人陳晔者
於錢頗有文字之雅自官罷庠以至太學錢固皆甚禮
之比死歸柩毘陵錢賻祭之以禮有加於晔之生固當
然也晔死勢利息矣又未嘗有妻子僮僕可以要結而
始終相顧念不替非以義爲心者能如是哉世固有擁
贊之人其待交好視彼去留爲重輕者皆不足爲錢氏
道也則余於記其恩榮堂其可少乎夫天之於萬物裁
者培之傾者覆之此自然之勢也吾聞錢氏有可培之

之道非止今日自武肅王而下不待言矣其後有諱進者由嘉禾徙無錫篤於行義子孫自是益繁且富至公守祖元溫州路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父伯和皆讀書而惇行好禮而務義伯和嘗取熊大年所編諸儒格言著訓蒙會要鈔梓以惠鄉里伯和五子公性公理公善今惟公治公守無恙公治又取其兄公善所編族父祖子正子義族父翰林修撰仲益之詩曰三葦集亦鈔梓以傳後是皆以義存心形於家者茲復大推以行於鄉以有今日恩榮之美即栽者培之之徵也錢氏之興起夫豈可量哉故為之記俾其後之子孫視之益有所感發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元

於義云

桂林書室記

桂林書室者泰安儒學訓導曾用濟所嘗讀書處也泰和城北之武紫巷曾氏世家在焉用濟與其從兄用常再從兄本清及從弟士宏先後皆以明經領鄉舉邑大夫揭其里曰桂林坊而用濟之讀書處亦因以名焉嘗記少時與用常交莫逆用常聰敏坦亮雖生後予數月予稍畏之中禮部試高等未及登第而沒深見惜於君子既而本清士宏先後登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士宏今為兵部主事而與用濟皆嘗讀書於此者也書室其有

耀哉今年用濟以丁艱服闋來京師以予於其兄弟寔

故者也乃求為記於乎予又嘗交士宏用濟之父子貫子厚亦皆淳焉君子人也拳拳以教諸子為務則書室之所始豈無所由也哉嗟夫仁義之道蘊之於心著之於身而見之於行事以不失為士君子者詩書之所澤也世儒累宦之家子弟至於久而失業或遷於他技者抑豈不由家塾黨庠之教不行於後世哉此曾氏之書室所以不能不新於用濟也新之者欲其愈久不替也為曾氏子孫其可不相繼承以盡其洒掃之力哉故記於壁使有警焉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元

懷訓堂記

懷訓堂者西昌鋒溪高如舟甫所居堂也如舟昆弟三人長如隆次如岳如舟其最少者嘗念其先君子存禮所以訓其兄弟持身接物為善去惡之道因名其堂曰懷訓堂相與朝夕視之以不敢忘於其親也予之家居如舟嘗求為記而未果復比予濫官于朝去家數年而聞如舟已物故矣追念夙好未嘗不悵快於中也今年承恩南還拜掃先人之墓退而遊於鋒溪之上訪問高氏舊故而老長無幾矣於是益增慨嘆其有曰鶴字仲京者備然秀拔於群兄弟之中問之則曰某先人

也予欣然為如舟以喜喜其有後如此既而鎬曰先人臨終尤拳拳以未得記斯堂為歉鎬之憂也先生幸不廢古人掛劍之誼有以慰先人於地下予悲其情而嘉其志不可復有稽也夫君子之為善不獨以善其身而已將以遺諸其子遺諸其孫遺諸無窮而後其心為少愾焉觀存禮甫之所以訓其子為可見也如舟能思念之不忘而鎬又能繼承父志可謂不孤於其先矣訓曰無念爾祖事修厥德高氏有焉雖然懷訓固難守訓尤難懷之於心而或失之於行非所以孝於其親也鎬之弟鉉鑠皆秀敏而篤實其必能不辱其先者幸以予言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相與勉焉

文學齋記

文學齋者西昌王氏希稷居以讀書處也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齋所以名也人非生而知之必學而後能成百家眾技莫不有學况於聖賢之道而可以無學哉此希稷之所以務文學也王故西昌文獻之家希稷瓊州太守伯貞先生之孫今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行儉之子承詩書之累傳襲清閒之餘蔭雖欲舍而他由其可得哉此文學所以為希稷之當務也六經載聖人之道而文莫大焉誦之於口釋之於心而盡

得之於已斯可謂能學也得其言不得其旨得其旨或失其守猶未學焉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皆學者之所宜知也希稷年甚少質甚美而為人甚端謹鄉邑稱士大夫子弟材且賢者必曰希稷比究其所務乃如此則其所造詣可量哉固其本來之有自然亦固有世儒積德深厚之家而後或弗振者其豈盡出於其先哉顧為之子孫者所務嚮何如耳可不慎歟可不慎歟予嘗與學士君同官且見愛於太守故希稷屬為記其齋而予又心敬希稷者故亦不辭而為之書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城北胡祖與甫之配嚴氏所居堂也嚴方二十二歲而喪祖與哀毀甚至時子仲宣生才四十餘日嚴即誓曰吾撫是兒以終身矣家貧惟力織紉以供衣食一毫非義之想不干其心如此者數十年洪武丁卯縣令徐遜廉知其行為聞於 朝詔旌表其門曰貞節之門賜米帛復其家於是自郡守至于邑令丞戚加禮焉鄉人榮之仲宣聞卽所居之旁作堂以居其母而日承頤養志其中亦名之曰貞節蓋以著其德於家也其後母與仲宣皆壽八十相繼以終人又以為為善

之慶仲宣之子曰紳曰鼎懼其祖母之善久或至於湮沒且無以範後也相與求予為記其事於堂予未及有復也歲丁未之二月鼎以鄉貢來會試于禮部因復以請夫節義誠人之美德所宜延譽於眾以興起夫凡屬有是心者且媿其不然者自是吾黨事也况又出於吾鄉而以請言來者又不倦乎廬陵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者自昔已然上自士君子而內至於女婦苟遇不幸其忠義貞節之行炳如也有若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者固無所待於人而自昭昭於天地之間矣若胡母者其確然不可易之志有不足以紀述以為善者之勸不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善者之愧乎予故樂為記之於乎表厥宅里以勵俗化固 聖朝之盛典若可徵於無窮之來其在予言亦所不敢辭云

省齋記

自古聖賢盤盂几杖莫不有銘蓋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其後或銘於其所居或銘於座所銘之處不同所以致警於已則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富鄭公年八十猶不廢於自警乃知聖賢君子所為自與眾人異也此吾孟碩藏修之齋所為有名也歟夫君子之自警苟非用明於內則何以知其當警之所在此齋之所以名

省也夫省不省禍福所繫君子小人之所由分魯子傳聖人之道者尚猶日以三事自省下此則必如樂陽呂公所謂日夜且自檢點如盛待制所謂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然後為得省之方蓋省之功也孟碩今少傳大學士泰和楊先生之家嗣先生官職德望清介文學皆為今世第一宜乎孟碩以省名齋有志於聖賢君子之事也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有是言有志者事竟成亦古今通論也孟碩孝於親友於兄弟敏於行而慎於言名公鉅卿子弟之卓卓者聞懼其行有或差也故名齋以自警豈非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所謂異於眾人所為者歟誠又不艱於行而務勉以副之將所造詣其誦之能禦也其省先生來北京將歸也屬文以為齋記余辱愛厚先生者多矣而於是齋敢不盡言以孤孟碩之意也哉齋有圖書及先生之家訓所以資講求佩服者甚富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待余之言也

南園春意記

泰和郭君公緒既贊憲于貴州之數月闕其退居之南隙地數畝凡植物之可以資日用衣食庇翫者雜藝之相向無犯各得以受雨暘長養滋沃之澤培植之力於

天地焉四時之景不同卽而玩之無不可愛且適入而求之靡不遂其所欲蓋桑麻菽麥之紛敷槐竹桃梅之交蔭繞而深廓而靜雖村居野處之勝不能過之因自目爲南園春意今年公緒以考績來京師問於予道其實且曰願爲識以一言夫所謂春意者豈獨氣和景融足以艷媚於一時者爲然而凡耳目之所觸心志之所需苟爲出於造化生成之妙而用之不竭者皆春意也若公緒之所有是已公緒疏達有爲以舉進士擢任風紀祿之所給固厚而其所取足者又在於此其善於養廉歟夫盈天下之物孰非出於造化生成者哉然則取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之有廉有貪何也取其肇於己者雖富不害爲廉取其肇於民者雖寡不失爲貪公緒南園所得其信肇於己者此其所爲能養廉也君子之仕又不止於養廉貴能行君之令君之令民如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一因其自然之理人臣苟能扶陽而抑陰揚清而激濁使膏澤及於萬民如陽春之澤萬物然後爲至公緒之名南園尚能使有春意如此其施政於官也有不務此也哉有不務此也哉

奉親堂記

德榮不遠數千里來相見余於北京留之數月而歸

歸告余求記其奉親堂甚切德榮余宗弟也時余方聞靜修兄訃哀痛猶未能釋而尙忍言文哉然念兄弟存者無幾德榮於親雖在期功之外而又可以拒其求記以薄於宗族耶姑勉強書所以奉親之道教之夫父母之於子有生之後提攜保抱饑飽寒暖自始至終無一時不在念而惟恐其身之不长及其既長教訓誘掖勸善懲惡作止出入無一舉不在慮而惟恐其德之不成父母之於子者如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子之奉父母者苟有一毫不盡其誠何以能報稱其德哉甘旨之具足以充其口腹而已未足以報其勞輕暖之備足以周其身體而已未足以酬其恩必如古之君子服勞養志而後爲盡奉親之敬謹身節用而後爲盡事親之孝盡孝與敬則于爲子之道庶幾其不忝矣德榮兄弟四人誠如余之所告以奉平親則豈獨不忝其所生而於宗族亦與有光耀焉勉之勉之余與德榮同出於吉安路儒學教授渙齡府君今總七世皆家泰和城中而德榮奉親堂獨在江之南者蓋德榮之祖觀瑞公出贅江南徐氏故今遂爲江南人焉今德榮之尊府彥偉公於余爲族叔尙猶康強無恙而又有子克篤於孝其豈非盛福哉故并書之以識喜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非盛福哉故并書之以識喜

高隴耕讀記

秦和楊氏有居縣城南雲亭鄉高隴里者亦少傳東里先生之族也先生族孫挺字敏達尤文雅好讀書暇則課耕於隴上此外無所營焉間舉賢良方正至京因得侍教先生久之先生愛其簡退謙慎而內務也遂取高隴耕讀四字命為圖書以寓旌勉之意敏達既受教矣乃又以名其居冀示其後人使知為先生訓而各勉焉此其命意之所在也來求余為記之先王之民有四士最貴農次之士非讀無以治其身農非耕無以養其生其他固亦有養生之務而農為力本至於治身之道則

芳洲文集

卷之六

美

書此以勸

恩榮堂記

聖天子嗣大寶之六年 詔禮部朱文公有功於世道其嫡長子孫在民間者令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命下之日朝野欣聞以謂非 聖明天子崇儒重道厲志講學有得於謨訓精微之旨不足以推是恩非文公先生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有裨於帝王精一之傳不足以臻是效誠千載一時之嘉遇何其盛也先生嫡長子塾九世孫挺既自建安被召來受 命於京師退而感激不勝將歸構恩榮堂以仰戴 上賜於無窮屬余文

芳洲文集

卷之六

美

固末之有也此所以士最貴而農次之二者得兼然後治身養生之道無憾豈不尤可貴乎故孔子於富教之外更無以加孟子論王道未嘗偏廢者此也嗟乎使世之人一於耕而無讀奚所賴以為治一於讀而無耕奚所資以為養况夫耕不獨足以養生而亦足以養親讀不獨足以治身而亦足以治人宜乎先生之愛敏達而致旌勉之意敏達欲示其訓於後而以名其居如此也詩書楊氏之世業也敏達能繼承之以得官都察院檢校進未可涯為其子若孫者能服先生之訓以副敏達所以垂示之意將來至於光顯又詎可以涯哉故為之

刻石紀其事於戲先生在當時所以裕於後世者斯文仰之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固不待言而喻矣若夫聖明於先生所以惠其子孫者百世戴之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又豈待言而顯哉雖然帝王之學非先生無以成啟迪之功非 聖明無以厚推崇之典其事皆實勤之金石傳之久遠使人有所感慕歆豔其恩德者不可以少緩也此挺所為屬余文為記也繼挺之後若燉而下為先生子孫者又豈可不敦行勵學以繩世美使上不負 聖明推崇之恩而下不忝先生斯文之後也哉故并記以勗之

景泰六年歲在乙亥六月甲辰

芳洲文集卷之六

美

芳洲文集卷之七

泰和陳循著

碑銘

皇明勅修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洪惟 國家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幾百年來治教休
明超越前古夫豈偶然之故此誠 太祖 太宗暨于
列聖躬行心得以為化民成俗之本之所致也臣嘗伏
觀 祖宗肇建兩京廟學 列聖繼統皆親臨幸恭修
祀禮訓飭師生所以振勵斯文闡揚風化以行其用於
當世者靡所不臻其極其得於易書養賢及民續俊尊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帝之旨亦豈前代所得而同宜其有以然也於戲盛哉
仰惟 皇上聖神既銳情於前矣茲復慮孔子廟及國
子監在南京者歲久當有圯廢無以稱懽崇儒養士之
意乃命 伯兵部尚書臣王驥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吳
節徧閱以聞驥等還奏果如 聖慮於是 詔工部臣
撤而新之工興踰年會因他事推 恩有 詔悉停不
急諸務而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臣石璞知 上初意乃
舉 詔旨為請興罷 上曰堯舜當務為急詎非此邪
他何可比其亟完之先是首其工者尚書臣王永壽而
卒底於成則尚書臣王來也廟故有殿以及門廡與所

以其祭祀之舍學故有堂以及齋館與所以給供用之
 居鉅細以稭計者奚啻千百至是廢者易之以新圮者
 葺之以堅使復其初隘而卑者擴而揚之使宏以偉凡
 百所宜有而昔未備者悉致其完具矣蓋煥然遠過於
 舊矣經始於景泰二年之春而落成於又明年之冬既
 而尚書臣來以畢工聞乃 詔臣循書識其事於石臣
 惟天生萬物施以風雨霜露而後萬物始生然于物之
 中尤厚於民君理萬民施以予奪生殺而後萬民始理
 然於民之中尤厚於賢天之所以厚於民者何也賦以
 仁義禮智之性使稟其清然其性豈能自盡復以克綏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二
 厥猷之責付之於君即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也君之所
 以厚於賢者何也施以詩書禮樂之教使復其性然教
 於人豈能自行復以庠序學校之事任之於臣即孟子
 謂所以明人倫也肆我 國家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興
 學育材於易書詩禮春秋之文講之益明如日星之麗
 乎天而四海仰其照臨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之益
 習如四時之成乎歲而萬民蒙其化理易曰財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育於斯學於
 斯既往已足徵矣方來其不勉以副 聖天子之盛心
 於無窮哉謹再拜稽首而頌以詩 詩曰惟皇降衷民

生咸具必資君師乃全稟賦天啟聖明 中天
 下立為民之主必施治教 巍巍帝業肇自太
 祖 削平以武四方歸戴如於父母恩
 洽於率普海宇既清文教是務乃相 於前度茂
 建太學黎獻用貯成均 夏校殷序得之往聞習于
 今觀 宣聖 歲時享祀鏗鐘考鼓黍稷醴牢邊豆
 樽俎誠之所存假於物寓禮教迭興文化誕布比屋詩
 書連城鄒魯皇皇太宗嗣統承緒學貫六經功高千古
 重道崇儒莫之或禦萬乘謙虛躬往幸顧俎豆臻光縉
 紳熙豫超乎列聖相繼臨御先後一心咸篤斯舉作新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後人簡用師傳惟賢是立克符湯禹光啟後學臣民瞻
 慕於惟 聖皇尊居九五克念作聖好問底裕嗣保先
 烈無間微鉅人惟求舊器尙易故況茲南都育材之所
 祖宗攸成奚可圯廢幾務雖煩宵旰在慮爰勅在廷一
 二心督撤而新之俾完以固必稽于制毋或愆矩臣工
 效力罔懈晨莫自始迄終僅再寒暑煌煌殿堂翼翼門
 廡命焉負焉何千百數濟濟師徒欣快樂遇以誨以學
 是遊是處 皇有詔曰而職記注其書乃成俾昭來諭
 臣謹作頌刻石以樹於萬斯年恭祝 皇祚
 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

伯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孫公神道碑銘

景泰三年九月七日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伯孫公以壽終計聞 上為之哀悼輟視朝一日遣中貴人齎賜白金三百兩幣幣十萬緡即其家營喪事追封公會昌侯諡曰康靖遣官諭祭命有司為治葬給衛士二千人執事送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宛平縣之香山鄉既葬其子繼宗五人伏 闕泣而言曰先臣仰荷 國恩生榮死哀臣等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聖明篤厚之道敢昧死上請 制曰可命臣循其書之以文臣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四

再拜稽首而言曰公 上聖皇太后父也姓孫氏諱忠字主敬初名愚 宣宗皇帝改今諱世為濟南鄒平縣醴泉鄉責楊店人公之曾祖七翁祖復初父士英俱不仕而積德深厚為鄉善人則一皆追封會昌伯曾祖妣張祖妣高皆贈伯夫人母丁封太夫人俱由公推恩也公生穎敏異於常兒為祖父母所愛嘗曰是兒必大吾門公嘗得咽喉病眾皆危之其父夜夢神人告曰上帝以汝有大陰陽命我醫汝兒病毋恐既覺視兒聞口中

書為文往往出其倫輩數年充貢補太學生洪武己卯被選擢介休縣主簿介休素稱難治公至旬日積弊去其什九吏胥豪強之殃民者皆化其奸暴若其遠去耳尋以外艱去官服除調河南之永城其善政之得民者一如在介休時嘗率民夫服役于 天壽山民皆樂於趨事為總督成山侯王通所信任恒待之如賓歲滿遷鴻臚寺序班居官惟以勤慎為務彭城伯張景母 仁廟昭皇后之母夫人也永城縣人知公第四女有賢德景遂奉 文皇命隨母夫人自永城選至京冊為 皇太孫妃既而 宣廟登極冊為貴妃公得推 恩擢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并贈祖父官同妣皆夫人宣德丁未 太上皇生於是 貴妃正位 中宮公亦進會昌伯食祿千石子孫得世其爵并得追封三代考妣公辭至再不允 命中貴人崔輔偕公歸焚黃於先隴北還未幾遭太夫人丁氏之喪復 命中貴人許源往為治喪葬贈甚厚既而以公年老特免每日朝 參 宣廟嘗偕中官幸公私第慰問喪疾知公所居隘陋弗稱欲命有司撤而新之公以改作勞民傷財懇辭得免每戒其子孫曰吾本布衣儒生素無汗馬之勞仰蒙 列聖天地大恩榮寵至此而爾輩亦多膺顯秩吾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心惶懼無間晨暮爾輩若不勉圖報稱及或不知止足
 妄意有所貪求非但重吾之過而國法亦不爾貸矣况
 望能保有爵祿乎諸子孫皆再拜曰敢不奉嚴訓公性
 寬厚仁恕貧窮憂患之事視在人者猶在乎已飽煖康
 寧之樂視在己者必願乎人故其好善樂施之心隨所
 寓而見諸行事鄉人有高狝者從戌老病不能自存公
 賙恤之雖頻不倦比卒殯葬悉於已備有秋官劉祉者
 以罷官致疾卒又不獨殯葬之而已且厚賑恤其家鴻
 臚僚友郭聰坐累謫戍遼陽公憫其被誣伏薦起之為
 門館訓導知縣張英左遷遠方貧無所資兵馬指揮王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六

輝被誣受賄追無可輸官者公皆資以白金使之橐有
 所將而得免極迫之苦焉又有訓導劉克修者死遺一
 女貧無所依公養之如已出及宣德初家賜謀逆罪人
 女為家婢有一人色甚麗公詢知為韋指揮女不忍辱
 之二女子皆與之粧奩一擇嫁指揮童能一以嫁指揮
 陳廣王通之罷成山侯也歸無所資欲得公念舊日濟
 以西山腴田公即與以百餘頃無吝色家畜蒼頭名法
 興者甚得其力久而詐欺公私作姦犯科事覺當償侵
 用金帛甚多一無所出反歸求救於公公憫其相從力
 悉為代償其在人者比得釋遣還其父母其仁厚率類

此公娶董氏同邑董彥恭之子也莊重寡言婦德母儀
 為宗姻所仰則初封都督夫人進伯夫人側室張氏張
 氏馮氏劉氏艾氏皆有淑行子五人繼宗由指揮使陞
 都指揮僉事繼宗今襲公爵顯宗續宗由指揮同知陞
 指揮使純宗由副千戶陞正千戶繼宗紹宗續宗董夫
 人出顯宗純宗張馮出也女九人長早卒次適陳禮次
 適張雄 上聖皇太后居第四次適王希周次適光祿
 寺丞朱璽次適朱能餘幼孫男十人玳璘瑛瓊瓊瓊
 璉璉璉女十人安遠侯子柳承慶指揮使武忠惠安伯
 張宗定襄伯子郭嵩泰寧侯陳涇其婿也五人在室曾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孫十有一人公生洪武元年七月三日比卒春秋八十
 有五臨卒惟誦古人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
 毛二語以戒子孫而不及他此可以見公之存心於遺
 後也切矣銘曰 岩峩嵩岳應時出雲繽紛華煜五色
 成文從龍變化昭回穹昊作為霖雨溥濟枯槁有偉孫
 宗鍾秀泰山遭世熙皞公生其間積德累善惟恐弗及
 亦如嵩岳岩峩斯立巍巍大姒上配 宸殿公賞啟之
 早著兆占公享安榮八十五載祿兮如川福兮如海森
 然有子如蘭在庭敷擬列爵孫曾繩繩以一傳十垂紳
 執戟翊衛家邦志勵忠實公之德善有不自居恒存戒

謹豈直謙虛其性則然實罔有偽肆處盈滿克保富貴
更事 列聖壽祉兼全恩隆終始疇克儷焉香山之麓
泉深土厚歸藏千禩永庇厥後循職記注書于墓碑稱
必以實敢浮厥辭有求公者視此貞石公雖邈矣其存
可式

故奉天羽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昌平侯追封穎國公諡武襄楊公神道碑銘

余嘗讀史記至田氏齊威王言其臣有檀子者使守南
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竊意古有未然
者及觀昌平侯為將守北邊始信其事蓋雖 國家威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八

惠被于萬方而苟非可以德化者亦必得人為之藩屏
而後有所賴以濟也若昌平侯楊公其可謂之得人者
歟公諱洪字宗道楊氏其先太原人系出霍山王子宋
太師中書令諱業與宋贈太師播州端通譜業生莫州
刺史延朗延朗生廣州刺史充廣充廣生德州刺史貴
遷充廣嘗因持節廣西憫播州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
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也貴遷生從義即光震生
武節大夫文廣文廣生子長曰惟聰生武經郎選選十
三子有諱勳者仕宋為六合令因家六合後遂為六合
人公曾大父諱順下仕大父諱政 國初從常國公起

義積勞至漢中衛百戶父瓌襲職三世並以公貴累贈
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曾大母吳大母張
母施俱累贈夫人公兄弟三人公其長仲淋季忠公生
十七年父戰死靈璧公事施夫人甚孝敬撫二幼弟甚
友尊幼安之永樂初公襲父職當遠戍開平人皆為公
憚之公嘆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跬步之內遂發嘆而
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公語大悅置之幕下咨
論軍事深見器重八年公率所部隨 駕北征至飲馬
河虜率眾迎敵公首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 上

喜曰將才也特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公遇虜寇戰於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九

泥河斬敵甚眾并獲其馬二十三匹明年哨斂河箕遇
虜寇轉戰東京亭生擒賊首一人獲其馬五匹賊敗走
洪熙紀元之春從陽武侯薛祿征大松林公首擊敗虜
眾獲其人馬陞正千戶又明年為宣德二年復從陽武
侯征虜至紅山俘獲三人公與清平伯吳買驢前行戰
於朶兒班你兒兀之地公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牛羊
等畜甚多生擒賊首鎮撫晃令帖木兒等人口二十有
一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時開平衛治已徙入獨石公從
都督方政追敵之獲賊馬器械明年虜復寇大石門公
列營與相嚮律示不動別選輕騎繞出其後虜退無所

遁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公曰殺降非武遂收其
 平章脫脫等人馬器械又明年 朝廷用邊將都督方
 政之計於西猫兒峪置馬營以邊賊衝命公爲守公躬
 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堡立烽墩踰月而成既而號于衆
 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死生以之慎毋懷貳遂與士卒
 甘苦同受憂喜相關其或嫁娶有不能爲力者助之疾
 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
 荒也八年夏虜寇孤榆樹公追殺敗至於紅山斬獲其
 首級凡四十有一駝馬牛羊無算明年復追襲鈔邊斬
 獲虜首級人口而還事聞陞公指揮僉事十年秋以問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十

邊計驛召公至京陞指揮使特 賜金織文綺襲衣寶
 刀盛甲弓矢楛幣遣還尋遣給事中等官齎 璽書符
 驗就鎮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廐馬四千
 二百巡備北邊至開平簸箕河還遇虜寇于閔安瓦房
 嶺公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賊衆斬獲首級凡十有六
 并其器械駝馬牛羊生擒賊首脫脫白暖台還陞都指
 揮僉事正統元年八月被召至京受賞往副都督李謙
 總督懷來等處守備是月復受 命與都督方政計軍
 務于大同明年虜使啟行公受 命領所部軍馬與方
 都督合勢出哨黃河東勝虜使爲恐是年秋兀良哈寇

李家莊公追敗于興州之三义口賊棄所掠并其馬甲
 器械無數公生擒其首朶欒帖木兒復召至京受賞而
 還是年冬聞虜寇延公伏兵回回墓截其歸路別選輕
 騎從間道襲擊大破之斬獲首級器械羊馬等畜生擒
 其黨乞里麻等三年春兀良哈寇邊公與戰伯顏山并
 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并斬獲賊首級駝馬牛羊器械
 生擒賊首指揮也陵台等四人阿台荅刺花等五人遷
 都指揮同知遣官齎賜金帛已而命公充右叅將鎮守
 宣府等處進都指揮使復遣官齎賜金帛四年秋公受
 詔追殺叛虜阿木狼等由白塔河倍道兼進至三义口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十一

及之斬獲其下可列歹等首級并其器械馬畜進後軍
 都府都督僉事七年秋受 制諭充左叅將專守獨石
 永寧等處八年春哨苦乞兒河戰敗虜寇于北只嶺斬
 獲首級并馬生擒賊首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兀良
 哈寇迤西公受 命追襲敗于應昌之列兒克賊盡棄
 其所掠人馬器械遁走復追至朶顏穩都見以克列蘇
 賊得險欲拒戰公躬督兵進攻斬獲首級併者赤王部
 屬生擒其首打刺孩等蒙 賜璽書褒諭進左都督十
 三年秋受 命掛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等
 處膺重賞行八月至鎮將士皆喜得良主帥歡聲動地

明年冬公領兵襲擊虜寇之盜寧夏馬者至與河遇雪深數尺公曰此正破蔡時也遣兵四出追之虜不及備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衆大舉入寇 車駕親征至沙嶺公入 見 命公前行即又命守陽和開山二口公進至栲栳山生擒賊虜則不丁等三人并獲被掠人馬以獻 駕還命公為殿尋命還守宣府賊以精兵來攻公出連戰敗之賊不敢近土木之潰賊為偽書遣其下伯顏帖木兒麻亮等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 今上命諭陞公為昌平伯未幾虜犯畿甸公受 詔命入衛既馳至受厚賞即日命充總兵官率軍馬六萬往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追遁賊公至金坡鎮拗傘山擊敗其衆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甚多既還賜賚有加令總三千營兵進昌平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連有金織文綺玉帶冠帽之賜景泰二年三月 賜誥券及勳階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其爵五月 上慮虜情反覆宜有大將在邊乃命公掛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人往鎮宣府虜聞公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為名聚衆縱牧旁近山谷窺釁而後動者公知其為懷貳遣將士追敗之於玉石溝斬獲首級器械自是虜非朝貢至者絕迹不敢近邊蒙 賜勅獎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府軍聲為之

大振關北之人固皆以為虜不足為其患關南之人亦莫不為莫枕而安曰有楊公鎮宣府矣不特此也方虜寇入畿甸之時軍民羣倪無不滴酒一聞 朝廷召楊公至帖然為之不懼至有擁塞道路識其面不得輒快快終日者其聲價之得於人也如此於乎士審如此可不謂之大丈夫乎公再至鎮兩月得疾 詔遣御醫臨視繼又 命亟還京治之北還遣中貴人慰勞甚至公自知不可起即命其子俊傑奉表 進大意以為 國恩未報臣職未盡願 朝廷以 宗社為心夷虜為慮崇文修武以安攘之於萬萬年臣即死瞑目矣餘無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所及表奏 上嘉納之翼日遂薨是年九月十三日也後四日即公之生辰其年為洪武十四年迄今春秋七十有一計聞 上輟視朝一日命賜賻祭甚厚有司為營喪葬朝之公卿侯哀痛揮泣以薨之年冬十月六日葬于都城西山之原配初娶潘氏贈夫人繼吳氏周氏皆先卒繼魏氏封夫人子男二長曰俊周出前軍都督府右都督次日傑魏出將嗣公爵女四長適唐海次適都指揮申義其二尚幼別室張氏李氏出也別室有從公薨曰葛氏者 詔贈淑人孫男一孫女三俱幼公之戊開平也施夫人及二弟淋忠尚留漢中公皆乞令同

居開平俾得盡其友愛或乞歸守先塋其後猶子四人
 曰能官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曰信都督僉事曰仁
 錦衣衛指揮僉事曰知開平衛指揮使皆公訓育之所
 啟也公在邊時軍士恒苦乏孽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
 者為積歲患公為選軍中馬牝壯之良縱牧於野使自
 為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廐 朝廷
 聞之下其法於各邊公私便之又嘗陶致磚石包瓮緣
 邊城堡以固守備公有時出在邊虜或潛山谷間窺見
 旗幟知為公也輒相戒不可出甚至急引而匿去者公
 自守邊以至將兵京師所陳為國為民兵戎禦衛之事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西

甚多多見聽納而行蓋公為人孝友忠信果敢剛毅在
 邊四十餘年恒以國事為心自始有終五百以至於領
 三千之眾自統一方士馬以至於總天下之兵不以所
 將者寡而屈于人下不以所帥者眾而苟若無人敵強
 不以自怯必熟計而後戰戰勝不以自驕必量敵而後
 安有功不專諸已有惠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
 樂為之用至於修飭邊防經畫歲計訓練士馬振起荒
 頽與夫建立廟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卒
 死亡尤為有仁禮之政焉公之葬也其子俊傑具其平
 生請書刻石立於神道以垂無窮公於余有同朝之雅

又以列侯偕侍 經筵余不能辭故為書而銘之銘曰
 皇皇聖明奠都朔方海宇內外奄在封疆文以安邦武
 以禦侮上師唐虞恒不偏具 天子仁聖如日行天風
 霆震掃神武類焉爰咨曩畧藩屏塞下桓桓楊公獨擅
 聲價公所從來肇自漢中厚積博發易匪武功辟之高
 山屹然而峙人皆仰之成豈一篲維塞以北迢迢開平
 孤城戍守迫于虜庭公於其間如處安宅詰兵恤人譚
 喚却賊指揮士馬雖有總戎出奇制勝曾不如公有聲
 洋洋聞于黠虜致以毋犯自約所部閱幾何時掌鎮邊
 城馬營獨石座何自驚爰受大拜遷帥宣府 天子曰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嗚得所委付四十餘年公事 聖明父子一門偕被至
 榮維翰得人實公所啟公受 國恩豈止哀死極褒顯
 贈百世有光咨若嗣者勉繼厥芳

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
 公暨配一品夫人彭氏神道碑記

國家修政立事必有賢智之士以為之股肱人臣竭忠
 盡職必有德善之親以為之本源蓋本深者末必茂源
 潔者流必清此自然之理余於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東鹿王公暨其配彭夫人有子
 顯融子今有足徵也公諱緒姓王氏其先世家鳳陽府

青州霍丘縣 國朝有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諱真者公之祖也有累贈至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諱璧者公之父也祖母某氏贈一品夫人母劉氏累贈一品夫人公之父洪武初為北平保定府青苑縣簿卒於官母劉夫人亦死節時公始十一歲已知痛其父母邑人皆德青苑薄而悲公之孤幼相與為舉柩合葬之公乃依其執友青苑儒學訓導王承祖居冀得讀書且不違先隴焉弱冠有祁州訓導彭從野先生者隣邑東鹿名儒也以致仕歸鄉里見公不凡以女妻之公遂從彭先生家彭家莊為芳洲文集 卷之七

夫

東鹿人公既深於問學乃開塾以授徒於家鄉邑子弟凡經其指教者皆駁駁有造詣所得束修既富加以彭夫人躬儉勤為助由是家門日以昌大公又以其餘暇精究醫藥之書而窮盡其蘊奧以為以此濟人疾疢必先探夫脈理知其表裏淺深緩急何如然後施之則無不奇中矣故其所至得效如神近自州里以及隣邑他郡聞公之名而來迎致公者蓋無虛日公亦樂於濟人求輒赴之一方賴之以全活者甚眾卒未嘗有一毫規利之心惟教其子以學曰此足以利吾家也永樂辛卯季子文以明經領薦於鄉辛丑登進士第擢四川道監

夫

七

察御史宣德壬子蒙以此推 恩封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乙卯六月十日無疾而卒上距其生元至正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春秋七十有四葬莊東南平峯之原正統某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既而進贈資政大夫本院右都御史景泰某年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本院左都御史癸酉再加贈今官皆自其季子推恩也夫人亦以季子之恩初封太孀人進封太淑人加封太夫人蓋太夫人平生端莊靜一相夫教子足為宗姻母婦懿範閨門仰承其德惠者無間戚疎其在後公二年某月某日以景泰癸酉五月十日卒春秋九十計 聞特遣中貴賚賜賻儀遣官致祭命有司為營域啟公之柩而合葬焉既而 特恩再加贈公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贈太夫人為一品夫人云子男三長曰熙仲曰行及季文文自監察御史遷陝西按察使歷右副都御史大理卿左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復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實公與夫人所從推恩者也女一適士人趙繼宗孫男九寧元中謹孜宸綱綸相曾孫男十宣士傑泰通靖士俊士彥士英士洪士華元孫三莊平實皆秀偉而篤實駸駸嚮於遠大之域孰非公與夫人深仁厚德之

所啟哉銘曰 奕奕王宗肇自太原累遷而南子孫實繁霍丘所居尤務德義前啟後繼世濟其美或隱或顯惟詩惟書代不乏賢鄉族有譽孰其卓哉曰青苑簿德惠及民民視如父天欲福之保終于官庶其後裔處此能安公復克肖思事經史納壻里儒務求造詣匪徒資已且以及人教誨憫念與物皆春日積月累陰陽彌厚壽集厥躬慶延乃後譬之大淵積匪一朝源清流潔其行遙遙又如嘉木久於封殖枝幹宏深于霄蔽日於惟王氏其理亦然曷從知之子孫皆賢累封疊贈官至太保上及高曾奚啻祖考大行以東丘墳哉我銘斯在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六

千古弗磨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王君神道碑銘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 詔禮部左侍郎王君一寧兼翰林院學士豫事于 文淵閣明年四月會選 東宮官屬復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食少師侍郎俸方君之入也余竊自慶得所助孰計至未半歲竟以得疾而卒嗚呼其為可憫寧不尤在茲乎既卒其子奉事行來請書將歸刻神道之碑余不能辭按王之先泐之鄞人五代時有諱師厚者始徙台之仙居五通巷口既而分居埠

頭後溪斷橋三處而皆世有科第仕宦君實出于斷橋有為昭慶奉國節度判官曰光祖者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珂祖諱文鑑皆有隱德父諱俊用以舉鄉貢累官國子監丞文鑑俊用皆以君恩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竇氏及祖母皆贈至淑人君生岐嶷穎敏過於常兒隨父居京年十三已能詩 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早過銀河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京闈鄉試名在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在第八舉李騏榜進士奉 命往蒞事于湖湘又明年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 宣廟求文翰之士甚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九

切吏部以君應蒙 召見試表正萬邦論及詩賦等文詞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于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於家主事歲滿得以其官品封贈及父母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食祿視五品同考正統四年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裏事之餘拳拳以復先業遺後為務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 命考正統九年順天府及十二年應天府鄉試取士皆稱得人明年九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剿苗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君措置有其方食用不乏嘗

遇淫雨公私大困君親致禱雨為立止兵民立石頌之

至辰州府偶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為

作興之於是士風為之大振景泰二年被 召還京理

部事是歲冬遷左侍郎蒙 賜誥進通議大夫封贈祖

父母父母及妻云其生洪武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其卒

景泰三年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六君得疾時 詔

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 賜米物比疾革復如之既卒

復 賜賻楮萬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諡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為營葬域君可謂光榮始終

之士矣其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配陳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辛

氏封安人進封淑人子男四人宣顯字春女二人長適

同邑應錠次幼君為人聞敏而疏達為文必根於理詩

詞翰壘清絕可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為人所稱譽惜乎

其年不永而見於用不既悲夫銘曰 王氏孰始其來

自鄞厥先師厚為仙居人埠頭後溪斷橋其裔君自斷

橋傳若干世朝奉宣教箬紋相聯王氏自此代不乏賢

有偉監丞啟迹惟邁再傳至君其家益大君少卓犖不

伍群流未逮弱冠一鶚高秋天池雲海幾四十齡冠紳

有耀朝野知名程越三千壽躋八七耄期無聞壽兮何

益迢迢天台山秀水清歸藏其下我為述銘將百千禮

以告乃後毋忘爾祖厥德是懋

兵部尚書侯公神道碑銘

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兵部尚書侯公以總督征苗軍

務得疾卒于貴州之普定衛計聞 上深嗟悼遣行人

童守宏諭祭工部為治塋域是歲十一月朔公柩還自

普定以十二月十二日葬塋在其鄉五門山前先塋之

側公生子惟一男曰爵正統丁卯鄉貢進士既葬公之

明年詣 闕謝 恩朝廷以公累有軍功特官爵為錦

衣衛世襲正千戶爵以余與公有同朝之雅乃奉澤州

學正吳嗣所狀公之事行來乞銘于神道之碑先是四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壬

方用兵監軍之臣所在有之而得 朝廷嘉獎其能盡

心副委任者惟公等輩一二人耳則凡欲知公之賢能

觀其既沒而子受恩如此可以見矣公諱璉字廷玉侯

故山西澤州呂莊著姓伯謙某公曾祖祖父也祖皆

以公恩贈嘉議大夫 郎祖母李母宋繼母劉

皆淑人公自 嘗驟雨新霽出遊溪澗邊

見瞽者怯潦駛不能 手相之使得度瞽能以人

之生年月日時推知貴賤壽夭因詰公誰氏子并所生

期公具以告明日瞽者告其父曰令郎命貴心仁當大

貴顯乃勸遣公為鄉校生遂入州庠從趙冕受易經其

造詣往往出流輩前輩或時聚飲廢學公獨引去觀書
不輟眾譏之曰來年作解元必子矣公嘆受之不與之
較嘗當畫燕坐而寐夢身被戎服統率兵馬既覺以白
於父父曰宋韓范以儒術身都將相彼亦人耳吾兒但
當勉學以符所夢公自是益力於進修為永樂癸卯鄉
貢第一人明年補太學生宣德丁未擢馬愉榜進士歸
榮於鄉庚戌起使寧夏又明年授行人四川烏撒烏蒙
雲南廣西上林等處土官連歲各以紛爭疆域讎殺事
聞 朝廷悉以命公往理平之夷人帖服甲寅為禮部
侍郎章敞副持節封安南王黎麟過狗竇關公曰 天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書在躬豈可摳度語來迓者曰不發關不度迓者即為
發關比至安南使節偉然凡彼饋贖一無所受明年館
伴丸刺貢使是冬遷兵部職方同主事正統元年往區
畫邊務於大同二年虜賊阿台朵兒只伯入寇公隨兵
部尚書王驥往撫甘肅并飭邊務北還虜寇復急公往
會會川伯趙安尚書柴車自京州迤北直抵亦林真集
大小鐵門關鈕隆池分兵夾攻退賊而還三年以外艱
去明年起復令往湖廣操集征南軍馬遷郎中復往撫
四川松潘番人商巴等六年公隨尚書王驥討麓川
賊子思任發於雲南賊以兵三萬象八十攻大侯州驥

委公督偏師應援賊懼遣反間熹公曰賊眾我寡不可
輕進公知其故揮兵進擊矢石如雨賊兵大潰斬首三
百餘級獲其輜重驥為上達得 賜聖書褒獎又督叅
將再保率兵進破石甸老撾緬甸孟通水寨鎮康孟雷
丙墮烏木弄永伯等寨所向克捷還軍老撾聞大軍已
被賊阻截道路公與再保引軍直抵路江由高黎貢山
入勦賊眾為退散公乃引兵晝夜兼程馳至麓川與大
軍會併力進攻賊堡搗其巢穴七年凱旋還禮部右侍
郎受金幣及宴賜甚盛是年七月復奉 勅往鎮撫雲
南叅贊軍務凡彼一切兵政悉聽便宜處治八年雲南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饑公發倉及募富民出粟賑貸為全活者甚眾會靖遠
伯王驥復討麓川餘寇公引偏師由干崖南甸入其破
賊寨獲賊子思機發妻孥象馬并其兵器遷左侍郎受
賜如前九年以太淑人喪奔歸葬竣事遷調兵部明年
仍往雲南治職如故十一年往騰衝監修城池明年復
同王驥追討思機發于孟養公曰此行不入虎穴安得
虎子遂自與副總兵張軌引偏師直抵金沙江與大軍
合共乘大艦七百餘艘公先濟奪沙洲而揮大軍繼進
遂皆登岸燬其米木寨煙焰蔽天賊奔孟養潰散公躬
追至孟糯海子孟卜等處燒毀賊寨無一存者師還木

邦緬甸震懼自相戒曰此後毋作不靖以干討滅十三年以軍還雲南明年貴州苗民乘饑作亂眾至數萬餘徒攻圍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興隆等衛諸路騷然王驥討之不克賊勢愈甚會 命上嗣大統明年即命公總督雲南兵來與驥會合勢攻勦兵至普定城被圍已多日公以所領達官為先鋒令強壯善弓弩者濟之分為四道並進兵合賊眾大潰斬殺獲其首級無算普定圍解遂趨貴州兵威大振所至克捷遂定甕城合溪竿腸楊老諸路并解新添平越清平都勻之圍由是自興隆至鎮遠道路皆通民得安堵捷奏遷公兵部尚書獎諭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誥

錫賚九厚未幾遂卒卒之日距其生洪武戊寅三月六日春秋五十有三配翟氏封淑人女如其男之數許寧山衛指揮胡剛子景孫男三人長侃次偉次儀公性孝友識量宏博臨事能斷不苟阿隨於人至於憫物恤下則汲汲焉惟恐不逮庶幾乎古牧民馭眾之良者矣於乎使凡受委任於 朝者皆如公其人焉事焉有不得所濟耶此余不獨為公一人而惜而所惜者蓋甚大也書于碑而銘之銘曰 奕奕侯宗以儒為藝祖父子孫克承其世厚積博發遂見於公如水之滄源巨流洪如木之培本大末茂達海干霄高深莫究出應時需磊落

瓊奇小用小效大用大宜誠以存心敬以臨事緩急有制危險不懼治禮詰兵通武知文撫捕群盜指揮三軍蠻夷以綏邊鄙用又朝野知名 主上注意錫以殊恩俾列六卿人無遠邇仰其光榮材兮何豐壽兮何壽方踰五旬遽至哀惻命由天賦雖書其身匪書其身用昌後人茫茫忠魂還自普定歸葬五門山川勝境我書墓石志公平生後有考者來視斯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神道碑記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誥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既望 大駕親征虜寇于邊時扈蹕者百官有司咸備而右副都御史建昌鄧公孟擴實傾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即上章請以命大將而乞 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曰吾輩可自脫去公言鑿輿失所我尚可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於難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 詔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瑋為大理右評事瑋痛不得公之遺體乃以所收其平日瓜髮并字迹受以衣冠棺斂歸葬其鄉先墓之側而奉吏部侍郎何公文淵狀事行來請文置墓外按狀公諱榮孟擴其字也姓鄧氏世居建昌郡南

城邑小竺鄉公之曾祖濟遠祖信可父伯修以醫道相承濟人不責報母鄭氏謹婦德公生五歲已知讀書酷好紙墨或不得紙輒書几案往往灑盪濕衣翻以為喜八歲已能背誦孝經小學若固有者既而以俊秀選入郡學補弟子員從鄉先生程睦崇講受禮記繼又從前監察御史聶任習科舉業勤勵問學雖盛寒暑早暮不懈遇月明或乘以讀書冀省膏火以備他夕繼晷其勤篤之計率類此永樂庚子舉鄉貢又四年擢刑寬榜進士歲餘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見人為一善事必思自勉聞一不善之事輒自省察嚴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以律已恕以逮人至於讞獄用刑必以明允存心嘗奉命按蘇松諸郡不嚴而吏畏其威不寬而民懷其德父老度其歲餘例當代去相率二千餘人乞再留公一年於朝得請未幾公以聞父喪去繼丁母喪居憂一於哀毀而葬祭必以禮郡縣致贈悉辭謝不受宣德十年詔起復公理戎事於福建所至精於訪察公於擒縱無一人有辭者既竣事歸會陝西奏闕按察使朝廷以其地邊西北必得清慎有威望者為之庶幾風紀振武備修而戎虜懼少傳廬陵楊公以公名薦遂得受職以行在陝十年不帶家人子弟激揚善惡咸當乎人

心經理邊方必急於時發公勤廉慎為上下所信服暇輒讀書詠詩以取適其性情而已一無所累於物嘗上疏言切於時政凡百餘事皆見采納如言選將練兵以謹邊防又幾之先見者歲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涕泣攀贈而誦德稱善冀其復來者環滿車下公至京得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數月遂有扈蹕之行其生洪武二十九年十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配葉氏出名家子惟瑞一人墓在邑其鄉某山之原葬以其年月日銘曰嗚呼孟擴胡遽已矣眾之望之詎止於是澄清百度綱紀庶僚粵在外服孟擴其超善焉有憑惡以無懼惟視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宅

孟擴於官留去冠豸執憲廿有五年治公退食形影子然已不自治曷以律人孟擴知恤篤持乃身孰蒙大徵曰惟御史於乎孟擴其何媿此既總外臬復忝內臺曾幾何時計來告哀人誰無終孟擴死難死往雖艱生還可鑿塊逐故物遙返舊鄉何必有身乃為歸藏迢迢盱江從茲祖兆我銘孟擴于永有耀

故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諡忠襄儀公神道碑銘

景泰五年七月上滄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公有疾事 聞詔遣中貴人攜醫藥 命日奏安否比疾

葦復遣齋 手勅諭問曰聞卿臥疾以來朕為惻然念卿舊德豈可一日不在左右特賜白金五十兩為藥物之助卿尙勉就安全副朕懸切之意越三日卒是月

日也計奏 上為嗟悼再三輟視朝 日賜賻鈔萬

緡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忠襄命有司治葬祭仍召其長子海赴京授以百戶既而其子將奉柩歸

義事乃齋太常卿許道中所述公之事行來請為立神道之碑公之父文簡公在 太宗皇帝時以碩德夙望

被簡輔 宣宗皇帝于太孫府日侍講讀深荷 眷倚

公又遭遇於今如此皆余所親見者况嘗同官翰林此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銘其碑之請所為於余而余亦無得而辭也公諱銘字

子新姓儀氏世家東萊之高密均祥仲和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有隱德

師文簡其諡也後與仲和俱以公恩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大母某氏母孫氏俱累贈一品夫

人公性孝友事父母及兄克盡愛敬稍長肆力問學隨

父宦遊四方恂恂自處未嘗恃勢有所驕傲服飾起居

退然不異眾人執親之喪惟禮是蹈而哀毀或過之洪

熙紀元之歲兵部侍郎戴綸以嘗陪文簡同時侍講讀

知公材德舉應求賢 詔召試擢禮科給事中公首陳

其先公昔嘗侍從 經幄今獨未蒙 恩典 詔乃為

賜前諡於是公捧 命書歸祭先隴因道出武定州得

漢 人陰結人心謀為不軌之事疏奏於 後果

驗未幾與尙書陳山張瑛等日備 顧問於 文華殿

惟公能持正論有所裨益以給事中歲滿遷翰林修撰

預修 宣宗實錄事畢進擢侍講 今上受封國也公

以老成剛直被簡命 邸府左長史府中事無鉅細公

理治之悉有條緒不媿姍以苟隨大為 上所眷倚正

統十四年秋 上受命監國事群臣覈奏權奸誤國身

雖已陷于虜其黨類尙存者乞加誅戮以為來戒 令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未及下公即抗 曰鋤治此類豈可緩乎叩頭俟得

允命乃止 上既入正大統擢公為禮部左侍郎又明

年陞南京禮部尙書歲歲驛名還 朝拜太子太保兼

兵部尙書旋命兼掌詹事府事間以遠近災異不一因

言弭之之方惟在敬天法祖用賢納諫其次省刑薄歛

節用愛人遂錄 皇明祖訓一帙并進以致警發之意

深見獎納未幾推恩贈其三代先親公平生負氣節侃

侃不屈綽有父風與人交重契誼有或戾於理者輒面

斥不少貸人能改悟修省即愛敬如所親或有忤逆於

已自揆苟當亦欣然不較也平生嗜好儉朴雖仕宦三

十年惟守先人之舊未嘗增置一廛一室為子孫安飽

計其有所自來哉其生洪武壬戌五月十二日比卒享

年七十有三配耿氏累贈一品夫人先二年卒繼姚

氏子男六人曰海曰江曰漢曰澍曰清曰漆皆耿夫人

所生江邑醫學訓科漆由鄉貢進士補太學生女二人

某某其壻也孫男十八琮琛琳瑜璋璋珩瑪瓚曾孫

男二人某某公之葬也 年某月某日墓在邑鄭

公鄉先塋之次銘曰 東萊之區薄海跨山蔚蔚靈秀

鍾于其間孰與發之曰公父子生自一門相承用世有

美文簡瓌偉過人篤信好學強記博聞累官通顯立言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辛

侃侃遺訓在庭來嗣宜繼平生所立餘慶在公乘時奮

發風虎雲龍授職黃門列官金馬簡輔潛藩藉藉聲價

讜言正論忠在 朝廷不為威屈惟義是行文簡忠襄

世稱美諡褒德獎功父作子嗣於惟忠襄生榮死哀匪

公植德疇克臻載有墓在原有碑在道我述銘詩敢為

來告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

公神道碑銘

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
及其親此古今之定理而士大夫之所必於天而不容

有弗定者也余嘗驗於吉水之周橋里羅公三錫父子

為益信焉羅故吉水大家其先自錢塘徙居袁之分宜

白芒里再徙吉之印岡宋時有為吉水主簿曰宏正者

因歸過邑東池以暴疾卒遂葬於此人因更稱東池為

主簿塘子孫依墓近之澄溪家焉後以族繁居地不廣

公乃謀徙周橋居之以誠用明公之會祖也皆以德義

見稱於鄉父諱仲淵讀書磊落好義士也洪武中以貴

富被選徙居京師凡鄉郡賢大夫若解公大紳胡公光

大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輩皆與交游最相厚善而公承

順其間尤見愛重時公二子通驥秀偉傑出公以父命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辛

俾從國子博士黃彥清學而公則獨幹蠱於家凡其親

之所以酬酢於公私子之所以資奉於師友家之所以

婚嫁於弟妹鄉之所以敦睦於姻故其需百出無一不

取具於公焉家雖富而未嘗怠於治生用雖費而未嘗

後於非義恒慕司馬子長為人乃游閩越而歷荆湘復

轉而走秦蜀之乎齊魯燕薊以及居庸鴈門上谷之間

莫不覽奇訪勝浩然有所得而後歸歸必至於京師躬

事定省久之聽命於其親然後為起處焉一月應天府

丞張執中者以盜官錢事覺官籍其家所得不及賠償

之數執中知仲淵甫家故多貲不得已誣其受寄鈔凡

百五十千緡以寬一時槌楚仲淵甫既被執公曰豈可
 愛錢而不脫親於倒懸乎乃不白即如張所誣償之其
 知所輕重也如此可不謂之孝乎居鄉恂恂於凡起人
 之急調人之匱為之恐後人無或不愛敬之者而於族
 姻故舊恩禮待遇之厚家庭賓客祭祀燕享之豐其用
 愈煩而志愈樂雅好山水而且精究地理之術每當遊
 斲之際見其有宜於宅葬者輒指以示子姓與凡來求
 之者無不切中其的雖專門世業不遠也晚年以子通
 恩封奉直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配李氏宜人
 以正統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家距其生某年某月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某日以春秋若干以卒之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東池高
 峯山之原既葬之七年為景泰三年復以通恩與其父
 仲淵甫同日並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母
 胡氏與李宜人偕贈淑人又三年為景泰六年公與父
 皆進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李
 二淑人皆進贈夫人子男四人通其長也以明經舉永
 樂十年進士筮仕監察御史歷知州員外郎郎中超遷
 左右副都御史繼遷太子少保兼左副都御史進兼右
 都御史焯然有賢能聲於朝野間然此孰非本乎公之
 積德之所貽乎則余所謂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

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及其親蓋管驗於吉水之周
 橋里羅公三錫父子為益信者非耶蓋公諱晉三錫字
 也其次子曰遵曰達曰道皆克世其家女三人劉嘉言
 曾志定王常皆其壻孫男十有三人長濂正統九月鄉
 貢進士補太學生其次淮海沂淳溫潯濡洪汪泗潞
 淮甲戌進士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渭景泰四年鄉貢
 進士補太學生曾孫繼祖某某其過於余交莫逆既
 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為誌銘公之墓而以神道
 之碑請為文刻其上銘曰 大山之木根盤深厚培植
 堅久其出暢茂雨露所濡蔚然嘉秀千霄翳日覆庇百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畝君子之德理有同然既積於躬復假以年比其厚也
 發乃博焉食報何已光於後先我觀羅宗肇迹累世操
 存忠厚蹈履信嘉爰有三錫克濟其美奉親愛敬貽子
 孝弟其藏滿家惟詩惟書孰其交好駟馬文儒視利鴻
 毛曾不久居有關於義輒施其餘有子有孫蘭桂璧玉
 森森階庭簪紱相續公享高年養有天祿光榮始終全
 備五福嶽嶽新阡築于高峯山環水抱歸藏其中都憲
 華贈寵賁何窮有過之者疇不致恭

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鄭公墓誌銘

正統十四年秋 車駕親征虜寇 扈蹕大臣尤以安

危為已憂者兵部尚書鄭公以下數人而已蓋其職之專故慮之深慮之深故憂之切而不自知保其躬於危難之際以苟存也夫苟存非難而視苟存不如無存之為難也此鄭公之所為獨能其所難歟公諱堃字孟質姓鄭氏世家彬州之宜章縣曾祖諱某祖諱瑞伯皆以業儒師表鄉族父諱子輔洪武中由校官遷安福縣知縣祖父皆以公恩贈至通議大夫兵部侍郎祖妣李氏妣某氏皆淑人公生而穎異不少同流俗五歲失恃鞠于祖妣最見鍾愛嘗隨適近邦拾一古銅印其篆文曰司馬印章祖妣喜歸語家人曰此見他日之兆比卒時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言

執公手語其父曰兒吾家千里駒善視善視公自髫鬣已克孝於父友愛於弟妹且知務學讀書輒能記誦不忘有術者相公因語其父曰令郎貴相恐非君家所宜有也以為浮屠庶可少延其壽父意以戒公曰壽妖豈人之所能為大人幸勿俾陷異端聽兒俟命可也稍長為邑庠弟子員時余泰和王敬先為訓導公實受學館下深見器重永樂三年舉鄉貢又六年擢蕭時中榜進士觀政刑部都察院未幾受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首奉命行鈔法于京師擒治巨商一二輩人悚然知畏無敢復有沮滯倭寇竊遼東海上守禦將士失利公往

訊治其罪然察情非故犯遂請於朝乞憫其勞與其世績而寬貸焉還過山海禁治關吏邏卒為奸者數十人往來為之甚便北京營造工四方軍民集役凡數十萬以勞役得病者十常二三病而死者過半朝廷遣醫分療而以御史督視公被選往視其病若在已令先蕩除所舍之穢俾醫藥就然後計口責其成功稍施勸懲病賴以不死者十踰八九山西有叛獫盜易名赴京詐言石陝二州民謀不軌以濟其奸朝廷授公陝西按察副使令往密察真偽公至石陝具得偽狀以聞盜用伏法陝西嘗饑其屬邑曰華亭尤甚道殍相枕雖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言

吏亦有饑色公按部至即撤取徭郡粟千數百斛列釜於廨為粥食之闕月為全活者甚眾所至州縣咸惠並行發奸擿伏如神獎善懲惡吏畏而民戴之聞繼母李夫人計同官希少留數日俟致賻奠而往公固辭曰恨不卽至柩前退拜老父以寫哀慟而慰憂思顧敢有他望哉明日遂行至湖廣聞父喪哀號欲絕比到家拜祭一以禮而泣多至流血服闋超遷應天府尹到官首以息民蠹弊為務先是每歲正旦桃符立春土牛上元花燈長貳輒取具於城中二縣各至千百遣人分送自中貴人以及公卿而下百司勢要之家名曰節儀習以為

常民用苦之公悉停罷而於有利益於民者仍之不改
 京師富民往往賂權要進處子求為女戶期蠲征役而
 役悉歸於貧乏豪勢之人往往致重貨藏於市減價求
 售以專民利而利悉歸富盛公悉奏禁罷之每歲里胥
 賂縣長貳多征民賦而相與私其餘公至取給輸官之
 外有餘存之以待明年夏輸宣德乙卯取士科與上元
 江寧二邑請循故額斂供具於民公細度當費幾何得
 減其半用給而民不擾郡中自公下車之後豪強不敢
 肆虐旱蝗不能為災政興弊革民用安堵正統紀元之
 歲公以驛召赴京民庶留不能得至有流涕泣者是冬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遷兵部左侍郎尚書王公督兵征西鄙公領部事首言
 天下軍總小旗子弟襲代必試弓馬然試例皆赴都督
 府其為跋涉良艱今後宜各試於都指揮使司誠便從
 之凡 朝廷用兵將公舉所知多稱任使而於軍政則
 守法惟謹再遷本部尚書時有權奸私役軍士為浮
 屠計動至千萬人無敢指斥者公言於 朝大意以為
 軍士當養其銳以備戰守不當使之困於他役雖不指
 斥其人而寓諷止之意甚切卒為節省其半嘗念守邊
 士卒困於饑寒艱苦宜時錫賚以固其心疏奏皆允納
 方王振欲脅 上親征公首以為不可振曰兵部乃先

沮討賊耶及師方出營自警者累次公曰此示不可兆
 也數請命將代行疏皆不報次雞鳴山宣府虜報潮危
 振以公與戶部尚書王公留守老營使不能復有陳比
 即抗言 上前請速班師卒為振所叱退又明日至土
 木先日公偶墜馬傷重眾或勸公宜就懷安城中調治
 公曰我為大臣今何如時可自為乎至是遂皆遇害公
 亦不復作矣正統十四年八月望日也明年 朝廷追
 贈公為少保尚書如故遣官諭祭其靈而官其子儀為
 主事公為人謹畏而性尚節儉居官始終幾四十年無
 日不以職務為念而求所以稱任使者惟恐或後於人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公退門無私謁惟以觀書教子為務而士大夫清議莫
 不與之其生洪武十八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五所為
 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名族累贈淑人子
 男惟儀一人女一人適歐瑄孫男三人曰琦曰琳曰珮
 儀將舉公平日所遺冠裳斂以歸葬於鄉某山之原而
 躬述其事行來乞為銘以圖不刊嗚呼若吾鄭公余忍
 辭不銘哉為之誌而銘之銘曰 士之所尚戒慎憂畏
 鄭公有焉卒階于貴惟茲四者容可曠置一或反是鮮
 不喪墜公之所有天實以昇公能于天遵養無媿問以
 及人罔克聽惠非公為公力竭矣我銘其藏以遺來

繼有求公者尚考於此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贈翰林學士禮部尚書馬公墓誌銘

宣宗皇帝在位蒐攬天下材能文學之士布列庶位以致太平而其制科所選出乎其倫者又置之於儲養之地以備他日講學待問任重道遠之用是以至於今用不乏其人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非 宣宗皇帝之聖其孰能預於此肆卽位之又明年制科首得馬公以為翰林修撰雖循 國家舊典而卒有副乎儲養備用之心不爽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其為仁智孰大公諱愉字性和其先扶風人有諱近者仕宋為貴州郡儒學教授因家臨朐故其子孫為臨朐人天驄景信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業儒有隱德父士賢以淳德篤行見稱於鄉封翰林修撰儒林郎再封翰林侍講學士奉直大夫母劉繼魏氏俱累贈宜人張氏累封宜人皆自公推恩也公四歲知讀書稍長卽能屬對出語驚人為大父所鍾愛曰是孫子必振吾家八歲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喪魏亦如之既而被選補邑庠弟子員力學至忘寢食事師處友必誠必信故自博士至於倫輩以上咸器重之上官有課學者得所試其文

辭嘆曰奇才奇才他日必中科目公聞不自足永樂庚子以禮經魁鄉選為第三人明年赴禮部試中途得疾而歸既愈益肆力以問學數年無所不窺遂舉宣德龍飛第一榜進士第一人 今上將御春官 宣宗皇帝欲為選備臣屬公以修撰與入被召試諸葛孔明可與典禮樂論於 文華門公所稱旨得 賜寶格月給燈火之費俸益進其所學 上嗣位之明年 詔開經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擇公與四人特被簡拔日侍講讀歲時屢賜三品服帶其他賜賚尤厚正統二年以歲滿陞侍讀三年以 宣廟實錄恩再陞翰林侍講學士五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年預聞幾務於 文淵閣十年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十二年九月得風疾 詔遣中官以善藥名醫來視越三日卒是月初六日也計 聞上深嗟悼 賜賻萬緡及棺特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諭祭命有司歸其喪營葬於鄉某山之原其初喪也自近臣以至於公卿貴人賢大夫士莫不痛惜往弔祭之如失其所親愛嗚呼公何得此於當時蓋其為人重厚簡默端謹和易言無所忤於人行無所媿於己性至孝事繼母尤務得其歡心以父子惟一且春秋高不欲就養於官故甫得祿悉請給於其鄉與凡 恩賜之物亦必寓

歸以備甘煖之奉父嘗得疾公為心動即請於 朝詔命給驛及道里費歸省焉既至父喜而疾以愈其誠孝所感率類此正統以來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公為同考及考試官各一皆稱克公衡鑑其在 朝莅官也進講必以堯舜三代仁義之說為言論事必以聖賢存心忠厚之要為本其退而休暇也杜門却掃而肆力群書惟勤延師講學以篤教於諸子恐後鄉人有在京師至貧乏者極力賙之雖重費不少吝九篤於其所親人或有忤之者雖甚不較其曠懷雅度蓋有人所不能及者而乃止於斯焉此人所以不能不為痛惜於其沒也自汲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甲

距其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三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陳氏有淑行封安人進封宜人子男二人徵徵女一人幼孫男一人石麟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其子以余與公同事相知乃奉公進士同年友翰林杜侍講宗謚所述狀來求銘嗚呼與公方相好自以為得孰計遽爾銘其葬耶然誼不可辭也故為誌而銘之銘曰 齊魯之邦崑岡之地惟才惟玉實產於此謂天弗厚胡備厥美謂天果厚曷止於是才也登庸玉也成器中道而捐用有弗既孰為之耶抑命所俾嗚呼馬公莫究厥自我銘其藏以告來世聊舒余懷亦

慰其子

陽朔縣知縣萬君墓誌銘

陽朔縣知縣安成萬君季丙以居官滿九載將考績于京師未行得疾而卒時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會其從弟節以監察御史按治廣西柳州慶遠還因過陽朔哭其柩而以其子綱奉歸於鄉明年御史君歸復攜綱走京以翰林侍講吳與儉所狀君之平生偕來請銘其墓按狀萬之先有諱勉懷者自荆來仕于吉子孫因家泰和有仕宋為宋學博士曰康年者以諸生論秦檜連坐罷官徙居安成之雅澤里故今為安成人康年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甲

後曰邦行者為宋大理評事君之五世祖也曾祖宗大不仕祖啟吾為元白沙鎮巡檢父靜安母某氏君諱霽季丙其字號守中生兄弟三人君其季獨見愛於父母邑宰鄭侯子輔以其質俊爽而疑重選以補鄉校弟子員君既刻勵問學連試於鄉不偶既而以次當貢大學乃曰仕不由於科目非吾志也力辭焉聞前郡學教授鮑禮夫避患居青原乃往迎致於家講授春秋未幾禮夫被逮連及其所為主君曰古有以死蔽其友者況於師乎卒脫禮夫於難禮夫亦重安成之俗遂卜家焉安成俊秀因得資於禮夫以春秋決科者甚眾君之力也

宣德丙午庚戌二歲君以其學試於鄉於禮部皆在前
選既舉進士獲 賜歸榮其里逾年起觀政於刑部尋

有陽朔之命下車之初卽新孔子廟學建科貢題名碑
以作興其來者修廨舍以起民瞻徙驛治以省民力陽

朔地切獠峒有誣鄰境仇民從獠行劫者二百餘家守
將山雲欲屠之檄君勘報君直其誣民皆得免嘗奏戒

民無田稅三千餘石減沒官牛租百五十石而增備荒
穀米千數百石初邑人士多不知學君暇輒與教諭蕭

文郁者開導化誨由是翕然興起科貢爲不乏人有勤
學成名而素貧乏者并爲經紀其家若今萬州知州夏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聖

縉是已由是士益樂於進修其恤民好士率類此民無

老稚士無長少恒患其以秩滿去邑不得終惠於已及
卒則益爲之哀痛如失父母於乎此可以驗其爲政之

善矣卒距其生洪武十九年三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一
配廬陵幢橋劉氏以賢淑稱子男六人曰紀曰綱曰練

曰績曰繡曰繹紀先卒練爲邑庠生皆劉氏出曰繹側
室石氏出也女一人幼孫男三人曰磻曰確曰礪女二

人其子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有偉萬宗系出於荆來家泰和再遷安成或隱或仕自

君考祖逮君兄弟並聯簪組君於治民如理其家陽朔

百里有頌無嗟君雖已矣民思曷置我銘其藏庶昭來
世

禮部主事龍君墓誌銘

正統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禮部主事致仕泰和龍君淑

祭以疾卒於家時長子光舉明經赴鄉邑儒學訓導聞
計於途以書還報其弟吏部驗封員外郎文將卜某年

月日奉葬君於邑之某鄉某山之原文乃奉其母弟雲
南按察副使蕭仰善所狀君事行來求銘墓光來舉明

經時求余銘其季叔鉉之墓猶未抵家而文復爲父請
其情固已可悲況余交君幾五十年光文又皆余在朝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聖

所取士忍以屢銘爲辭按龍之先自金陵徙永新又自

永新徙居泰和之甘溪里世有仕宦其詳見余所銘叔
鉉墓文以傳明遠君之會祖祖也父仍安通詩經用君

推恩贈承德郎禮部祠祭主事母湯氏贈安人君自幼
穎敏而端重稍長尤見愛於母弟前翰林庶吉士如川

嘗有監察御史曰李貞者按臨泰和因諭諸生令各舉
薦一人補弟子員如川首以君應蓋冀其得就學於已

君既得補是闕益篤勵於問學攻眞行書與作詩文皆
克肖其舅氏永樂甲午以詩經領鄉薦既而念其親老

弟幼恐乖奉養遂闕先世故地新其堂構迎致二親而

與諸弟日承權於其中母喪服闋始赴禮部會試既入太學復遭交喪以歸宣德丙午復入太學尋奉使往廣

東又數年其次子文亦領鄉薦既至偕會試不偶援例

得展省歸又若干年為甲寅之歲君以試政獲擢禮部

祠祭主事明年會有 宣廟喪禮君贊治於其間克勤

克慎在僚窠先已而復奉使往廣東還蒙 朝廷推

恩贈其父母妻室而文亦舉周旋榜進士授中書舍人

父子同朝為鄉邦所稱羨君嘗奉 命典祀周藩還奏

稱 旨調儀制司己未壬戌禮部兩試天下貢士皆推

君預簾外之事人咸服其公勤其再竣事坐勞苦得風

疾疾既少瘥即慨然曰吾仕可以休矣或曰君未七十

且疾向安何以休為曰仕貴乎知止仕不知止不足為

士而況有可止之理乎遂決意求致仕既得請名卿大

夫士皆加獎重至形於詩歌以送行家居惟以教訓諸

孫為務暇則游於茂林修竹甘溪之上與諸故人父老

觴詠自得而不知其世務之足繫於已也為人閑於禮

義篤於友愛所置園田惟諸弟所欲則從之無所係吝

賙人之乏赴人之急惟恐不及而於人之爭辯為出一

言處之眾皆帖服尤篤於訓其子以學故卒皆底於成

而駸駸於顯庸之域於乎君既不及大用安知非遺其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器

後以無窮之澤哉是固可有驗矣君卒上距其生洪武

甲子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四配蕭氏 靖江府

長史用道之子贈安人繼曾氏翰林庶吉士與賢之子

封安人皆有淑行子男二光文也女五長適嚴暉九君

數年卒次適尚寶司丞楊翼後君三月卒次適蕭恢餘

皆在室孫男五曰伯曰仲曰俊曰某曰倣女四曾孫男

二女一銘曰 士或務學祿止一身君躋膺仕榮及其

親豈徒榮親貽慶于子一舉明經一登進士或佐縣教

或領司封君雖已矣福澤何窮甘溪之原水深土厚歸

藏其間永昌厥後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器

樂君象明墓誌銘

凡世所謂豪傑士者夫豈係於進退窮達也哉進而有

以見稱於國於天下退而有以見譽於家於一鄉備斯

二者然後足為豪傑士也其或達而無聞於天下則雖

達猶窮也而況於窮也哉窮而有譽于其鄉則雖窮猶

達也而況于達也哉此豪傑之士所為無所係於進退

窮達者此也吾嘗於吾鄉得其一二焉一鄉之間有其

一二不為少矣使多有之則豪傑之士豈足為貴哉吾

所得若樂君象明其一人也君諱旭象明其字姓樂氏

嘗築藏修之所以居名曰靜學人因以靜學稱之而不

名樂故泰和禾溪各族世有詩書仕宦忠厚之傳見於
余所序其譜牒曾祖諱某祖諱大成父諱季美連世隱
德母蔣氏有賢行君尤疏達爽朗卓犖不羈自少非其
人不親非其倫不與而有超出群物之志從前進士陳
碩望學易經碩望奇其為人縣大夫李俟吉物色得之
舉以為博士弟子員由是於書無所不積無所不讀而
究知其大旨永樂庚子以其學試於鄉不偶視素文學
在其下者皆哀然預選中乃翻然曰是惡足以別吾淺
深遂告其所親以學而達者固眾其不達者亦不為少
即日謝歸日以養親樂志為務而以顯揚之事付其弟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吳

今浙江按察僉事象乾使勉以繼先業四方士大夫之
賢者有過其門輒相與盡權洽竟數日而後已若今吏
部尚書同邑王公諸公皆與之有往還之雅公嘗寄君
詩曰清貧似我偏多累高誼如君亦罕遭其見推重於
君子率類此平生輕財樂義方可以為善者為之恐後
里中嘗饑部使者至勸率富民出粟以贖貧乏君首出
粟二千餘石其尊府聞之曰吾兒能遂我之志吾甚喜
事聞遣 勅旌異勞以半酒仍復其家君於父母能孝
於兄弟能友於鄉黨能施其惠而於事亦克果斷是是
非非必出於公雖遇勢力無所媿阿脂韋以取容悅性

直而諒人所為有乖於理者輒面折之無所顧避人亦
信其直而悅受之不以為厲也正統十一年春偶得風
疾歲餘不起明年二月十四日也上距其生洪武二十

三年五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九配羅氏今刑部郎中羅
崇本女兄也有母婦道側室蕭氏子男六人長洪次振

次清次章次倫次通女四人梁茂歐陽憲余子珊王復
其婿也孫男八人其子將以某月葬君於里林塘之原

先期僉事狀其平生以書來請為銘余與君嘗同遊鄉
校相與莫逆且有子辱倩銘其可辭乎遂為誌而銘之

銘曰 有偉樂宗世篤忠厚傳之子孫益遠且茂卓哉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吳

靜學克承其家迹則雖隱有顯者華和溪之原山迴水
顧築藏其間既密且固亘百千禩曷其能存我銘刻石
示厥後昆

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陳先生墓誌銘

正統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富陽
陳子瀾先生卒於家時年已八十二其子教諭冕在京
師聞計以余嘗考南京鄉試知先生者奉狀請為葬銘
余嘗銘其配李氏之葬矣冕復請曰先人遺命非得先
生之銘不可其請至六七不倦余不欲廢古人掛劍之
誼故亦為誌而銘之曰先生諱觀子瀾字也姓陳氏曾

祖諱嵩祖諱宜父諱盛皆不仕母潘氏先生自少警敏讀書過目久而不忘稍長為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學為文才思英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即以詩經領舉於鄉明年會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詔選校官授福建延平府儒學教授面聽聖諭受襲衣楮幣之賜歲滿調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母喪去服闋陞國子監助教力請補外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昌府儒學教授承樂丁酉領聘為應天府鄉試同考官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諸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哭

司皆為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遷調荆州府儒學後為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條務為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輒為詩文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荆州歲滿遂引年致仕歸日與鄉鄰故舊往還賦詠為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益眾正統辛酉復強起同考應天府鄉試時余叨典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也為人端重謹畏動有典

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乎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其生吳元年丁某月日其葬以邑南山之原卒之年某月日也配李氏別室姚氏子男四人孟延早世仲建叔昂冕其季也女四人皆適仕族孫男一人淮女五人先生仕宦與壽及其平生若此不銘固不可也銘曰於乎先生有德之士仕踰五旬壽八十二有子讀書世業能繼洪範五福庶幾乎備南山之原歸藏千禩我銘刻石垂輝來世

戶部右侍郎焦公墓誌銘

國家自正統歲以來六卿臺憲長貳之擢召至自藩泉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哭

諸司者不過數人所謂天下之選是也數人之中南陽焦公克明預其一焉夫預天下之選而任天下之事非有闡疏穎敏之才拔出於倫輩簡在於上心固不足以此然或年不足其用不既其材而使上失朝廷之眷倚下失君子之期望如焦公今日者其為可悲惜非細也正統十三年三月公以戶部右侍郎奉勅督兵餉往雲南給討麓賊將士既竣事得疾還家而卒計聞詔遣官諭祭有司為營墓戶部侍郎鄒陵章公率其子進士銳以余江右之人且官同朝知公之事乃奉翰林編修劉定之所狀公事行來請余為銘嗚呼公少

余七齡其精健固倍於余孰計余反銘其葬耶然非余宜銘而誰也乃為誌而銘之按焦世家郡之葉縣曰成曰敬曰英公會大父大父也公諱宏克明其字也母耿氏父自洪武中任郟萍鄉兩縣主簿公時尙幼比主簿歲滿去病卒於道公恨不自死而父死引刀自斷其左小指幾絕而甦奉柩還葬未幾復喪其母哀痛如於其父撫教諸弟及兄之孤如於其子雖家務百出未嘗少以廢學為邑庠生數年即以明經累舉曾鶴齡榜進士復數年授監察御史嘗往按貴州諸郡縣條上疑獄數十得脫械以生者百數所居公署往往暮夜怪見咸芳洲文集 卷之七 辛

以為妖所為凡御史至莫敢居公曰我試居之怪卒不作鳳陽有重獄連鎮守帥臣公往讞焉論當於法初太康顧公佐為都御史御史有貪污不職者輒見降黜公獨以端謹見信重難事多所委任以掌道遷江西按察副使為今工部尚書石公僚友石公剛介僚友罕有當其意者公獨與之契治吏部侍郎趙公巡撫江右兼理民賦舉公分治所兼之務民不知費而賦早集趙公賴之行部所至是是非非悉從繩正雖權要不能奪九江郡有濂溪書院故廢久為戍卒侵有其地公追復之復建書院如舊至於理冤禁弊擊強植弱尤為惓惓遷江

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首言善政利民數事於 朝皆見聽納修壞起廢興學育才凡有關於政務之大為之恐後尤喜獎勸士類故江右自 親藩以及名卿大夫之在 朝者皆延譽之自郡縣長貳以至於閭里細民悅服而信從者無間遠近 朝廷聞其賢特驛召至京以為戶部右侍郎食布政使祿如故未幾連三奉 勅受檇幣賜往理浙江沿海邊務勵將校修城堡治戰艦積倉粟戎務為之一新往理蘇松兩浙民賦奏減其額之過重者復往浙江福建覈視銀冶而酌量其課入之額皆經畫得其宜還奏稱 旨又督兵餉度喜峯口給勦芳洲文集 卷之七 辛

虜寇將士督民漕運自淮安至京師覈實河南至於陝西緣邊軍儲與夫雲南之行莫不殫心畢力隨事奏功舊額民糧折輸楮帛每石百緡公為奏減其半其勤勞職務節省民力率類此為御史時蒙推 恩贈其父官秩如己母為孺人封妻秩視其母比官戶部視前秩進贈其祖與父皆為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母母皆夫人配李氏進封夫人弟寬亦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子男二人鈍其長次曰欽女四人長適西銘次適許容餘在室孫男女各一人公生洪武壬申閏十二月二十日卒以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有八葬

以某年月日墓在邑之某山某原銘曰 忠節翁隱差
斯為子孝在樂親忠則死事孰不顯揚公贈兩世孰不
勞勤公走萬里公於臣子庶幾少媿材蘊有餘用施未
既幸有子弟能舉斯志公歸斯藏可安千禩

禮部侍郎章用欽墓誌銘

用欽諱瑾用欽其字也姓章氏世家浙之會稽余所同
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由刑部主事累官禮部
侍郎曰敬做字尙文者用欽之父用侍郎 恩累贈禮
部侍郎諱某某配皆贈淑人者用欽之曾大父大父也
葉氏繼趙氏用欽之母也用欽自幼失恃父語趙曰是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兒不凡汝善鞠之趙亦鞠愛之如已出甫十餘歲即能
嗜學宣德丙午其父與今吏部尙書趙公同為吏部郎
中趙公見用欽能嗜學喜而以女歸之是歲用欽舉順
天府鄉貢丁未庚戌連試禮部不偶癸丑又試名在副
榜時 朝廷慮俊秀拘於科額必有遺材在副榜者
命翰林復選得二十四人用欽預焉授冠帶入太學給
以所當得官之祿俾卒業俟後舉正統初科余考禮部
會試所得貢士用欽為第七人比其 廷對蒙 賜進
士出身觀政兵部逾年以父喪去服闋擢禮科給事中
數年為同官所推薦特遷都給事中 朝廷命定國公

徐某持節使蜀行冊封禮簡用欽為副使正統己巳

扈從北征得疾留寓中途北還恭遇 今上嗣統用大

臣薦拜禮部右侍郎既而以盜竊發廣州復簡用欽巡

撫廣東兼治群盜用欽開以謀於余曰聞叅議楊信民

素為廣州之民信服若得此人與瑾皆往盜必聽撫今

信民以註謫守邊關奈何余善其計為力贊言於

上遂起信民為右僉都御史以行後信民至廣東民有

被脅從為盜者聞信民至相率來歸順者凡數千人孰

計用欽 陛辭竟以舊事為御史所彈劾事未及白而

用欽得疾不起矣時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五日也距其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生永樂丁亥七月一日享年四十有四用欽為人志剛

而不肯苟屈下奉親極其孝敬雖繼母亦事之如已所

自親有疾必躬侍湯藥早夜不懈不至疾止復故不止

親喪祭葬惟謹於禮而哀痛自不能節敬其兄與撫愛

諸弟尤甚得其懽心為給事中多所糾正雖於平日所

交遊至密者不為曲徇所敬憚至切者不為苟容人固

知其所守多職分所當為然不能忘不足於心每以長

科與大臣議四方所陳之事必視衆論可否有未當於

理者力爭正之而四方奏水旱變異有可以示警者則

奏之惟恐後嘗厭四方緇流來請牒於禮部眾至數萬

乃請定其額數給之此風遂抑其同官有天台徐簡者
 卒於官妻子與喪貧不能舉用賻助之俾得歸其鄉又
 有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卒去所留車馬第宅不能
 自顧用欽為綜理如已有寓所得直還之不遺纖悉其
 尚義率類此使假以年其所造詣施為殆所謂有莫之
 能禦者矣而遽於斯以止悲夫余不獨悲用欽而悲余
 所得士如用欽之有為而不避且徇於人者殆益少也
 用欽配趙氏有淑行子男四人曰恩曰忠曰恕曰愈女
 二人長適吏科給事中王汝霖次適陳鳳用欽之卒諸
 子未有在其側者其姻家刑部員外郎陳金述其平生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壽

太平府同知尹君墓誌銘

太平府同知尹君自道以正統五年二月六日卒於官
 是歲余服闋上京師道過君之子任歸君之喪於南康
 之滄溪始聞計往哭之舟次既而任哭拜於余曰先君
 臨終索楮致書先生稿具不及錄正而疾亟矣遂出君

親筆稿并所裁楮授余余讀而慟益甚蓋君之意欲託
 余以身後之書嗚呼君余故人最故者也借無所託猶
 當為圖其不泯計况言猶在耳而可以廢古人掛劍之
 誼耶君諱憬自道其字生洪武庚申五月十有八日稍
 長即侍其父子厚先生司訓縣學見弟子員動由禮度
 心竊慕之由是進退講學必與之俱先生喜焉命補其
 闕君性警敏加以勤勵問學之功遂駸駸然有造詣永
 樂甲午貢行在禮部補北京國子監生未幾會 朝廷
 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君被選預有事其間書成君與
 十七人者蒙 詔皆送吏部量授職任吏部考其所作
 文字以君為第一人即奏授雲南澂江府同知雲南遠
 在萬里其人不可治以中州之治君佐理於其間務先
 寬恕於是其人罕德其守而德君焉上官自總戎及藩
 臬無不稱道其賢而優遇之凡雲南諸部落有相告訴
 者上官率命君往理焉君至曉以利害且為分辯曲直
 以折其心其人皆帖然信服以為神故官益重之郡守
 有關員者輒命君稱其事以歲滿去澂江之人思之如
 思父母故事官三考皆最者應遷二級君當遷正四品
 時在外正四品非出三品以上廷臣薦者吏部不得擅
 選君坐此增正四品祿仍為同知調任徽州府旬月受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壽

太平府同知尹君墓誌銘

代再調太平府君於三府以為畿內郡也非激江之比
 矣乃舉學校農桑力贊其守以為在所當先其在太平
 學官有關奏求補之農事不修躬勸課之又秦旌表郡
 中節婦二人以勵風教至發官廩賑饑審刑獄以防屈
 尤汲汲於盡心焉其居官舉職率類此平生惇孝友重
 宗族族姻有貧乏者捐已貲以賑之兄之子若孫有孤
 幼不克自立且嫁娶者撫育規畫如於已出父嘗致事
 家居欲修陂塘潄水以惠鄉田之無溉者欲置義田積
 粟以濟鄉人之不給者君皆極力相成其志於夫先祠
 先塋務所以致其誠而謹其封樹者靡不周焉余自童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邶以至於壯與君同學里塾同游鄉校比仕于朝君
 又來同事於秘府迄今殆五十年雖無所謂膠漆之密
 而未嘗有一言不相好也可不謂之久要哉今君已矣
 則銘非余宜而誰哉為之誌而銘之庶以慰君於地下
 者深有望也誌曰君泰和人系出宋進士絳傳若于世
 至贛州路儒學教授授生誠則誠則生德可德可君
 之曾祖祖也父子厚累官上海教諭致事母某氏君生
 至卒享年六十有一娶康氏子男五曰任曰侃曰份曰
 偉曰修女三嫁歐陽浩白彥章鄭仲廉孫男四經繼紹
 緜曾孫男一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此吾故人尹君之墓壽以福善齒胡不躋耄耄之間爵
 以命才官曷止於一郡之補崑山之壁固不必皆應珣
 璣之求鄧林之木亦或未盡偶棟梁之具惟君立於世
 者無遺憾其美光於後也有餘裕於乎尹君永莫泉石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芳洲文集卷之八

秦和陳循著

銘

宋以臨甫墓碣銘

以臨諱碩以臨其字姓宋氏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璫之
父也其先汴人有諱某者為宋直殿將軍以 扈蹕南
渡因家于松之華亭縣黃墳里故今為華亭人子潤雲
卿季文以臨甫曾祖祖父也世有隱德母范氏以臨甫
兄弟三人以臨甫其仲也自少卓越不羈而有過人之
志年十一時父以閭右見推當董輸稅京師以臨甫請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代行曰子勞則父逸父奇其志而遣之果竣事善歸既
而遣入邑庠從今吏部侍郎魏公受尚書深見獎愛後
以不忍親老累於徭賦竟棄所學而去曰與其學以顯
親於他日孰若服其勞以安之于目前乎遂代長萬石
稅時巡撫侍郎廬陵周公總東南稅賦便宜之事因選
廉能執事之人得以臨甫以成法俾預監水次倉出納
以臨甫陳便否數事多見聽受公譽以臨甫於人曰使
宋某佐一郡一邑有不難者郡邑長貳而下皆禮待如
賢士不以在官之人目也歷十餘年稅賦出納於其手
者恒數十萬而未嘗為家髮其有以服乎人甚大嘗遇

歲歉發其私粟三千餘斛以濟貧乏時有司欲為上其

事者以臨甫止之曰若然是有為而為非吾意也凡
遇鄉邑之人浚水備旱輒散粟以作其赴工有貸其粟
救饑乏者收息恒減他人之半其有昏喪未能舉者賜
之如於其所親有嫁娶論財而爭者輒言於官為得決
者五十餘家其有以惠於人甚衆父病臨危遺命以臨
甫曰汝兄弟皆無嗣汝獨有子可承宗祀將來產貲全
歸汝不得辭以臨甫曰兄在顧豈可量兄以父命囑讓
以臨甫辭尤固遂中分之不偏尺寸而奉兄益友恭邑
有王歸耕者以臨甫以父嘗延為塾賓教其諸子父沒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以臨甫以父執事之凡行事必咨焉比卒棺斂葬祭之
費悉出於已不煩其家至於延師教子館穀宗族子姓
之無依者使之就學尤惓惓焉平生室無媵妾自奉甚
儉至於遇縉紳儒雅之士輒延致之必傾倒而後去豪
橫無賴之人有以妄言恫之冀取其財則屹然不為動
其剛而自信率類此比璫舉進士為御史輒謝絕城府
日就園林清勝觴詠以為樂而寓書戒璫曰勉盡乃職
以副吾志正統丁卯五月十九日卒於家距其生洪武
己巳八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配孫氏有賢德子
男五人璫琪璫瑒瑒郡庠生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九人

言論誼某某某女六人其子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於里之新隆先塋之側璉奉翰林檢討其同邑錢原博所狀事行來求為銘刻諸墓碣璉余考京闈所取士且有斯文往還之雅故為序而銘之銘曰士之為學不及顯揚為孝則大貽親以康士苟務義稱于一鄉奚必從政然後為良嗟以臨甫以善自強力學行義賢譽日彰新隆之原歸宅以藏遺慶乃後百世其昌

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淑賢姓胡氏系出南唐僕射胡烜居廬陵灘江聖文獻不乏諱某筠間其服孺人之曾祖祖父也連世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不仕而有文學行誼見稱於鄉獨季父強立為古豐知縣孺人自幼聰敏讀烈女傳孝經諸書能究大義工於女事既長擇配遂歸同里周君是修周世儒者君雖少孤貧而鄙治生事獨賴孺人勤儉以資伏臘洪武戊辰君自灘江徙泰和舉子岡舉子岡素荒僻乃剛治築室於其上買田附近以課耕鑿收其歲入以供服食祭祀賓客之需一出孺人綜理未嘗有累於君得肆力於問學以有成焉後君起為親藩奉祠遣人迎致孺人孺人以書辭曰夫行妻隨禮也奈何子未成立家無所託遠違非君之利君但夙夜不懈盡心於職其惠於家與後

入者大矣君得書喜曰吾妻能如此吾復何憂比卒孺人遣次子轅歸其骨於京師喪服葬祭如禮子既長家日以裕而孺人亦駸駸於老境矣轅為江都儒學訓導遣人迎養孺人孺人喜曰吾今可以往矣數年轅歲滿當遷乃預奉孺人還泰和而請於朝乞歸終養得請未至家而孺人已卒時正統四年七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二子輪先二十年卒轅其次也三女皆嫁名族孫男四恬恬恪愷女四曾孫男六梁榮葉栗粟女四轅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柩合葬於所居舉子岡之陰奉祠君兆先期來求誌銘余時服初闋未暇有復也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四

今年轅亦服闋至京復以為請益勤不倦乃為誌而銘之銘曰孰不由婦道莫難於家理孰不由母道莫急於先嗣子急且難克備諸已銘其歸藏垂示無替

寧國府推官尹君崇高墓誌銘

余與同年舉進士出泰和者凡七人相繼蒙恩皆為京官不二十年喪其二人已可感矣孰計又十年後君復溘然寧不可痛傷耶死生成敗自天者也毀譽榮辱自己者也君子恤其自己而不傷其自天此余所以自解於尹君之喪也君喪之明年其子壻曾贊奉刑部員外郎梁榮所狀事行請銘其葬余傷其喪而不忍銘其

葬情也然徒傷而不銘又豈情之真耶此余所以不能辭也按狀君諱尚字崇高姓尹氏以字行世家泰和城北之西岡曾大父某大父升遠父原昌讀書喜題詩余序其稿藏於家者母周氏有淑行崇高生而穎敏異於常兒稍長即有志於當時之務既而舉郡學弟子員自謂不舉進士雖入官不足以爲貴永樂辛卯遂中鄉舉名在前列明年應赴會試懼食前言遂不果行乃復肆力於學乙未果舉進士觀政 部再踰年擢監察御史嘗奉 命巡廣西時潯州洞寇有出剽掠民間者守將怯懦懼不敢禦崇高奮然率守城諸軍士直往擣其巢穴大獲而歸寇弭而民賴以安者感慕不置再巡福建浙江浙江素多豪猾之徒劫持官府富強之民漁奪衆庶崇高皆取其尤甚者置之重法俾無僥倖以生浙人壯之遂稱爲尹丈夫其巡福建與凡有事內外皆凜凜振風紀使人稱而畏之不異在廣西與浙江時也居官方滿九載應得不次之擢會鄉之爭訟者故與崇高有隙遂誣及之坐累改寧國府推官官雖左遷而其剛不容物之意恒在先是寧國民田多爲屯軍所據耕收其入而賦仍出於民久莫之能復也典軍衛者聞崇高欲有舉且憚其素剛果爲之必無不遂乃相與搆陷之於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朝會赦免返初服知者無問貴賤大小惜之如出一時宣德十年某月也卒爲正統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距其生洪武戊辰六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五葬以卒之幾年某月日墓在某里某山之原配周氏紀善是修之子繼蕭氏江氏子男二長奎次臺女三曾贊梁恩胡某其壻也孫男四旬皆某某崇高平生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已所置之生業悉與諸同產弟均之人有不給贖以有餘至於赴人之急尤若有不逮焉於乎爲政本於孝弟與行仁之有素余於崇高見之銘曰 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采田有鉏耰草蔓爲之不生君爲御史既嚴且明去惡輔善威惠並行於乎尹君廣浙有稱以銘其墓終古擅名

故武德將軍吉安守禦正千戶王君時泰墓誌銘
時泰諱業時泰其字也姓王氏其先世家高郵之興化元季有戎浙西遇 國朝兵初下臨安首衆歸附隸中山武寧王麾下爲仁和衛副千戶復從定中原還守禦衢州洪武丙辰再調守禦吉安諱祥者時泰曾祖也阿斌父諱成俱襲父官守禦吉安而皆忠厚以存心勤慎以蒞職爲一邦之賢守母李氏出紫金右族以賢淑稱封宜人時泰生而穎敏爲父母所鍾愛稍長即遣從儒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六

師戴雲朋受業經史武傳讀之輒多記誦不忘不類武弁家子弟也年十六孤十七遂襲父官永樂十八年也未幾因職務詣京師連在 扈從北征之列總戎以其穎敏俾從余於翰林行幕備嘗行役之勞而視之若履坦易焉比還吉安雖理兵也而所中政務之鉅細必咨決於時泰而行宣德庚戌梅花洞寇竊發時泰率兵即日平之乙卯永豐妖人曾子良者誘眾萬餘據大盤山為亂知府陳侯本深謀與守禦儉佐致討咸謂未有命而發兵不可時泰獨曰兵為民設必待命而後發禍將日深吾輩可避已罪而忍使民墜塗炭乎有罪業請自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七

當即率所部驍勇千二百餘人裹三日糧以行或謂賊眾我寡宜徐行以待鄰兵至協勢取之時泰曰若少緩則彼有備矣宜急出其不意策之上也遂兼程進賊率眾來迎敵兵三接而渠魁投首餘眾奔潰追擒其黨而釋其脅從者功上陞正千戶正統戊辰領兵隨翁都指揮討閩寇明年轉征浙寇于丁公厓俱見獎于首將寧陽侯劉都督蓋時泰弱冠時已嘗練習兵事于北方戎馬間既熟閑於征戰平居又善撫綏士卒修飾器械以事操守故其下人皆能騎射樂於效用用之無所不克捷焉時泰暇則親禮賢士大夫以資文事武備之益討

論古今人物以為遷善遠惡之觀至於孝以奉親友以撫弟厚以待女兄弟及其子嚴恕以待臧獲及下人敬讓以處僚案姻戚惠愛以調孤窮匱乏尤為家邦之所稱羨景泰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正寢上距其生永樂甲申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周氏有淑德封宜人子男二長曰昭次曰曜女二長適江頭義官胡安次幼昭來京師襲其父官既拜 恩命乃奉行人陳方所狀時泰平生來乞為銘將歸卜以某年月日葬於廬陵某鄉某山之原時泰於余有三十年前之相與銘不可辭銘曰 才之良心之藏而壽胡不長蓋所以遺其後嗣始百世其永昌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八

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儲公墓誌銘

景泰三年冬大臣奏言南京根本之地百司如六卿之類皆長官不可闕者於是制詔大臣其有闕者舉可補之人以名聞蓋戶部闕尚書久矣大臣亦舉可補之人名奏之日 朝廷特以授禮部右侍郎儲公時公以病在告凡數月矣遂臥受 命于床遣子入謝幾旬而卒是年十二月望日也先是 詔御醫來視病復遣中官諭令俟疾痊愈乃行孰計竟不可起復遣所司諭祭其柩於京及歸葬時而營葬亦所司援例為之 恩至渥

也明年其諸子奉翰林侍講徐理所狀公之事行來乞誌銘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其邑某鄉某山之原公官翰林戶部皆於余有僚案之舊宜不可辭公諱懋字世績自號澹菴姓儲氏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義世為潤之丹陽著姓啟宗萬鈞友文公會大父大父也母蔣氏公生而穎敏九載即被選為邑庠生勤於問學為師友所器重未弱冠居父喪服闋以禮經舉永樂甲午鄉貢為第二人明年會試名在副榜當得教職或勸之曰須舉進士受官始為不負公曰凡事有命且吾先人所望於不肖者恒在於此卒從先志得台州府儒學訓導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九

施教有方人賴之以有造就者甚眾歲滿擢吏科給事未幾命掌科事復蒙推恩贈其父官如已封其母太孀人一日朝廷怒一代書訟狀之人罰日書字一萬贖罪命公監書如書不及此數杖如所欠其人首日償杖五十有奇眾皆欲杖如之公曰若然殺其人矣豈朝廷之意乎遂為奏聞得免有同鄉人父在死罪擊登聞鼓訴冤適公當直或曰爾應避嫌公曰今日直鼓職也避已之嫌枉人之死而得為盡職乎卒為奏得辨免人亦不以為嫌正統元年詔公卿選居外賢良叅預經筵講事得四人公預其一在進講列遂遷翰林修撰

修宣廟實錄進授侍講十年進戶部右侍郎十四年春福建用兵公奉璽書經理餉運景泰元年調任禮部蒙推恩贈祖父皆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母芮氏淑人進封母太淑人踰年太淑人卒聞計即乞授例終制于家不許惟命遣官致祭有司為治塋域如例數月公竟以過於哀得疾公性雅重儀觀壯偉居官惟以謙慎自處勤敏莅政公恕待人前後幾四十年持履如一人無遠近疏戚皆以長者目之生以洪武二十六年某月日比卒春秋五十有九配張氏封淑人同邑處士性中子也子男八人詔鳳震龍天麟天麒天爵天祿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十

天祥天福震龍早世孫男二人曰泰曰長壽女四人皆幼公平生所作詩文有靜學稿藏於家銘曰學於發身也冠鄉選之英仕在立朝也至地官之卿居秘館預叅修於國史侍講筵嘗敷陳於聖經誠治世之奇遇遭儒者之至榮我銘其葬示美于齡

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墓誌銘

正統八年四月八日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景明以疾卒於官時其配張氏卒已二十年矣以景明繫官守且子幼不得歸葬比景明卒其子溥奉二柩權厝濟南城西之白面山既終喪之明年溥充京師求翰林

修撰張士謙狀景明之平生來乞為銘將以某年月日并歸葬於吳縣胥臺鄉落星村先塋之次景明之仕於京師也舍余之鄰頗相往還溥時方亂尤為所愛則於其乞銘也感且因之而忍以辭為耶周世為吳著姓日新頤貞景明曾祖祖也皆有學行隱居鄉邑父諱秉一賢娶長洲劉氏因占籍於長洲以鄉貢起家歷昌邑桂林學官遷國子助教而景明咸在側景明諱健景明其字也自幼為父所愛所至輒遣從旁近名德士受業若平度訓導桂孟平靖江長史蕭用道暨前侍郎高公遜志司業吳公德潤諸公皆獲及門或經其指授焉永樂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十一

丁酉以春秋經舉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既而以

外艱去服除授真定府饒陽縣知縣下車甫旬月豪強屏迹流亡來歸府胥有挾勢為人索私負至者凌虐坊市莫敢與抗景明撲置之法遠近為之悚息逾年吏民畏服百廢具興尋受代去邑人多悲泣不忍舍改上林苑監左監丞自陳所任事簡官多恐被素餐之譏會工部李尚書督修南京 宮殿聞景明勤能奏乞相其事

李雖懇惓深見信愛竣事改左軍都督府都事時陽武侯薛公掌府事甚重之未幾為仇家所誣遂落職兵部尚書張公以戍邊多道亡無所考奏起景明覈其姓名

於所必由之處比還請授冠帶俾同郎中劉文勇往陝西招撫諸郡逃民歸除北京行大僕寺主簿遂調任今職云至官力贊寬貸鹽禁之不便細民者民多德之邊海地僻鹽行惟艱故所積如山往往生草木景明嘆曰此皆民力可坐視其棄乎請以給商有二百餘人苦鹽例不便已請准淮浙之例其長貳皆不能可否景明獨曰山東難准淮浙便商則民逃便民則損商遂為酌其兩便之法自於戶部行之景明性孝事父母務得其歡心少時遇母得疾躬侍湯藥夜臥衣不解帶至顛北辰乞以身代母疾愈後父母沒喪祭皆准於禮而哀過之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十二

為人尚氣節急信義居官遇事敢言前後建白三十餘事多見采納家有蓄輒以濟患賙貧篤於教子往往厚貲遣送京師從縉紳士受業期底于成其蘊抱率類此惜乎其官久而不進而反止於是也蓋距其生洪武二十年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七平生著有敬身齋稿菊軒雜錄及家範藏於家配繼張氏岳氏子男二溥張出濟岳出女二俱在室銘曰 偉矣周宗吳產之良父作子興有韡其光秩雖不進繩者則長納銘幽室來世用彰

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誌銘

君諱敘字功敘自號石溪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里

其先唐長慶中自廬陵烏東徙有舉宋紹定進士諱應龍號礪溪者君之七世祖也礪溪之子京孫直竇諛閣上疏力詆姦臣不報遂棄官歸其孫聞孫元至正間鄉貢進士礪溪書院山長則君之曾祖也祖觀 國朝宣德間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累官兵部員外郎致事母王氏封宜人君生穎敏自幼隨父宦遊桐城卽墨皆受家教比父官國子監因得從翰林彭修撰汝器刑部劉主事子敬講授書經永樂甲午遂舉江西鄉貢戊戌擢李騏榜進士君賜進士出身首選復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又三年除編修歲甲辰冬聞母家居病篤懷請歸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志

省 皇帝憫其情命給驛以往明年還京得授例 賜編修并妻勅命丙午以 宣廟嗣大統命代祀宋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四陵比還預修太宗實錄故例七品以上得推 恩以本官封贈父母或其父母官品高於子者則自有恩例不就子封贈時岐鳳甫任員外郎官品雖高未滿三年未應受封而君獨懼其母多病朝夕莫測以爲必待父之官滿恐不及見 恩命爲已之憾無窮乃復懷乞以已 恩封其母遂得從父官品封爲宜人是年五月以實錄成進擢修撰明年以族兄修撰迪率於京師受 命給驛護其喪歸且省母病至未踰時

母亦不可起矣居喪讀禮之暇勉率子姓修始祖祠及諸有關於鄉族事之忠厚者服闋預修 宣廟實錄同考禮部丙辰會試及預有事 經筵又明年實錄成進擢侍讀以父喪歸服闋至京上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才二三事預纂修五倫書癸亥四月京師不雨 上言以爲人臣不能修職所致 詔令百官修省如其所陳旣而以旱受 命祀南嶽於衡山祀畢大雨明年受命考順天府鄉試又明年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給驛之任戊辰三月上言請會官重修宋遼金三史 旨令自爲明年上言新政六事又言謹始八事又言制治保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志

邦十有二事景泰元年考績至京 詔特留任翰林乃以有疾乞遷南京不許會吏部請除補南京員缺乃仍以命周君旣還上言中興太平十有四事獨見嘉納未幾應 詔以疾辭歸田里不許所修諸書皆有可觀惜乎未盡緒而卒時景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洪武二十五年閏十二月享年六十有一君爲人尙氣節有志於立功名在 朝苟有所見輒以上陳無問聽納與否未嘗少自沮抑見人所爲背於理道或不經事未嘗肯隨流俗至於趨謁權倖阿附貴勢非但絕無於已尤以疾惡於人嘗謁南京卞忠貞祠見有南唐門下

侍郎陳公宋朝奉大夫忠襄楊公等四人神位列置案側嘆曰此四公皆忠臣死國事者宜別有祠卽授贊倡官主道士俾募衆成之自爲之記其所存篤於忠義率類此平生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周人之乏尅人之急與夫好善疾惡之切尤爲人所稱云配羅氏同邑名族子有淑德封孺人子男五人長蒙次同伯皆鄉貢進士蒙爲滁州學正次咸次恒次良女一人嫁李文珙孫男一人曰俊蒙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某山之原以余與君同領鄉薦又嘗同官翰林乃以咸奉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所狀事行走京師乞書其墓碑余方望君有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爲以助不逮而乃止於是耶雖悲不勝而忍辭不銘耶爲之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有偉周氏廬陵其先始自烏東徙于泥田世業儒術或隱或仕至宋紹定乃起進士比再傳後有直寶謨上言不報棄歸鄉閭由茲而往紹以積善父子職方兼榮隱顯乃生翰林益見有聞不盡國用止乎六旬於國能忠於親能孝壽雖不多孝期莫較 朝廷遣官賜祭厥藏文江山水華乎有光君已矣夫曷其如在勒此銘詩可告百代

陳君從先墓誌銘

君陳氏諱進從先其字也世家西昌城西柳溪蓋五代

時自金陵徙避亂諱暉之後同時徙者數姓而獨陳氏歷宋元至今以科第顯者八十餘人 縣尹菊存

推官梅村新淦州判以新從先高曾祖也父有開母楊氏元季兵燹之餘陳氏田園居第在蕞莽者非數歲所能復父兄宗族之僅存者非強有力之人況從先生甫七歲孤煢煢獨立無所資賴固克究知先世之所以植身貽後在於讀書然以母老養有弗給雖嘗勉強問學於故松滋教諭同里廖君季習而卒不能以廢經營遂躬力田服賈取近效於時月之間且曰天若不遺吾宗當令吾後有振之者以是母養爲之益贍母疾晝夜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六

躬侍左右愛切於衷至籲天求以身代死比沒哀毀幾絕雖貧不能厚葬而由於禮則愈於農商之富也恒痛不逮事父於已有立之時旣作室於故址以居凡遇先祖父母父母忌日與夫歲時節候雖獻蔬食菜羹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旣畢未嘗不悲戚也又以父葬不得其所乃求善地遷之而并求諸故老凡祖塋之迷其處者悉得其詳躬率子弟拜謁以時其孝友出於天性率類此爲人坦易和厚無侈習外慕而輕利重義口未嘗及人適而急人之難恐後志未嘗矜己能而守己之信弗渝至教其子以學尤汲汲焉所謂其爲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也歟其生辛酉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其卒壬寅是為永樂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其葬為某月某日其墓在某山某原其配曾氏有母道子男三人公雲公霖公宜公雲以聘明經補金華府儒學訓導公宜各宜舉正統辛酉鄉貢第二人劉儼榜賜進士出身第一人也為工科給事中女如其男之數皆嫁名族孫男五禎祉祐祺祐女三從先沒之二十五年為正統十一年宜始奉其從兄福建按察司照磨公培所狀事行來求為銘方今士大夫之官中外者朝廷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其官秩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七

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從先之能教而雲宜之能學宜乎父子皆顯以光榮於一時於乎生既弗待報沒有不卒享也哉是不可無銘也銘曰 有美其韞鬱而不揚以貽于後厥聞乃光其得雖短所施則長曷告無窮我銘其藏

永豐上羅里陳處士墓誌銘

靖州之會同縣儒學訓導陳玘奉其姻家前大理寺少卿吉水周君彥奇所狀其父修敬處士平生來請葬銘蓋修敬沒距今三十有九年矣玘懼復無所圖則先德幸不聞於後此其所為來請銘也按陳之先為江州德

安人有曰和者仕於吉因家其屬邑永豐之顯親鄉上羅里子孫遂為上羅里人元吉水州儒學教授廷玉修敬之曾大父大父用吉父無異皆不仕母張氏修敬諱藻修敬其字也生而穎異甫七歲時即見奇於吉水灑雪高君稍長從鄉先生黃進修舉進士會壬辰兵變與兄修德奉母走避邑之上鄉而躬詣百里外負米為養比歸夜宿道傍田舍夢一人促之曰速起去此覺即攬衣趨出方踰戶而屋墮折已而視所負米若有安排護持之者人以為其孝感客居凡十餘年母未嘗乏甘旨之奉 國朝平定之初獨奉母歸上羅母嘗得疾躬侍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六

側不少違飲食輿臥不付妻子必親奉持疾甚籲天乞以身代其死疾尋愈又十四年母沒葬祭一由於禮而哀過之嘗曰人子初度之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故每遇已初度及二親忌日輒祭而倍悲痛其父蚤世不獲致養以是事諸兄極友愛飲食衣服諸兄未服食不敢先家故有田可得穀萬石餘悉為豪強所據修敬力訴於官得復其十之二乃以均分諸兄又率族人追究佃人所匿祭田仍供先祀而與族父前進士安行輩講求文公家禮行之於家禮聘會尚漁鰲介特以為塾賓教其子姓以舉子業自是族子伯恭登永樂初科進士第伯

亮及二子膺美珙等凡八人相繼以舉鄉貢入仕皆修敬之力也修敬為人剛方直諫出言有以服其鄉族家富於粟出以貸人不較其息有餘輒推以濟貧隱尤急婚喪之不能自舉者人無遠近疏戚賴之者衆元至正戊寅年十一月五日其生 國朝承樂丁亥十二月十日其沒時也春秋七十葬里之某山某原配同邑俞氏婦道母德稱於族姻子男四人曰珠卽膺美河陰縣儒學教諭曰瑀曰玠其季也修敬命後其兄修業女一人嫁同邑俞公震孫男六人祐汴真經鉞銳曾孫男五人長至長秦長英長福長涇元孫男一銘曰 源源陳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宗居上羅里菽粟其家簪纓其世有美修敬克篤詩禮不顯其躬以遺來裔既壽考終餘慶未已銘乃歸藏告千百禩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墓誌銘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明年春其子翰奉柩自南京還其鄉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靈峯山之原又二十二年爲正統丁卯先生之子本陵以余於先生素同官相知惟深始具書幣及前廣西按察僉事吳中美所爲狀因其從兄松陽訓導某引年至京師請書先生平生追納諸幽於乎余

與先生同官同修性理大全諸書凡數十人今存者無二三人矣余忍不爲先生銘耶按狀陳之先光之固始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玉融之南陽有諱太者又自玉融析居長樂之江田里先生始祖也其後有龜圖者宋舉進士累官至國子監丞朝散大夫守信州又有爲寧德縣尉諱某者先生之高祖也曾祖汝嘉祖景獻父伯惠皆有隱德母戴氏有賢行先生諱全果之其字自號蒙菴未生之前四日父卒既生賴母鞠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如成人有大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山令仲晉受業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以穎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郎峯皆有賦詠時先生踰十齡亦預侍行詩有阮郎風景好先隴未經營之句諸父益器重之令攻場屋之文爲邑庠生卒業於其族兄澹齋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園亭既而醉臥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怪此綬微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于鄉比還預修永樂大典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賚陞侍講 車駕南還比復巡狩先生以老得免扈從後署院事在兩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克精衡鑑其爲人謙和而

篤實其居官慎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先生老成每見稱重無間言焉一日聞母宜人訃至故事京官有喪皆赴行在請命然後歸葬時先生適有疾且值冰凍或勸少待疾愈冰解而後北行先生曰有是哉死生命也吾為君親不得顧此遂行在途一如喪次哀痛不輟還至南京越十三日而卒距其生元至正己亥七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一日呼餘語曰吾荷國恩至此皆承祖父之餘蔭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君親不能報為可憾耳爾兄弟其母墜先業庶有望於他日餘無所及平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于家配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梁氏同里十伯昇之子婦道母德見稱姻族先四年卒子男四人曰翰曰本梁出曰陵側室王氏出也女二人戴圭傳衡其婿也孫男十人曰蒸曰敦曰點曰熙曰恢曰熟曰常曰樵曰友曰炫女一人曾孫男四人銘曰敦乎其為德繁乎其為文人見其著而莫窺其中之所存如或求之靈峯山之原有此銘辭益永顯聞

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正統十一年冬四方郡闕守者十餘刑部尙書山陽金公首薦李君應詔擢處州府知府遣官給驛持檄令自清河赴任君至處甫一月以疾卒明年五月八日也

其子遇弁孫鎬在例奉樞歸卜以是年某月日葬廬陵縣某鄉村之原預寓書狀來乞余銘嗚呼君固余宜銘孰計遠銘於今然忍不銘耶李氏世家吉之泰和南岡里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事載余所敘其李氏族譜元盛時有投栢興路同知廬陵劉岳申先生墓文稱其富擬封君諱英叔者君高祖也曾祖皆春祖南安路推官如春皆富而好禮義父伯昂尤讀書以教授里塾為業母某氏有賢德君生十六歲孤奉母謹服慈訓以孝敬稱撫教二弟克盡心力事兄恭謹恒見愛重先世贊產瑩域有被人昏占者多白於官復之通易經於諸史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集靡不研究時以所學授徒於鄉取束修以資養屢戰場屋不偶洪熙紀元之歲求賢詔下邑大夫乃舉薦於朝連試皆在最列遂擢淮安府清河縣知縣清河兩京舟船往來必由之地加以民久凋瘵君至一以除弊甦民修壤補廢為務縣治為之一新縣境日用接送官舟往往以千計而縣通不及四千戶先是例令鄰縣沐陽以五百人助役君憫其去家遠苦於饑寒多所斃溺奏請給清河民代其力役而令沐陽民代清河輪浮科三之兩縣之民深以為便然民送官舟者多被操舟之人以懼逃匿為名拘其衣糧為質因而掩為已有寒

暑之際人被饑渴凍而死者相望於道君乃人給小牌
 役則令納操舟之人為質還則取驗但無牌者即知逃
 匿以是人不敢違得免拘收衣糧而死者患先是人有
 小忿輒乘夜縱火焚廬舍發塚俗以為常君每里擇敦
 厚老成一入授以大牌書十三條訓諭為善去惡之說
 於上令朔望戶警之又令月報耕織勤惰違背訓諭之
 人於官以施勸懲民用從化民以旱澇窘於衣食君建
 言便宜十數事皆見允行間因蝗生鄰邑君預謁告祀
 典之神蝗卒為不入境民有操舟出境為商一二十年
 不歸者數百家所遭徭稅累及閭里君奏宜令關市禁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治民用歸復業者恐後母嘗在官得疾不能操履君侍
 榻下躬進湯藥越歲不懈母性素嚴多怒怒輒君跪於
 前雖竟日達旦必俟怒解乃敢去官滿九載禮部侍郎
 會稽章公薦君起授蘄州知州將行巡撫侍郎御史鎮
 守總戎以及兵衛郡縣皆上章言宜勿令去清河不允
 於是清河民馮輓等五百餘人伏 闕乞留始命以知
 州掌清河縣事清河有湖田數百頃久被勢豪侵奪民
 代輸其稅者六十餘年君奏復之民得耕收芻粟以千
 萬計民有窘於衣食墮人一牛御史以強盜捕泊其家
 八人皆以斬論已獄死二人六人當就大辟君奏一牛

而殺八人其情可矜六人竟得杖免淮水屢泛民皆闕
 食君力言於上官若侯請 命於朝而後發倉民死殆
 盡願先賑以粟而徐上其事有譴某請自受由是遠近
 民用濟者甚眾 朝廷亦不之咎民有事訟及應追究
 公務未嘗拘置於獄人咸自相戒曰毋失信於我侯四
 方凡供徭稅與夫因事往來之人病死舟中無收葬者
 往往眾棄於岸歲無虛日乃令候送舟數十人給以升
 米俾收瘞積至三塚塚不下百十骨其有溺死可識認
 者則葬他所自是人得收其所親而詣縣拜德者比比
 留守衛卒有姬泰者嘗在京以物貸閩巡檢供罰役既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四

而隨巡檢往官所索債比得債而巡檢適卒其妻因與
 泰同載還鄉里至淮巡檢妻與舟中人共謀泰欲盡分
 其所有泰既謀眾令巡檢妻一人赴清河報泰病死欲
 得公移為證以杜人口君疑有謀盡執舟中人繫於官
 移文招泰子弟問故泰之子至具訴巡檢貸物及泰隨
 索之狀因發泰篋視之果有泰銀百五十兩鉛錫數百
 斤眾皆伏謀罪而以其物還泰之子人稱明斷如神民
 因歲饑至賤鬻其子女足公賦者君即白於上官宜緩
 催科俟奏請而徵之未晚於是淮南北民子女皆得免
 焉嘗署淮郡旬浹代去淮郡之民嘆曰安得李侯長撫

我哉清河常額之外舊增至管馬主簿一君奏惠民不
如省官竟得戒除知州九載將滿遂有處州之命初
至處不數日即詢民俗因恚生女不收溺於水人死不
葬投之火之說君首禁之并選閑曠之地得四十有五
畝名曰義廡縱令葬焉於是久近得歸者以百千計既
葬遣官諭祭至於興利除弊之政雖未盡就而民之感
畏者無間遠邇使得久於其職庶幾所謂三年有成者
矣君以知縣知州一為湖廣鄉試考官一為浙江皆受
聘主文柄以公衡鑑見稱一受四川聘未果行其文學
槩可知居官聞有賢才學問之士輒薦於朝得受職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者至十數人甚者為顯官亦有之其赴處州以母宜人
春秋八十有二因假道歸省及展拜先隴竊自喜曰吾
遂此行平生之願足矣於其弟兄姊妹內外長幼悉有
所遺不以於已疏戚而有厚薄至處兄弟尤極有恩愛
焉嘗曰古云難得者兄弟頭白不可分也其居官處同
僚亦推此心未嘗以律已者律人故同僚亦愛敬之如
父兄其性溫厚其治民寬平而公恕其臨事敏而不迫
其接人和而有禮人無老少卑賤咸稱長者公卿貴人
賢大夫士相見之間無不加以禮遇至稱之曰李先生
而不名其去清河民皆怨濼使李知州不得終惠於已

今清河之凋瘵如昔矣其得人愛慕率類此生洪武乙
丑比卒春秋六十有三臨終呼遇語曰我死無憾但未
得送汝祖母耳言訖泣下汝兄弟勉力為善人毋忝所
生至於家事汝叔必公毋貽譏笑於人配里蕭氏山陽
徐氏皆有賢行子男三人長武沙縣訓導次遇余之子
壻皆蕭氏出次弁徐氏出也女四人周鑑胡質張威龍
京其壻也孫男三人曰鎬曰鉅曰鉞女三人幼銘曰
嗚呼李君允矣孝弟既刑厥躬亦推以治忠孝寬平慈
良愷悌自家達邦溢人口耳謂天不厚德胡爾粹謂天
不壽壽胡爾止厚也實予壽也亦惠惠其來繼曷有窮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廣州府知府張君叔倫墓誌銘

世固有論居官為政率以久近關乎難易者矣而不知
夫難易非能久近能久近者惟賢否能致之耳士果才
行不足大知固所不可設大受之尤或為之未能持之
未固雖近有所弗勝況於久乎其苟才行兼備小知雖
或不可故大受則必為之有餘持之益久雖久無不可
致況於近乎此吾張君叔倫之所為未易得者歟叔倫
初為浙江武康湖廣黃梅兩縣知縣或十數月或一二
年各以受代憂制而去事愈簡而時愈近所謂不可小

知是也既而調任廬陵爲之幾二十年遷任廣州知府亦復三年廬陵廣州郡縣之大者也其民與事視武康與黃梅何啻數十倍其庶且繁耶而吾叔倫爲之愈繁而愈易集愈庶而愈易治所謂可以大受非歟叔倫方當駁駁顯榮而自廣州赴京述職還至南安之大庾嶺竟寢疾卒嗚呼惜哉其子既舉樞歸將以明年某月日葬于邑彭華鄉先塋之次因其姻家僉都御史韓君承熙請銘誌其平生于墓余知叔倫之深者也重以韓君所述事狀銘不可辭張故蘇著姓叔倫諱序叔倫字也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字孟友洪武中以才藝徵至吏部卒母胡氏有淑德叔倫早孤賴母訓育以有成立讀書究知理道永樂庚子以茂才舉應求賢詔入官所至郡縣愛民如子治官事如家事雖精法律然不以先教化惟治其頑梗者使由於禮義即勿用人無愚良憚威而懷德者遠邇如一課農桑以約遊惰之民均徭役以杜侵削之弊饑則勸富以賑窮匱熟則務糴以備荒早與夫作興學校禁戢姦盜凡可以利民者爲之恐後往往爲鄰邑所觀效間以故去所治民輒相與乞留於朝或乞達於上官之有力者不一卒皆得遂所願於乎使凡爲郡邑者皆如叔倫民焉有不安輯而事焉有不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七

克濟耶其自廬陵遷廣州也實余薦而叔倫亦期以不負所舉爲知已報皆可書以傳也叔倫沒以景泰五年九月二日距其生洪武丙子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九配馮氏子男二人長諤次閻卒女三人方傑尹簡諱雲其壻也銘曰 長山之木本深厚效用愈大偏能久嗟吾張君年美茂享年胡僅五十九秩二千石祿固厚不至耄期理曷究年雖弗永善則壽殆百千歲膾人口彭華之鄉山水秀歸藏其間安乃樞尙垂善慶昌厥後

封翰林編修劉君墓誌銘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七

自適於已者尤難不居其難而甘其所尤難此非孔子所謂無以尙之者歟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夫修天爵尙不以得人爵於天況得人爵而肯棄其天爵於已此余所以謂亦如孔子所云也永新有力學敦行之君子曰劉君孟恂者其庶幾焉君諱耄孟恂其字也初號介菴後又取易石靜山止之義更號良齋姓劉氏劉系出宋水部員外郎江西發運使南昌郡子德言世居安福荆山至曾五者始徙永新藥湖山中世有科第仕宦才卿漢所元傑君曾大父大父也皆有隱德元傑娶城北歐陽氏

因贅居焉君為兒時母躬教以孝經論語古文諸書皆能成誦稍長即知務學從鄉先生劉逸安吳勤翁習為文辭弱冠克授徒于里塾時元傑為里正君請服勞官所於凡輸役諸務必勤必公未嘗苟利於己比孤終喪而娶則年已二十有八矣遂一志於問學從廬陵謝子方講受易經子方奇其穎悟傾竭底裏告之既而語曰子歸求有餘師矣可勿復來數年遂以其學舉永樂戊子歲鄉貢為第二人蓋榜中易第一人也然以苦學而致多疾因竊嘆曰窮通有命強為理不可也自是不復求進惟課耕以自給雖簞瓢屢空不一動其心至於沉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完

道之以湯藥卒不能救然莫究為誰也囊中有物因求識其人者俾以授其妻子有李姓者見之曰吾弟也遂以歸之李素與鄰居曹姓者有怨誣於官曰曹殺我弟曹無以自白乃指君為證既受逮傾貲以足逮之求或嘆曰行仁義乃得禍君獨怡然曰事固有偶然者矣平居且起盥櫛謁家廟畢端坐齋居終日不懈篤實之行忠厚之論自身而刑於家而著於鄉蓋有漸而化之者不謂敦行之君子乎正統某年以子貴蒙 朝廷推恩封文林郎編修配贈孺人有覆瓿集若干卷示兒錄若干卷易傳撮要四卷其平生所著也洪武癸丑十二月十六日正統乙丑十月九日其生卒之期也某鄉某山某原其墓之所在也某年月日其葬之所也余考禮部會試取第一人今官翰林編修曰定之其長子鄉貢士安之暨宜之其仲季也鄉貢士李鈞暨歐陽平張都其三女所嫁也男三曰稼曰積曰穰女五某孫也定之聞計將歸奉柩納諸幽也請余為銘從焉為之銘而銘之銘曰 學於古也有得孝於家也能 名於士也克稱行於鄉也可尊命於天也弗弗壽於善也惟均人於銘也不媿傳於後也永存

芳洲文集

卷之八

手

芳洲文集卷之八

芳洲文集卷之九

銘

泰和陳循著

太安人邢母孫氏墓誌銘

太安人贈翰林修撰儒林郎淮西無為邢君士傑之配
 今翰林侍講寬之母也以正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壽終於家寬聞計援例歸將以是年某月日奉柩從其
 尊府修撰君合葬於鄉花家疇西城大安門外之原乃
 奉通政司右叅議同郡湯鼎所狀太安人之潛德來求
 為銘以納諸墓寬永樂甲辰進士第一人及第與余同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官翰林最久於其請銘母太安人之墓誼不可辭按孫
 世為淮西儒醫有諱以遠者太安人父也母某氏太安
 人自幼穎敏儉約女事不學而能嘗從父徇聞訓其兄
 伯祥以醫藥事太安人悉識之遂亦頗通醫藥父母愛
 之為選婿得醫學典科之子遂以歸之即修撰也太安
 人既歸恭勤執婦道事舅姑以孝稱事夫甚嚴謹夫亦
 接之如賓友夫嘗以精醫藥被薦入補太醫院士所以
 免內顧之憂者賴有太安人也未幾夫卒太安人遂薦
 意於教其子以學恒勉之曰汝父早世所賴以充宗者
 顧不在於汝哉又曰立身行己莫如讀書濟人利物莫

如醫藥二事於人最切況又汝之世業不可以或墜也
 至於待姻族以容忍為和撫臧獲以寬恕為惠於貧匱
 能濟於假貸不吝尤為遠近疏戚之所稱重宣德三年
 春以寬貴伉儷皆得推 恩而已封為太安人云其生
 洪武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比卒春秋八十子男六人長
 宜早卒次宣四川保寧守禦千戶所百戶次寬也由修
 撰陞侍講以預 先朝實錄之事加級從五品祿次容
 次寓寓亦早卒次密咸克世其先業女二人長早世次
 適士人劉慶孫男十四人昭暉量易昞曙晰冕曼春晷
 旦日最女如其男之半保寧守禦千戶所百戶王政閔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二

中縣崔甫及同里阮昂其婿也餘在室曾孫男十女六
 於乎以太安人觀之壽至於耄富有文武祿養子孫幾
 至半百而又恭勤詩禮之教無疾而逝稽之洪範五福
 不幾於全矣乎銘曰 孰不有生獨至耄年況得祿養
 文武備焉子孫承慶伉儷歸全問胡能爾積德致然花
 家之曠我銘其阡維太安人用以永傳

故李母胡恭人墓碣銘

自古壽臻期耄子孫衆多之人苟非得於稟受之厚即
 其保養順受修為之善之所致也譬之千霄之木至於
 千歲而枝幹之繁密不可數計非其蟠地之深必託高

崖遠各牛半斧斤不至之處而後能焉苟託得其所矣
而或牛半斧斤戎之是猶稟受雖厚而其保養順受修
為有歟其不能與枝幹之繁密致干歲一也此余於李
母胡恭人竊有感於是焉恭人故南岡里著姓勉正其
諱愛菊處士伯昂李公之配前常州府通判桓圭前處
州府知府信圭母也子男女凡十有一人孫男女二十
九人曾孫男女幾六十人元孫男女方有八人自元至
正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之生至今景泰六年二月
十日之卒春秋九十其非所謂壽臻期耄子孫衆多之
人而何然迹恭人平生其稟受者既厚而其保養順受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三

修為之善所以能致此者殆有莫之能禦者矣當恭人
之歸伯昂也會伯昂家可擬封君之富方蕩然於兵燹
之餘其僅存者猶足以配中人十家之產然為豪強之
所垂涎伯昂恐焉恭人嘆曰物盛而衰理之常也人財
勢不並存之時君獨不圖自保而他恐乎伯昂用其言
遂不復他保惟以力學養晦為務而推所學以教其鄉
人子弟恬然自得恭人喜曰君後其復昌乎遂躬紡績
服勞婦事以相其家而家漸以不墜回視前之豪強雖
奪伯昂致富者曾不旋踵禍敗無遺類矣又有向為李
氏盛時所制之人今其子孫崛起欲誘伯昂鬻其先世

居地與為業者伯昂或焉恭人駭曰此祖宗萬石基君
不顧妾當以死守誘者聞之竟沮未幾伯昂棄世恭人
益勤生計延師教子期其光前裕後而以次擇婚配使
之成人有立恭人性嚴有稍違訓教者懲治之不少怨
前室子惟高贊外氏遺孤子男女三人恭人悉收歸育
於家命次子介圭以所致產業使耕養焉恭人雖嚴而
心實慈見人貧窘濟之惟恐不及其待宗姻恩禮尤備
子孫有出而仕宦者或面命使勤於奉職慎以持身或
親札書戒諭之無虛歲其視前室子孫不異已出而孝
敬恭人者亦無彼此之間子長惟高次堅節桓圭前室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四

出信圭躬圭介圭恭人出也胡紹先黃孟質張希旦康
存吾其四女壻先安衮錦漢貞武遇樂隆慶經希德均
遵并其孫錦龍溪縣丞貞無錫縣武沙縣皆儒學訓導
遇刑部司務希邳州訓導經均皆舉懷材抱德允哲萬
純其曾孫樂遵奇鎬遐皆邑庠生清密瓊瑯祥福其元
孫介圭既率子姓以卒之年葬恭人于邑之猴原壬癸
丙午山向乃奉其姻家生南京禮部主事蕭元圭所狀
事行走京師求銘其墓上石銘曰 古十至七乃希有
恭人况乃十至九呼嗟何為獨得厚語不云乎仁者壽
恭人母婦德良茂有子復孫多白首布列郡縣貳與守

詎止於斯昌厥後我銘其藏示永久

太夫人金母周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字某姓周氏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金公某之配今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濂之母也其自濂蒙 恩也初以監察御史封太孺人再以僉都御史遷太恭人三以副都御史進太淑人四以刑部尚書進太夫人周與金皆淮南名族周之先有仕元為武清軍統制諱世榮者太夫人之曾大父也其子襲職諱永茂者為太夫人大父也父諱慶甫 國朝洪武初始徙居淮安山陽為山陽人以隱德稱於鄉母馮氏亦山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五

陽名族太夫人自幼端重寡言笑閑於禮度長循姆教凡誦小學內則諸書即能曉其大意善事父母最見鍾愛父母為擇所歸以許金氏既歸事舅姑如事其父母姑王夫人性嚴太夫人事之惟務祇順以得其懽心姑嘗得疾太夫人頃刻不在側姑疾輒若有增太夫人究知之故躬奉湯藥昕夕不少違不解衣滯寢者累月至密顯天乞以身代姑疾卒賴以愈其相家也一以勤儉為本躬事紡績以助賓祭雖隆寒暑不懈二子隨其才器授之以事因調非讀書無以成德非治生無以植家遂力贊尚書公以濂為鄉校生而躬早夜課其力學恒

勉濂曰吾不能效古人之斷機兒豈可棄古人而忘學濂卒以之奮發舉名進士為御史為副使兩遷都憲兩進六卿兩為春官太保以有榮名於當時者孰非本於太夫人之訓耶世之人往往謂子有賢德父之所教女有懿行母之所教若金氏之賢子豈非兼有父母之教哉又嘗聞太夫人不獨善教其子至於睦姻族賑窮乏凡有可利惠於人者為之恐後此其壽祿之崇子孫之貴且盛亦孰非本於此太夫人疾革時聞濂以刑部尚書奉 命督數萬師自京師往征閩寇旦夕當渡淮過家恐其以老身故緩於 王事即預遣人迎諭之曰忠芳洲文集 卷之九 六

孝一事能忠于君孝莫大焉慎勿過家過家亦不及見我矣但依我語勝於見我所遣之人猶未出門太夫人已棄世談者謂太夫人庶幾王陵之母時正統十四年十一月某日也上距其生洪武元年某月某日春秋八十有一計 聞詔遣行人諭祭其柩而命有司為營葬域以某年月日墓在淮東石塘先塋之側子男二濂其長初遷太子太保以平閩寇功也其自閩歸服未闋濂檄乞歸終制不許蓋見眷遇之隆如此次洪先太夫人數年幸孫男四人曰輔曰弼曰佐曰佑女三人俱幼既葬之又明年濂以不能及時求銘其幽至是乃奉其進

士同年友今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所狀太夫人之潛德來請書刻之石以追納焉余與濂交三十餘年且嘗獲拜太夫人于京邸知其為賢母也銘不可辭銘曰
丹山之陽鳳穴所在有美其配生雛五采偉哉郊藪麟遊不群有子馴擾彬彬其文惟太夫人積德厚重慶衍來嗣如麟如鳳褒封齎語屢見推恩兼全五福咸在一門淮東之孺泉深土厚於焉歸藏永昌厥後我銘平生追納諸幽將千百禮賁於茲丘

贈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郭公招寬合葬誌銘

公諱順字以昭姓郭氏世家吉之泰和冠朝里余所序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其族譜稱父子同登宋景祐元年進士第曰僅之美者公若干世祖也曾祖謙可祖正伯皆不仕父祥彬讀書有隱德母某氏以國朝甲辰三年七月一日生公公生穎敏異於常見自幼知孝於親友於兄弟稍長即有志於遠大不事家人生業洪武戊辰隨父以誑誤戍大寧隸富峪衛後父有疾公力請代其戍俾得授例歸鄉公既代父會靖難兵與公隨征有功擢任本衛百戶自是預征戰無虛日內奮其忠外鼓其勇所向無不克捷靈壁小河之戰公遂死於陷敵時洪武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也 太宗皇帝既正大統追錄將士戰功公

應陞副千戶先是公已揭家自大寧來居北京之德勝門內其配羅氏及弟皆卒子環於公隨父戍大寧時生始及朞就鞠於外氏家至弱冠時乃徵至京襲公職為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既而授 詔贈公如之羅為宜人蓋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極愛敬撫諸弟篤恩意雖處戎行而未嘗廢詩書之習嘗奉公差往福建因過家惟以追遠報本為務不及其他比還大寧憫其季父與弟寒苦力請放歸田里寧自勞役雖死不辭卒如所請其忠義友愛率類此宜人同邑珠林羅公進鄉之子生有淑德孝事舅姑遠戍十餘年備嘗艱苦而無毫髮愁恨形于辭色惟力於盡婦道而已公生之年九月某日其生辰也卒於北京官舍享年若干子男一人即副千戶孫男三人堅早卒其配陳宜人所生純純別室錢氏王氏出也女六人長子繼室封宜人進封淑人加贈夫人進贈一品夫人 朝廷遣官賜營葬祭其次千戶臧靖陳敬及陳徵黃宏其壻也餘幼千戶官兩京凡三十年調任吉安千戶所又十七年始追念其父母沒於兵戈擾攘之中倉卒無為之殯葬者痛切於心無間蚤莫乃卜邑桃岡荆木坑之原營域其上具冠衾招寬合葬之以循其子壻也俾為之誌銘焉銘曰 源源郭宗肇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八

唐忠武五世至瞿始家南土有曾孫愨復徙西昌雲亭
層溪為族之良僅與之美卓哉父子名冠朝廷有同科
第前代之華既武而文延及於公嗣益有聞以身死戰
克忠且孝傳子若孫積善之效公之死也奮不顧家有
美內助亦殞京華人之有生在全大德公之伉儷偉矣
忠節茫茫英魂孰云無歸招之則來永感於茲福爾後
人克昌且大我銘其室千古長在

故工部右侍郎贈尙書王公合葬碑銘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 車駕親征虜寇崑山王公以工
部右侍郎在 從列八月望日預陷沒於土木明年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九

朝廷用此推恩追贈公為工部尙書遣官諭祭其靈又
明年為景泰二年其配淑人陸氏亦卒是歲八月三十
日也明年其子汝賢汝霖告哀於 朝詔准尙書例命
有司為營伉儷葬祭於是汝賢兄弟具其父母事行來
請文歸刻石墓上汝賢以公沒於土木之隆特授大理
評事汝霖先舉進士授吏科給事申余於公之父子三
人先後皆有同朝之雅銘不可辭公諱永和字用節姓
王氏自號梧竹世為姑蘇之崑山人習尙詩禮公大父
諱允吉父諱子禎皆以公恩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大母願贈淑人母周封太淑人公生神氣爽邁異於常

見大父見之指曰是見必振吾家幼時有誘以學奕者
公曰是惡足學取其稱立碎之既而從學邑庠日記書
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疾公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
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盡為子之道無頃刻少厭息臨
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
其孝行見愛於親率類此年踰弱冠以明經舉永樂甲
午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未及會試後卒乞就教官
以便親養得嚴州府儒學訓導尋丁大母憂去服除改
任饒州府學所至誨導諸生多有造詣至於誘掖所司
作興學校獎進賢才尤惓惓焉以為已任歲滿與同以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十

教官考績至者羣試於吏部公之名在首選吏部尙書
蹇公獨器重之暫禮致為塾師比當除奏為兵科給事
中居官務持大體而畧細故人以為得侍近之體嘗副
駙馬都尉王誼為使持節行冊封 親王禮糾正受冊
執事之儀觀者為之凜然知畏還掌科事秩滿超遷都
給事中未幾擢工部右侍郎預董營建 宮殿之事殫
力盡心不知勞而事速濟為同僚所敬服嘗往巡視淮
南諸郡早蝗訪求民所利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於民
比還特受 命掌部事奸弊為之一清河決山東河南
諸郡改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公受 命往治之濬泄

有方軍民受其惠者不可勝計比還遂以能事簡預扈從竟殞於國事云距其生某年月日春秋若干配淑人陸氏諱某某邑名宗元萬戶達之孫 國朝大勝關巡檢士賢之子也年十七歸為王氏婦孝敬柔順奉大姑及舅姑皆能得其權心於過危殆之頃相夫以勤儉為心教子以詩書為業人無遠近親疏稱其賢者若出一口初公隨征未歸淑人驚悸欲絕久而復甦自是哀痛無虛日矣竟以成疾而卒其封淑人亦以公恩子男五人汝賢其長次汝奇次汝翼汝敬汝霖其季也孫男六人女八人其子將取公之衣冠與淑人合葬於郡吳縣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十一

至理山玉泉之原余觀古今之人致通顯者多矣而能以身殉 國事者或寡以身殉 國事有矣而其伉儷俱賢足以垂範來裔則又寡也王公與其淑人平生所立卓卓如此其不可以表著之於將來使人有所觀感興起乎故為之書銘曰 偉哉王公以儒起家身不求顯官能不華我求其本莫外乎孝志存便養甘就職教祿雖菲矣樂則大焉肆得重闈咸享高年天厚乃報俾佐冬卿盡忠於 國永著令名進位身後榮及厥子公雖則往存何有既況皆伉儷並受渥恩千古斯藏永綬芳魂吳山之陽吳水之涘我銘刻石以告來裔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墓誌銘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以景泰四年九月七日卒于官明年其子襄聞計來京師歸其喪葬於鄉乃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盱江何公所狀平生事行來請書於墓上之石君故與余同官翰林同出江右始終有斯文之契者於書其墓上石誼不可辭按狀習故臨江新喻白梅田里大姓系出東晉樂陽太守鑿齒蓋鑿齒避符堅之亂自襄陽徙袁之萬載復自萬載徙居新喻故子孫世為新喻人宋有舉鄉貢進士曰季達者君之若子世祖也曾祖諱漢舟祖諱均泰皆不仕而行誼著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十一

于鄉父諱懷恭洪武中以明經舉授南雄府儒學訓導歷任瀏陽平江兩學遷湘潭縣儒學教諭自君推恩棄官就封翰林編修致仕後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母吳氏宋郡馬之後有淑德亦以君恩封孺人後贈恭人君諱經嘉言其字也未生之前一夕尹泰甫夢有靈降于庭翼日占者曰當生貴子孫又明日果生君相貌異於常兒甫七八歲穎敏絕倫語孟諸書過目輒能成誦稍長詩詞援筆立就遂以科舉為業從伯父國子學錄懷清受詩經既而從鄉先輩講讀春秋益有造詣時猶子侃已舉進士君慨然曰吾獨可以緩乎即往省親湘潭

因而卒業未幾以春秋舉湖廣永樂丁酉鄉貢為第四人明年擢李騏勳進士被選為翰林庶吉士預修志

辛丑雲南進黃鸚鵡 詔以命題試庶吉士君與六人

者以作賦稱 旨俱擢翰林編修洪熙乙巳之歲蒙推

恩封父母及妻宣德元年預修永樂洪熙兩朝實錄逾

年丁父憂去服闋歲之甲寅以官滿遷修撰正統紀元

之歲預修宣德實錄并有事于 經筵又明年以纂修

勞選侍讀逾年丁母憂去服闋歲之甲子以早受命禱

于東嶽禱畢一方霖雨為之沾足明年同考禮部會試

又二年考京闈衡鑑公精皆稱得人歲之乙巳乃以余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薦進太常少卿暫受 命守阜成門還言大事大要皆

當世之切務多見采納又三年遷詹事府詹事五閱月

以得疾卒上距其生洪武戊辰年五月十四日春秋六

十有五配黃氏先卒繼張氏贈封孺人恭人子男二人

褒襄女一人適章良劭孫男幾其卒 朝廷遣禮部侍

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薩琦諭祭而給舟歸其喪有司為

營葬域以其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君性篤實謙溫操

履端潔居官恒以恭勤清慎為務喜作詩文有求之者

無不各得所欲而往有漫稿及垣西集藏於家自號尋樂至老又號寅清居士因築室于官居舊第之東扁曰

東坡草堂蓋預為歸休張本云銘曰 習於新喻世本

業儒徙自東晉迄今弗渝有美兄弟自相師友國學邑

庠為範最久有偉如君大振厥家玉堂金馬貽世之華

既進太常復遷詹事厚積博發實自君始辟諸大阜成

之惟艱一簣未覆止吁可歎君雖止此弗止者存有欲

求之視余茲文

太夫人石母孟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姓孟氏累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

尚書石公諱峯之配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

璞之母以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其鄉事聞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十四

詔遣官賜有司營葬域而命璞奔喪即起復莅政璞乞

終制不允於是具太夫人人事行來請銘墓上之碑璞故

余江右按察使有惠愛於鄉邦者也余義豈可辭銘按

孟系出鄒國亞聖公軻其後世家清漳為清漳人太夫

人曾祖某祖某皆有隱德父居祥母某氏積德行仁稱

於鄉族太夫人自幼端靜閑姆教女事不習而能為父

母所鍾愛既歸石氏克恭婦道舅姑素嚴毅而事之恒

得其懽心石公喜交遊敦古道急於為義太夫人主中

饋惟務相成其志至於治具奉祭祀宴賓客之儀尤倦

倦致豐潔處妯娌以忍為先教子孫以勤為本闔門之

內雍雍如也石公蚤世太夫人誓守志不二蚕桑織紉以給孤幼之衣經營節儉以足歲時之用嘗曰凡為男子不耕則學學則治人耕則見治於人顧諸子曰汝曹宜慎擇而勉焉璞承其訓益勵志於經史遂入鄉校為弟子員數年以明經舉於鄉補太學上舍生以試事擢監察御史太夫人數勉以忠廉欽恤等語旋遷江西按察副使尋陞憲使華然有聲於朝野間凡此孰非太夫人之教訓所致時前少師廬陵楊公因聞太夫人之賢德遺璞詩曰平反日奉萱堂樂絕勝西京雋母心蓋太夫人仁恕之心與古雋不疑母之心同也又前太子賓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五

客國子祭酒致事豫章胡公禮部侍郎致事爭城陳公嘗為石氏作慈壽堂詩文皆比太夫人於軻親陶母其見重於鄉大夫率類此璞之遷山西左布政使也太夫人始離家一往就養時年已八十一康健如強壯時或適近地眾以肩輿迎候輒峻卻曰吾家素履清儉步行可當安車用此不無富貴驕人僚屬內外聞之媿服且仰則焉孀居五十四年冰玉之操凜然後三十年累用璞 恩封太孺人進太恭人再進封太夫人三進封一品太夫人恩榮莫之與比其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比卒春秋九十有二子男二人璞字仲玉其

長次璋次璿璋早世女三人吳源米迪曹剛其婿也皆出名族孫男六人晟昇曷泉昂昱女幾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邑同里之新寨銘曰 超超賢女系出軻宗來歸石氏婦道是崇豈惟婦道尤敦母德守制孀居年踰半百終始如一玉潔冰清康寧壽考幾乎百齡子貴孫賢繩繩蟄螫 恩命自天崇爵美秩曷繇致之積累自躬肆獲善報久而益隆生榮死哀世所稀有惟太夫人實天所佑歸安新寨丘墳巖巖嗣世仰止福庇孔多我銘其碑敢告來者用贊 龍章永光泉下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六

林子華墓誌銘

故元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子華 國朝交趾布政司叅議與祖之父山西布政司叅政厚之大父監察御史廷舉之曾大父以洪武二年五月十三日死義享年四十有一既死其配宜人陳氏守節又二十一年而死其子取公遺衣與陳宜人之柩合葬于潮之水東山然未有誌其事於墓者也正統景泰之間厚與廷舉父子並顯於 朝日夕以為欠事歲之庚午厚致政歸乃得具公與陳宜人忠節事行來請文刻石立於墓按林之先為河南光州固始人唐宗時有曰請者提師

從節度使王審知定八閩累封忠烈侯卒於官葬福清縣之王官山子孫遂為閩人今居三山莆田漳泉稱林著姓多其後也公忠烈之若干世孫諱榮子華其字自幼性已警敏而多材能讀書博通經史攻詩賦行草書時以餘興灑翰墨為蘭竹山水蓋超然拔出於流俗者也元季有司累聘不就後欲得祿養親遂起為員外郎未幾兵興八閩擾攘公勸總戎欲定州郡當先不殺於是民爭附之賴全活者無數既而與王用文者同保障潮郡 國朝天兵所向江南列郡皆下公與王用文者隱伏於莆田之壺公山中度勢終不能保遂與用文訣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誓各以忠義自勵用文歸福寧自經死公為部使者所得惜其才傳送京師公至四明聞鄉人後至者言用文死遂作詩留別知己者藹然忠義之言是夕具衣冠赴水死時從者惟一甥急呼舟人救無及矣宜人福唐河西盛族子也事舅姑甚孝謹家素儉泊而甘旨之奉則豐厚舅姑有疾其售善藥雖罄奩具不吝比卒葬祭一由於禮年三十七而寡一子二女皆宜人所教育造就得所如員外在也子嘗遣從鄉先生陳從卿受春秋經以舉孝廉授山東蓬萊簿即與祖也宜人春秋五十有七而卒厚與廷舉其孫曾云公與宜人當得蒙推 思

之典矣而厚偶以致政未請安知廷舉積而發之也大其請不在於他日耶姑書其行於墓以俟銘曰 迢迢林宗系出固始自唐而南來靖邊鄣豐功偉爵忠烈蓋世子孫延茂八閩皆是福興漳泉繩繩繼繼一居于潮衣纓不替累叅大政復為御史孰非祖宗積累攸致惟員外公卓哉伉儷並全忠節哀榮罕比潮水東山全歸兼美高墳峩峩子孫仰止我刻銘詩播之于禩

故太淑人蕭母周氏墓碑銘

太淑人諱祉姓周氏贈嘉議大夫大理卿廬陵曲山愚齋蕭公不敏之配今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維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六

禎之母夫人景泰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維禎聞計兩請于 朝乞歸終喪如制 詔皆不許惟遣官賜祭命有司為營葬域給驛俾歸襄事畢俾即起復於是維禎之歸葬也具太淑人平生德善以余其先公同年鄉貢士其先季父翰林修撰時中君同寅友請為墓上碑銘以行余與維禎同郡而有世好如此銘其可以辭乎按蕭周皆廬陵望族以儒為業非一世矣有博學隱德曰尙志處士者太淑人之父也母康氏以溫柔端靜見稱於鄉太淑人其仲女德性一如母而警敏德慧過之少時見父訓子姪讀經史太淑人輒從傍

聽之退而記誦凡數百言無一遺錯至於女事饋饌不待教習而能所為精緻出於常品為父母所鍾愛甫十六歲為擇所歸得大理公既歸事舅姑必孝必敬務得其歡心初大理公以父命其弟修撰為鄉校生獨承幹蠱之責於家太淑人助相之凡百祀先奉親宴賓客督耕桑之事悉出於太淑人綜理而大理公不煩致力故亦得肆志於問學以成名儒公既舉鄉貢矣念有弟擢進士第一為修撰於翰林吾當家居養母且教諸子於是遂不仕進而鄉邦之學者聞公之名執經以受學者踵門而至太淑人喜其道之行為飲饌以延欸之雖頻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九

不厭其凡來從遊於公者率多族姻賢俊子弟太淑人因語其子維禎輩曰吾非但喜爾父儒道之行爾輩又得與此賢俊交遊朝夕議論以相資益他日如爾叔登高科以酬爾父之志亦在此也以為之延欸益篤間聞其子與他交遊有為市井語者輒斥之曰爾儒家子乃與若等人伍能不為之染耶其嚴教率類此修撰君與其配劉氏安人相繼先卒所遺孤緝孱弱不立太淑人訓養之踰于已子緝卒又撫其孤至於成立平居整飭閨門嚴肅而於女婦婢使各授以事截然不敢有違其餘教者宗姻咸視以為家範長子維禎舉進士官刑

部至員外郎始克迎太淑人至京就養既至見其官居寂寞服食儉薄喜曰吾兒能長如此古人所謂好消息也居二三月恐維禎以奉養不腆出為營致決意欲歸且曰吾寧為儒家婦祿養雖美非吾素所樂也吾兒但能忠於國事不忝所生吾之樂無窮矣歸語其次子曰吾見汝兒能守澹泊吾雖布素勝被錦綺汝曹皆當效此其志尙又類此 朝廷初自維禎推 恩贈大理公承德郎刑部 清吏司主事封太淑人為太安人繼封今秩茲當進太夫人在邇孰謂遽止於斯此維禎之所為尤痛者也其生洪武己未某月某日比終春秋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十

七十有五子男三人長即維禎名肇自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大理丞少卿卿至今官次經有司舉應懷材抱德之 詔將授官聞計歸次綸女三人仲早卒義烏知縣同邑劉同泰和甘竹龍 同邑安溪吳環其婿也皆士族孫男五人訓詁諷誨諸女七人葬以某年月日墓在鄉之某山之原銘曰 於惟廬陵文獻之州有姓業儒曰蕭與周其賢且智無間內外以類相從世為婚配卓哉處士志尙斯文生此淑女歸於善人順以為婦慈以為母以相以教咸協于度服食嗜好不主於身儉勤所致惟務悅親憂恐愉樂不主於己懲勉不倦咸在

厥子有仕于朝祿厚名榮致養之膳靡弗稱情惟太淑
人心崇澹泊儉不自歛豐不自樂宜永食報胡不百年
壽雖未極德則遠傳磨石斷辭立于墓道以著其美為
來世告

夫人楊母劉氏墓碑銘

景泰五年五月十五日故少師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
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建安楊
公勉仁之繼室累封一品夫人劉氏以壽終于家計聞
天子念公 先朝舊德特用推恩命給棺歛有司為營
葬域遣官賜祭於是其長子尙寶少卿恭將卜是年某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五

月日奉柩葬于邑某鄉某山之原乃述夫人平生來屬
余為墓碑余辱與公同在翰林二十六年忍辭其子之
屬愛一不腆之言乎按夫人諱員字妙貞邑處士劉仲
穆次女生而秀穎端重不凡十歲能通列女傳及女誡
諸書為父母所鍾愛初處士見公於鄉校奇之曰此廟
廊器也即以長女妻之公與之生一子二女後舉

官翰林而妻沒援例送幼子女還鄉處士憫其子女無
恃縱有而愛或衰復命夫人為之繼室夫人既歸孝敬
以奉舅姑慈愛以撫幼稚閨門之內和而有禮永樂之
初公攜夫人居京凡數年內助甚周歲之戊子公奔

喪去官未兩閱月用召起復赴京次年復遭母喪未聞
計時已有扈從征虜之行又明年始得請奔喪去亦未
兩閱月又以奪情起復隨幸北京時公子幼無他得力
兄弟其間葬祭棺斂凡禮儀諸務悉出夫人綜理而皆
井井有條其能事蓋如此公居北京與夫人睽違者幾
三十年嘗以書來迎致夫人輒以家大兒女婚配未畢
為辭及觀其理家政待宗姻以容忍為和遇臧獲以寬
恕為惠孤嫠有不能自給者賑之嫁娶有不能為禮者
助之而于理辨賓祭教誨子姓之類尤倦倦焉致謹恐
忽家致富饒自奉則甚儉約而未嘗有驕奢之態人有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五

過譏責之則甚平恕而未嘗無傲勉之意故無間外內
疏戚皆有以得其歡情焉其生洪武壬戌四月二十九
日比卒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六人恭長與女二人皆夫
人姊氏夫人出次讓次錫次賜次貴芳次貴通恭由尙
寶丞陞少卿貴芳中書舍人女七人孫男十六人長曰
泰以武勳累授建寧右衛指揮同知次士儼士俊士倫
士儉士佶士傲士佐士傑士偉士儀士俱士僕士
明士備士保鄉貢進士 人曾孫男三人女五人於
乎士有德善不著於史則見稱於清議以人之所共見
聞也若夫女德之盛非有子孫為之揄揚其何可得而

見於外哉此尙寶之所為惓惓於其母夫人也銘曰
於惟夫人生在名族來歸楊宗婦道淳篤豈惟婦道母
德尤崇相家教子族姻所宗有偉師臣可無內顧數十
餘年實資相助命書焜耀累錫褒嘉有祿有翟為躬之
華壽七袞餘倏然而逝葬祭有思哀榮終始建安之域
土厚水深歸藏安固千古自今

弟永墓碣銘

永余之同會祖弟也余同會祖兄弟得至於壯老者三
人二十年前兄靜修先生卒余乞銘於少師東里先生
楊公時猶幸存二人孰計永死而獨余存悲慟已不自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卷之九

五

勝忍言銘其葬耶然憫其孤皆幼不與之銘使罔知所
從事寧保不他效乎乃為投淚書之永字德清先叔竹
林府君長子初以其生於孟冬名孺永既而去孺名永
字曰德清比壯領經明行修之薦以永字近永遂更名
永以行先世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遠詳見東里先生
所敘余陳氏譜 贈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諱源可碧潭先生永之曾祖也祖諱民燾父
竹林府君賀縣丞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諱一敬
號竹林清隱母金洞廖氏贈孺人德清生於竹林府君
罷官歸之明年為洪武三十三年庚辰十月十日甫

十歲孤十二歲廖孺人亦卒永日取先世遺書從先生
長者或往遊鄉枝間講讀以資誨益不十餘載遂深有
所造就至有執經踵門而受業者宜德五年領薦起得
授常州府儒學訓導惟以獎率化誨為務士之取科第
者多出講下同官有陳睢者驕恣時肆橫逆於其僚友
永獨毅然不與之較未幾睢遷南京太學以死家遠無
所仰竄永極力圖歸其喪葬常郡正統三年預受聘考
湖廣鄉試又明年春以九載滿至京被簡試論謝於貴
州道方半載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官六載出入於中
外者各半嘗按湖湘校閱三司公稜成帙正之一依矩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卷之九

五

度鉅細周密及按閩粵則謂興利必先治末必先
正本同安民有巨蠹葉秉乾父子者數遇守宰并執憲
者莫如之何永至首祛除之奏黜左布政使方政按察
使謝莊以行已不律數事皆快公議自是豪奸斂伏僚
庶驚懼期年辨死獄得生者凡六十人永遂獲居按閩
御史稱首於其人士正統十一年冬用三法司首臣薦
遷浙江按察僉事益思所以不負所舉如于分巡海道
防禦寇賊必以身先將士而痛懲其不率令者各處凡
督兵民漕運歲賦輸京師者藩司專領其事部曹催行
憲職直監臨之禁弊害耳當永監臨之歲浙賦餘七十

萬運猶未及大江催行者已先事他往專任者復病死於道惟承一人臨蒞遂兼任之其郡邑典守者皆言曰得明公足矣何必他人比至果無一毫負運視常歲完先一月餘當處州盜未息承應率金華衢州民兵守大巖山口蘇材諸寨至輒截殺門陣口周察諸路餘寇以功陞食從四品祿先是溫處等府所屬平民男女被誣執為寇屬拘官所不得辯釋者甚眾承悉驗其無辜縱還家凡千餘口同官副使陶成僉事王晟俱沒於討賊承為白於守臣得奏授其子以官并於山口寨立陶副使祠使德之者祀焉有言於 朝自古賦出於田皆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五

視田之多寡以為重輕今嘉興等府縣往往有田多而賦輕賦重而田少者乞勅公廉大臣均以便民 朝廷以為東南田賦多寡輕重之制肇自吳越錢氏至今數百餘年民守已定賦雖可均民不可擾均之不過利害易歸而已設使四方請相效而為之爭訟之機難已卒之利害所在非彼即此於國於民便利何益欲求便民反致擾民可乎故勅止許擇其差可有利而無擾者行之不必盡均是時巡撫浙江兵部尚書孫公原貞與承同奉行其事二人遂定田多賦輕者運輸京師賦重田少者止輸郡邑請著為令蓋庶幾乎有利無擾之意繼

又奉 勅同御史何琛審所屬疑獄論辨死得活者百三十人副都御史軒公輓嘗為承按察長官廉介難為僚佐承獨樂與相守軒亦嘗語承曰僚佐眇然惟陳德清僉憲與陶成為可托因指溫台已然數事見諭言輓每遇各處有難理事輒自計曰非得陳往未易畢也後陳果皆不負輓語蓋軒非但以此語余可與言者無不然也時補藩憲長僚缺者例出廷臣僉舉一日僉視缺舉五人皆藩憲叅佐而承預其一得拜福建左布政使眾方以為公請 命下數日承固未之知也當言責者

芳洲文集

卷之九

美

林郎并封贈父母妻任僉事受 勅進奉政大夫承為人狷介自守疾視流俗不為少戚庶幾乎竹林府君之行誼至於治職剛勇果亮凜然冰蘖之操不忝乎御史僉事之名節雖余不敢謂不然也使天更假以年必不改是惜乎當遷而止於命悲夫景泰七年以蒞官滿九載得過家之明日嬰疾半月而卒時五月既望也享年五十有七以是月 日葬邑四十四都總坑之原從母廖孺人兆承娶鄧氏邑儒學老師崇志先生之孫封儒人無出乃就任再娶昆陵王氏子男三人孟岸仲京季憲女一人嫁李厚銘曰 西昌陳宗自郡博始傳至竹

林裁及七世永寶承之早失怙恃歲方髫鬢并亡其弟
千鈞之垂一髮攸繫執玉捧盈惟承是寄遺書雖存機
發難恃業則承先否則從彼遡流求源務濟厥美嗚呼
承乎幸不舍是有子三人非承何視我述銘章勉使思
繼

故妻宜人曾氏墓誌銘

宜人諱靜字淑靜姓曾氏泰和邑中令族會祖某祖道
可父德遠皆力於務善母尹氏有賢德宜人在同產中
最少最見愛於父母六歲先侍講府君即為循聘之稍
長讀書至通孝經論語小學諸篇二十一歲歸予予孤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已十三年為邑庠生六年宜人贊相曲盡心力又八年
予始去舉進士北京為翰林修撰明年冬 扈從還京
師寓書歸迎宜人至則承樂丁酉春也辛丑將赴北京
宜人謂曰君恒念去先隴久未能展省妾請乘此侍行
以是年八月歸未幾寓書來曰妾數有子不育恐孤先
祀今擬為置別室偕往又明年春果至次年予遷翰林
侍講洪熙元年三月 朝廷推恩以其官品贈父母而
封妻為安人是年冬歸焚黃既歸幾月予以史事 召
欲挈家行宜人曰 朝命在躬尚得顧私耶宣德戊申
五月宜人挈其二女一男至至未踰月一男喪哭如失

已出庚戌予遷侍講學士妻亦應封宜人是年冬生長
男宜人大喜至躬撫視其母明年春宜人亦生男方十
月竟以疾卒時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其生為洪武丁

卯閏六月二十六日視其卒若為男易之去者享年四
十有五嗚呼傷哉 朝廷憫循獨力給官舟命姻家進
士羅崇本歸其柩於鄉里有司為營墓葬焉宜人性簡
澹儉薄自用未嘗妄費處宗姻以忍讓為和愛子如一
待下有惠予所為有過輒婉語相規有不及輒補益周
至方資以鞠諸幼以植吾門戶孰謂遽止於斯使吾孤
重望哉嗚呼痛哉二男二女長許南岡李氏次許桃源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蕭氏 命下之日予買石刻銘將以隨柩納諸墓云銘
曰此吾妻曾氏之塋雖卜之吉築之固足以安其靈安
能忘吾情

故繼室淑人郭氏墓誌銘

淑人郭氏諱妙智世為泰和雲亭鄉冠朝里人系出唐
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詳見余所序其冠朝族譜宋有父
子同登景祐初進士第累官俱至顯要曰僅日之美者
淑人之二十一世祖也曾祖諱祥彬有隱德祖諱以
昭在 國朝洪武末以奉天征討沒於戰陣功追贈武
畧將軍富峪衛副千戶祖妣羅氏贈宜人父名環字永

循孝友忠信襲父官居兩京三十一年謹行修職克其家宣德甲寅以恩例調守吉安千戶所母陳氏封宜人莊靖而有容德淑人其長女也自幼端靜柔淑女事不習而能事父母及庶母愛敬如一父母愛之初父母未有子指淑人曰有此女如子矣謂其必貴也在南京時與前母張宜人之母安人同居陳宜人事安人過於所生安人亦眷愛淑人如骨肉躬躬保抱攜持起居不釋手慈惠百至暨淑人當隨父母赴北京安人不忍舍抱之痛哭者累日因謂陳宜人曰吾老矣若記吾語是女他日非違官慎勿以歸其見鍾愛於姻戚又如此愛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完

弟妹手足弟殤痛切心膈年二十有一歸余為繼室未嘗一日不念安人每語及輒泣下又二年為宣德九年以余濫官翰林侍講學士恩封宜人又三年為正統二年余丁艱歸淑人與俱五年隨至京師又七年為正統十二年以余官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恩進封淑人所撫二子皆長乃與余計曰兒今畢婚時然所聘在鄉歸就婚誠便況誥贈祖考焚黃不可緩請攜兒代行畢此二大事兼得歸寧父母蓋陳宜人每見二家子姓臧獲來京輒念淑人感泣不已故淑人有歸寧之意余以一舉而備三善躍然從之資送以行淑人一心

於夫與子與祖宗父母而非為身計若此孰計明年事報訖之書踵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方淑人歸余時二子才一二齡其一雖有母莫氏歸理家於鄉其一則累封贈淑人曾氏者為其母淑人所繼室也故二子皆淑人撫長保護惠愛十有八年逾久逾至有今日其歸道經曾淑人塋躬率子女拜奠墓下而去淑人所生惟一女而他母三女皆長淑人悉資遣嫁獨於所生者不待其有家而逝此其尤可哀也淑人性極慈良待人甚有恩禮雖分亞於已者遇之如處同列母宜人有庶疎及外姻居京者親庇靡不周至家庭臧獲數十未嘗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三

施以疾言厲色而人皆知敬服兩受誥封之榮退然若無與於已者而惟以助相余為心以不及奉公姑為歉凡有事於賓祭必務豐腆誠敬而自奉則儉約子女無間疎戚聞淑人有委命莫不欣欣喜動言面其有以得幼稚之懽心率類此其生永樂壬辰十二月十四日卒以正統己巳六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八方家居嬰疾時二子屢致醫藥不效父母更自官所攜醫來視兼致祈禱旬月陳宜人歸自以淑人疾少瘳矣并攜以往冀其大瘳不意前疾復作所在公私內外姻眷交致醫藥愈至而疾愈急竟以卒於外家嗚呼痛哉淑人未卒三

月之前以為二兒娶婦設宴累日族姻尊幼具在賓主
 勸酬喜極不自勝孰計喜極生悲而已遂至大故此非
 尤可痛乎所撫二子長珊次瑛所生一女微貞尙幼其
 長三女之婿李遇蕭望劉詮言也珊瑛既奉淑人極還
 茲以卒之明年正月八日命葬於邑東梁家渡之南山
 乾亥向從先祖妣劉淑人兆也將葬之前半月蒙 恩
 遣進士黃德溫至營葬域遣進士韓敏至諭祭俱從尙
 書夫人行事於其葬也余不忍為銘然不可以無銘銘
 非余而誰宜乃忍哀而銘之銘曰 生於京封於 朝
 兩承鸞詔還鄉土忠於夫惠於子愛敬一念在父母力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三

從子璩墓誌銘

嗚呼自先兄靜修先生沒庶幾能持立門戶者璩一人
 耳孰計其遠殞於斯耶此吾之憾所以不能泯而尙忍
 言銘其葬耶然念其平生奚忍使泯也乃為誌曰璩姓
 陳字珮玉璩其諱也靜修先生之第二子生而警敏為
 父所愛自髫髻時讀書已能究其大指稍長已幹蠱頗
 輟學而其行已應務承上接下疏達爽朗皆非流輩所

及年踰弱冠備贅袁某母寡而無子資璩為養子璩事
 母如所生買田築室敬養不衰性重義而輕利利苟有
 涉於義輒施不吝平居尙氣節敦然諾人而無親疏遠
 近稱譽之無間言信兄弟之表表者嗚呼惜哉母羅氏
 其生洪武丙子五月十五日沒正統己未三月十六日
 蓋為兇徒之所謀云嗚呼傷哉其葬于金華山麓之庚
 甲山作午丁向娶鄧氏繼袁氏曾氏子男六人曰植曰
 稻曰稷曰稭曰稿曰稭女一幼曾氏尤賢所賴以撫鞠
 諸孤者幸有此也嗚呼悲夫余陳氏自渙齡府君仕元
 為吉安路儒學教授再傳雲仲居士始情西昌羅氏居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三

女玉衡墓誌銘

嗚呼玉衡吾女也吾生二十有九年始生汝汝母曾夫
 人惟懼汝不育禱于北斗因名汝曰玉衡四歲母攜汝
 至京官所三年之後復攜汝還秦和又三年復攜汝至
 北京居二年之上汝又隨吾南還省祭又三年後汝復
 隨母至北京居三年不幸汝母沒比服除吾始納李遇
 為之婿居五年生二子鏞鉞汝復隨吾以丁艱歸自是

汝不復隨吾至京矣既而汝生二子女長十二次八歲
孰計不見吾兒又十二年而竟至永別耶嗚呼悲哉嗚
呼痛哉吾兒端重謹厚女事不習而能雖父母前不肯
妄發一語雖閨門內未嘗妄舉一步樂聞人善恥言人
過友愛弟妹如於已出雖未逮事舅而敬以事姑稱譽
汝德善者無間長幼疏戚孰計汝遽止於斯耶嗚呼悲
哉嗚呼痛哉汝卒景泰三年閏九月二十八日遇舉懷
材抱德自京師使廣東過家前二日也蓋距汝生永樂
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得年四十書來擇以某年月日葬
汝六十 都貴源李氏先塋之側蓋遇邑南岡里李氏
芳洲文集 卷之九 重

故女弟高母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陳氏諱嫩先曾祖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
傅戶部尙書 文淵閣大學士碧潭府君之曾孫女先
祖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
閣大學士定齋府君之孫女先考累贈榮祿大夫少保
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和林府君暨

先繼母一品夫人胡氏之女而余之女弟也生甫四歲
先府君見棄背明年先夫人亦遺世與余皆賴醇修先
生教育成人先是先府君許孺人於聿溪高氏比歲十
八竟以歸之孺人既歸事舅姑甚孝敬姑性素嚴孺人
在衆婦中獨能得其懽心然不以其得姑而有所驕矜
於妯娌間以是姻族閨門無疏戚長幼皆愛敬之而稱
善者如出一口凡諸伯叔卑幼事無大小其作止之可
否有所疑於心者必咨於孺人而後決孺人悉從仁厚
處之卒靡有或戾於患者其夫仲止惟知治徭賦已耳
其戚獲輩有以家務請者輒命以白孺人爲之不一以

芳洲文集 卷之九

重

介於心孺人所重恒以家庭賓祭及諸族姻憂喜慶弔
與諸子姪從師爲學供具之類是務至於以勤儉植家
以惠利逮下尤爲其所惓惓者云兩爲仲止助置側室
嚴氏張氏待之極其愛厚其生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八
日卒以景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以卒之
又明年十一月十四日葬其鄉院甫金竹坑之原子巽
十人瓊琪琳碧玘一女孩會熙者皆孺人出齊珊玳
皆嚴出瓊張出也琪獨蚤世孫男八人廣韻續廣韻
廣韻廣韻廣韻廣韻廣韻女六人幼余竊自念男女
第三人靜修兄歲六十謝世余悲慟不忍銘其墓乞銘

子少師東里先生楊公矣今余女弟幸亦六十於其卒雖悲不忍銘其誰得悉其實而銘之耶乃忍哀而銘之銘曰 同氣三人兮共孤苦兄妹六十兮先朝露顧我衰老兮銘汝墓嗚呼悲慟兮吾誰訴

表

故吉安府知府李君孟承墓表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為吳江人君之曾祖公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吳氏徙居吳縣今遂為吳縣人君生俊偉異於常兒稍長被選補郡學弟子員即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即以書經領薦京闈明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居官教人自學日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恒倍他館且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畫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 其識鑑精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 獎掖賢能賑恤困匱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奉 制以有事于 廟學見君嶄然在儒師中非拘拘然章句士也心恒識之會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君各應 命下擢吉安府知府時閩潮寇皆起屠劫其

鄉聲聞遠邇吉安無藉貧民乘之以攘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失數日不戒哉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即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 殺暴 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

聲著聞其勢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効輩數人悉致之於不可偷生之地由是豪奸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譬人有以此爲其罪訟於 朝者余復爲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未及一年修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豈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凡威而愛之者皆欲乞留有不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可得於乎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計去而竟不可起而余爲之表其葬耶其生洪武庚辰九月二十五日沒以景泰五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陳氏繼倪氏子男四人曰瓊曰瓘曰璣曰瑄瓊補郡學生女三人長嫁周玉餘幼孫男二人君性軒豁而志有爲使其得志有承將如神駿之驟長坂殆無復顧夷險而莫之能禦矣惜乎天賦之才而嗇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尙者之不自於身後也哉故爲之書授其子歸刻而立於墓上之石

獨孤公墓表

宣德九年夏刑部交趾清吏司郎中獨孤樂善得致事將歸泰和於予泣且言曰樂善不幸生七月而孤至八九歲稍有知賴先宜人教諭以先世事樂善謹識之不敢忘後濫累官工部雖嘗獲捧命書焚黃先公之墓而先德不自無以繫孝思今既老且歸休田里不於此時圖之復可緩不孝之罪耶敢以先宜人教為請願文以表之樂善於予前輩友也予仕也後兩京相與又二十年忍以言不腆為辭哉公諱明字文彬姓獨孤氏先世河南人有元震者隨宋南渡登進士第為廬陵令因家廬陵元震子君選開慶己未進士君選子彥宣彥宣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子有年有年子伯庸公之曾祖也祖鼎新來為泰和醫學提舉遂家泰和父景芳繼為提舉人稱儒醫母韋氏有賢德公少學於教授安成黃瑞節訓導同邑倪存遠二先生勤講論有志於世用者遭元失統遂不果出嘗避亂於邑之雲溪見有饑欲絕者輒分殮以食之語其配曰彼無食欲死耳萬一生之天其肯絕我乎卒俱全活遂於醫藥曰此吾世業也有求之者無問寒暑暮夜赴之恐後然鮮不效效亦未嘗懷望報意天性孝友雖貧而祀先必致豐潔事親必備甘旨至於事長接人與逮卑幼皆務得其懽心人無親疎遠近譽慕之者不約

而一平生所服雖無完解之衣然未嘗容一塵垢汚人以為類其心之潔一日遘疾語其配曰我病如此不可起矣爾善撫吾兒以存先祀勿令獨孤氏無後也語畢而沒時洪武三年九月初七日距其生元天歷戊辰十一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三配廖氏有賢德凡獨孤氏世出與公平生不泯及教養樂善有成者皆其力也不謂之賢而何子男三人不凡不同早死樂善由邑庠生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授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轉工部都水清吏司以考最陞郎中洪熙元年朝廷推恩贈公奉議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廖氏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八

宜人既而樂善復改北京行部禮曹遂轉任刑部云女一人蕭同倫其婿也孫男四人舉譽學教譽學早死女四人尙幼公初葬五十七都大方園今遷葬某山某原孟子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觀樂善可驗矣雖然向非公之積善與其配之植孤其孰能致身後之榮於今日耶其亦可以為方來之勸也故為表諸其墓

樂君仲韞墓表

予嘗聞禾溪樂氏多忠厚長者非一日矣洪熙元年南遷乃得拜仲韞君及其二弟叔潤季美淳然有非乖爭

淺薄之流所可同日語者益信向之所聞為不妄也別去五載其心未嘗一日不生歆慕欲更親炙而不可得孰計遠聞仲韞君之訃耶此予所為不能無所憾也直德六年君之子象賢象昭暨猶子象明走書幣達京師請文刻於墓外之石以示無窮予固當書然因循久未有復也又三年象明弟象乾擢湖廣按察司經歷來促此文寓歸乃表之曰樂故禾溪名族宋元皆有仕宦惟君曾祖瑞軒祖復初父大成隱德母胡孀人寡居五十年守志不貳其事見於今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公所為墓誌君諱玉字仲韞自幼穎敏敦重異於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弔

常流早孤事母克孝處兄弟極友恭外侮為之不忍加焉以是家業有振無墜里中長老咸竊羨曰大成公可謂有子矣君嘗憫其族人有沒於兵變而徙葬者徧詢得之悉具棺歛男女異序葬焉人稱義塚事見於前進士陳士瞻所為記君之平生約以處已裕以及物而人無間然焉配羅氏有賢德卒子男二象賢本叔潤子以後君者女一適廬陵胡儀輝孫男二宏和女八君生元至正壬寅七月十六日卒宣德五年三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既卒之三日葬君於里之蕙仁原坤山艮向君之兄弟四人孟早世惟君與其二弟偕老藹然忠厚長

者之風充於家庭而表著于鄉邑蓋絕無而僅一見也今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公嘗寄其兄弟詩曰三老風流從昔少百年文物至今存人以為不虛美於乎後生小子恣於乖爭淺薄而自以為得其志者第未嘗識忠厚長者之風為何事爾人皆知是為足慕焉將見自一人而化乎一家自一家而化乎一鄉有不難矣故特表以為勸

安人甘母蔣氏墓表

安人諱壽字永壽姓蔣氏今漳州府知府甘君瑛之配也正統元年以夫禮部精膳主事之恩得封安人又芳洲文集 卷之九 早

六年為正統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於其鄉上距二月某日奉柩葬邑城西某山之原明年走京師求書其平生于墓上石孝子不忍其親之死欲書其平生以著存不忘固其情之至也書則揭其母婦之道使可以示法於來繼此奎所以有取於余言也按蔣氏世家豐城之長安鄉安人之曾大父從義大父德達父伯澄母某氏皆有善行于鄉族安人自少端敏既歸以恭謹事其舅姑以寬忍待諸姊妯性嚴而未嘗厲下貧富而恒喜濟貧漳州遊鄉校時每歸聞其得良師友輒為之喜

比官京師與守一郡聞見其能且廉輒自慶且幸曰夫能如此吾亦無外患矣其賢有智慮率類此初漳州以上計赴京道應過家安人請隨以歸計得一拜舅姑且為長子娶婦至未數月而疾革自度不可起也乃請於舅姑曰得拜大人之願遂矣其如未見婦何舅姑即命取孫婦入門使就牀拜之安人泣曰汝善為婦以承吾舅姑也婦亦感泣不已其慈孝又如此母婦之道可示法於來繼復有大於此哉是宜揭之以為勸也安人子男二長奎次長壽女一許嫁袁氏皆將駁駁於遠大者過安人之墓者讀余文而必究其人之善知其善而必芳洲文集 卷之九 聖

羅文振墓表

淮南有孝友信義之君子曰羅君文振者前湖廣按察使文衡兄也其先吾廬陵印岡人再徙吉水至君之尊府景泰由吉水遷謫淮南之山陽縣為山陽人母范氏宋文正公後君之父子雖居山陽而親厚於廬陵釋紳賢大夫士之往還其家者不啻如父兄宗族也以是山陽之人皆知重君父子信義而羅氏之聲望益著聞於遠邇君尤曠懷雅度輕財好施事有涉於義者雖傾囊為之猶恐後姑蘇賈人有攜其子舍其傷者其子秀傑

而好讀書君見而愛重之待如賓友且資助之使學甚厚且篤久之探其父意無欲使成材者問因巡撫如蘇諸郡侍郎周公見過君以周平昔鄉郡莫逆也即語之曰蘇州有施槃者質美而好問學公為巡撫使之見遁於此為得人焉耳乎周公駭然即舉為蘇學弟子員君益厚賞遺之未幾槃舉鄉貢擢正統己未進士第一人君喜為作狀元坊牌於槃所舍其傷之地以私旌之余過淮南君猶寓貲於余遺槃比至二日而槃以得疾卒於官君聞之慟為郵其家甚至每過州里饑荒人多乏食君必出粟調之膏以數千石助有司賑民得 賜聖芳洲文集 卷之九 聖

書旌義勞以牟酒復其家矣又嘗輸芻粟於京師以助給兵得 賜冠帶歸榮於鄉衢人有徐某者以徭役自京歸得危疾為同行者棄於道君偶夜行過之聞其呻吟訊得其故使人舁歸於家濟以醫藥月餘疾愈遂費遣令歸備又嘗遇崇明人朱某因饑寒鬻其女臨別號痛不忍舍去君憫其苦即如所鬻之直償受鬻者令還其女其所為尚義率類此君自少孤躬植其家而教其弟文衡以學至遣為郡庠生齋以厚貲使之隆師親友得以深於造詣文衡卒舉鄉貢為第五人擢高科居顯官卓然著稱於當時者皆君所造就之力也比文衡卒

君哭之慟躬往歸其柩於湖湘葬祭皆盡其禮而撫其幼孤雲翔如已子嫁其孤女必擇名卿之家其篤於孝友信義雖古之君子不足過之而惜其未獲沾一命以施於民以卒此所為可慨也雖然孔子不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翼為為政余於君亦云君諱振文振其字也以洪武戊辰六月某日生其卒以景泰庚午十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四配陳氏有賢德女一人淮安衛指揮張某子某其婿也猶子雲翔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耐葬於淮城外十里先學之側乃預奉都察院副都御史吉水宗人羅公學古所狀君芳洲文集 卷之九 聖

之事行來乞為文刻石墓上余亦見親厚於君者忍不為之書乎

賴公子恭墓表

古者士大夫之葬其封高四尺建石琢辭以表其行世降風開文過其質治葬者往往誇尚華靡以為厚親之道不知喪易寧戚乃禮之本也知其本則親之令名善行可不表而出之者乎此予于五雲賴氏琛之請獨不辭者無他以其知所本故也琛子恭處士之子祥齋翁之孫振宗甫之曾孫也以父命備員邑庠未幾處士見背宗兄直夫先生已銘其壙琛又具書幣走京師徵文

以表其墓且曰先君不幸蚤失怙既廢學而又以母老寢其仕進之心雖孝弟行於家鄉稱善人而不自矜伐故鮮有知者今及耆而卒使不肖不求文彰之則先君之行民而無聞罪莫大焉敢以狀請願大人先生哀其窮賜一言以刻諸石則先君既死猶未死也按狀子恭自幼穎悟嗜學不好弄居喪克盡禮長益刻厲持身正家廣田園新第宅而家道益裕與夫軒偉豁達以忠厚聞於鄉凡爭競不平者皆往質焉與人交必輔以道赴急難周貧窮常以禮法自閑敬下賢上故遺琛入邑庠讀書以嗣其志至於禮文家範咸復舊規者蓋其平生之志以遠大自期待而然也配澈溪彭氏有懿行克相其夫子男四人曰珣娶東溪郭氏曰琛娶梁溪康氏曰玘娶瀘源蕭氏曰瓚娶符竹郭氏女適平江郭衡成孫男十人曰某

有祖父風異時造就蓋有不可量者噫子恭之行既重於時琛之治葬又合於禮其可以無書耶故筆歸之俾刻石以表其墓庶幾有考於後焉

安人周母劉氏墓表

安人劉氏贈承德郎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五雲周君存敏之配湖廣德安府知府鐸之母也以永樂二十一

年十二月十八日卒距其生洪武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某鄉某山之原既葬之若干年為景泰某年以鐸恩贈安人又明年鐸以刑部郎中而有德安之命乃述安人事行來請曰鐸在母時已見棄於先人踰三月鐸始生生七年復見棄於母賴祖母陳撫育教訓至有今日追念母之恩德無窮茲欲有以表著於墓垂示無窮敢乞為文歸刻之石鐸仕京師余所愛重者也為之表曰劉氏世居五雲鄧林其先本廬陵郡城人宋末有預倡義討賊吳草廬先生誌其墓曰子清者安人之高祖也有建義塾以文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聖

學授淇州學正曰桂平者安人之曾祖也祖敏敬父伯融母任安人諱細實年二十有三始歸周君早寡事姑甚孝敬撫夫前室之子愛踰己子安人初寡時哀毀欲自斃姑解之曰汝獨不恤遺腹者乎使果男子夫雖沒猶存也果生鐸安人奉姑愈孝敬而哀毀則自若竟以致疾姑曰我雖早寡且獨幸得孝婦不自覺為獨也今婦又如此我將若之何遂躬百方為致醫藥卒不可救姑哭之慟過于慟其子焉於乎此非有篤孝之行者惡足以致是哉世之享一命之榮者不在其生則在其沒不在其身則在其後夫豈偶然之故必有為善之實而

非尋常所可比者然後能也若劉安人既有子貴又享身後之榮如此孰非其孝德之驗哉故書以表其墓為勸安人有子二人曰藻其一鐸也孫男三人曰愚曰聰曰朝回其方來之慶尙未可量云

永豐縣知縣董君合葬表

前永豐縣知縣董君孟聲既卒之十三年其配太孀人顧亦以壽終于家其子吏部郎中璵奉 朝命奔喪歸將舉君之喪與太孀人合葬于其鄉仙芝嶺先塋之側乃具事行請書以為墓表璵余共事館閣者也且篤實有孝行表不可辭按董世居杭之仁和高曾祖以來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聖

皆以行誼見稱於鄉君之父諱均義允樂善好施予母李氏有賢德君諱鏞孟聲其字也自幼穎敏異於常兒稍長讀書多通大義為鄉校生未幾即以明經領薦於鄉登永樂甲申進士第被選為翰林庶吉士會 朝廷惇親親之誼藩府官屬必選名士於是以為君為 晉府奉祠正尋因註誤左遷福建順昌儒學訓導後調建陽教諭化誨諸生皆有所成就為閩學官稱首暨歲滿去建陽生伏 闕乞留之比得請後以丁內艱去服除改任蘇之嘉定嘗以聘考南京山東兩鄉闈試皆得銜鑑公精之譽既而用薦起為江西永豐知縣下車之後悉

屏宿弊政令一新蓋本之以誠信慈愛行之以廉平公恕守之以安靜不易既久而人自信服之不忍欺焉其卒也以述職至京正統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距其生洪武十一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一平生所為詩文有安豐稿若干卷藏于家既卒之十一年為景泰元年以璵推恩贈文林郎官如故配顧氏封太孺人太孺人亦里之善族子也生而柔淑為父母所鍾愛比長為擇所歸遂為君婦孝敬慈順稱無間言自君起家歷官三十餘載奉親教子皆有所託而得盡心為職務者皆太孺人助也不謂之賢配乎其生與君同歲某月某日其卒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景泰三年八月十二日也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人長璠璵其次也自中書舍人擢今官女四人長適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次王訥蔣珪陳惠其壻也皆宦族子孫男四人長文早世次庠次序次廡女二人長適中書舍人林章次幼君與太孺人子孫壻皆賢且達而平生所操履德善又足以為族姻式範如此皆足以表著於將來者也故為之書俾歸刻石立諸墓焉

芳洲文集卷之九

芳洲文集卷之十

泰和陳循著

傳

羅處士傳

羅處士諱道生字孟昭姓羅氏泰和城西人其先邑仁善鄉梅山里人也宋末有諱福四者徙居鄉之坳頭里當時稱貲產之豐者必曰坳頭羅氏福四生仲實處士之曾祖也死於橫逆遂喪其家業子均睡生才五歲隨母張氏嫁城西劉茂林賴茂林撫養成立遂冒其姓處士之祖也及壯能自奮家業復振三子仁壽文壽良壽處士仁壽出也生而穎敏為父所愛父禮致鄉先生蕭尚仁教之嶄然於兄弟中選補郡生復從吉水顏六奇二先生皆嚴毅方正諸生鮮當其意而獨愛獎處士後以疾去遭父喪不復出惟竭力以事母友於兄弟凡百公私之勞一在於己未嘗苟避嘗輸稅詣京師次池州遇暴風見舟有覆溺者舟中人出沒水上不自救處士號於岸曰有能操艇活一人者吾為予米一石即有同行善水者數人應聲曰果能此無難者也凡活五人遂予米如數五人者前詢其姓名拜謝而去後三十年有人過黃盆湖見五人家先祠書處士姓名問之曰此吾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一

向者拯溺恩人也以祝其福壽耳處士既有子乃嘆曰
我嘗學無成孤先人之教矣今有子復可使無成耶遂
卽所居構北齋仍禮致尙仁先生爲師先生沒又禮致
其子用道及龍泉訓導龍仲雨仲雨死斂祭如其所親
大夫君子有經乎城西者必過處士延歎恒無怠暇則
輒觀史鑑以求古人言行自適往往形諸譚論嘗曰木
有本水有源人可棄其祖乎遂與諸兄弟議請復羅姓
於官既復姓命長子堪爲鄉校弟子員從廬陵謝子方
訓導受易次子謹居家塾從同里陳公延僉事受詩待
其師者甚厚故底於成焉堪舉鄉貢補國子監生謹舉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二

進士爲刑部主事處士爲人好德義喜聞過家雖饒裕
而未嘗厭粗衣糲食志雖勤儉而未嘗吝賜貧恤困見
善知敬聞惡思遠於物之無益者戒其家人毋蓄處鄉
族知厚待童稚有恩皆爲人稱云一日得疾醫藥不效
孫庸請禱卽止之曰吾八十死何憾爾母禱但爲我語
爾叔慎以持已忠以奉職爾曹務學以償吾志語畢而
逝昔宋郊編竹橋渡蟻以至微類世位以爲有陰德者
處士捐米以活人命於垂死之際其心實無愧於宋郊
雖不得如郊之貴顯其身而二子俱以明經列科第庶
幾乎郊兄弟之起家也古稱爲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

子孫豈誣也哉予與堪同鄉校謹同鄉舉知處士之深
者故其沒也謹請作傳以藏於家而請名公先生表誌
其墓云

坦菴傳

公諱混字本之姓梁氏坦菴其號也其先長沙人自南
唐時徙居秦和至今爲秦和人世有仕宦公之高祖昭
伯宋景定間方山京榜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宣州撫州
知府曾祖才可祖彥卿父不移俱有隱德母陳氏柳溪
名家不移先生博學工古選詩所著有哇樂集學者皆
稱哇樂先生循猶及承教愛先生二子長諱潛字用之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公其次年弱冠時皆以通經能文爲里塾師公尤氣岸
宏偉不少屈下於人當時稱邑儒有子皆長者必歸先
生旣而公兄舉鄉貢佐教蒼溪公亦聘明經佐教瑞州
瑞之諸生素不知學公務務誘掖獎勵文化爲之大行又
出所得束修以賑瑞民之窮且乏不自庇者故人德之
無間滿遷溧陽教諭爲亦如之而於禮殿講堂齋舍弊
廢躬率修補偉然一新嘗以聘考湖廣鄉試眾稱其公
衡鑑之精丁外艱去居喪必由乎禮侈俗化焉服闋調
教納溪未幾蜀王聞其名奏求爲府僚除紀善居十
餘年補益滋多洪熙元年從嗣王來朝以母老乞歸

省王賜白金文綺俸為母壽後遭喪調任 魯王府而

見遇益厚又五年得疾 王屢賜醫藥卒賜棺斂視他

僚有加焉公性孝友事親及兄克盡其道鄉黨親之而

於從父及母弟之孤子皆教育之俸於已出平生剛介

自執嘗曰吾所行求順理而已所著有增菴集壁經指

南葩經正鵠二子長栗泰和儒學訓導自丁母憂來侍

疾過公卒已而走京師求墓文將奉柩歸葬而求循為

傳公兄自蒼溪遷翰林修撰再進侍讀皆兼右春坊右

贊善與學高文傑出當時循童子時所從師也循又考

會試取士且辱同官翰林數年迄今辱梁氏三世知矣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四

而可愛不腆之言耶竊嘗論今仕外服者公儒之巨擘

也公之文學行誼無所不備當時名公君子鮮不知之

而公乃不甚用無大功名以止雖循亦惑且惜嗟乎孟

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斯言皆不可以觀

公獨於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庶幾乎夫修天爵而人

爵從之常理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常道也常理出於

天有時而或變常道由於人君子有不易公處乎理之

變而所由者常道其然無足怪也使處變而違常所得

者或未可量然公寧為此而不為彼也此所以為巨擘

也歟

大孺人朱母陳氏傳

太孺人諱湟字某姓陳氏世為泉州府某縣人有為通

判諱傑者太孺人若干世祖也祖諱某父諱惟堅皆隱

德不仕母吳氏太孺人生而穎敏外端重而性寬厚幼

即嫻於禮教不妄言動父母甚鍾愛之汝沒事母惟謹

長歸於則文甫時則文甫已失怙恃太孺人每相其祀

事必恭必敬而哀感並至焉既而嘆曰歲時之盡禮何

如晨昏之奉養其篤於孝如此其父母家素貧遇寡母

卒殯葬之具一無所出太孺人慟哭曰天毒我外氏至

此乎哭踰旬乃止一夕夢有人告之曰天矜汝孝將賜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五

汝以白金若干既而知為夢以語則文甫則文甫曰寧

有是哉其夜室中掘所見地果得白金以鏡計者數十

遂得襄事既而又語則文甫曰天錫我以金者憫外氏

之貧也顧可私其餘不以惠人乎即以其餘市粟得數

千斛散諸鄰里鄉黨之不給者時賴以有濟者甚眾永

樂丁亥則文甫卒太孺人之哀毀與其所患視喪母時

殆有過焉時子尚幼太孺人既殯殮如禮復掘地得黃

金於則文甫柩下由是公私百費復有所仰人益信太

孺人孝忱之所感云嘗語其二子鑑鑄曰家無厚產爾

曹其務經訓庶幾有所仰也乃遣鑑出從師講受禮記

歸則謙其所得歲以為常間焚香告天曰願見有成不
 墜先業永樂丁酉鑑請鄉舉預夢見所試題比試果如
 所夢遂獲高選人又以為太孺人所感召鑑自蒲圻僑
 學教諭秩滿遷擢監察御史蒙 聖天子推恩則文甫
 以鑑之職而太孺人之封同焉太孺人既享年八十有
 一鑑又方駿駁於顯庸不已合論語所謂仁者壽合易
 所謂積善必有余慶之旨是皆有可書以為世勸者因
 鑑請為之傳以圖不朽故采其事見於翰林編修所狀
 者以為之言贊曰天地之所賦予而凡風雨霜露黍稷
 卒麥之類固施之無所擇生之無所偏也至於金寶珠
 玉地之所固有者惟秘藏之以待夫為善者而後發焉
 亦猶人君懸五服待有德不妄及其他也世或於太孺
 人獲金之事有所疑而未信於乎是烏足為異哉惟為
 善者能勉於行如太孺人其獲報於冥冥一也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六

雜著

說引

楊昱字晦之說

少師東里先生長孫名昱其冠字曰晦之先生謂余宜
 廣其說俾有所觀而勉昱之言明也而字之以晦母乃
 冥乎竊嘗有所驗而解之夫玉與珠其體本自明也使

或恒露於外塵垢蒙翳之而不明者生矣非玉與珠之
 不明其恒露於外者能使之不明也玉必藏於山珠必
 藏於淵則山與淵亦輝媚矣非山與淵之能輝媚珠玉
 之所晦使然也日極其明於晝月與星極其明於夜非
 晝與夜能使之明日能用晦於夜月與星能用晦於晝
 不顯其明於其所不當明而後天下之明無以尚也易
 尚謙於處尊故卑者不可踰詩尚絅於衣錦故闇然而
 日章皆此意也古之君子居有若無居實若虛而其有
 與實莫之能掩也有與實非猶昱歎體之在內者也無
 與虛非猶晦歎用之在外者也在內者不可使有於外
 在外者不可使有於內此古之學者所為因之以自強
 而不息也作昱字晦之說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七

宜興吳氏家藏名公翰墨引

宜興吳氏所藏宋元名公遺翰載此卷者總二十有三
 紙其首宋蘇文忠公答李昭玘教授書餘皆元之名入
 有周琦左丞燕城成廷珪鐵崖楊廉夫及王子蒙又有
 文原赴上都與妻夫人書詳其中奉省堂鈞日還監之
 語必鄒文原祭酒無疑而前層約所稱善之司業即文
 原也曰子方提舉果文子方歎如是而下皆不可以強
 辨要之必與吳氏有相好者吳氏之先有仕元為淮南

省理問諱村字子道號琴窻者即卷中所稱琴窻大理也大理之子公選實倩王氏公選妻祖即卷中所稱琴高也曰張經者吳氏塾賓其弟即卷中所稱常德通判交遊獨盛其所承書翰可知其為賢倅然觀書翰所藏多在吳氏又足以見二家之深厚也此紙距今百年上下而完存之不失隻字非文獻之家其孰能然哉公選之子名埜字景春嘗為吾泰和尹以賢能稱罷官家居況十數年民猶思之不置今歲遺其子維持此卷來京師求為引諸其首將後寶藏以遺子孫推景春意非欲其有所觀感而興起於無厭哉故為此以歸之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八

跋贊銘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宸翰四紙皆為泰和王氏洒者其一端午賜扇題識與直者四字其二直患目疾賜藥題封九字其三命吏部從直乞父歸老廿有二字最後直奔喪賜道里費題封十有六字特有圖書直遭逢可謂盛矣臣循恭觀之餘不勝哀感仰惟

仁宗皇帝監國代理萬幾不為不勞至遇近臣一語一物之施率皆發於仁厚而躬精密如此固本乾健不息

而亦豈非愛賢尚儒之所推耶古者人君於其臣之立功立節固有土田車服之賜足以給其身世於悠遠者然皆代言之司書之固鮮有及親題隻字於其間也而臣直之受恩如此其光榮之照耀蓋有過於土田車服之賜者矣宜其裝潢識之以為傳家不易之至寶也雖然直之所以報稱者豈獨一人一世所當知哉

書許繼可訓子詩後

元泰定間天台許氏繼可有示子廣大詩百四十言後廣大舉進士歷官州縣果起賢譽當時士大夫若揭學士曼碩陳助教眾仲諸公皆嘉許氏父子克篤教承有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九

微為之題跋是詩極見稱重今讀是詩而考廣大履歷始終信然詩與揭陳諸公題跋將百年紙墨尚如新亦可觀其世寶之重且遠況父子授受耶廣大之從孫禮部員外郎敬軒重其曾祖之訓又求今士大夫續題於後蓋欲寶藏於無窮焉間以及余夫寶藏先世之遺訓固孝子慈孫事而予以謂寶藏於家視寶藏於行孰愈哉水火凶盜所不能銷蝕者惟吾行而已耳彼紙墨安保其不銷奪耶敬軒寶藏於行使繼世皆效焉其為有功先訓孰大勉之勉之敬軒為太學生有事翰林時予與之舊故盡言如此云

跋淳化帖

右淳化帖吉水李恪所藏者恪將入南京大學以請予書一言學者必以尙古為高書莫古於周秦籀篆固未易言而可及者後來真行草爾此其足法者也今之作者率又舍此而自為書欲窺晉宋齊梁且不可得而況於古也哉夫何能為高也有志乎書學者勉之勉之

跋虞恭公碑後

有唐歐陽詢書虞恭公碑歐陽唐人楷法第一此與化度寺九成宮又歐陽書法第一二者之中此與化度第一也石本皆在陝西近時陝西人苦於應酬且竊殘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十

毀勢將不可永矣此本今江西布政使陳公為憲使時所惠予者予寶之如拱璧樂君象乾變而能教子者求遺其長子輝學書且屬題識其後記予少時何嘗見此蓋不獨予雖鄉郡士莫不然也今有此者不知寶之寶之而不知學其自棄孰甚焉輝其勉之

題羅氏天恩卷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時今少傳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以其母夫人墳闕守之故乞宥其同母弟羅京北京種田之行時公職專輔導有裨益德政仁宗惻然念之即從所請併釋其弟成永昌者公不敢

志 大恩謹錄所陳情詞及 寶翰親題恩旨十九字

以付京藏於家俾傳示方來焉間以諭臣循識其後臣嘗讀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夫賢人君所與其亮天工者也誠能急之其所裨莫大焉 仁宗皇帝所為念公而特有是 恩命也歟於乎此固足以見 聖朝之急親賢而君子之篤厚其親獨不在於此哉篤厚於親必能忠於君者此公所為賢也凡羅氏之子孫服此 大恩上仰戴於 聖朝下感荷於楊公當何如其不可忘耶敬之敬之

書衍聖公孔彥縉家藏羣賢翰墨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十

今衍聖公彥縉示其家藏諸君子之翰墨俾書一言孔氏之家非聖人之門乎孟子尙游之難為言矣況其下者哉又況於余哉衍聖公樂善懼有遺如此不忝乎聖人之後也敬拜觀而歸之

書東坡墨迹卷

東坡先生文翰見重於世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者如獲拱璧蓋非獨以文翰之佳亦其素望之所致歟吳僧契順方以其無所求於世自高至慕此輒輕數千里遠自姑蘇涉江渡嶺徒行露宿僮仆瘴霧薰而重足至於惠州為子致書於父圖之非甚見重於世者能使人然

耶契順所尚如此亦可知其人矣其荅東坡問所求引唐顏魯公報蔡明遠為例然明遠自郇易載米周魯公於江淮之間固無心於責報契順意有所為東坡特與引括之耳魯公報明遠之尺書東坡報契順之書淵明歸去來辭并題數百言其見重於世一也契順得此不知又若何而寶之今乃藏於明遠若干世孫天錫舉進士為武進知縣得舉於鄉大夫則明遠契順之祥又可見矣天錫問示予以所藏屬識一言嗟夫拱璧入手固能使人愛玩不置然以東坡字畫之妙猶愧不逮魯公顧予何人敢廁于珠玉之末耶紙墨幾數百年尚九未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主

書余母蕭安人墓銘後

循少失恃數侍先伯祖母王孺人側孺人每語及安人輒哽咽流涕曰安得復見吾賢女某也蓋孺人平生惟一女安人是也每教諸婦相夫理家必誦安人之賢俾以為法嗟乎人情固無不念其子如安人者懿德淑行有以超乎宗姻而反濫先朝露常情猶所不置而況於父母之心耶先伯祖母見棄於今又三十年循讀安人墓銘能不有宗姻之感哉雖然安人之沒可無憾也二子貴足以致顯揚褒贈之榮諸孫又皆森然玉立其承

安人之慶詎有涯哉循因書此以識感念云

跋王希稷舟中所藏倡和詩後

右詩三十篇 蜀府紀善泰和梁本之先生偕鄉諸士友上京師時舟中倡和者也清新偉儷皆有可愛作者凡十二人其十一人王希稷梁叔莊舉訓導袁叔景梁叔車彭士英蕭敬彥蕭敬清蕭汝堅楊克述舉鄉貢惟彭仲宣白彥章輸庸事於乎平居相與一觴一咏以樂其性情於風晨月夕固文人雅士之常也然自鄉邑以達京師幾六千里風霜冰雪闕深險阻其惴乎心目者無間頃刻而且各有去違六親之懷嚙能不自消沮其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主

神草贊 有序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雲朱公與言為四川按察副使時有草生於堂階一本二莖蓋蒟藿也蒟藿本田野間所常生者而乃生於按察堂階又二莖者一青一白白者析而復叢生於其側青白之色化幻不十此草

所為以神名也公嘗自傳其事暨遷都御史之十年出以示余余曰嗟乎此豈無所為而然哉為之贊曰煌煌憲節谷猷一方發奸摘伏抑陰扶陽間遠近歡欣愁苦顯者易見幽者難覩焉蒞蕭艾為儔孰克悉究知其戚休亦如無告蒙隱在下若匪自陳覆盆長夜挺挺萌蘗遂生堂階冀爾高明長照草萊豈徒長照為之庇護俾屈得伸俾弱得助維此蒞藜何青白殊不猶聚庶有榮有枯毋強凌弱毋眾暴寡反枯齊榮實仰仁者卓卓朱公可與為仁蒞藜就產孰謂匪神公不自居曰為警已公之行仁其寧有既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五

楊東里先生像贊

志剛而澹氣和而備有腴其存有純其履紹合聞於清白之宗當重望於 熙明之世任翊贊於授受之廷倚彌亮於密邇之地處華而不以自榮處長而不以自悻其為下而處也思近人情其為 上而論也務持國體其言之精必究於事之實其識之卓由揆於理之細為善者有所咨而不疑為惡者有所忌而不繼行於身者老而彌篤信於人者久而弗貳士有範模 國有龜著宜天錫壽以福君子

翰林院學士沈先生贊

有序

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春秋幾八十終卿大夫士皆寓哀于詩文而予贊其平生庶幾乎如覩其存云贊曰 承先世詩書之澤膺當代詞翰之寄被寵 三朝人仰其玉堂金馬之榮歷官三十載世寶其隻字片文之美蹈履瑩冰雪之清襟懷絕塵俗之累敦友愛於家庭流惠慶于繼嗣蓋超然五福之全而允矣斯文之懿者也

李太尹像贊

肅乎其著之恭充乎其蘊之豐視前修以勵其志學古訓以飭其躬其進也奮一身而駕踵賢轂其試也寄百里而懋著民功孝友之懿恒見於家庭之內仁恕之美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五

常行於政務之中百姓安之而興懷仰之切君子重之而延名譽之隆惟不見其操修之有既斯以增其祿秩之無窮

南京禮部侍郎陳公廷器像贊

此禮部左侍郎牟城陳公像也貌雖端嚴而坦然有平易之可即氣雖和厚而凜然持冰蘖之不渝詩書為造詣之階忠信為蹈履之途其臨政州郡也民安豈弟其布教校庠也士取範模贊考春闈每克公於衡鑑提綱憲臬一不貸於汚濁典銀臺而得納言之體佐宗伯而收執禮之譽出入清華保終如始崇尚謙約處有若無

此今所謂名卿大夫者非古所謂有斐君子歟

國子學錄楊弼像贊

貌恭而履坦氣和而志清其幼而學也勉諸已而不及其壯而行也淑諸人而未能分教安定過化存神譚經何蕃講學之庭人見其乘時效用之約孰知其以善及人之宏於乎泰華之松雖不能如菴李之艷而其歲寒節操恒鬱鬱而青青

國子祭酒陳公像贊敬宗字光世甲申進士四明人

人

履不外乎仁義者其行之美辭必根於詩書者其文之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夫

良奮龍門之變化參鳳閣以翱翔試郎署克正于五罰

兼史錄必展其三長委佩垂紳凜乎臣職之恭畏達材

成德焯然師道之輝光其著有偉其存孔臧宜祿宜祉

彌壽彌康

梁同知像贊

偉乎其儀之肅藹乎其容之溫承詩書之世澤篤孝文之天倫文學光於科目名譽重於縉紳佐郡榮四品之秩為政惠千里之民雖所居未稱所蘊而所施足見所存豈弟君子令德如春宜壽宜祿以福斯文

陳照磨公培像贊

此福建按察照磨陳公培也其清如涓水之竹其溫如崑山之玉承累世讀書之澤榮三釜養親之祿既膺憲省校讐之清階宜踵伯父御史之芳躅豈惟揚顯於前聞亦將迓迓乎景福者也

題尹御史崇高像

此尹御史崇高像也昂昂而瓌偉者其質之良卓卓而闡疏者其材之長敢為而不憚者其志之勇有執而不屈者其性之剛擢科第於升庸才俊之日振風紀於巡行閩浙之鄉君子多之而莫不為引其譽小人短焉而卒不敢肆其強惟弗渝乎始終之操斯允揚夫家邦之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七

光

樂經歷象乾像贊

其儀偉瓌其容敦睦務詩書以為業遵孝弟以為陸雲程萬里承鸞薦以高騫憲慕一官振身威而遠肅試牛刀於割雞引象弓於射鵠固小用不須其大而登山必始乎麓惟勉勉以振鵬翰益駸駸以展驥足將造詣豈止一隅而膺受當全百祿也夫

樂經歷配劉孺人贊

謹事舅姑家稱賢婦篤篤教子孫鄉稱賢母賢婦賢母女德之具為君子配况多順助我聞孺人厥有由然性稟

端淑姆誨精專宜隆厥祉且永其年伉儷偕老榮祿綿綿

嫂孀人贊 并序

此吾嫂孀人遺像也有德有壽有子有孫母儀婦道閨門所尊我不獲拜廿有餘春顧惟乃後孰復親親哀哉孀人壽八十終有子四人今幸存二孫曾亦幾廿餘可謂盛德者有後矣獨子璩曾氏婦孀居廿餘歲撫幼孤積孱然成立乃奉孀人遺像因家僅走八千里外乞贊一言以圖存於不朽且冀他日無媿見良人於地下不謂之能孝順可乎為悲其志而書之使芳洲文集 卷之十 六

題劉郎中孟鐸所藏銅爵硯銘

貞也無玷堅以有文濯也益顯磨而不磷見魏風流經漢陵替視以更之永傳於世

靜軒銘 并序

西昌任君敬悅嘗作養恬之所名曰靜軒日處其中而因以自號焉君所居在縣城之北俯臨塵市其名軒曰靜者以心而不以迹也其子鄉貢進士能信奉君之命請為之銘余素重任君者為之銘曰長山大谷白石

清滯動者居之或有弗安城郭市廛車馳馬逸靜者處之自守不失其動其靜孰為之機曰惟此心出入無時刀銘在前蹈之不顧匪目不顧心無所慮進退取舍擇可而行匪身能擇心為鑑衡卓哉任君以靜自處凡百其他一無所預有書在几有琴在牀聊自娛適遂以為常我作銘詩揚於斯舍毋我撓之以相仁者

先祠鐘銘

人必有祖祖必有祠祠必有樂金實先之歲時晨暮宜以啟敬子孫勿懈永錫爾慶仰祖之供有田有器惟謹視之奚啻百世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九

箴 哀辭

賓旭齋箴

有嚴高齋名曷所取揚以賓旭惟敬是主出門之際如見大賓從事斯語所以為仁居是齋者主敬若此希賢之功何弗可致旭賓於外敬主乎中惟一勿替厥德乃崇彼葵藿者尙克傾向矧靈於物可後歸往卓哉斯人秉志罕偕思敬命字賓旭名齋我相其成為箴于壁庶警斯文益勉其實

處士任公哀辭有序

任公保冲篤實溫雅君子人也年逾六十而卒二子敬

立龍泉訓導敬敏舉進士為知縣皆有時名可以知處
 士之賢矣予忝與敬敏同游鄉校舉鄉貢且慕處士為
 人不能默於其卒為之詞曰 吾觀世之人兮其誰不
 死或壽與天兮一稟受於有生之始天固足哀兮壽何
 必至于千祀縱千祀而無足稱兮孰云其與不百年而
 有異夫百年不滿兮猶可倚令聞長世彼千祀而徒閱
 兮又奚擇夫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翳處
 士兮善優諸已人之多之兮孰於其齒福不稱其立世
 兮所謂不在其身而在於其子北郭西城兮處士之里
 直路坦道兮處士所履老長傳誦兮後生仰止越於千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十

祀兮其寧有已

彭百鍊哀詞

宣德八年九月四日監察御史泰和彭君百鍊以疾卒
 於北京文明門外大夫君子知百鍊者莫不悲之情見
 於辭予其同年友也悲之尤切辭曰我懷彭君兮其悲
 曷已其悲維何兮來覲頓止嗟世之人兮其誰不死死
 而可憾兮我獨於子子之所志兮素遠且大何以壯志
 兮浩然之氣孰不望子兮將大有為天胡弗葬兮竟止
 於此賢否之機兮固出乎人吉凶之來兮實天所界凶
 果自惡兮子存為善吉果由善兮壽或反是世以人為

兮取必於天而我於子兮獨惑此理猗子平生兮偉有
 足稱沒雖可憾兮雖憾何愧况乃抱藝兮奮身明時擢
 秀賢科兮為名御史大江之西兮月池之濱萬里歸形
 兮葬百千禩武山蒼蒼兮鷗渚洋洋我懷彭君兮其悲
 曷已

誄文

太師蹇忠定公誄文 并序

宣宗皇帝上賓旬餘少師吏部尚書蹇公亦以疾薨
 朝廷以公 先朝舊德贈太師諡忠定公賜賻祭治喪
 葬官其長子尚寶寺丞 恩禮之隆前此所罕有也公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自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超擢吏部侍郎尚書凡
 四十年 仁宗皇帝繼統始置公孤之官數月之間連
 進公為少保少傅少師尚書如故茲又十年寵遇之盛
 亦前此所無也何其偉哉今既已矣其平生當載之史
 傳與 國家同永久至於藏於家書於墓固有事狀碑
 銘而誄述其行者亦豈可以少哉為之序而誄之誄曰
 岷山蕞江雄於岳瀆乾坤之靈鍾秀在蜀公生其間稟
 氣清淑如嵩降神申甫以毓公自少時不羣流俗於書
 一覽五行俱讀方踰弱冠遽光科目如金出冶如玉辭
 匱薦之廟廊靡用弗殺在 帝左右綸翰是屬 帝察

其行不涼而篤愛錫顯名庸稱厥服 天章所臨輝光
照燭衆蹈險蹊公履安陸既佐冢宰漸膺顯錄仰際

中興遂典銓軸惟謙惟謹惟畏惟勗賢材小大悉賴推
轂 三聖之世公任所獨維昔 仁宗春宮潛育 帝

簡輔迪擢公首屬旋贊監國專資啟沃迨正大統公爲
舊宿特除連拜高爵重祿和羹鹽梅酒醴藥麴阿衡傳

說召虎方叔號錫忠貞寵傾臣僕屢封先世兩官來續
暨乎 宣考繼承 帝服愛其所愛靡間昔夙臣鄰弼

輔股肱心腹倚托信聽匪公其孰公宜百祀永此獲福
豈徒獲福爲 國筮卜詎意鼎湖攀髯弗復公存者長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公往何速何以爲公寫我衷曲託辭於簡公如在目

少師楊公誄文
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其患在於有之而不能知知

之而不能有用之而不能當知之而能用之而能當
竊見 太宗皇帝之於故少師楊公矣 太宗用之而

不疑 明聖繼之而不改書曰知人則哲又曰任賢勿
貳 聖明不可倚矣古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云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公其庶幾矣乎公之沒也其子屬循
誅其平生循忝舉 制科官翰林託從公之後者凡二
十有六年誼不容默爲之詞曰 縣縣楊宗肇漢太尉

繼而顯者自唐之季遂官於閩因家浦城崇安建陽其
徙屢更卒遷建安卜宅乃定世積忠厚子孫日盛盛豈

徒然厥務惟臧冠裳文雅表於其鄉有偉達卿好義尤
篤惠賙於人恒不自足達卿雖往萬木尚存鄉人所植

酬其施恩再傳士美性亦樂施人謂達卿積德有繼
聖明撫運世際太平歲丁辛亥而公遂生易云爲善必

有餘慶公之生也詎非其應警敏疏達其孰與公遇義
果爲亦罕所同公自少時已拔流輩長游鄉校學篤弗

懈堂堂閩藩賓興賢能公試其間獨冠群英既領薦書
春闈校藝爲第三人鵬搏鶴起 大廷進對公擢高科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授職史館日事編摩 皇皇太宗入正大統特更公名

以昭眷寵眷寵維何借此七賢置諸宥密專典代言代
言之典豈直文翰託以腹心俾盡誠欵公每論事必持

度權時會機要被獎 上前數月之間其官疊進匪徒
進公旌乃勤慎官雖六品出入 禁廷襲衣之資製視

六卿擢兼官僚用資贊輔進講之餘仍治職務凡承
咨問有事于民匪寬不對匪恕不陳廷臣狎恩忌公仇

直詳言薦公疎以外職上賴 明聖私計不行公疏十
槩指斥其情公雖仇直爲衆所忌 上益重公委信不
貳 車駕屢發巡幸親征往還扈蹕公咸在行內而館

閩外而夷狄衆或罕預公悉機密有事邊閩往必命公
公受親信或過元戎公每還 朝隨事獻替成敗利鈍

多如所計兵將勇怯邊方實虛公究具知如履其區公
非能武蓋知武者能用之或出其下公雖知武所典

者文凡百製述克任以身五經性理 聖明所右纂緝
編校公預領袖 四朝實錄盛德豐功 帝命總裁公

在其中一典京闈九侍 廷試校文讀卷克稱 上旨
公居清密 四朝所同未嘗一朝譴辱在躬於赫 仁

皇褒錫孔厚範金刻文繩愆糾繆方直剛正簡在 宣
衷亦用範金刻文賜公或褒璽書或賜詩畫文綺繡服

芳洲文集

卷之十

誥

玉帶名馬三代考妣褒典咸加施及家室幽顯光華自

昔文臣罕臻極品公位三孤更見親信儒者稽古苦難
遭時公之際遇孰幸如之抑公平生所有忠厚有陷非

辜力爲解救憫人疾苦猶已不寧汲汲思濟必底于生
家故多貲俸賜且倍施賑貧乏恒恐弗逮公宜蓋毫丞

相 朝廷胡歲七十溢然僊升千里計聞 主上震悼
爲輟視朝曰失元老亟命有司爵贈太師諡以文敏於

禮誠宜紀德述行已具太史顧予有情聊爲公贊迢迢
南服建水閩山計公之靈返棲其間

哭王瓊州先生文

予髫鬣而方冠兮慕軼範於仁賢懷先生之英邁兮中
耿耿而翹然顧筮仕以遐聘兮倏南北而播遷慨耆老

之難卽兮猶持志以自堅仰令德之沾溉兮曰先生其
有子夙奮身於瓊林兮黼黻乎 帝制予方忝與周旋

兮倏踰歲禩瞻先生之文旆兮聿來萃止盼同列以欣
欣兮曰茲其良遇謂考德而問業兮庶幾其無負何二

監之日使兮遠臻乎大故仰廣廈之巍巍兮忽棟梁之
傾靈輿大車之彭彭兮何輪軸之摧仆夫誰不悵惜兮

相徘徊於中路嗟若先生兮旣內豐而外寵貴富不矜
兮能不貳其所行擁笏冠之峩峩兮南紀肅清不踰時

芳洲文集

卷之十

誥

而去兮赫其有聲彼冬官之多務兮亦全集而蠲典嗟
他人之詹詹兮恒鞅掌而不寧何先生之從容兮獨卓

偉而有稱諒德優而材瞻兮亦廉潔而忠貞雖不幸而
中否兮乃旣困而復亨望交海之茫茫兮萬里遐壤彼

其氓之虫虫兮肆暴詐與屈強乃服義而蹈軌兮咸嗟
咨而嚮往鋤強梗之傲化兮申幽枉其孔暢鬱桑麻之

盈疇兮雖雞犬而相放時旣豐而旣和兮亦先生而旣
長唯先生不可以留兮何猶去而猶仰欽我

皇之憂民兮方屬意乎老成謁 九闕以承 明詔兮
華乎雙旌載形幡其煌煌兮率彼周行何丹旄之央央

兮忽其在庭豈斯民之奪父母兮抑後生之失儀刑顧
先生之不可作兮小大為之恫心夫有形而終化兮其
理固然惟其存而不泯兮夫復憾焉矧備福以歸全兮
永世其傳望南轅之遙兮慨予情其悵悵采江瑤以為
殺兮藉以蘭荃酌桂漿以奠尊兮涕泗漣漣惟其神之
不沒兮庶中情其可宣

坦行蕭公誄 并序

靖江王府長史西昌蕭公用道卒之廿有四年其子暉
以吏部主事考績北京因奉公存時所自為葬誌求諸
執友故人述其平生傳之永久而求予為之誄予少聞

芳洲文集 卷之十

美

公尊府尙仁先生端嚴方介而公卓有父風景仰不置
者也今又見暉能立如此信仁者之有後而可以無誄
哉誄曰 在昔泰和三革之麓有美蕭宗世踵儒躅自
西昌侯繼繼繩繩逮事趙宋為衡山丞十傳以往是曰
正固有德有言有矩有度承先裕後惟書與詩斯文所
託學者攸師受知 先帝力辭榮寵校讎 中秘名齋
俱重爰及乎公篤厚開疏少而力學長而淑徒有直其
道寡合於俗教之所及心則悅服旨甘為養必躬且誠
藹然見者愛親之情在我鄉郡有賢其牧其心休休為
公推轂蜚英詞苑曳裾王門侃侃臣忠日見進聞尋蒙

召命預校 國史精索審究務歸實紀萬里從 王之
國桂林當事而處求不愧心所見所陳聖賢之道有或
戾者誓不以告 王用有沃聽之不疑豈徒不疑倚若
著龜衣粗食澹好簡樂靜亦匪無華惟祀與覲得書裕
後如渴飲醪視百所有輕於一毛有文郁郁充其篋笥
有子彬彬顯于當世峩峩楓山土厚泉深公自萬里歸
形其陰有松如雲有栢如霧孰識為公英華所著公往
者遠公存者長有未知公視予誄章

芳洲文集 卷之十

毛

明相國陳少保公像



芳洲遺像

首

此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也質秀而
溫行謹而淳擢芙蓉於秋水敷五采
於春雲瀟灑玉堂之署從容論思之
臣惟大道之不窮而學海之無垠奮
千里之高足益駸駸以志志蓋吾深
望其為阿閣之鳳而在郊之麟也
永樂丁酉同邑楊士奇贊

附錄再和東行百詠集句

秦和陳循著

丁丑正月十七日

聖駕復辟深喜而賦

明良際遇古今難忠直臣勞

聖主安重遇謳歌歸 至德天人海嶽盡交歡

紀帝王授受用復辟其二韻

道自唐虞傳有夏成周建極繼商中吾

皇紹統垂無極不下三王二帝功

慶侍 正統經筵

芳洲詩集

慚無德善叨

君用賴有唐虞導

帝師身外此生逃我愧心中何事畏人知

不能賂奸

神器從來屬

至尊何緣復辟有功臣奸謀暫以欺天富奔競多因賂

賊貧

聞首將懷貳

霄漢萬年家國計江湖一寸草茅憂孤臣磨利胸中

斧亂賊難存項上頭

丁丑歲暮

臘經七十三番盡縱得明朝是羨餘獨幸江湖憂稍

減

虞廷克逆已攘除

寄江南友人

羨君能厭小人儒不務崇名祇讀書誰似髻髻臻老

大冠紳長對聖賢居

邊城

數里番村逼漢城往還人雜漢夷聲兩心無忤生為

熟一語相凌熟是生

芳洲詩集

遇貢使用郊行韻

藩夷每貢新方物部落頻稱舊地名但願天兵寬勦

伐得隨邊俗樂昇平

哭劉尙書廣衡用遇邊使韻

與君隔歲遇遼西我去君還共慘悽官省遽然驚鶴

化謫居常自厭猿啼

邊將夜發

夜逐生夷渡海西疾行長越塞鴻飛吳鉤三尺長留

血不覺腰懸汚賜衣

喜際中和用月夜聞聲韻

祁寒盛暑偏冬夏慟哭長歌極喜悲何幸普天兼率
士中和並際

聖明時

送人還鄉

交契頻年易故新人情能不為沾巾暗樂每輕池作

酒離憂常過甌生塵

西郊

東望長城第一關羣山連海海連山遼藩設備三千

里終歲無烽士馬閒

寄友

芳洲詩集

七十年過歲屢除數莖華髮不勝梳詞無巧拙從心

出字有縱橫信手書

自述用廣寧韻

若為末學欠宏深悔不暑年惜寸陰懶拙易忘千古

事艱危難變一小心

清明並紀夢

清明有夢到家來桑梓森森一徑開彷彿當年辭墓

處盤盤水繞與山迴

遼地耕桑

租徭全望三秋粟衣食聊資九月場私負未酬何以

計來春種穀與條桑

傳聞西戎納款

北虜西戎並黠驕從來射獵是耕樵漢宋以來千百

載僅聞款附

聖明朝

期當路君子用遇寄書人韻

宏材令德志伊周人物當為第一流拂士法家須已

任祁寒暑雨為民愁

夢在鄉邑

孝道無成始願違誠如寸草報春暉萬里松楸長在

芳洲詩集

四

念清宵時引夢魂歸

戀闕用獨坐韻

老大無材負

國恩惟懷祝願度朝昏九天日月行黃道萬國山河拱

至尊

月夜觀獵用聞角韻

朔風如劍角弓鳴鷹犬縱橫百獸驚青兕元熊迎刃

死翠山獵火照天明

懷舊

管鮑交情千載上至今亦克有名垂但無炎厚無涼

薄任是新交是故知

簡邊將

五百號雄夜度遼強弓快劍盡橫腰直欲折衝千里

外策勦上報

聖明朝

登寒坡嶺望 闕

憑高騁望似乘槎承露金盤炫日華九陛分排麟鳳

閣五雲旋繞

帝王家

逆懷

芳洲詩集

五

克己求仁德日新舍顏從路果何人臣忠有關慚千

載子孝無聞愧一身

其二

仰荷 親恩有此身始終窮達任偏勻但思力善為

君子敢或違天效小人

人情

路辱備逢三伏臘道行更遇九秋春揚揚管子應忘

鮑子子雷生莫仰陳

秋雨嘆

秋雨連旬百草頽幸存庭菊傲霜擎浮雲捲盡天無

駢盆下皆當觀 大明

秋日登老金山

松檜森森隱道家何分瓊樹與琪花
躡雲疑步樓仙 高望水如乘上漢槎

夜坐

羣動無喧一室幽宵分不寐夜悠悠
細推物理兼人 事歷徧天涯與海頭

讀尙書用懷友人韻

欲究古人言大道三墳久矣作秦灰
何幸唐虞垂範 在傳從孔壁濟南來

芳洲詩集

六

夢中事

懷想鄉閭類在夢童時故舊最關情
別來僅有孫曾 在相見惟申祖父名

鄉人送兄戍復州回途徑持家書抵此
南北來還 枉千里矣和寄書人至韻酬之

有客遙從故里來一緘付我爲親開
非出本然忠厚 意肯輕千里路繁廼

謾興

丹心直比凌霜柏素志恒輕逐水萍
水面從教終日 競霜中長保百年青

至日有懷

一陽來復堯天蕩萬國雍熙化日長
寶玉元黃咸入 貢蠻夷戎狄盡來王

其二

臣民仰戴山河壯

宗社隆安歲月遙 聖治九符堯舜世

神功遠邁漢唐朝

冬夜

從來詩酒懶賡酬况復樽前寡士流
夜永寂寥無寐 處自聯舊句緩新愁

芳洲詩集

七

故舊至者絕少

來遊故客果如何得志全無慮患多
三伏稀聞泉上 浴一冬半是雪中過

旅途

窮途途上遇人窮縱有仁心奈力空
人中已見居人 下井上方能救井中

翳巫閭山用去京韻

翳巫閭峙窮荒上祠屋棲神紫翠間
自從神禹敷疆 域薊北遼東莫此山

鄰家

西舍晚炊翻白雪東鄰秋釀泛彤霞自是邊屯耕且
守半爲練卒半農家

寒食

點染春容一兩家宅邊楊柳樞前花人因寒食藏煙
火地爲韶光顯物華

清明

清明時節艷陽天百歲人生見幾年處處墓田皆展
祭村村宅舍盡炊煙

春夜

衰年離思未能忘時展詩書誦幾行散遣客愁那似

芳洲詩集

八

酒醉來不省是何鄉

傳聞有赦書

書紀虞仁赦管災易占願象重賢才

皇明垂照先幽枉盆下應覃沛澤來

耕居

穉憑耒耜勤情且免弓刀較短長但得官租無欠
負任從歲計有荒涼

自述

壯心灰盡老心寒思過無聊到夜闌爲善未能從逆
懼當仁有事敢辭難

古屯婦怨

自從夫戍喪男丁催賦愁聞吏喚聲但願官家蠲粟
力敢求布縷更寬征

望京懷舊

萬里山河拱

帝城九重宮闕似天京重逢

聖主君天下垂拱無爲致治平

愁來

祇見忠臣能狗國未聞孝子不思鄉臣忠子孝咸無
謂自苦寧能不斷腸

芳洲詩集

九

寄書

修己全資問學功惟應勤勵不宜慵迢迢鄉國書難
得無惜頻年寄一封

遇總戎

撫馭蕃夷置總戎綏懷有道將無功

朝廷德洽華夷一將帥忠全志慮同

道逸

道非用力形神外法在留心善惡問方才能懷天理
念置身何地不清閒

征婦詞

妾身始拜姑嫜日夫戍從秋復到春萬里沙場安否
事踰年不見寄書人

山城月夜

邊城八月即防秋瞭遠頻頻上夜樓千里月明烽燧
寂遊兵獵火徧山頭

自傷

聖人百世以為師尹在夷清到孔時先賢願學人皆
仰後覺無能我獨悲

謾興

家庭詩禮宣尼訓洙泗人才子貢方學文宜共希賢

芳洲詩集

十

聖窮理無專較短長

其二用卧冰邊書舍韻

但存天理呈忠厚稍用私情顯薄涼試看濯纓和濯
足並由清濁出滄浪

其三

毀譽不虛皆自我賢愚是實豈由人平生惟有心無
愧無德無材愧在身

其四

庭有波光几有書清幽雅澹稱吾廬雖無高行賢名
容時或能廻駟馬車

其五用卧愁起晚韻

天道欲聞無所得皆因至理隱微幽聖賢踐履非高
遠下學惟因自己求

其六用戍守屯堡韻

賦予本來皆至善人心何自有錐刀私欲橫流天理
滅坦然平陸起凶濤

其七用關雲長祠韻

徃行前言與理俱後賢下學貴能如心勞心逸成無
與何用無書與有書

其八用望鄉韻

詩

十

古昔聖賢言務學四強何事最當頭道雖中立無偏
倚君子為和貴不流

自述

昔承

清問對 彤闈擢第恩榮世所稀隨例濫膺文翰職恒

如弱體不勝衣

其二

多閒稍喜無新怨少實深慙有舊名語食不須期節
慎自然能此更無營

其三

猥自髫年志進修恒宗孔孟廟儒流情知德業渾無
謂徒浪因循雪滿頭

其四

淵淵義理最元微難盡牛毛與繭絲篤行勿謂追前

哲力學方知悔後時

其五用八無家書韻

仲勇力行難若易顏仁謙己有如無先賢願學無能

學霜落泉乾老樹枯

紀夢

身逢故舊兼存沒心到家鄉半偽真惟見別時桑梓

詩

在還如舊日藹陽春

十一

出門

寒往暑來冬夏異圓行方止古今同安危豈出忠邪

外禍福還生善惡中

隱者

吉凶亦是由天定榮辱應難自己生何幸身居堯

舜世山間林下樂昇平

仕者

德是愿恭寬粟士行為孝友睦婣人行道得逢

明王聖安邦須念小民貧

立春日有懷

邊城所止建三軍家有藩籬齒有唇二十五城屯戍
地盡消寒沍藹陽春

其二

融融節屆三陽月浩浩春生五彩旗歡聲播動兵農
樂淑氣潛回草木知

其三

麗日煌煌開泰運祥雲郁郁煥天章何如

聖主重華德舜知堯仁四表光

謾興

芳洲詩集

十三

相遇紛紛匪我儔閒情素意罕相投縱收一帙堪消
遣何必書多似鄴侯

晝寢

神清每過宵分寐氣倦恒先日晏眠自是老人衰邁
事理應無復似中年

耕田

緩田那得知津耦卜宅難求讓畔鄰同住豈無千百
輩相投何有兩三人

邊將

詰兵本備摧強禦慎德尤能致遠來

聖主允隆堯舜化賢戎難顯牧頌才

其二

平平

皇極無偏倚業業臣衷少僻頗咸使家邦臻至治盡全

疎遠沐餘波

亭上有懷

行逢山下水邊亭遙觀紅輪海上生大地容光無不

燭餘輝寧肯外孤城

謾興用闡鴈韻

得失毀譽由己致賤貧貴富出天裁賢知畏天原所

芳洲詩集



十四

自顧愚徇己昧從來

春莫

草地一春藏秀色花村三月發韶光萬里長空雲物

淨數聲歸鴈正隨陽

謾興用老人治生韻

詩酒俱無李白才徒耽佳句不勝杯補益當時無所

似何殊海嶽作涓埃

嘲俊士閑居

為己雖然為善士古人務學貴能行

明時正重賢能選好際風雲贊治平

慎言節飲用憶昔韻

慎言節飲為防切語在吾心酒在瓶况是樞機勞辱

係敢將膝妄瀆清聽

謾興

從師幸觀文章著為教何嫌禮樂過非賴重言加飭

正武城難再有絃歌

其二

萬國衣冠朝紫禁九衢車馬動芳塵銜冤人在寤荒

裔濟枉誰居要路津

詠史用思耕韻

芳洲詩集



十五

昔人紫綬金章貴生計因無負郭田喋喋使人移得

喪豈皆由口莫由天

耕居有懷

新闢野田城北郭盈盈一水遶茅菴荒坵宿草人多

厭幽與閒情我獨堪

謾興用懷當道韻

憶昔唐虞君四海仁聲仁聞作藩城當時急務親賢

效萬國咸寧政治平

夢中事

夢中事事總非真祇類閒居避世紛甚矣吾衰非一

日何能筆陣掃千軍

聽高麗被兵老人談舊事

老人自說爽鄉事野可耕樵水可漁
自被邊兵來伐叛並無生計在坵墟

詠化機用諷興韻

雨露真成膏澤矣雪霜豈是不仁哉
德威總為天行令寒暑温涼互往回

自述

去國孤然一老身天涯何處避風塵
丹心不逐炎涼改白髮仍隨歲月新

芳洲詩集

六

理欲用別同年舉友韻

理欲相持一寸間勢猶兵戰決為難
如當饑渴為心

害飲食須從義所安

慶賀用明良在念韻

海外安期由閩苑江南阮肇自天台
華夷一統朝宗

會同獻吾

皇萬壽杯

述懷用雪晴韻

以小窮經與學文祇緣志業在忠

君亂臣賊子非吾類語不同聲處不羣

顏跖用對去人韻

壽歿知愚皆定分徒然涅白與磨堅
上知不移顏短命下愚無改跖長年

諷興

寧作樂天君子泰毋為諧俗小人同
誨人此若及時雨率下斯如偃草風

憶文山用自述韻

半生盡是勤王舉萬死俱為報國圖
烈日已明男子志秋霜未變丈夫鬚

臘月立春用坐山下家人韻

芳洲詩集

七

臘盡春回物物新乾坤淑氣倍氤氳
况逢

堯舜君天下德譽仁聲四海聞

巡撫使用棄馬詞韻

衣繡乘驄撫一方愛人心在體

仁皇須知貪吏胸中及剡作窮民骨上瘡

元文山祠用述懷韻

九十三年祠屋裏先生寧肯寄忠魂
往來應在崖山下生死難忘養用恩

其二用秋夜聞吹韻

孤忠大節振綱常問世名賢沒世光
家國已無祠獨

在徒令灑淚日千行

其三用雪晴望海韻

文氏男兒趙氏臣安危存沒不忘君已無宋室生人類寧處元家死鬼羣

其四用討服野人韻

生順偏能竟死安肯居不義致箝攢公懷故國遊神遠人慕精忠舉祀寬

其五用釋悶韻

孟云取義人皆棄孔曰成仁已獨由欲問神遊何處所宋諸陵下可相求

芳洲詩集

其六用聞砧韻

輕生耻食他邦粟幸死愁聞異國砧千載芳名留信史一生令德在丹心

其七用將士有功韻

曾對鄉祠忠節誓不儕俎豆即非夫寧為趙鬼不依此肯戴元冠玷辱吾

其八用自述韻

君義臣忠本大倫茲事從來難並有元氏不殺宋文公美稱自是當為首

其九用自述其二韻

中原未復宋已亡稱臣忠義何所取生不自容死不祠為鬼為人咸顧主

其十用自述其三韻

趙氏山河屬別人不臣方見是忠臣先生享祀非無日須盡胡元九十春

稔歲用自述其四韻

救荒從稔荷穹祇妙自元機一轉移成使多方民物阜盡因四序兩

陽時

兵農用自述其五韻

芳洲詩集

九

兵農耕成一何難朝夕屯營互往還田賦丁徭恒百出公私輸欵日相闕

謾興用節制遼兵韻

西瞻太華峰經渭南望驛巫閭渡逐屹屹東山猶易陟茫茫北海更難超

詠史用回軍韻

括讀父書迷合變王孫朝暮出無還知謀誰不師孫呂軍旅世難問孔顏

軍行聞笛

三軍擐甲佩吳鉤躍馬欣欣不解愁上有

國家前有敵應須努力報恩讎

邊城老稚用感興韻

出驅宮犢耕春隴入抱更籌上夜城老稚征徭窳到

骨肯緣衰弱一容情

其二用感興其二韻

日從丁壯服戎工錫賚無同力作同仰荷

仁明霄漢表那能盡在照臨中

謾興用感興其三韻

好客思垂延士榻事君望作濟川舟豈無茂宰陳蕃

輩應有朝臣傳說流

芳洲詩集

干

其二用感興其四韻

行義每逢寒士達濟人常見富家空澤被有如三日

雨教施不減四方風

其三用感興其五韻

古聖遺書入德門教人明德新民者徒然倚己家不

齊焉能治國平天下

其四用 正統歲韻

亭亭松檜閱嚴冬傲雪凌霜黛色濃一夕東風回宇

宙依然蒼翠復春容

古長城行

三皇五帝有何城以仁為城義為道秦城萬里空自
長爭如德化風行草

其二用謾興韻

唐虞三代城何長堯明大德舜重光禹湯文武繼脩

切萬邦協和四海康

謾興用謾興其二韻

昔人辟穀思求仙又有日食費萬錢何如節食從省

約願受正命終天年

其三用謾興其三韻

春秋大法示貶嘉尤嚴夷狄干中華荆舒於此掩不

芳洲詩集

干

善如從清水藏泥沙

其三用謾興其四韻

築城闔戶思防意執玉持盈念保身若可成仁與取

義捐軀肆志委風塵

塞下曲

家在天涯渺何所長亭一顧一愁苦眼前辨髮動成

羣豈是無人無可語

其二用征婦怨韻

此心何自倍傷悲滅却初來玉一團掩淚燈前舒十

指遊人改小舊時衣

其三用喜聞擒胡寇韻

追恨自矜嬌豔姿銜悲忍耻向驕子脉脉一寸千里
心雖未盡灰容不死

其四用寡婦詞韻

自從漢室辭金屋口雖無言情獨哭幕天席地歌舞
筵徒對烹羔加宰犢

許嫁娘

誰把鸞簫學鳳鳴夜深吹作斷腸聲分明似妾絃中
曲不恨多情恨寡情

蕃人貢獻

芳洲詩集

其

多方萬寶陳 雙闕五玉諸侯擁四門官僚濟濟仁

賢富 天位巍巍

聖王尊

王揮使書室

千金不惜為收書欲效當年揚子居簞食不知炊乏

米盤殮寧歎食無魚

村田登高樂

登高已過築場時霜信加寒酒力微甚得村田豐稔

樂狂歌醉舞月中歸

至日客至有懷 先兄用至日韻

天上故人嗟久疎茲晨喜見一廻車何同骨肉難為
別二十餘年鴈陣孤

志士用騎士韻

辨難解惑方致辯從師想立程門雪勝私復禮乃為
仁不違思效顏三月

古調

宋家養士三百年忠似文山古來少慈烏返哺尙知
恩胡可為人不如鳥

其二

根暖葵榴向日開枝寒蒲柳迎霜折萬鈞堅石磨易

芳洲詩集

其

磷一寸丹心涅難黑

其三

欲求人爵脩天爵無芸人田舍已田心有光明堪對
日室無幽暗可欺天

其四

聖化洋洋洽四夷遠人誠服盡來歸試觀入貢郊原路
無處車塵馬足稀

其五

荒郊無處可遊說况厭花明與柳暗賴有前言我
編輿來吟誦將心看

其六

淵淵易道始庖羲妙契河圖畫偶奇四聖相承明至
理吉凶悔吝兆欣悲

其七

屬不耕桑惟射獵歲濟飢寒仰走飛忽從粒米中華
食更衣皮毛左衽衣

其八

地刻沃壤兼腴田天布仁風隨化雨九州四海歌興
年萬歲千秋祝

明王

芳洲詩集 卷之

苗

其九

閭閻聞說詔寬征換却愁聲作咲聲培尅難尋利
計窺寒易遂養生情

其十

古稱爲善爲最樂未聞戚戚非由惡善人心廣體亦
胖不善心驚膽亦落

其十一

莫令白米貴如珠但使黃金賤同土風俗長爲仁義
鄉治教永承

堯舜王

其十二

窮通貧富良難一有可歡娛有可愁得喪往來咸有
自何須切切置心頭

其十三

胡人無家馬上任射獵多逢小兒女善彈胡瑟吹胡
笳不獨能歌與能舞

其十四

漢將當時亦有聞若爲譏咲獨紛紛不是乘輿觀細
柳何人知貶棘門軍

其十五

芳洲詩集

壹

羹以鹽梅和鹹酸酒用麩麩調甘苦爲上爲德下爲
民若歲大旱作霖雨

其十六

宜無舉錯違繩檢可有懷思越範圍自是持心操行
事吾徒舍此欲何歸

其十七

爲善爲惡雖不侔孜孜舜跡亦同數高下相懸何可
方如仰霄漢俯壤土

其十八

高山瀑布新經雨卧聽如轟百萬車不獨難成孤客

夢在教來慣亦驚嗟

其十九

胡姬八十尙處女飽食無營叩無語一飲虜酒盡千
鍾大放狂歌肆醉舞

其二十

短短胡姬年十七口吃難言善吹笛時嘯一曲滿胡
天胡笳羌管皆無敵

征婦詞

一從夫壻戍沙場盡摘金釵解繡裳勿爲妾衰夫志
氣寧將夫掛妾心腸

芳洲詩集

其

其二用謾興韻

閨房獨宿已經春面垢無光鏡有塵門外忽傳平劇
寇典衣沽酒候良人

其三用立春日韻

薪桂米珠險道遙妾心愁緒益千條不求陞賞加寒
質但願蕃夷款

聖朝

其四用儒生韻

自謂伉儷送夫征三日光陰百歲情妾悲幸蒙停戰
令夫行願築受降城

其五用旅寓韻

身在闌門心在夫朝朝暮暮候回車倚門哭對沙場
使不見人回祇見書

其六用當路韻

寸心寢食在夫邊夢裡相逢覺未然莫究吉凶悲喜
事時時問卜擲金錢

其七用當路其二韻

三朝佳配有離合兩地真情無彼此烈女元非小婦
人義夫方是奇男子

其八用老志韻

芳洲詩集

其

不但沙場成役難一年強半雪霜寒閨中路遠衣難
寄腸斷何時淚眼乾

其九用苦兩韻

賣却寒衣療歲飢如移西障作東籬寧教妾冷無夫
餒莫遣夫愁重妾思

其十用謾興韻

寒到無人寄遠衣從來不出絕親知擬尋隣嫂來相
伴同向街頭一問之

其十一用謾興其三韻

聞有天書下日邊三軍停戰且屯田妾心但願夫無

恙甘守孤孀度少年

其十二用謾興其二韻

曾拜漁家母阿嬌問胡八十顏不凋自從婚配絕離
別溫飽團圓度

五朝

遼河凍解

燕蹴落花隨雨重魚翻宿草出波新官津尚置議關

吏野艇方招渡水人

夢謁關雲長祠

義勇兼全問世才每經祠屋重徘徊當時名冠三軍

芳洲詩集

共

上百代曾無繼見來

謾興用卧起韻

孝養宜承會哲志安安無效宰予眠好學慟傷顏子

壽傳經幸假伏生年

魏鄭公詞

自古明良相遇處諫行言聽最為難雖無作楫為霖

責宜以鹽梅麩藥看

良將用武夫韻

古來名將兼業儒貫通翰畧識詩書折衝禦侮加精

審一任忠臣意所如

暮春有懷漢將

古稱孫呂善行軍千載寥寥罕見聞僅有孔明能儼
美龍其柏直浪紛紛

寒食日有感

寒食之日清明前家家禁火如常年惟有瞭臺憑煙
信危至從教烽火然

清明

憶在江南當此際村村柳暗百花明遼邦春暮無春
色宿草荒煙倍慘情

穀雨日過茶園

芳洲詩集

共

數品香根誰所栽恒先穀雨候春來千紅萬紫皆含
秀未見鎗旗不敢開

釣隱

夏不締綵冬不氈興來理釣倦來眠偶諧巢父避名
計寧識劉寬示辱鞭

遠浴不識吟詠惟樂彈唱

樂聞弦管與歌謳多是朝不慮夕流縱飲盡忘賒貸
苦醉時喜舞醒時愁

謾興用愁來韻

必有仁人能救死豈無義士肯捐生捐生為抱忠誠

志救死因推惻隱情

其二用追獲夷寇韻

行已惟應持已敬接人何必責人明處人常若居安
宅防意恒如守固城

其三用時賢韻

臣妾一寸歸往心江漢千里朝宗水民懷九功歌太
平山呼萬歲祝

天子

立春日謾興用邊將兄弟韻

人蒙感化感恩洽道順裁成泰運開蕩蕩乾坤成物

芳洲詩集

辛

育熙熙民庶樂春回

其二用邊將兄弟其二韻

臘盡欣逢日載陽融融和氣滿戎行山川冰雪成漸

盡留得霜華助劍光

鄉人從戎得代入山學道

多年節欲想蓬萊筋力雖衰志不衰養得閒身渾似

鶴頻餐松粒步蒼苔

邊將當重農不宜貪功

邊城戍守屯為食田隴男耕女耘調發征輸兵所

任豐凶苦樂將須聞

名馬

水霜屢蹴單于壘風雨長鳴首藉屯萬里沙場供戰
伐共誰勞苦報

皇恩

其二

將平溢價買名馬幾向蕃夷征梗化弓刀斬殺功雖
奇骨力奔騰績豈亞

其三

人觀此馬神皆聳風入霜蹄塵不動蹴踏方知騏驎

材謂良始識麒麟種

芳洲詩集

壬

其四

人輕愛馬重愛金無間斯世與前代東家駉駉直萬

金買以如數難割愛

其五

駿馬良工未能畫何須伯樂相高下有以愛妾換不

肯更增十倍愛妾價

其六

烏騅鳳臆而龍身風為鬚嵐電為神騎出四蹄疾如

烏驚駭路傍千萬人

其七

有馬有馬名追風遠過都護胡青驄時斬羣寇雖人
力日行千里是馬功

其八

馬行暮到遼西止寧知曉自齊東起驕嘶顧影越高
深如履康莊無不利

又附錄名馬叙

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為駮六尺為馬此則
所謂龍馬者也駿逸奇邁超其羣類其從西極而涉
流沙至者非耶

贊

芳洲詩集

五

傳聞有之驥不稱力偉哉斯驥兼力與德喙口聳耳
龍髯鳳臆產自宛西育於冀北持安致遠千里一息
茫茫龍沙迢迢西極貳師奏功嫖姚舉職尙需爾能
以威遠域

又

昔在將軍有曹霸揮毫掃素繪九馬今觀此圖非觀
畫觀畫如觀馬生者天廡真龍本無價千金不易皆
其下待掃胡塵安中夏付與嫖姚事騎射

又

體盤雲蹄似削玉紫煙騰騰飛兩目汗流血耳地變

竹金鞞轡出向天育千里去來如鳥速豈比凡馬空
多肉三軍征罷胡塵肅 九天聖人錫爾福

右叙贊乃為司理監金大監作因併錄之以便類

閱也

古曹將軍獵

將軍教閱無冬夏服勤能以身率下但知蒐獮詰戎
兵寧耽禽獸勞士馬

民情

人生所重在忠孝其次在不遺舊故孝焉子惟篤於
親忠則臣各為其主

芳洲詩集

五

夢息兵

人有百體心為重凡百寤思形寐夢晝作夜息兼顯
幽遇藏夢舍行夢用

彈箏語

樂放活聲用正聲何論胡瑟與秦箏巴咸召傳千
載後世難糜簡册名

飲倒場酒

薄薄村醪與味清勸酬樂盡野人情覺來枕上含微
醉厭聽邊城擊柝聲

晚獵

茫茫塞北富冰霜何草逢秋獨不黃千載青青惟大澤燕卿曾此牧羝羊

羣盜革心

盛世昭昭法令彰出兵擒賊首擒王羣胡不待加

天討革面傾心戴

聖皇

虜中雪

雪積胡天高十丈降戎難款玉關門中原北望天無

際知有人存有裔存

詠交情

芳洲詩集

古

相時結交有淳泊恤德相友無遁竄疏數久近勢不

異古今高下情則同

九日登高

登高已醉重陽節懷遠應違一寸心雖置此心繩檢

外行藏如有大賓臨

其二

區區庸劣非衰朽更有何人可就問但恐孤思無補

報餘生難道少相關

謾興用九日其三韻

池上浮萍庭上柏山中麋鹿水中鷗任從暫在從常

在知是閒遊是勝遊

其二用九日其四韻

蒼松得採南山寶黃菊曾看上苑花今日獨居耕隱

處時時望雨卜朝霞

鄙詠用九日其五韻

難道文章師李杜未聞格調效陰何愁來語句快情

少老去篇章謾興多

謾興用客至留宿韻

同持方寸事如何自滿難行虛易過長以此心懷不

是無令已少在人多

芳洲詩集

孟

其二用朝宗韻

共喜和光幸諧俗誰疾合污憎同流但免從違乖善

惡寧計譽毀臻樂憂

其三用朝宗其二韻

少壯無成老不羞百年衷曲果何猶一寸心懷千載

慮九迴腸貯萬般愁

節日用朝宗其三韻

人無近遠與顯幽嵩呼舞蹈朝

宸旒九天大布陽春澤萬國咸除囹圄囚

邊城釋道用朝宗其四韻

被冒舉措皆中州唱誦方分釋道流難辨出家出山
相均如行水行陸舟

行路難

夷險升車費執操水行何似陸行勞山中閒逸朝中
貴用舍行藏孰最高

逸士用儒將韻

曾向名山禮白雲高情雅澹過常人閉門家有行書
澤出郭衣無戰伐塵

謾興用儒將其二韻

快心娛樂非求益節欲清閒是養生悔吝惟應觀往

芳洲詩集

系

動吉凶何用問君平

其一用儒將其三韻

竊視愚衷最直平邈流自老至初生有如彭蠡朝宗
水流入滄溟徹底清

老將用儒將其四韻

筋力雖衰不乏謀羌胡巢穴熟經遊三軍少壯非無
勇攻取還資為運籌

其二用儒將其五韻

虜酒雖難駐壯顏威名尤自重如山惟將廉李孫吳
秘時出轅門教戰還

其三用儒將其六韻

賭命曾經百戰來胸中無火心自灰喜無塞上烽煙
警幸有禁中頗牧才

廉將用儒將其七韻

身無統綺恒布衣食常少肉惟羹藜蕃夷慕義歸
皇化海不待航山不梯

將士用受降戎幕韻

士卒係將危與安宜有温飽無飢寒將與士卒同苦
樂樂則易使苦則難

其二用邊將其一韻

芳洲詩集

毛

將悅禮樂敦詩書進退能謹兵無虞上下同德勝可
必首尾相援勢不孤

顏子用邊將其二韻

仰鑽聖道彌高堅好學顏回得貫穿千載孔門稱獨
步雖有穎悟未能然

詠史用邊將其三韻

三分鼎據懷諸葛千里鷹揚憶羽飛身死難成恢復
計徒勞三顧起荆扉

健士用邊將其四韻

力比健獲心計遠目如快鵠身膽甗一箭射牲野獸

死隻子撒樹山木枯

其二用邊將其五韻

手舉百鈞恒禦侮足行千里常捍頭有力難制有德服無食不憂無酒愁

其三用邊將其六韻

有時射獵臨岡阜步履騰騰過飛走往瞻回顧盡高深鷹鷂驕驪皆向後

其四用邊將其七韻

如此百人共經營不日可築三里城彼一鉤金一輿羽何足以與言重輕

芳洲詩集

三

寬征用嘲將軍韻

玉書前日降 天府來年預許寬征賦閭閻無間兵與民老壯歌歡童稚舞

其二用嘲將軍其二韻

四方何以樂豐年三白呈祥六出舞行見自春徂夏秋五日一風十日雨

其三用凱歌其一韻

聖德寬征并弛貢神功右武兼崇文萬方四海咸熙皞仰戴重華與放勳

其四用凱歌其二韻

脩治九功同舜禹闡明六學用軻邱康衢咸沐甄陶

化祝頌掄揚莫報酬

其五用凱歌其三韻

比屋欣欣溫飽樂連城藹藹仁義風德為天地生成德功是

君王治教功

設興用凱歌其四韻

南北貢獻窮越狄東西欵附盡夷戎明明黃道三辰順藹藹淳風四海同

天馬用凱歌其五韻

芳洲詩集

完

飄飄鳳臆戴龍鬚逸態雄姿莫敢騎好貢

九重城闕下日隨仙蹕尾鑿旗

其二用凱歌其六韻

早分龍種出渥洼遠駕鑿鑿靖沙漠立仗應忘汗血勞嘶風尤想天閑樂

聖節日長至用凱歌其七韻

重重祥慶共朝來喜氣歡聲徧九垓一統震陽從地復萬年壽域自天開

其三用凱歌其八韻

萬年歲歲有長至今歲欣同

聖節來自昇

皇天隆福慶壽觴須進一千四

長至日飲用凱歌其九韻

時當坤遇天根暖義比乾逢月窟寒此日漸逢吾道

長勸酬莫放酒杯乾

其二用凱歌其十韻

一陽初動聲生理信似元酒澹如水從知小人道漸

消不須滿飲心自醉

憫窮用凱歌其十一韻

妻餒恒無留宿粒兒寒那有卒歲衣汎愛不救覺獨

芳洲詩集

苦老稚寧免溝壑歸

其二用凱歌其十二韻

皇朝仁比虞周世哀矜惠鮮靡不至宜有承流宣化人

其明如鑑平如水

其三用凱歌其十三韻

仁人嚴設錄求庇赤子方除凍餒戈豈但臨饑發倉

廩濟貧方是布恩波

守令用凱歌其十四韻

近民撫字心無術蒞職催科政有聞亦得銓曹書善

最令人有愧古人勲

山村老叟用凱歌其十五韻

山村人家風俗淳四輩五輩不出村爲子與孫髮皆
白高祖不存曾祖存

其二用凱歌其十六韻

取與莫施生計足譽毀無較心事空醉歌醉舞得其
樂不知不識爲誰功

讀魯論用凱歌其十七韻

耕當問奴織問婢問非所學徒紛紛仲尼嘗聞俎豆
事胡問陳與行三軍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八韻

芳洲詩集

仕止久速當其可用舍隨寓安行藏生民以來未有

者賢如日月難踰光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九韻

往聖來學道攸寄大邦小邑神所宮言猶粟帛惠濟
世教揚鈴鐸聲摩空

其二用凱歌其二十韻

攝相三月魯大治官止司寇猶虞士經垂王法示戒
嚴亂賊警懼千千歲

結交行

人情交如膠漆固視義同金利同土視義同土利同

金朋友而目冰炭心

其一

交情一為炎涼改厚薄相看各有在
幾人交如管鮑心勢利不深道誼深

其三

人情少淳偏多滴交義不思交利思
彼已貴富此尙賤難望彼有思此時

田家用聞笛韻

官清吏廉絕誅求况復田園倍有秋
男意欣欣女顏悅更無慳蹙在眉頭

芳洲詩集

四

其二用客居已三載韻

蒸豚炊黍拜農祠豈但孫曾有孝思
但願官家寬力役普令耕穫不違時

其三用古征婦詞韻

不識安閒識苦辛出憂水旱入憂貧
豈聞執紼背梁輩非是條桑播穀人

其四用春日即事韻

父子孫曾互耦耕出門阡陌任縱橫
自家骨肉無他伴那有枉爭忿不平

其五用清明韻

何幸天書再恤農負通徭稅並優容
漫天沛澤誠稀過徧地豐年更屢逢

其六用懷古韻

柴門犬吠常驚吏芹澗蛙鳴每十年
不憚勞動供畝稅惟將豐稔望

皇天

其七用暮春韻

一春喜得當時雨百穀欣看出土芽
復恐故衣難卒歲儻田更種木綿花

其八用道會韻

時豐飽暖尋常過歲歉飢寒絕未經
稚子歡欣走風雨老翁歌唱度霜星

芳洲詩集

五

其九用弔古戰場韻

不識貴賤通與窮那解鬪智爭英雄
五侯七貴門館下自少至老無行蹤

其十用弔古戰場其二韻

門巷莫聽絃誦語屯堡惟聞鷄犬聲
子孫童年至弱冠十人九人未命名

弔古戰場其三

遊魂何事哭啾啾自恃英雄邁等流
戰死沙場難報

主稱冤稱屈使人愁

其四

魂魄已歸幽顯外形聲長在有無中雲臺斯世功難就泉壤何時恨始窮

其五

兩軍臨敵戰鴻溝生莫歡忻死莫愁死苟成仁生舍義負榮負媿並千秋

其六

壯哉志士樂捐生一代功勳百代名風捲黃沙埋義魄天懸紅日照忠情

芳洲詩集



四

其七

一自捐軀青海頭難隨附墓列侯坵雖然埋骨依青海不愧朝宗達海流

其八

勇謀兼具白眉士文武雙全黃髮翁幾度悲吟山口月一般嘆恨草頭風

其九

自漢以來千百載戰場尤有鬼火流沉沙折戟易銷鐵報王冤魂難散愁

其十

舍生已屬千年事報國難忘萬古情瀟瀟冷雨凌風夕鬼語惟聞殺賊聲

其十一

戰士期趨水火上肯辭危險避深廣成功成望得生還報至寧知願死葬

其十二

忠臣義骨填黃壤化雨仁風掃綠苔至此尤蒙為善報蒼蒼高遠豈然哉

高麗士俗用弔古戰場其十二韻

芳洲詩集



四

土人何不重添丁年十五六收為兵所願賣刀買黃犢長供畝稅無師征

古松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韻

深山古松生何時高常千尺鉅十圍猿臂舞風秋瑟瑟龍髯帶雨寒霏霏

謾興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其二韻

從古以來賢達士半生榮遇半飄蓬安危豈係言行外得喪難違義命中

孔門高弟用與知已語韻

師商可比方人賜求亦難儕亞聖顏無奈懷賢思論

哲有如恩豹管窺斑

其二用悼將臣韻

偃義或失二親敬損孝寧廿一子寒可以毋求同仲

論難將端木並顏看

其三用悼將臣其二韻

德行仲弓宜第四文章言偃可超羣仲由獨抱兼人

勇聞未能行恐有聞

其四用悼將臣其三韻

雖云能言行不逮言輒足以傳千載賢以堯舜觀仲

尼幸予雖往語長在

芳洲詩集

吳

懷賢

仲尼念從患難者斯世胡皆無在門君子動不遺舊

故此道古有今罕存

其二用嘲奔競韻

孔聖何為畏於匡匡人誤認為陽虎虎不顧言暴可

憎回何敢死賢足數

其三用嘲奔競其二韻

誤認孔聖貌類虎如見老子形猶龍萬古儒名穹壤

內九霄神化有無中

搏虎行

士欲仁至與義盡切毋以虎戀我命縱令虎死我不
生豈為從正順前定

炎涼交

友有厚如兄弟時孰為易移孰難移交以義利易離

合難移同氣與連枝

嘲賭博

財匱因耽樂事指花飄為惹春風舞繞樹從教蜂蝶

愁居家那顧妻拏苦

其二用遷居遠高麗屯韻

賭博惟求利到身爭籌全不顧疎親釀飲杯酒聚數

芳洲詩集

吳

伴喧競一錢驚四隣

與王都使語

將軍自小將三軍將畧儒書慣討論垂示後人應繼

美攜封先代定蒙恩

臘月立春仍罷講武

未相將興武曹息雪霜未解春復還兵農一體少並

用耕守二事多相關

過昔賢墓

古時今日千年士客念家鄉萬里墳路口昔賢稱伯

在草間無碣莫知君

寒食嘲人邀喪親者飲收淚酒用寒食日有感韻
階下從教花似錦罇中任自酒如泉難收孝子喪親
淚寒食時來倍泣然

朔邊俗居喪親朋夜聚柩前作樂飲酒歌笑為樂

名曰暖伴用勢利交韻

古禮娶婦尚撤樂邊俗居喪厭蕭索吹彈歌舞必如

是歡飲極前乃足貴

其二用可惜世人韻

喪不哀慟徒弔慰無聞貧賤與富貴食稻衣錦如常

時傷哉何望能變此

芳洲詩集

尺

附錄芳洲先生年譜

門人宿陶縣儒學訓導同邑王翔拜述

大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公諱循字德遵姓陳氏芳洲公之號也是年公生於二月十六日寅刻時公先公年方四十平生樂善好施術士聞其生子即以生年月日時推子不數得二○二五為君臣慶會格範圍數得○九二○為月照天門格五星大要亦不雜四餘前導太陽皆貴命也特以賀公先公且曰此公累世樂善好施也明效之

丙寅

丁卯

戊辰

芳洲年譜

是年公仲兄德達卒

己巳

是年四月十七日公之母曾夫人辛公哀慟不欲飲食者二日比食得病月餘乃瘳

庚午

是年公之繼母胡夫人歸公敬事如生母久而逾篤胡夫人父元自其廬陵縣後聞頭來信於邑之永和鄉無子乃就養於夫人見公敬事繼母不替喜曰老夫得所因矣一日公聞其兄靜翁讀唐人三體詩五言首篇未畢四過即走歸於父曰兄讀書是如此父曰明年亦送爾去讀書比兄加多喜公

辛未

是年正月公隨兄入里塾讀書不三四回即自井誦勤止應對不羣流俗時官更造民園籍珠林

尺

壬申

陳公上禧預有事焉至於公薨見公初入學歸歎曰此弟不凡龍洲氣數其在茲乎士啓見喻

癸酉

是年公之先公為公聘曾夫人禮書可箋翰者同邑梁不移先生公所從發蒙者所禮儀物十倍常數蓋愛子所推也不移見喻

甲戌

是年冬公之先公得奇疾術者推云貴命忌逢七力求醫藥甚至雖費重貲不顧

芳洲年譜

辛

擇良木置壽棺已二十有五年每三歲一加漆至是先公卒急莫致善棺公語兄曰祖母壽康未艾盍用其壽棺歛先考徐為祖母別選良木為之不兩盡其美乎眾皆稱公謀斷成人卒及

乙亥

是年七月公之祖母劉夫人卒公哀慟逾產母時公兄弟所償歛先公之棺預就已半歲矣先美與喪葬皆不下先公人稱夫人有孫如子十月公與母胡夫人亦卒選所生妹方及五齡公痛母如所生而撫妹如同胞靡不哀恤十二月公兄弟啓曾夫人之葬與先公合葬於邑北缺城外之濠上而附葬胡夫人於右

丙子

是年邑中有姚姓者訟鄉百餘人於朝詔按察官往就詰時僉事潘璉至前驅後擁勢焰薰赫公繼母父指語公曰若不畏乎公已讀孟子畢即應聲曰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巍巍然胡公稱其誌

量

丁丑

是年公有友為里塾師以儒學弟子員被約束託公代為授徒久之其徒樂公善教父兄欲辭師而延公公曰某非特不足為人師亦豈可攘人席遂長往不復至

戊寅

是年公繼母父胡公卒公哭少止語兄曰外祖讀書知理道棺斂必以禮遂相與奉墓東城角清溪書院故址祖塋之側禮分皆稱時公先公遺世數年貧蓄蹠遠不逮於前然尚倍於中人之家故公懼簡於禮無以稱母志於地下而然

己卯

是年公之從叔一敬公久罷官始自江外來歸先產具在乃改築於東門外一里許居焉公即往從

芳洲年譜

壬

受業一敬公既驗知公讀書竊自喜間以語同里士奇楊公曰先兄和林公有子矣蓋於海桑陳心敬公揚公躋歲長少不敵然先後學於海桑陳心吾先生之門而一敬公後與楊公又皆久處江外至是始得同歸鄉里故喜而語相知如此

庚辰

是年公從叔一敬公受聘往教東南鄉大姓康氏塾欲公從往受業公計去家一舍許未免寄食於康氏與其寄食取輕於人孰若積疑待問於叔每月一歸之日又得助兄幹家遂止人以共重遠耶

辛巳

是年二月十日公入邑庠補增廣生蓋監察御史海寧李真至視學見增廣生止十六人曰何名公增廣命食廩生各舉一人時余學夔燕省身為叔一敬公女兄之子女兄之婿也皆深知公學夔首欲舉公公兄力止之曰僕鮮兄弟幸與他人身不使人知遂以公應初公兄弟止以字行至是

公始因字命名並冠是月一日士奇揚公以聘明
經啓行追聞公被舉事寓書歸質一敬公曰吾兄
喜和林公有
子之言信矣

壬午

是年邑率四明孫公公餘之暇日課諸生於學孫
公自負能詩令諸生賦雲從曉日月上書樓公詩
先成其雲從曉日結句云要知四海為霖處
待到中天捧玉皇孫公嘉獎之曰足見所志

承樂元年癸未

是年八月公與同輩十餘皆以公事至郡見太守
蕭公芳蘭公獨令公作止於薇論論成深見嘉獎
問曰今歲何不赴舉公答曰周憲使大人有禁非
真才實學者毋令來試況生學與年俱下者縱無
禁亦不敢預此蘭公笑曰大器晚成大器晚成教
官欲以公補食廩生闕然學私例凡補此關必出
重費以酌退者公耻以賂得廉
乃以未觀場屋不敢遽受為辭

芳洲年譜

甲申

是年十月按察僉事清漳林公瑜以行部至吉取
郡邑學諸生幾三百人合試於郡隔別防範印卷
櫛名之類幾同鄉試預致耆儒陳士瞻劉迪哲試
畢考其所作三場之文中選者凡百有一人榜出
公名居第十六考官批其文云義策俱精王者必
世而後仁論尤憂出倫太守沈俊有知史姓施者
至泰和聞公見獎於林命加一俸後如我者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之類試邑諸生防範尤嚴試畢收所
作文攜往郡城糊名嚴考取八名書於榜遣人送
縣公居第一其第二第三羅仲深曾春齡年皆倍
長於公者也令沈太守徐旌之
以衣巾施去竟託諸空言云

乙酉

是年公赴鄉試不偶初公以未娶辭赴舉教官以
公平口多見獎於上官及其未觀場屋辭不食

廟為言必欲公往乃不得已
而行比歸遂以補食廩生

丙戌

是年二月十七日公以是年干支同其先公生年
月日同其先公忌辰兄弟痛哭終日如初喪時亦
漿不能入口初疑是冬為公娶公以痛
交不忍託曰陰陽家不云丑刑戌遂止

丁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娶眾欲舉樂公曰禮三日
不舉樂况不肖不幸召承感可娶婦舉樂乎力禮
卒不忍用先是教諭浦城陳先生顏見公學行禮
為塾賓遊子及擇增廣生祖父兄篤於訓子孫弟
嚴願康榮會夔劉組蕭儀及羅存謙張希聖王喬
輩二十餘人皆是其後或舉進士卿貢明經才學
或補太學上舍累官參政知府監察御史知縣京
職教官之類不下十餘其
中止者亦不失為善士

芳洲年譜

戊子

是年八月按察僉事倪公懷敏行部至縣誅諸生
見遲欲求過加責曰日午矣姑俱試卓爾論公文
先成倪公讀畢批曰論切而明文贍而整佳佳佳
作遂笑皆罷因問若此何不赴舉教諭陳顏答曰
時以病
不果耳

己丑

是年公姊歸邑籍溪高氏公憫其孤資粧之外割
已所受先公之田其入歲可給二人者助之庶後
如不孤焉既而兄靜脩亦割助如之參政浦城潘
公賜至泰和命三場題試邑諸生以公為第一名
曰吾所聞江右郡邑諸生多矣皆未及也公仁
可為衆一論尤當為其第一蓋潘公甲申進士
好談文而恒以
作詩自真云

庚寅

中與公二人而三人者視成而已既而論德揚公
自南京以書與侍講卿和紳公仲熙諸公有曰士
奇聞勅使某來時見放進士榜其第一為江西
泰和縣人果德邁耶竊計此人理應得之顧其不
日自重有力有非倫輩所及且夕必循例入翰林
幸相與有切磋之誼楊公復以口號西昌翰苑儒
和示教論朱公善應曰曠傳第一合起狀元坊註
林爛有光為報溫州老學東門出起狀元坊註
曰兩回不是學生失信呵蓋朱溫州人子從公
受學公起鄉試朱曰足下但作解元當為起解元
坊已而失信比赴會試又曰若作狀元當為起狀
元坊故楊公以為言朱復失信後起狀元坊者上
官有司之力請中書舍人朱孔易書額著儒陳士
瞻議上牌額文楊公口號第二首曰龍洲過縣迎
年過西城其後六年城西會鶴齡舉進士第一後
十八年癸丑泰和與史真定曹
戴亦然楊公以為其詩識云

芳洲年譜

丙申

美

是年翰林進所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上覽畢召胡公至公五人近前論曰四方所進祥瑞何
益於治此書前古修書官四十二人俱厚蒙褒奩九
皇上聖制超越前古願從還南京
踰月始至居翰林院南宅

丁酉

是年正月公之夫人來自泰和公受命預修歷代
名臣奏議三月十五日

駕復幸北京仍命
東宮監國諭德楊士奇職輔導益以贊善梁潛舊例
駕出東宮有事令諭百司啟事悉於視朝參時
非職輔導及春坊官不許獨召見凡召與見門
官記其進出日時月報行在時楊公病痾風不能
造朝累月文翰之事梁公一人為之不給尚書蹇
公歲子鄒公交薦公善
知不可召見命諭楊公有文翰事令公代為來進
塞鄒尤薦不已公標標懼歎曰倘一召見新獲尺
何足道恐累

聖德身難報揚公出以語公公望東拜叩頭久之
喜曰萬物成教之時姑名萬成
令諭公幸保全臣與循威
出各名已如
孤力學惟艱臣每無職如表等文皆令循撰而臣
論塞鄒累薦陳循云無隱好揚公對曰臣與循皆少
論聖德循死例補比揚公病少愈人見蒙

戊戌

芳洲年譜

老

是年中貴陳昂送下史謂胡三省註資治通鑑紀
事本末修各十部於內直學曰
切要難知處批抹其上庶俾觀者易曉踰年始克
完遂三月公進授儒林即贊善梁潛為讒憎者構
陷被逮使者至自行在院不能退避但慄慄加謹
道經其門公與梁居共院不能退避但慄慄加謹
畏凡可損己以庇其所患者靡不盡力其安人臨
別類稿時多散逸不存公以其所重者在此事後
文類稿時多散逸不存公以其所重者在此事後
使人訪求藏之於家以遺
其子今其家以銀之梓云

己亥

是年春釋奠先師孔子
令旨命公行禮公固辭曰此誠儒生至榮臣實不敢
奉命

令旨問士奇何也對曰往因塞鄒薦陳循行在誤傳
殿下已召見之矣今奉命恐證前誤為實耳時塞
楊下二公俱有故遂命其他南京文武衙門遇
朝廷有喜慶等事必進賀表二通自揚公有病後皆
請公撰所集儀物直數千緡與公潤筆公曰該表
臣子當為悉拒不受公自丁酉至於今歲
車駕代行郊祀公皆預分獻內四壇之一

庚子

是年正月二日公仲子萬成卒八月
令旨命公及編修林誌考應天府鄉試日爾等皆出
科月高第足副士望公本不敢言辭但懷行在誤

東駕已召見之嫌辭曰臣不足情惟恐
上疑殺下因寵於臣而然有累大德茲有倚擬法伯
類贊善陳仲完生年仕歲皆倍於臣老成可託遂
并以命二人十月一日
東駕啟行赴行在
公紫掌院事

辛丑

是年三月 勅南京翰林院凡 文淵閣所貯古
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
親送至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公如數取其得百
櫃中賞蕭恩督操駕舟十艘分載公與編修林誌
李貞陳景若庚吉士王翔等三十人護行四月六
日至京書進公等悉留京師會 三殿災 詔百
官求直言公言過用民力數事致災之由在此比
他言皆切實故得不及於患八月公之夫人曾氏
自南京還泰和左春坊大學士楊
公士奇為公兄弟讓陳氏族譜序

壬寅

芳洲年譜

是年釋奠 先師先賢公講正分獻行禮之所先
是為北京國子監獻官皆本監官自去歲新都成
禮同京師翰林院國子監各二員分獻先賢因
見東哲東廡皆用翰林院官西則國子監官公曰
祖宗舊制實不如此蓋翰林院官分獻十哲國子監官
分獻兩廡也某當南京為京官時凡居四年於釋
奠分獻無故未嘗不預此為
精制蓋得於司業臨川吳公溥也歲之二月公當分
獻遂講正之十月公次室莫氏歸莫之兄為教官
赴京而卒公未有子曾夫人又南還公因娶之

癸卯

是年二月公之夫人來自泰和與莫克相愛敬七
月公
大駕北征也先至
十二月還

甲辰

是年三月公任修撰滿九載免考績四月隨
大駕北征和寧王阿魯台八月還京兩隨征皆與學士

楊榮金劾致其事
仁廟嗣統九月陞公為翰林院侍講階承直郎時
上諭思善門選春坊官吏部尚書塞公引公與御史黃
宗載等八人備選
上曰陳循北京新科狀元朕知其人所存選留翰林院
用故有是命受命直解資治通鑑共事者十數人

洪熙元年乙巳

是年三月公承 勅命并贈公之先公彥和翰林
院侍講階承直郎母曾繼母胡皆安人妻曾氏封
安人恭錄公等所承
勅命

奉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制文學侍從之臣而用之於講讀所以
資其學問之益以為致理之本諒非其人曷足以稱
爾翰林院修撰陳循早魁賢科遂為修撰祇勤纂述

芳洲年譜

歷年滋多顧其清慎坦亮和厚易直宜有叙升茲特
命爾為翰林院侍講承直郎於戲講讀日侍朕左右
以道德為說士之欲致君澤民者莫宜於此其益懋
誠敬正學以言用光我寵命欽哉
皇帝勅曰朕惟為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故子之賢
而能恭勤效職者朝廷必推恩以遂其顯親之心而
勸天下之為孝者也爾翰林院侍講陳循之父彥和
善裕于躬慶延於後致有賢子為國近臣推厥本源
宜隆恩命今特贈爾為翰林院侍講承直郎靈爽不
昧尚克承之

皇帝勅曰朕惟人子之賢本於父母故國家推恩臣下

必溯及其所生存有褒榮之命歿有追贈之典焉爾

翰林院侍講陳循母魯氏夙有德善著于閨門用生

令子光予侍從揆厥所自宜有顯褒茲特贈爾為安

人靈其歆承永賁幽壤

皇帝勅曰朝廷寵待其臣必推恩及其父母所以嘉賢

而勵孝也爾胡氏乃翰林院侍講陳循繼母夙秉節

行著于州里慶鍾其子式效用予左右推厥所由宜

錫恩命茲特贈爾為安人賁爾九原于遠有耀

皇帝勅曰人之大倫所重乎夫婦者為其作配於內而

芳洲年譜

有助相之德也故國家推恩之典必有及之爾翰林

院侍講陳循妻魯氏躬勤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

於所職茲特封爾為安人恩命之榮往其欽服

宜陶嗣統七月公得省蔡于鄉之請十月歸至泰和十

二月公兄弟故先父母三喪而先公與繼母胡

合莖于缺城外故壙稍西北數步向則鞠子合壙

乾亥而奉母魯夫人附葬五十七鄉龍門羅介壙

上先高祖墳之右稍却向皆辛酉三喪之遷皆如

所贈官品具冠服帶壘畢焚黃告祭又於清溪書

院故址落廂考觀定公喪遷壘五十六鄉余華山

之南半公幼聞淑妣云公曾祖妣黃氏夫人幸于

元兵變時潛避清溪書院故址久而墓平失其所

宣德元年丙午

是年 朝廷以修

太宗 皇帝實錄遺官驛召公與學士金公幼孜侍讀錢

仁廟 三十五年永樂元年二月六日至京還得分修洪武

元共領首館蓋 始末時建入館以學士曾公聚與公南京初科狀

上嗣 統之初制作蓋在此時視他館三年事加多倍而

魯公又體貌豐肥最疲久坐檢閱日至一飯之頃

輒出私語公曰茲事惟公是賴公曰敢不竭力盡

心報 國

丁未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翰林擬進公名請命為

考試官公曰會試額取百人而某一邑就試者五

十人中之多寡雖與試官無干使某預考試列寧

免取談謗乎然此固不足恤但首館史事獨煩不

可以兩人名進定考官乃止進曾公榮一人之名

公得不預後百人中泰和預者六人議謗無自起

也

芳洲年譜

戊申

是年公之夫人來自泰和未幾公被 召命入直

南城 齊官前之西廊與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

公溥共事日承 顧問應 制所承 顧問無言

聖賢大學之道所應 制作率多仁民 納忠之言

己酉

是年置直廬於南城河西而令楊公與公移直於

此時來共直同堂各室居者中書舍人朱祚待詔

周迪四人者雖共直而事悉主於公二人至於要

務則朱周不得預凡遇祭祀等事

賜宅於玉河

橋之西

番與偕辰入而西出焉自是免公常朝

以禁處不便於舉動也命中貴人陶友泰寶更

賜宅於玉河

橋之西

番與偕辰入而西出焉自是免公常朝

以禁處不便於舉動也命中貴人陶友泰寶更

賜宅於玉河

橋之西

番與偕辰入而西出焉自是免公常朝

以禁處不便於舉動也命中貴人陶友泰寶更

賜宅於玉河

橋之西

番與偕辰入而西出焉自是免公常朝

以禁處不便於舉動也命中貴人陶友泰寶更

賜宅於玉河

橋之西

出宿在齋宮則中貴借四人者夜宿直廬以俟
召命自是鄉試會試翰林不得以公名進請命為者

官矣公以

上見信任退取經傳之語為對書之春帖貼於私室賓

客不見之處曰有諱辭則人告於爾后非仁義不

敢陳於王前蓋自視以為勸懲云公為人最慎密

其不欲自

銜恒如此

庚戌

是年五月陞公為翰林院侍講學士階奉訓大夫

冬隨

大駕巡近邊十數日還自是

大駕出巡遠近咸扈從焉十二月九日公之子珊生

魯夫人撫視其母子靡所不至時從官皆扈蹕

宿直於南海子北門象方與公於帳中為少傅

建安楊公榮慶生辰聞公生子咸為喜曰此子

亦今日生壽之徵也蓋公往日生子多不育云

辛亥

芳洲年譜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公之子瑛生方閱月曾夫人

病又三月卒

上以朝廷念聘賚甚厚先是元夕

獨夙夜寓直彌月不獲往預雖生子不暇顧及

是子存母亡故優恤之如此公亦感荷倍萬

壬子

是年公蒙

恩給官舟遣其外親進士羅崇本送曾大人柩歸葬

賜宅隘復賜于其南之城下冬公聘娶郭氏繼曾

人天

癸丑

是年公病

命恩遣中貴人范宏搆醫藥來療治范每三五日承

張子素盛起東札彥達胡秉恒皆院判御醫之有

名稱於當時者范翰 古於公曰勿以小愈輕出

必全安乃出耳公不能入 觀者數月

上凡有疾近臣公雖不在前亦加之公叩頭曰

天地覆載父母生成恩孰有大於此感荷酬報百世難

上好文學之士乃做雅頌作詩獻者

上怒疑其求進造人以詩示公公曰詩誠不工但有忠

愛之意遂釋然不加罪月餘乃知為御史鄭人張

甲寅

聖年有聞

上篤於聖學者乃自湖湘馳奏勸讀大學衍義然其語

上赫然怒即命速籍其家既而令中貴人以問於公公

曰大學衍義一書宋儒真德秀述帝王脩己治人

之要在是誠不可不讀者俗士迂濶且處遠外不

知

聖上無書不讀故有此舉怒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

芳洲年譜

上意稍解默然而思久之比速籍至竟緩其法從善如

流若其人薈粉矣久之始知其人為按察僉事姑蘇

陳祿也九月公隨

人駕巡遊過宜府萬全至幕麻林等處而還公自被

召入直以來承 顧問應 制輒蒙錫賚月無虛

地尤稱 旨處褒 賞逾厚公之感激所謂

言未嘗失諸口云是月公承 詔命並加贈公先

公侍講和侍講學士階奉直大夫母曾安人繼

母胡安人俱加贈宜人妻曾安人贈宜人繼室郭

氏封宜人恭錄公等所承

奉天承運

皇帝制

朕惟翰林學士之職朝夕左右所以備顧問

典詞命非內外百司之比故必簡學博履正之士居

奎

之庶以稱厥官焉爾行在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推
魁廷選文行兼茂事我

皇祖

皇考荐登侍從以至於今纂述編摩率殫乃力暨

三朝信史益克盡心是用進爾官資俾貳其長廉厚祇

劬久而不渝考質論思式稱厥服今特陞爾階為奉

直大夫職如舊用示褒嘉夫文學施之朝廷者必推

於先王之道乃可貴也而自古君臣之相知難矣朕

既不忘爾勞爾益圖懋厥官以承有嘉譽欽哉

皇帝制曰國家簡用文學侍從之臣資其論思以益治

芳洲年譜

畝

豈百執事之倫哉有才行宜於是者其必有所自矣

爾贈翰林院侍講承德即陳彥和乃侍講學士循之

父善積厥躬未試而歿乃有令子蔚為文臣慶澤所

鍾實自於爾是用加贈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旨大

夫九原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孝子之愛其親靡有存歿之間也故朝廷推

恩於臣必及其親所以體其心而重大倫也贈安人

曾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母既因子受追贈

矣子今遷官亦進爾之榮命贈為宜人幽壤不昧光

賈無窮

皇帝制曰朝廷加恩命於臣下而必及其父母者所以
重本勸孝也贈安人胡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

之繼母嘗因子之貴受贈矣子今陞遷復進爾榮贈

為宜人服此隆恩永光泉壤

皇帝制曰妻與已齊人倫之正也肆朝廷推恩其夫必

有及之而存歿不問焉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妻

安人曾氏秉性柔淑而不承年夫既顯庸亦宜優進

是用贈爾為宜人服此榮恩九原永耀

皇帝制曰國家推恩於臣下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厚

人倫之本也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繼室郭氏克相

芳洲年譜

壘

厥夫茲特封為宜人服此隆恩毋忘儆戒欽哉

歲終聖上不像因令中貴吳范一人論旨於楊公溥與公

可俱入交淵閣共事時榮溥二楊公素以上凡願問制作多注意於士奇與公且二公又同鄉楚

其有比不欲公來共事恐非已便比新歲上賓天託言且夕實錄中與留公以專纂脩誠善雖出

二楊用計然公實喜

亡卯

是年公寓直於文淵閣之東閣預聞討論文學之事日與侍讀學士王公直侍講學士王公英三

命備人者偕而會食則三楊公者俱同既而公受

宜廟實錄其於聖德神功之盛得於躬遇而日親者獨復實焉

正統元年丙辰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 命公偕學士王公直
為考試官同考官則太常少卿魏駿諭德黎怡
撰王廷周叙陳叔剛孫曰恭馬愉檢討陳璠皆推
選於翰林非比泛聘於尋常者而得士之精實亦
非尋常之比蓋以

聖上龍飛初科不可不重故也三月公預受
勅兼 經筵官自是日與少傅楊公士奇等日侍講

讀於
上前至於刪正講章受選故事以進則出二三
人手公預其一恭錄公等所受 勅諭

皇帝勅諭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

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等

朕祇承

天命嗣承

芳洲年譜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至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

永為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輔知

經筵事士奇樂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

英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

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溥衷

穀愉鼐專侍講讀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宜侍講

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肩公孔

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

晉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明之於心
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祚

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故諭 六月公兄靜翁先生令終於家計
報公痛哀同於父即乞銘于同里

少傅楊公士奇寓歸葬焉蓋公兄
弟少孤公所賴以成立又兄力也

丁巳

是年公所分修實錄以成六月間再繼母之喪蓋
母公自初生所賴以乳養者初公先公得聞而者
推云此子好命但于父母不利故以託母且語之
曰汝可用心乳養倘得成人當令為汝身後服三
年喪後公父母果皆早卒母遂為公繼母同居共
版籍焉至是當道者欲上請令公奔喪即口起復
公乃告曰某非但報母恩且恐孤先公命而况盡
孝日知盡忠日長幸憫愚志遂止公得終制給驛

芳洲年譜

八月至家葬母先公墳園并為先父母作享堂立
望石騰所受
誥命贈父母妻者
焚告祭於墓道

戊午

是年公作祠堂於居第東以奉三代祖考啟祖母
劉夫人喪於清溪書院故址遷葬十都梁家潭上
馬蹄公葬於向乾亥宣德七年
欽差葬公曾夫人墳山之東顧江經其下而東史館
進 實錄公蒙
恩頒玉所齊金帛

己未

是年九月公服母喪二十有
七月畢備告祭祖考妣服除

庚申

是年二月公留次室莫氏居守家室而乘驛舟登
行赴京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復授翰林侍講學士

經筵官如故

辛酉

是年八月公受命考應天府鄉試 南京太學生及畿甸士

壬戌

是年五月公任侍講學士九載陞翰林院學士兼經筵官如故

癸亥

是年八月公受命釋奠先師孔子奉勅撰太學進士題名記

甲子

是年三月少師楊公士奇卒四月二日在上在經筵命公入文淵閣用事既而中貴傳旨應制等文及大官給膳悉同士奇日侍經筵講說經史故事如故

芳洲年譜

六

乙丑

是年三月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預為讀卷官八月命公釋奠先師孔子公以災火不敢視祀事辭乃更

命學士錢公習禮十月陞公為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所任事悉如故

丙寅

是年二月公受命釋奠先師孔子

丁卯

是年八月公受命釋奠先師孔子公承

林院學士加贈公先公侍講學士彥和如之贈公祖妣劉繼祖妣劉加贈妣會宜人胡宜人妻曾宜人及加封總主郭宜人俱為淑人恭錄公等所承

謹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經筵之官所以陳論道德備資顧問非專講讀誦習而已筵閣之職所以參預謀猷毗翼政理非專文學辭命而已國家列官以經筵兼館閣往往寵以重秩固存自來而朕尤意嚮之蓋信任之篤委託之重非其他可比也然非操履純正文學該博明於體要之士則不輕畀咨爾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陳循蚤自賢科廷魁多士歷官禁近荐事

芳洲年譜

充

三朝紀述公精克稗信史暨朕嗣統之初兼以經筵之務前居宥密朝夕論思顧其坦亮謙溫端方廉慎明於古今朕心眷倚雖常置諸文學侍從之首然未愜予好賢用儒之懷肆特進卿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尚推古先聖王嘉言善道啟沃朕心底于至治以副簡任儒術之意卿其懋哉

皇帝制曰國家羣臣勞勩於君事者咸得推恩榮其祖考矧惟經筵館閣史局之臣而屬之以講論經史參預機政者哉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祖覲定安恬務學蹈義履仁啟於後昆為朕臣淵推朕所本宜有褒嘉今特贈爾為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冥漠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為君欲其臣盡忠於國者則必體其心而從其志肆古聖王知人情之莫不孝於親也故制推恩之典以申獎勵之意朕方任賢贊理則必有以褒榮其親而愜其志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祖妣劉氏積德垂慶暨於孫子在朕左右日效勤誠茲特贈爾為淑人賁命之榮永慰冥漠

皇帝制曰君之於臣褒榮之命必及其先世者所以溥

仁思而隆敦本之義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陳循繼祖妣劉氏夙有令儀著于閭閻善慶所萃致

芳洲年譜

年

有賢孫勵翼在廷贊予于治揆厥所志褒命宜加特

贈爾為淑人錫賚九原用垂永世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能勝任國事者國家推恩必及其

親固以旌寵賢者蓋亦嘉荅其所生也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父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

學士彥和義篤鄉閭惠賜窮乏存心長厚終始弗渝

德既裕于乃躬慶斯延于厥後致有賢嗣為朕臣弼

朕方冀其成績肆申錫於所從特進贈爾為嘉議大

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典之重賁于無窮

皇帝制曰賢才為國家典辭命參幾務講論經史以弼

成治功者亦惟承世澤服家訓所致肆褒嘉之典必

及其親所以隆恩禮昭善教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陳循之母贈宜人曾氏孝敬慈仁作配君子

克生賢嗣侍朕于朝質厥所從宜隆恩典嘗因子而

兩受贈矣今子復進厥官爾亦宜加申錫特進贈為

淑人惟善有後惟德有聞服茲榮命昭于永世

皇帝制曰人以有子為榮士以顯親為孝故士有祿秩

者褒恩之典必及其親以稱其致孝之意况於館閣

侍從之臣乎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母

贈宜人胡氏恒德惟懋作配君子致有賢嗣為國近

芳洲年譜

年

臣已嘗兩膺褒典今爾子進厥官揆厥本源宜申錫

命特進贈爾為淑人用賁寵爰永世有光

皇帝制曰古之君子為邦家之用能效其忠勤者亦惟

其室家之賢有以相之而國家之令典則有封贈之

命不以存歿而有間焉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陳循之妻贈宜人曾氏克相君子曾不借老嘗兩因

夫受封贈矣茲爾夫進厥官爾宜申錫榮命特進贈

為淑人冥靈不昧服此休光

皇帝制曰稽諸國典婦人之貴以其夫與子有官秩則

加恩之典必及之所以榮內助之賢也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室封宜人郭氏作配君子內
助克賢茲因夫之進官宜申錫爾榮命特加封為淑
人尚敦淑範以率閨門

戊辰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為讀卷官公謹錄

洪熙宣德正統所授封贈

勅命 誥命制詞凡二十道刻石題曰

三朝制勅之碑遺男珙瑛奉歸秦和立于居第兩堂之
前南向以識百世不忘

上恩之意而刻木宗世系于碑之陰使子孫永知所
自而敬仰焉令郭夫人率二子歸至其婚娶八月

命釋奠 先師孔子

己巳

芳洲年譜

是年二月公受

命釋奠 先師孔子春夏皆早六月南京奏大內火

天心仁愛 宮殿俱災以奏示公公曰

君上示警莫大請 頌恩詔大赦天下以回

天意遂命草詔 視草未畢大雨終日又數日公以病在

上欲親征禮部尚書胡公曰此誠切要急上請不可緩

親行遣人問公何如公曰此誠切要急上請不可緩

雖獲重譴勿顧已而反得褒答然勢有不能止公

駕留虜庭十七日聞于京又明日有言擁立脚王者公

聖上車駕今但當立 以卿王輔徐園迎復則是豈容有他

皇太后旨草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翼日公以此蒙

恩進戶部尚書仍兼太醫院學士旬日之後為廊王者
紛然眾皆相和而起景泰之立遂不能止公惟與
故二三內臣力以保護

宗社迎復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固人心以防殘寇卒得如志願焉十月十日虜酋

太上皇帝入京師悉眾侵德勝門直欲犯

闕頭遣人來索大臣胡濙王直于謙出迎

駕在否果在即出迎不可緩規者還報見

太上皇帝力言虜實無意奉

駕還但仗以為嫌恐侵耳公曰若然宜陞獎首將固城

守推誠心以誘之慎勿輕戰蓋彼我勝皆危道我

勝固善奈全利彼勝則中外俱難保姑密令城外

各馬坊焚所積芻因之不數日賊馬餓野無所掠

井道即降既而虜見積草火舉拍手頓足大駭又

明日見烈風盛雨彌晝夜眾愈恐公亦恐久則變

生乃請手勅傳召宣府大同永平遼東各邊守兵

數萬星馳赴京邀迎

聖駕 勅城外皆虜營道梗乃遣夜不收五人令各齎一

勅分投東北二路任用智巧暮夜取道以往防虜

邊截以為但得一達事即濟矣既而止二勅得傳

達其三為虜所截見勅始懼而有退志十五日夜

七先以十七騎脫身先遁至十七日從紫荆關出

口留餘眾殿以防追京師人心稍定數日宣府之

兵先至即命西追虜眾而止

遼東等處邊兵令守備如故

景泰元年庚午

是年中貴論 旨於公等欲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令考前代故例可準者具以聞公曰故事惟有

宋以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妃事可準以行餘無
况今 皇太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必
欲重尊生母公曰必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乃可不止許加二字乃以上
上聖皇太后八月公受 命釋奠 先師孔子十五日
太上皇帝駕還京師先日公聞中貴見語明日
駕回迎居南城公曰然否若然非但日遂朝謁為艱雖
三五日一見有所不便毋乃欲如羣臣朝朔望而

上聞此語於中貴前拒以危言使之聞之蓋疑公有向

朝辨望苦不允公語禮部官曰請雖不允然不可

上皇駕還當詔告天下否公曰此誠

天佑國家所致曠古所無豈特當告天下更須肆赦以

上皇恩慶語聞乃令諸司審具合行事宜來進公以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事請并行之雖裁詔條所司以其疑者卒見廢

閣公疑必有所授不敢深究自是蓋加謹加懼無

所補而壞大事九月公受勅同知

勅諭經筵事恭錄公等所受

皇帝勅諭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朕以眇躬祗

膺

芳洲年譜

天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可勝必由問學之能

敏茲以九月十六日御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

經筵事爾循與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穀同知

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翰林院學

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

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國子監祭酒蕭愷左春坊

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爾循并穀淵輅日侍講論翰

林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六經載帝王之道而萬

世仰治教之則以我

祖宗之聖尚猶銳情於斯况朕安所務而不然卿等其

務端心竭誠相與講論臻其極至毋隱且徇從事虛

名必二帝三王之蘊奧得於心而施於行俾四方萬

國之廣遠蒙其德而被其澤斯足以副朕之素志欽

哉故諭十二月公承 詔命并加贈公祖考侍郎兼

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公祖妣繼祖妣

劉淑人妣曾淑人胡淑人妻曾淑人繼室郭淑人

俱為夫人恭錄公等所承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經綸機務必置任親地密之官咨訪大

猷宜就業純行正之士所以論思政理而著之謀謨

芳洲年譜

潤色斯文而見於號令者也豈他材謀爵秩所可倫

哉然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

言素著聲望之良曷足以膺是選咨爾戶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陳循制科首選綸閣宗工明乎古今志

于道義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祗奉

五朝屢參國史制誥同知經筵榮歷三紀左右為德朝

夕納忠朕方圖任舊臣卿乃獲毗新政顧始終之克

懋豈崇報之可稽是用授以資善大夫錫之詔命用

示褒嘉於戲啟沃之專朕有望中正于哲輔獻納之

篤卿可昧仁義之遠圖惟誠敬可以敏事功惟仁恕可以敷利澤徃益懋茲庶副朕懷

皇帝制曰自古積德之深者必昌其後為國之切者必顯其先故朝廷推恩莫重乎敦本而子孫為孝莫大于尊親然欲有以體其心非是無以愜朕志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祖母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鄉邦垂慶孫子為朕近弼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宜隆恩典特進贈為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如故於戲褒嘉榮命既永賁于冥靈啟迪良謀尚仰

芳洲年譜

美

昌于來繼

皇帝制曰人臣事君以忠固本其累世之積德國家使臣以禮必先于原始而推恩忠厚之政所存激勸之道斯在爾贈淑人劉氏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祖母蹈行德善作配君子慶澤所萃生此令孫朝夕論思在朕左右宜有寵錫以示褒嘉茲特進贈爾為夫人服此休嘉永光幽渙

皇帝制曰為臣而能忠以事上者善有所從故上之欲仁以惠下者恩無不逮厚其寵數所以遂顯親之心服乃光榮斯以見貽謀之效顧茲通典契朕盛心戶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祖母贈淑人劉氏有孫弼朕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多迪懿教可無褒典

皇帝制曰為人臣而能事君以忠者必遂顯親之心為人父而能教子以義者必蒙推恩之典惟官愈進而忠愈勵肆親愈顯而恩愈隆斯以見下無怠滿之心上有激勸之道也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彥和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父鄉邑善人坵園佳士履仁蹈義恒揚忠厚之風憫匱賙貧每收忠信之譽慶垂賢嗣為朕哲臣雖屢膺褒

芳洲年譜

毛

典於

先朝尤宜申寵數於今日特進贈為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如故咨爾冥靈服茲顯命尚於後嗣綏庇無窮

皇帝制曰人臣閑義訓於家肆朝廷得以弼其治國家推恩典於下故人子得以顯其親雖因資孝以事君亦必以貴而及母爾贈淑人曾氏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母柔明淑慎盡相成之道於家恭儉慈仁施教訓之德於子津朕得圖治之佐而爾膺褒善之榮恩典所嘉宜隆無替茲特進贈爾為夫人

服茲寵采永光幽室尙綏爾後勉效忠勤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舉其官者必有所由恩之推而及

其親者盡無可畧緣人情而制命數循國典以錫寵

榮國旌有份之良實勸天下之善爾贈淑人胡氏乃

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母婦道以順母

德惟慈輝祚乃家克有賢嗣興以弼治爲朕忠賢宜

有褒榮以昭寵貺是用進贈爾爲夫人服此茂恩永

光幽宅

皇帝制曰朕用天下之材以任共政之職恩數所及既

爲其祖考之華禮秩攸加必增乃閨門之賁所以始

芳洲年譜

七六

人倫而出治道敦世教而著國恩也爾贈淑人曾氏

乃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妻懿行淑德嬪

于令人相助之勤休有華闈肆朕賢彌厥秩用崇爾

效彌彰可無褒答是用進贈爾爲夫人服我命書尙

其不泯

皇帝制曰凡著內助成家之美斯膺殊錫稱善之休故

夫爲竭心效用之令臣則國有推恩及配之盛典茲

雖故事寵實難逢爾封淑人郭氏乃戶部尙書兼翰

林院學士陳循之繼室淑慎恭儉譽于閨門累相其

良忠以弼朕允宜受祿以綏厥家曾不永年可無褒

恤茲特進贈爾爲夫人尙其如存服我榮命

辛未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爲讀卷官

朝 廷閣自洪熙宣德正統年間文臣官一品者惟內

閣官其他間有一二則皆

先朝補職茲二年來各部官一品者已二三人而內閣

臣尙仍舊職遂陞公與高穀俱少保偕榮祿大夫

尙書如故兼大學士而公則 文淵閣任事並如

命 釋奠 先師孔子奉 勅讓大學進士題名記

壬申 是年廣西土官都指揮黃竑希恩寵自廣西馳奏

請 上立已子爲皇太子奏至不發遣中貴以竑意覘公等

天朝得無啟天下後世之譏乎

上知東宮尙爲公所贊襄立者毅然語中貴曰自古父

有天下傳之于子未聞有讖議起遂命以奏示百

官令會議以聞既以衆議更立一時遷擢東宮官

屬除他職外其任師保傳者至二十有三人其中

增職品秩不踰舊者七人俱食舊祿公其一也蓋

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固辭不允者至于尙書大學

士任事俱如故既而公以衰疾乞放歸田里章再

上 錫賚者指有姓名 錫賚者指有姓名 錫賚者指有姓名

上欲窮治公偶有問因與中貴論曰人臣念主雖不能

無此心人情畏死決不敢有此事而况所指之人

在此在彼富貴拘一何苦棄安就危萬一事出誣

罔寧不害及忠良且啟上下之危疑乎語聞遂止

公率內閣同官集古聖帝明君行事名曰勤政要

典上之公承

誥命并贈公尙書祖考源可加贈公祖考尙書兼學士

親定先公尙書兼學士彥和供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公曾祖

妣黃氏加贈妣劉夫人繼祖母劉夫人妣曾祖

人繼母胡夫人妻曾夫人繼祖母郭夫人妣曾祖

俱爲一品夫人恭錄公等所承 誥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保傅之崇資是乃臣工之極選彌一人而宏治化均四海以展謀猷敬明啟沃之惟艱張大輔成之匪易矧職一以兼眾在周德而備材凡今所選經筵史局館閣樞機鼎鼐之良率多永樂洪熙宣德以來登庸密勿之舊故茲寅亮尤簡厥脩咨爾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文學該通器識宏遠夙有譽望蔚為名臣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咸躋顯庸敷歷丞弼卿佐命令鈞衡並切機要際國家之危患輸忠實之小心肆宏濟

芳洲年譜

今

於艱難致茂臻於康吉夷險不易其守夙夜匪懈其勞宜伸眷倚之懷用錫綬寵之數可授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同知經筵事如故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屬老成處盈滿而不驕豈煩訓劾服此休命往惟欽哉

皇帝制曰國家從古以來必具材猷之士方錫寵綬於臣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其獲褒顯於數世之後必積德善於百年之前此君子所以慶衍於孫曾而朝廷所以恩洽於幽遠宜頒異數以旌善人爾陳源可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循之曾祖篤行有聞懷材不試致茲餘慶及于曾孫肆予繼嗣之初得有倚毗之託宜旌所本無違弗周特追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尚隆福澤綏爾後昆

皇帝制曰君子之積善不但在一時而必至於久遠故天之錫慶不但在其子而必及於孫曾天既緣本而厚其末朕當因流而旌其源此天與朕福善一也爾黃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曾祖母育德名家作嬪賢士恭儉刑於姻族慈孝著于閨門慶衍孫曾為予丞弼宜有異數答其

芳洲年譜

全

前人茲特追贈爾為一品夫人尚茂餘休永庇乃後皇帝制曰國家方圖倚任弼亮之臣以光大我

祖宗之業乃有積累德善之士以成就其子孫之賢進位既顯而益增推恩雖隆而未已蓋上以答貽謀之德於既往而下以勵移孝之誠於將來爾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循之祖學足以華躬行足以善俗名譽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致用五朝兼領庶職可無榮命以旌所從茲特加贈爾以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用詔爾靈永康乃後

皇帝制曰古者婦人之貴或因其夫或因其子與孫蓋非夫與子孫雖有過人之德首俗之行無所托以表見於世今朕輔臣有賢祖母育德勵行以成厥孫追賈陶靈可無寵命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祖母族稱時望德為女師仁惠加於宗姻善慶在於孫子致以才猷之美為朕心膂之臣宜爾蒙恩有隆無替茲特進贈爾為一品夫人欵予寵章福爾賢後

皇帝制曰凡人臣大父母獲因其孫蒙恩屢至膺顯爵

芳洲年譜

全

者未有不由積德累仁之深而致然也惟其積累之深故其寵榮之茂愈久不替此固天之酬答善人而實朝廷因之以勸孝也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繼祖母德著閨門敬存蘋藻敦事上之孝敬重逮下之仁慈致有令孫為朕承嗣宜膺福報以表德施茲特進贈爾為一品夫人服我寵光永賁爾室

皇帝制曰朕惟士既恬於謀身而急於行義天豈簡於報德而緩於旌仁夫嗣世生賢雖出於天之所昇而推恩錫爵實本於朕之所嘉肆泝流以及源屢緣存

而顯歿必寵以寅亮之職乃足為德善之華爾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彥和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循之父仁恕寬平見稱於里族忠信直亮著譽於鄉邦既有子以典我命令樞機可無恩以答爾純良長厚肆五錫於褒命俾屢承於寵恩特進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使人知有德之士雖沒著無窮之休服茲寵榮永綏後裔

皇帝制曰朕惟君子貴窮人爵雖不及顯其親於當時

朝廷寵錫天章實欲以昭其德于永世自非積善行

芳洲年譜

全

義之有素安能獲福承慶之無疆凡有子為朕承嗣之臣由其親戀乃善義之懿爾贈夫人曾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母歸配名宗成助相之美撫育令子施教益之良使彼得世其家由爾能躬厥道追原所本宜有異恩匪圖褒大臣之親且以彰盛朝之典茲特進贈爾為一品夫人服此榮恩永綏後嗣

皇帝制曰凡君子之事上也莫不欲盡其忠肆朝廷之待下也必有以遂其孝少朕股肱心膂之母可無綸綍華袞之褒緣其子而并恩爵於幽而示寵爾贈夫

人胡氏乃少保戶部尚書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繼母早歸德門聿脩婦道作止一於恭儉俯仰極其孝慈淑慎之稱藹然福慶之驗大矣可無異數以示寵榮茲特進贈爾為一品夫人榮命所加其永有耀

皇帝制曰婦人之德如玉在璞人雖見璞而不見玉而其含輝光雖山不能秘故有令德懿行而不得聞於人然能助相於夫自不容以不著况朕弼亮之配尤有可察而易知之者乎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妻夫人曾氏少攻女學秀于

芳洲年譜



合

閨門嬪予輔臣而不偕老雖累受

先朝之恩錫宜荐膺內助之榮褒爰有寵章慰其永逝茲進贈爾為一品夫人咨爾幽靈尙其欽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國家得才猷之輔以濟於艱危未有不有賢淑之配以為之助相其所以獲表見於

永世亦何莫非克贊夫良人雖歿著無疆之休使人知有德之報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陳循繼室夫人郭氏女德之純宗姻所譽歸予承弼克相乃家期偕老於光榮胡弗終於壽祉宜申

寵錫以賁歸全茲特進贈爾為一品夫人垂耀無疆

在茲休命

癸酉

是年

皇太子冠命胡公漢高公教掌行冠禮旬月之後前

皇太子更封沂王之冠乃命公與何公文淵掌行二

起錫賚重輕相懸蓋

上以公嘗有無易樹子之論出於向舊故耳亦古人取

瑟而歌之意也公因

天象示警自以濫居保傅不能毗輔所致乞賜罷黜別

任賢能不允其屢乞罷歸不允者以其能知

先朝典故內閣事體文辭製作之類而然中貴諭

旨於公等曰正統年以歷代君鑑以備觀覽公聞

以為君鑑者以聞乃采古昔帝王善可為法惡可

為戒者進名曰歷代君鑑以備觀覽公聞

上禁掖慢游事乃率內閣同官上疏諫及勸

上恃孝友任舊德躬勤政戒後用大臣與公同預聞前

事者託公附其名於疏後疏奏

上召公等入見

芳洲年譜

問曰卿等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公曰得於都

陛下有則改之諫

宗社生靈之福也

上曰朕有固當改矣但君臣為一體慎無聽人離間等

悚懼叩頭謝自是不復召見矣既而附名者有見

上不悅竊訖於中費曰疏實出某之手令某等預名耳

甲戌

先師孔子加授

公光祿大夫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為讀卷官公

上疏引年疏曰臣陳循謹 題為老疾等事臣原

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進士承樂十三年除

授行在翰林院脩撰歷官四十年實年七十歲久

患寒濕氣等病疾在身每發痛不可忍持履艱難

加以目昏日深一日衰邁不堪恐負任使切思濼

列聖天地之大恩無片善涓埃之小補材藏德薄久已

媿於瘵官體病日昏茲愈加於職職因人成事苟

如蒙 祿致灾豈但宥密理不當居苟在他司例亦當退

聖恩憫臣前訴照依七十致仕定制放歸田里專任賢

天恩之至謹狀死 勉伏候 勅旨欽奉

王音卿歷事朝廷有年况是內閣師保重臣朕以朝夕

賴卿匡輔治道難照常例雖稱引年所請不允 再上

題為老疾等事臣昨乞 言尤懇切疏曰臣陳循謹

大德不賜允俞切惟清要之地眾所奔趨賢才之途礙

難獨占雖犬馬之心不忘於報 念忍羞康祿莫逆拮背之譏固

聖明大能曲賜於包容而宅俊鮮不陰懷於念嫉况才

芳洲年譜 有限而難強兼病不減而益增更冒寵榮必速顛

願乞投閒散以讓英髦望 朝廷開通賢來愚去之門雖

國家成就難進易退之士臣雖老死不忘感 恩無任懇請之至謹

上 因他事召見 勅旨不報數日之後 題伏候

朕以 先朝信用之故留卿乃苦求去如此何耶 公叩頭曰臣

任使加以庸劣無補徒取竊祿妨賢之議而為 命釋莫

先師孔子中貴論 青於公

上欲有所述作公曰永樂十六七年之間 太宗皇帝嘗命編采天下地理古今事物之詳以命儒

後未成書而止必欲有所述作莫如成此一書實

亦繼述之一端也中貴以言遂命進士分投四方

勅公等為總裁官恭錄公等所承

皇帝勅諭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朕

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於仲尼褒貶之書足

為鑒者不可尚矣朕既夙夜留心于茲然惟善惡不

備則或監戒不周願自周威烈王至於梁唐晉漢周

之五代事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

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

芳洲年譜 所紀未及預茲竊有歉焉卿等其以二代史書參酌

做文公例編纂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以備觀覽

應用編纂官屬其推勤敏有學識者悉具官職姓名

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欲肆令卿等為之其尚

精審毋忽故諭 既而 公奉

乙亥 勅諭大學進 士題名記

命釋莫 先師孔子中貴論

賜名寰宇通志命錢謙諸梓既而公以總裁增授

華蓋殿大學士兼 文淵閣大學士保傅尚書悉如

勅誥重脩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丙子

是年公以衰疾乞骸骨歸不報

天順元年丁丑

是年正月

景泰不豫不能躬祀郊廟社稷十四日至不能視朝參公乘此拉同官高公右順門裏耳房內相與直造其所告於輿曰不樂年

大駕或三五日不出視朝令百官赴東駕朝參啓事此是

祖宗舊例公所知也但無力不致言及請上皇復大位耳始曰今事如此必須請復

正統東宮庶可代視朝參望公入為某等面達此意與公首肯徐曰此公等大與安惟當贊成於

芳洲年譜

六

內公即借諸公出與禮部侍郎鄒公幹姚公夔等議曰此大事宜會多官共為之入眾則有可從之

名於奏稿由是漸相傲從者遂眾明日章上批答不允又明日公等欲倡率文武百官再迎上請

章期必允乃已因章尾列官職姓名數多書錄為

禮部主事俞欽林章進至左掖門下門官不納

尋遇中外多官奉迎聖駕重登寶位朝野折藏權呼萬歲既而

上諭公仍舊視事又明日有邪佞之人徐有貞者平

昔為公屬官因累求公屈法薦已等事不從恨公

至是有貞以迎駕功日侍上前遂恃此勢欺罔進誘毀公又復脅使六科捏詞彈

劾上明即賜原赦明日有貞又復脅使六科十三道

行寓道與在論居之日擷取古人詩句乃在心者成絕句以詠其所存所歷所感並和凡千餘首分

行百詠集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是年十一月公謹撰進呈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各百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奉

玉音陳循進的頌詩送翰林院收着既而陳情

玉音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石亨等挾松

芳洲年譜

允

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特

發回原籍為民間任戴公感

皇上眷念大恩不忘然此得非公忠愛存心之所致歟恭錄公所進頌詩並序

臣循昔曾叨事

中興四朝 仁聖於今有四十有餘年矣近蒙

宥罪謫戍極邊

厚德深恩無由補報憂惶感激難已于情謹議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近體詩二十首齋沐百拜昧死表

呈切以

皇朝實錄之事人不能觀堯衢鼓腹之詠世所得傳自昔帝德煥乎古今多因公論出於田野况恩臣杜臣屏曾親觀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當時荷

聖主寬仁諒不乘蟻蟻之微芻蕘之賤於斯世自念活

無多日懼瞑目以孤

恩恒揣死有餘辜肆竭誠而效頌雖管窺蠡測不盡

於 高深望鑄納銖收益增於

隆盛上禱

垂憲之萬一下資擊壤之衆羣歌詠掄揚懷思祝頌

芳洲年譜

臣無任戰慄悚懼之至謹言

恭頌

太宗文皇帝頌一

惟皇

上帝 篤生

太祖 削平僭亂 奄奠寰宇

天眷有歸 爰膺歷數 乾坤清寧 綱常振舉

皇皇

太宗 繼體承緒 廣大高明 聖神文武

勤儉溫恭 悉由

天賦 以仁為居 以義為路 以禮為門 以敬為所 道合義軒 德符舜禹 日新月盛 人歸

天與 爰自朔方 提衆萬旅 靖安國家

飭正

皇度 士馬甲兵 熊羆貔虎 威而不殺

所至靡豫 旬侯要荒 宗親臣庶 尊之則君

親之則父 愛戴歸仰 心悅誠附 東西朔南

瘳夷戎虜 謳歌朝覲 懽忻拜俯 航海梯山

貢珍納土

芳洲年譜

皇情謙抑 不遑寧處 業業兢兢 罔間晨暮

好問好察 樂聞樂取 惟賢是用 靡擇微鉅

惟忠是納 靡論新故 豐潔烝嘗 儉約服御

以戎貽安 以農藏富 省耕視斂 春補秋助

惜才好生 賑窮恤苦 庶戮思矜 寸邪思去

福威予奪 咸率準矩 福予從厚 威奪從恕

憫災原宥 宥過寬諒 秀發朽枯 春回寒返

禁暴刑亂 罰終殛怙 上行下懲 一舉百懼

信堅金石 恩洽率普

穹靈悅鑒 寒暑順序

皇祇昭格 多黍多稌 爰建兩都 益勤萬務

繼承

先志 隆長國祚 南交北狄 侍違負固

天戈所指 悉遵懷撫 武功既脩 文德誕布

表章六學 日星昭著 垂法萬代 揚休千古

玉葉金枝 永作民主 繼繼繩繩 尊居九五

於萬斯年 受

天之祐 詩凡 三首

文祖龍飛自朔方首登

宸極繼

芳洲年譜 查

高皇欽明濬哲符堯舜勤儉寬仁邁禹湯一話一言循

典則三齋三沐奉蒸嘗于孫式克遵

成憲藝蠶繩繩萬代昌

右一

天生一體

聖明君况是重華繼放勳家國早承平福難華夷溥見

靜妖氛方當歸馬散牛日大布

經天緯地文四海八荒臻盛治

宸衷尤不倦勞動

右二

皇明永樂際中興兩順風調至治聲蕩蕩

仁恩兼德化魏巍

功烈與威靈 聲名萬古彌穹壤 事業千年煥日

星痛聖鼎湖龍去遠不勝號拜想

儀刑

右三

恭頌

仁宗昭皇帝 頌一章

穆穆

仁皇 聰明齊聖 徽柔懿恭 齋莊中正

芳洲年譜 查

為道惟隆 為德惟盛 尚懷兢兢 恒存戒儆

仁已如堯 愈矜細行 孝已如舜 愈崇至敬

匪假人為 實自天性 聖瑞斯符 國本攸定

早以重華 上嗣

萬乘 教令所施 孚及兆姓 恩同雨降

學與日新 法健如乾 知幾如神 寧志以道

立愛自親 代理家國 攝奉頌禮 勤儉是式

精白是陳 起居惟則 宵旰念民 立賢無方

聞善有欣 好問樂取 舍己從人 獎忠尚質

欽武右文 躬率臣弼 上贊

至尊

視民如傷 望道未親 弗遑寧居

日隆師古 禮樂夷夔 詩書鄒魯 夏時殷駘

周冕韶舞 雖精尤詢 無間起處 法言遊耳

芻蕘亦取 譽辭戾道 遜志必拒 惠鮮孤寡

賑恤貧窶 保扶貞良 獎誘平恕 終日乾乾

惟此是務 爰膺

天眷

出震乘離 光被四表 格于兩儀

臨照有赫 垂拱無為 旬侯五服 蠻貊九夷

如星比拱 如水東馳 歸

皇之極

無偏無股 順

芳洲年譜

齒

帝之則

不識不知 人效忠盡 神獻禎祺

雨暘應候 寒暑若時 物無疵癘 世底雍熙

禮讓之風 仁厚之俗 接壤連城 聯里比屋

皇尤謙虛

不自滿足 益勤萬務 逾敦九族

視遠聽德 達聰明目 重賚薄征 緩刑急育

攘除羣兇 哀矜廢戮 康衢興謠 華封效祝

頌

聖人壽

諸皇萬福 子孫嗣統 永綏

天祿

詩凡 三首

皇皇

聖帝百王歆允 塞溫恭冠古今 出震乘離昭聖瑞祖

堯宗舜渙徽音 宏敷仁德兼文德 允協民心與

帝心小大愚良叨 寵眷獨慚淺薄負

恩深

右一

早居儲副侍 鑿坡賢長偏承

帝寵多教養 民生咨稷契 維熙

聖學賴邱軻 政師姬徹寬征意 志慕堯衢擊壤歌

蕩蕩難名何以頌

芳洲年譜

空

太平天子建中和

右二

仁皇昔奉

文皇養一日三朝 謹問 安九鼎入珍躬 視膳婉容愉

色面承 歡劬勞萬感

親恩重誠敬千憂子道難

龍駕已遙純孝在 恭書留待後賢觀

右三

恭頌

宣宗章皇帝 頌一

魏魏

宣皇

天賦勇智

溫恭廣淵

崇高富貴

大昭聖符

早登儲位

業業承乾

惓惓輔治

萬善格

天重華協

帝遂王國禋

嗣宰神器

政先仁術

化敦孝理

聰以民聽

明以民視

綱直如流

用人惟己

精一執中

難慎選士

迹事繼志

持盈守成

成憲是式

古訓是憑

綏猷贊化

信賢任能

妙運睿算

嚴詰戎兵

親討有罪

躬征弗庭

芳洲年譜

氣勢山嶽

號令風霆

不戮而殄

不削而平

從脅罔究

稔惡有懲

聲震夷夏

衆仰威靈

妖氛殄息

海宇清寧

制禮作樂

和敬兼具

儀中節文

音諧韶濩

上奉

宸闈

恒致悅豫

下有邦本

咸獲生聚

尙不自滿

師古爲傳

世必義軒

治必堯禹

道學孔孟

謨烈文武

聖賢之域

詩書之府

出入旣游

宵旰臨御

匪徒資己

兼以垂裕

旌淑別惡

脩禘奉嘗

安邊柔遠

觀民省方

不鄙片善

不遺寸長

不貴異物

不屑小康

魏乎煥乎

功業文章

比隆往哲

伴德

先皇

光昭四極

恩洽八荒

穹祇悅鑒

茂錫禎祥

篤生

正統

一人元良

超冠古昔

成周誕昌

三光貞明

二儀清肅

五伐偃戢

百穀蕃熟

凡囿覆載

美惡類族

仁義漸摩

膏澤沐浴

耳聆躬被

心悅情服

來享來王

悉臣悉屬

稽首瞻慕

傾誠願欲

聖子神孫

繩繩續續

得位得名

得壽得祿

億載萬年

受

芳洲年譜

天之福

詩凡四章

宜皇繼體乘乾日首務勤民與敬

天上法

祖宗先慎德遠宗堯舜急親賢百神享祀

誠千備九伐千戈計萬全偃武脩文隆大化揭天功

業自巍然

右一

天命皇皇眷

聖神聰明文武古無倫 宏敷膏澤滋羣品 大正綱

常表八垠片善寸長皆簡拔普天率土盡陶甄深仁

厚德齊穹壤茂衍

鴻圖萬萬春

右二

萬邦何幸際

皇明垂拱無為致太平夷虜傾心歸

德教克頑革面效忠誠

恩威予奪皆為惠高下洪纖悉稱情淺薄無材叨寵

眷寒枯死瘁荷生榮

右三

長陪 玉輦上金鑿

芳洲年譜

次

帝德崇高愈克艱

祖廟歲時恭致孝 宸闈斯夕敬承

顏謀謨廣遠貽千葉禮樂光華照兩間慟望九霄

龍馭遠不勝揮淚拜

橋山

右四

恭頌

今上皇帝陛下頌一

皇皇

至尊

聖智

天錫 堯仁舜孝 湯中武極 虞典夏謨

殷書姬易 匪勉而中 匪億而得 緝熙問學

究惟典則 大鈞有為 至誠無息 與義微辭

往蹟前德 釋效在茲 克念允迪 所處所由

正路安宅 出震乘乾 握符御歷 世躋軒頂

道臻義農 首惟

帝業 肇自

祖宗 爰咨金石 表勒

神功 乾坤奠位 日月麗空 英聲茂實

悠遠實同 華夷悅戴 臣妾欣逢 咸蒙膏澤

芳洲年譜

九

普際時雍 化已浹洽

皇允謙冲 乃厘萬乘 臨幸學宮 儒道尊顯

德教興隆 制度考文 惇典庸禮 五倫有書

旁貫經史 羣臣有鑑 備極載記 蕩蕩至教

無偏無倚 平平達道 如矢如砥 箕範敷言

周誥訓體 不一之善 惟一之理 徵諸今昔

其歸同揆 垂恐作憲 保邦興治 潛哲放勳

莫愈於是 博約之授 精一之傳 佩服既謹

擇守逾專 事

天如親 事

親如天 視膳致敬 恤祀秉虔 弗偏愛人

惟急親賢 篤近舉遠 啟後光前 準平繩直

矩方規圓 示法天下 儷美古先 垂拱九重

寵綏八埏 鴻名盛烈 巍然煥然 再造家邦

重新宇宙 和氣熏陶 發生枯朽 膏澤漸濡

長育鳥獸 溥及過故 悉承原宥 四海疆域

不城而守 百穀草木 不培而厚

祖考降祥

穹祇敷佑

芳洲年譜 本枝繁茂

儲皇千春

聖王萬壽 福祿崇高 與

天齊久 詩凡十首

憶昔 先皇御紫宸 魏魏舜知與堯仁

帝圖正爾承

三聖神器天然授

一人禹績湯中咸繼述 文謨武烈盡遵循 丹心捧日

期賢佐獨愧孤

恩未殺身

右一

大明

聖主御經筵 寶運初當正統年 精一早承

堯帝授典謨 深契伏生傳 養賢切切觀願象法

祖倦倦服尹篇 共幸

皇圖天廣大 萬年振後與光前

右二

聖祖

神宗闡至靈 篤至堯舜作孫曾 志歆

芳洲年譜

前烈超三代 碑勒 崇勳表

二陵美示貽 謀兼後嗣光昭 創業與中興

皇圖如日華 夷仰 萬代元良好繼承

右三

一自吾 皇臨御日 四方萬國沐

恩麻中原久 際雍熙洽 夷狄重除反側憂

聖德魏巍 俾舜禹 神功赫赫 邁商周 微臣感激 尤愧

切衰老 深慚莫報酬

右四

一統山河屬

至尊永傳

聖子與神孫九重

帝派天潢正萬代金枝玉葉繁 國本真源

天所定人倫大典

聖攸教

祖宗况復垂經訓丕顯悠悠建後昆

右五

明明

天眷福吾

芳洲年譜

皇夷險安危悉吉康恒以詩書為服御惟將仁義作金

湯 鴻名已見超千古沛澤還看洽萬方願效嵩呼

祈

聖壽永固地久共天長

右六

仁明

真主復臨朝喜氣歡聲徹九重四海謳歌歸

正統萬年祥慶自

今朝和平感召符素易善美兼全協舜韶

神聖無忘存儆戒虞廷用此紹唐堯

右七

九五龍飛符

聖瑞昭然

天順與人歸臣民復際乾坤大海嶽重瞻

日月輝肅肅禮慶承

祖考雍雍愛敬奉

宸闕

皇情永法

天行健一日從教有萬幾

右八

芳洲年譜

天皇再造家邦日海宇升平實在茲 惻怛寬洪懷遠

邇 嚴恭寅畏奉

穹祇純乎二帝三王道允矣千秋萬歲期風虎雲龍俱

際會不才獨愧玷

清時

右九

卿雲捧 日麗

天中仰戴歸依萬國同 啟聖謀猷逾廣大格

神治化倍豐隆臣民溥荷 生全德

宗社長資保衛功高下均沾新

雨露可憐黃葉獨從風

右十

壬午

是年四月公自謫居還京 上表謝
恩而歸茲錄公所進表文

臣陳循謹

奏為謝

恩事 臣仰蒙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垂光於覆盆無幽不燭迴瀾

於逝水無遠弗追拯念褒加哀矜憫恤 臣不勝感

戴之至理合謝

芳洲年譜

萬

恩 臣循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言恭惟

皇上一德同乾坤之廣大咸覆載於萬方

重華合日月之貞明普照臨於人表如 臣草茅之賤

質亦蒙

江海之深恩向被陷於落井下石之讎人遂蒙謫以

屯田備邊之戍卒斯須難保顛沛靡寧戰戰驚心

惶惶度日萬幸仰賴

天與

皇上深恩厚德庇佑 臣身處患難於四五年間臨萬死

而得一生受艱苦於數千里外度危災而存殘喘

茲蓋伏遇

皇上聰明聖智寬裕溫恭如日方中極廣大高明之

盛與

天同久盡財成輔相之功

作之君作之師追配乎堯舜禹湯文武

明其諷明其道務契乎易書詩禮春秋得萬國之歡

心臻一統之盛治

明見萬里之外尤嚴照於覆盆

仁敷九域之中重發生於枯木孳孳養賢以及萬民

之心切切愛人必先四窮之意雖愚 臣薄命負尋

芳洲年譜

夏

章摘句之庸材荷

聖主深仁除執銳披堅之重役

恩命播傳於千里士庶忻聞懽聲振動於一家妻孥

舞蹈幽壑春生於腐草廢爐暖發於寒灰繫鳥出

籠後遂山林之素性渴魚得水獲逆開俎之橫災

親恩豈能及乎

君恩再造實不下於

洪造雖百口粉身碎骨涓埃莫補於河山縱九泉秘魄

藏魂頃刻難忘於

德澤恨筋力日衰於老病不能效犬馬以驅馳柰忠

誠長激於心肝期永同葵藿之歸向竭一誠而祝
望頌

萬美以揄揚匪愚陋之私情誠華夷之通願敬

天法

祖

聖明已超冠於百玉納善用賢

皇上實允符於二帝制治保邦之有道承

先裕後以無虞是以

三光全而寒暑不溥致百穀熟而民人育江河海嶽

重重鞏固於四方

芳洲年譜

頁

子孫曾元聖聖繼承於萬代得其位得其祿興隆

遠紹於

皇圖長如地長如

天永久上同於

聖壽謹齋沐昧死具表謝

恩以

聞

十一月十七日公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八公
子珊瑛以及明年甲申冬泰公歸藏本邑千秋鄉
五十七都羅谷塘高祖墳右乙辰山辛
戌向之源遷公夫人曾氏而合葬焉

詩譜跋

先公平生行實載諸此譜茲附錄於
詩之後者蓋懼散失於方來也嗚呼
先公年四十七而生不肖未幾先夫
人卒仰賴先公撫育母道兼備劬勞
之德未報今先公亦見背矣終身重
罪有弗能逃徒切肝腸莫之克盡其
心也謹奉前詩與譜傾已所承家資

詩譜跋

百七

命工鉅梓垂之不朽以效分寸之大
節且使子孫皆有以知先公忠孝之
盡而荷

朝

朝廷天地大恩如此庶幾勉圖報稱於
萬一然亦使後人欲知先公者得於

此而采焉

成化元年乙酉夏四月望不肖男陳

瑛謹跋

先少保芳洲公被誣謫戍政東行
時每於風晨月夕摘取古人所製
詩句集成短絕凡若干首彙以成
編幸叔父無逸先生系以年譜并
頌辭板行於世不料遽遭回祿迨
今板亦毀久矣嗚呼惜哉馥念先
人手澤尚新曷可泯滅爰抽已費

詩譜跋

頁八

命工重刊於以續夫千載不傳之
緒俾後之子若孫得有所考云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秋九月吉旦
嗣孫陳馥謹跋

附錄為 祖少保公陳情追諡疏

貴州銅仁府知府臣陳以躍為先臣勞績久溷易

名缺典未補比例陳情乞

恩一體追諡以慰忠魂以副公論事臣江西吉安府

泰和縣人由舉人先任雲南楚雄府推官六年業

提行取免赴京考選陞思南府同知又六年蒙擢陞

今職茲當苗頑不靖措搨撫緝日夜皇皇安敢言

及其私顧臣有哀悃抱於數十年之前而無階披

瀝臣祖有勞績溷於百餘年之久而無由表暴者

今幸際

陳情追諡疏

頁九

聖明仁孝之朝敢冒死哀鳴懇祈

垂憫臣故祖陳循由永樂乙未科進士第一累官少

保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恭事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歷朝四十三年咸受

知遇兩同學士楊榮從

文廟北征七先士干及和寧王阿魯台等又累從

宣廟出口巡邊至尋麻林等處宣德三年及九年奉
旨與學士楊溥日直南城應

御看本顧問

聖政凡遇齋宿元宵等節俱令直宿管預修 三朝實

錄並寶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

五倫書歷代臣鑑直解資治通鑑句解尚書經文

批點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史記等書

又奉撰

御製五倫書序並大興隆寺大覺寺東嶽廟都城隍廟

等碑文正統元年奉

陳情追諡疏

百十

勅兼經筵官與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日侍講讀九年

命入內閣補士奇缺叅預機務十四年八月內

英宗皇帝駕留虜庭十七日聞于京師時有擁立郕王

者臣祖即對眾颺言虜寇理屈而情長大勢必不

敢久留

聖駕當立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郕王輔之徐圖迎復無

容他議客與太監金英等言請問事實庶好罵詔

金英來說

長殿下兩週三歲臣祖應言但生一日即是主人就窻

詔稿一道內有賢而且長等語又恭依

祖訓天潢派起

御名二帖同時封進遂奉

皇太后旨草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人心稱快二十三

日推于謙為兵部尚書團練京營二十九日舉商

輅彭時入內閣協辦機務時傳聞虜寇欲犯京師

中外震恐徐有貞妥議南遷羣情愈惑臣祖力拒

其議九月初六日因眾推戴

景帝即位臣祖與諸大臣定計必須守護京城保安宮

陵方能整理迎回

大駕遂差官分投招集軍馬舍餘民壯及起傭民夫替

陳情追諡疏

百十

出運糧官軍在京操備遣官撫安遠近軍民勒兵

固守各處城池遂出徐有貞守彰德府使不得在

京倡言惑眾以此人心稍定十月初十七先奉

駕到德勝門眾恐虜情請許不肯遣官出迎臣祖說

大駕果到不差人出迎則中國皆為叛臣矣他所索大

臣既不可遣必須遣以次官員遂舉通曉達語中

書舍人趙榮等出迎及見虜眾不退石亨折箭退

縮臣祖又計密令城外馬枋焚所積草以困賊馬

多譯寫達漢字手劄黃票密遣夜不收散使虜營

以張軍勢離間喜寧購求也先首級次日虜寇見

書懼宵遁兵威大振以致次年虜衆悔過奉送大駕還京宗社復安

駕還迎居南城臣祖力言其不便不允景泰三年廣西

土官黃茲奏請

景泰立己子為皇太子臣祖抗議曰無易樹子霸者所

禁堂堂

天朝得無敢天下後世之譏乎

景帝怒曰自古父有天下傳之子未聞有譏者竟從衆

議更立一時超遷文武官任師保傅者二十三人

臣祖以少保僅兼太子太傅並未陞級于時

陳情追諡疏

軍二

兩王異宮嫌間日甚臣祖苦心調護因時將順以俟天

命之定

宮禁幸保無恙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十四日臣祖復

英宗皇帝東宮代視朝參章上 批答不允又明日率

百官再奏章將上是夕石亨等奉

英宗皇帝復辟而奪門之寵行矣事載先臣陳情辯冤

疏李賢復辟錄蓋自土木難興臣祖首輔八年之

間主持獨運一時同事內閣學士高穀商略蕭鑑

王文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于

謙分猷共念未嘗不歸于臣祖之同而出謀矢斷未敢謂出于臣祖之右迨石亨等貪功怙寵遂請

臣祖及諸臣於

上前誣王文子謙有迎立外藩之意臣祖與商略蕭鑑

知情與謀並逮下獄文謙大辟子增戍邊臣祖誦

遣遼東輅鑑為民高穀王直胡濙落保傳致仕當

時公論無不冤傷臣祖執戍邊遼東五年石亨黨

逆事敗天順六年臣祖陳情辯冤蒙

英宗聖旨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石亨等

挾私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

陳情追諡疏

聖

可矜特放回原籍為民間任成化元年于謙子于

冕自龍門戍所陳情辯冤援臣祖例得釋回籍成

化三年于冕奏請追恤得

允賜祭復父官復子廕成化四年臣祖次男陳瑛援于

冕例奏請奉

旨陳瑛着入國子監讀書瑛不幸尋卒未補維時商輅

復起入相蕭鑑物故賜祭復官廕子臣家份行才

遺臣祖有女婿李遇任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於

成化六年援于冕例為臣祖請乞蒙

憲宗賜祭復官諭祭文云卿制科首選

綸閣重臣祇事累朝克副倚毗頃因權奸誣構暫謫
遛方幸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

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

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式遵先志既於前而伸

於後永懷人心靈爽如存歆余至意是

二聖鑑臣祖之寬恤臣祖之勞未嘗不與尚書于謙同

視也去治二年子冕官應天府尹致仕為其父請

諡請 贈請 祀祭蒙

孝宗皇帝仰體

陳情追諡疏

臺

先朝鑑恤至意一如所請 贈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諡肅愍

勅賜祠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臣家式微日甚無由哀

鳴於

聖明之前故臣祖之勲勞冤苦泯泯無聞臣伏念臣祖

在朝正統己巳以前三十五年侍講雖忝閣務其

劄贊太平之功不下於三楊學而三楊考終令

譽卹典備隆臣祖缺焉後八年變故之作際危

難之會內安外攘調護保全社稷危而復安固本

楛而後固其匡定禍難之功寔在于謙高毅商略

胡濙等上而諸臣身後恤典無一不備臣祖飲焉

遭奪門之禍被權奸之謗戍邊五年瀕于九死其

禍之慘未嘗不與于謙王文同也文後以子宗賢

陳乞 贈 諡俱得謙後屢請屢錫臣祖缺焉豈

臣祖之功勞冤苦不諒于

聖朝良由臣祖之後衰微不振不得同諸臣子孫之陳

乞耳稽昔晉遭匈奴以附侃祖逖之戮力無濟于

典午之亂宋值金虜以張浚李綱之竭智不能挽

南渡之失當土木突陷德勝長驅非常之變何減

晉宋而

陳情追諡疏

臺

六龍光復九鼎不移萬全之策度越千古伊誰之為臣

祖之力也今之議者曰保全都城鐘簷如故于謙

之功也不知用謙于司馬臣祖也遂歎追鬼與孫

縱指示者自當同功今功同而報異臣之所未解

矣議者又曰曹石為政謙死西市謙之冤也而不

知曹石亦未嘗不下石臣祖也諡成缺嶺與肆于

西市相去幾何今寬同而報異臣又所未解矣臣

以子遺之緒沐

皇上作表之恩歷官滇黔十數載大馬力竭不及此時

申哀積之惘一暴先臣之勞則不仁不孝似生

空桑而念久愈溼將同寒灰臣他日何以見臣祖
於地下而臣祖百年不念之視何以瞑哉伏望

陛下鑒臣祖與諸臣同功憫臣祖不及與諸臣同恤念

臣之哀訴與于冕王宗彝同情 曠蕩公溥一視

均恩 贈諡 賜祭 賜廕照依于謙事例追補

昔趙汝愚衡州之謫見抑于韓侂胄比侂胄誅始

復官 賜諡忠定周必大榮陽之降見抑于侂胄

之黨至嘉泰始復官 賜諡文忠二宋臣皆臣鄉

人今臣祖之冤不幸類二臣彼二臣之冤能即復

于宋偏安之日堂堂

陳情追諡疏

稟

聖明豈令臣祖有沉冤耶伏乞

皇上勅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臣祖之冤果

與于謙王文例同乞

賜昭雪贈諡毋以歲月之久而諉之難考毋以臣門祚

之衰而置之不問毋以野史不經之談蔽闕臣勞

苦冤抑之狀庶幾臣祖之冤少紓于九泉臣子孫

之脚結當効之世世臣無任茹冤哀懇之至為此

除另具 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

奏上留 中未發致未仰蒙

賜諡厥後日漸衰落無人披瀝每一念及良深慟悼謹

附刊於此以俟
良史採訪焉

陳情追諡疏

七

喻氏疏義詩文稿等五種總目錄

第一冊 喻氏疏義詩文稿

定軒存稿序等至事略

第二冊 定軒存稿詩一至書三

芳洲文集 芳洲先生年譜 附錄

定軒存稿目錄

目錄 一

詩一 三

詩二 一二

詩三 二六

書一 三六

書二 五〇

書三 六八

芳洲文集目錄

序 七九

引言 八七

目錄 八九

卷一 九七

卷二 一一二

卷三 一三〇

卷四 一五五

卷五 一七九

卷六 一九八

卷七 二一七

卷八 二四六

卷九 二六一

卷十 二八四

芳洲詩集 二九八

芳洲先生年譜目錄

芳洲先生年譜 三二二

詩譜跋 三五一

附錄目錄

祖少保公陳情追謚疏 三五二